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　第六卷

月光　　甘愿做炮灰
卓文君　　棠棣之花
王昭君　　屈原
聂嫈　　虎符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郭 沫 若 全 集
文 学 编 第六卷

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7 $\frac{7}{8}$ 插页 5
字数 340,000 印数 1—10,050
1986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号：10019·3998 定价：5.10 元

第六卷说明

本卷收《月光》、《卓文君》、《王昭君》、《聂嫈》、《甘愿做炮灰》、《棠棣之花》、《屈原》、《虎符》八个剧本及其一些附录。

《月光》作于一九二二年八月，收入一九二三年十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诗歌戏曲散文集《星空》。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沫若文集》第一卷《星空》未收。现据一九二三年泰东版本编入。

《卓文君》作于一九二三年二月，《王昭君》作于一九二三年七月，《聂嫈》作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一九二六年四月，三剧合集为《三个叛逆的女性》，作为创造社丛书之一，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聂嫈》后经作者整理改编为《棠棣之花》的最后两幕，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沫若文集》第三卷未单独收入。为保留《三个叛逆的女性》的原貌，现据初版本编入。

《甘愿做炮灰》作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九三八年一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现据一九五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沫若文集》第八卷版本编入。

《棠棣之花》作于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间，一九三八年一

月与话剧《甘愿做炮灰》合集，书名《甘愿做炮灰》，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现据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沫若文集》第三卷版本编入，并增补两篇附录。

《屈原》作于一九四二年一月，同年三月由重庆文林出版社出版，为文学集丛之一。现据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沫若文集》第三卷版本编入。附录《瓦石劄记》由二则增补为四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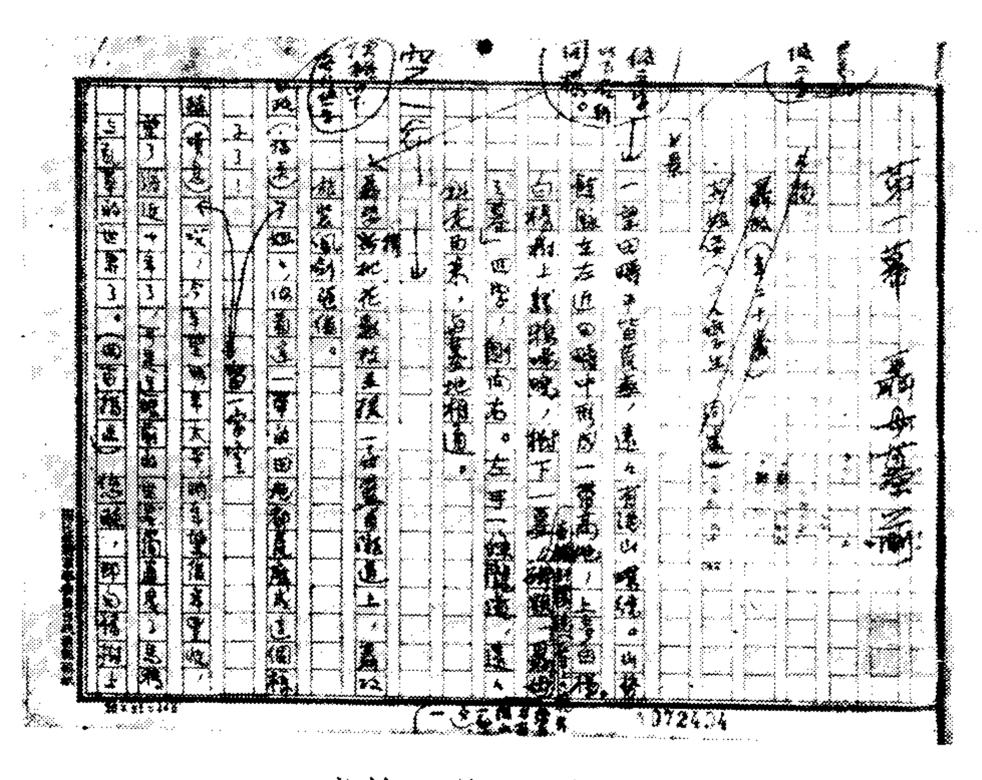
《虎符》作于一九四二年二月，同年十月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出版。现据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沫若文集》第三卷版本编入，并增补一篇附录。



一九四一年七月文化工作委员会在重庆赖家桥集会纪念作者归国抗战四周年时，周恩来、阳翰笙与作者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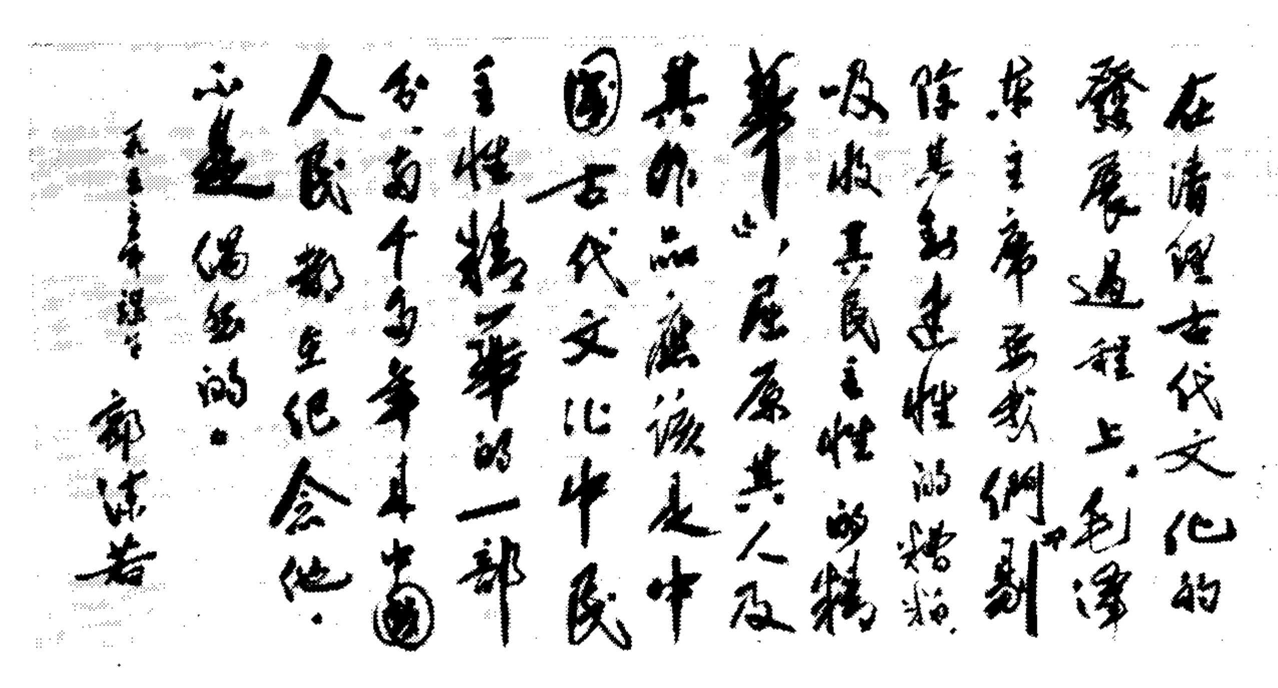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庆祝五十生辰及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时在重庆天官府七号与文工会同志合影。大笔为生日礼物，上刻有“以清妖孽”四字(从左至右：石凌鹤、罗髫渔、乐嘉煊、作者、刘仁、冯乃超、郭劳为)。



《棠棣之花》手稿之一页



一九四二年四月《屈原》在重庆演出时，同导演和演员们在舞台上的合影



在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上，毛澤東主席要我們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屈原其人及其作品，應該是中國古代文化中民主性精華的一部分。兩千多年來中國人民都在紀念他，不是偶然的。

一九五三年端午

郭沫若

一九五三年端午节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再次上演《屈原》的题词



一九五七年二月与曹禺及北京人艺《虎符》剧组在大院胡同五号寓中聚会

第六卷目录

棠棣之花

附　录

屈　原

附　录

虎　符

附　录

月　光

——此稿献于陈慎侯先生之灵

本剧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月一日上海《学艺》杂志第四卷第四号。

陈慎侯（1885—1922），名承泽，福建闽侯人。曾任报刊编辑，致力于整理国故和社会改革；后参与发起创办《孤军》杂志，于刊物问世前病逝。

人　物

博士先生——三十八岁。

其夫人——三十岁。

看护女子一人——二十岁。

楼房，博士之书斋。

正面壁上挂短字屏四幅，左右对联一副。左隅有户通内室，垂白色布帘。右隅靠右壁，书橱一，中置中外书籍。字屏下长书案一，左右籐制靠椅各一，左靠后壁，右靠书橱。案上笔砚诸事，靠壁一端，稿件书籍堆积。前端置茶具果瓶诸件。左壁上部为玻璃窗，下部骈列一排桌椅。窗外树木之巅可见。右壁与书橱相接处，置沙发一。壁上世界地图一幅。

博士一人，着夏布长衫，瞑目仰卧沙发上，两手叉在胸前，面色黄槁，带暗黑色，瘦削。鼻下有微须。

邻室时钟，连敲十二下。

博士张目起坐，目灼灼作奇光。

博　士　啊啊，已经十二下钟了吗？我又算白白过混了一天！我一天不提笔，不做文，我比死还要痛苦！我当做的事业还多得很呢！（辍息有间）《孤灯》的交稿期看看又迟延了三天了。在这茫茫的暗夜里，我可怜海上行船的人们，我要点起这盏“孤灯”来照耀，照着他们一直等到太阳出现；总有一刻太阳是会要出现的，我不相信你们在黑夜中作孽

的妖魔，会能长久得势！……啊啊，可恨我偏偏又病了！何物病魔，你敢来苦我呢！你！你微小的细菌们；我清明在躬，我一生做事不曾问心有咎，难道你们真能苦我吗？哼，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要孤军奋斗。我不能降服于你们，不能降伏于你们的盲动之下！（奋然而起，跄踉走至桌前，伸手欲向笔筒中抽笔时，几乎倒地，两手急扶书案，轰然有声。）

夫人着白色西装寝衣，自内室搴帘而出，急趋博士之侧，扶持之。

夫　人　啊，你怎么了？你跌倒了吗？

博　士　莫有，莫有，甚么也没有。哦，你还没有睡吗？

夫　人　（扶博士坐沙发上，侍立其侧）我睡是睡了，但是总不能睡熟——

博　士　已经十二点钟了呢。

夫　人　我听见你说了几句话，没听清楚，我怕你在说梦话；随后我听得怦地一声，我才晓得你起来了。哦，你怕又是起来做《孤灯》的稿子了，你这样把你自己的身子全然不放在眼里，你的病怎能容易——

博　士　啊，没有那么一回事，没有那么一回事！《孤灯》的稿子，第一期的我已经做成，你是晓得的。第二三期的，我也已经有把握了。不过我的几位同志，他们白天把办公的时间牺牲了，每日在讨论收求各种材料，这么炎热的天气，晚来又在电灯光下，流着汗水整理稿件，我这几位好友的精神，我很感佩，我很觉得我们"孤灯"不孤。啊啊，但是，

但是我才病了。我这一病就病倒了四天。我一点也不能帮助他们，你叫我的心里怎么能够过得下去呢？（急以双手按胸，昂头呈亢奋之态。）

夫　人　（有间）你是病了，暂时不能做事情，并不有意回避，你也别要过于苛谴了你自己呢。刚才T先生他们来看你时，不是向你说过，说是第一期的编辑，已经停妥，叫你一切也不要担心吗？你请好好静养，你这暂时的休息，正是天要降大任于你的缘故呢。

博　士　啊，T君们的精神，我真佩服得很。一切的人都在外面黑暗的旷野中哀叫——你听见他们叫的声音没有？——"快把点光明来呀！快把点光明来呀！可怜我们在这暗中行路，碰得头破血流了。快把光明给我们呀！"他们的声音叫得哀而且锐，从黑暗的浑沌中劈了过来，把我的耳鼓也快要劈坏了，把我的心脏也快要劈破了。啊啊，我们这盏孤灯，是不得不早早擎出去！外边的风雨虽然还是狂暴，我们这盏孤灯是不能不早早擎出去！啊啊，我想擎起一把火把在那旷野里驰骋，使狼们见了我的火光早早退避，使人们见了火光早得安宁。啊啊，我想擎起一把火把在旷野中去驰骋呀！人们！你们怪可怜了！……

夫　人　博士，你太兴奋了呢！K先生不是叫你少说些话，要保持安静吗？

博　士　医生叫我少说话，是尽他们的责任；我要说我想说的话，是尽我的责任；我们大家各求心之所安，天下万事甚

么不平都不会有了。

夫　人　你自己就算安心，我呢？啊，我看你那么自己苦你自己，比我自身受尽千磨万折的，还要……酸辛。（梗咽。）

博　士　哦哈，我对你不住！对你不住！（握夫人手）我不再多说话了，你请在这沙发上我们并着肩儿坐下罢。

夫人坐，两人沈默有间。

博　士　啊，我想我们年青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真是甘美。算来要算是十四五年前了。那时候你在我家里念书，你还是十五六岁的少女，你真聪明伶俐。我们同心一意建筑了一座神圣的殿堂，但是不久我们又把它毁坏了。——不是，不是，不是毁坏了，是我们把它扩张了起来：我把我对于你一人的专爱，扩张了起来爱国家，爱人类，你也把你对于我一人的专爱，扩张起来抚育我们的子女。我们结婚之后，不久便生了我们的大女，接着便是二儿三女四女。如今大女……哦，她多少岁数了呢？

夫　人　十二岁了。

博　士　四女也满了三岁了。这十几年之间，养育的事，都是你一人担任，你真劳瘁极了。我在大革命的时候，我跳出研究室，四处奔走国事，但是我不久便灰了心了。不是，我不是灰了心，我看见许多号称志士的，都是自私自利的人，都是没有真正的爱国爱人的赤心，我是不想再和他们一块儿胡混了。我在八年前便走到此地来，我来经营我自己的田地。不是，不是经营我自己的田地，我是要由我个人的力量来替国家社会经营一种待垦的田地。我拟定

了三大要件，我要逐一地开垦起来。我第一便想整理国语文字，其次便要整理国故，其三我待机会来时，我还要发挥我改革政治的理想。啊啊，可惜我当做的事业甚多，我是志有余而体力不济。我在八年之内，专门着手改造国语文字，我做了一部《国语文法草案》，大概是已经成功了。我还在做一部《国文辞典》，可惜只编好了八九成，其余还在脑精里。这些事情你都是晓得的，我也不用多说。啊啊，我只是，我只是觉得对你不起。我这几年来，只照着我自己的计划，着着想实现起去，我把你孤撇了，儿女的教育都全靠你一人担任，我觉得真是对你不起。……

夫　人　你不用说这样伤感的话罢。你刚才不是说过，你不再多说话了吗？你说着说着，又要亢奋起来了，于你的身子真不好呢。

博　士　啊啊，我今晚上不知道是甚么缘故，总象有许多话不得不向你说的一样，我们说话的机会渐渐少了，你请容我今晚上说个尽兴罢。我不说，就好象没有机会再说的一样。

夫　人　你说也可以，只要不要太动了你的感情。我坐在你的旁边听你说话，我是再好没有的，只是不要太伤了你的精神才好。你此刻心上怎么样？没有甚么苦楚么？

博　士　我心里很好过，此刻好象甚么病苦也没有的一样。我再停一晌，总会好起来，我当做的事情还多得很呢！唉，宇宙万汇，都是以爱为结合的。我做我的事业，你养你的儿女，我们都不是为的自己。我们把爱力扩充了起来，对

于人类社会作献身的供奉，我们所成就的虽然还小，但是我们总可以问心无愧。——啊啊，儿女也渐渐要长成了。以你现在的学力还足以教育他们几年，我等我的事业稍有结束的时候，我要尽心教育他们，使他们得成完人，也好为人类社会尽一分的天职。但是，我现刻是不能不累你一人劳顿呢。

夫　人　我并不觉得甚么劳顿。只是你总要好生保重你的身体才好。身体是一切事业的基础，总要保得你身体康强，你的事业才容易达到目的呢。

博　士　我很感谢你，我自己也很晓得的。不怕我的身子就病了，我的精神比钢铁也还要坚固，我是不屑于降服在一些微小的细菌之下。

沈默有间。

夫　人　快要到一点钟了，你请到里面去睡罢。

博　士　不，我不想到里面去睡。你等我再坐一两点钟，我好在这沙发上安安然然地睡去。

夫　人　我怕你又着了凉呢。

博　士　不，不会。我自从买了这张沙发来，我睡在这上面真是舒服，就好象死人睡在坟墓里的一样。

夫　人　啊，你谈的话真是不吉祥呢！

博　士　你总还是脱离不了几分迷信。好，这种话我也不想说了，说了使你担心，也对你不起。啊，我总还有三件大事还没有成就。……我想吸烟，你请把只香烟给我。

夫人起至桌上取只香烟，递与博士，擦火柴燃之。仍退坐沙

发上。

博士吸烟，不语有间。烟只渐渐短减，博士口吹白烟，凝视而不瞬。

博　士　啊，可怜，可怜！可怜一切的存在都好象这只香烟，可怜一切的事业都好象这些烟子。（又沈默移时，香烟已尽，博士执其余蒂，欲投又止）啊，可怜，可怜！可怜这有限的烟只，也不能吸用到底。（说罢投之。）

夫　人　你今晚上怎么只谈这样猜谜一样的话呢？

博　士　哈哈，我这话你不了解吗？你听罢，我说给你听。我觉得我们的一生实在和只香烟差不多。我们的精神能力，就好象香烟中所含的能（Energy）。我们的事业云为，就好象香烟中所生出的烟子。香烟只是愈吸愈短的。人生七十古来稀，谁个能把剩下的烟蒂都吸完呢？……你看，刚才在这房中绕着的烟子，现在也不见了；我们的事业不就好象这烟子一样，不久也就要消去了吗？

夫　人　你说的这道理，我恐怕只是道着半面呢。我从前听过你讲物理学，你说能（Energy）是不生不灭的，它是只有变形，没有消失。你不是这么说过吗？

博士颔首。

夫　人　由香烟而发生烟子，烟子是涨散在太空中也没有消灭的。我们的精神和精神上的事业，不也是这样吗？释迦① 的道理，到现在还是支配着全世界。就譬如你所发

① 即释迦牟尼（约前565—前486），姓乔答摩，名悉达多，印度释迦族人。佛教创始人。

的言论，所做的事业，安知其不象那翅果一样，早飞到甚么地方，已经生出了树木来了呢？我相信你的精神是不朽的，你的事业是永有生命的。

博　士　哈哈，你真是我的好朋友。我能得这样的结果，我便甚么都可以放心了。啊啊，说话过多，口中倒有点渴起来了！请你倒杯茶给我。

夫人起倒茶。

夫　人　茶凉了，等我去弄点热的来罢。

博　士　啊，也好，不过太劳了你。

夫　人　不要说那样的话呢。（夫人下。）

室后人语声。

看护女子　夫人，你早起来了吗？

夫　人　唉，病人要吃茶，我要去炀点茶来。……你不必起来，我自去做好了。

看护女子　不，我已经起来。

语声息，闻人下楼声。

博士复倒身仰卧沙发上，叉手在胸，闭目。

沈默移时。

邻室时钟，又敲一下。

博士复奋然起坐。

博　士　啊啊！又是一点钟了！这时钟的声音，比大炮的轰击还要可怕！啊啊！我的生命，我的生命就这么一刻一刻地被剥夺了去了！……哦！那窗外黑团团的影子是甚

么?!(指窗外树影)哼！你们在向我狞视而笑吗？你们欺我人孤势寡吗？我要孤军奋斗！我要孤军奋斗！(向窗外挥拳)叱！去罢！汝等贪婪的病魔，甘人生命的细菌！叱！去罢！(声音愈激愈烈。)

楼下闻人有趋步上楼声。

博　士　哼！汝等还在向我狞笑！我清明在躬，我是不甘受汝等揶揄的！你看！(掷身旁古书一册，打窗作响。)

此时夫人复搴帘而入，急趋博士侧。

夫　人　你怎么了？

博　士　哦，你来得正好，来得正好！你看那窗外的是些甚么？

夫　人　没有甚么呢。

博　士　那黑魆魆的是些甚么？

夫　人　那是洋梧桐的树影呢。

博　士　哈哈，那才是洋梧桐，我倒把它们错认了。

夫　人　你又想起来做文章了吗？

博　士　不是，我不是想起来做甚么。唔，刚才打了一点钟了呢，我还有两件大事还没有做好。

看护女子着黑色西式寝衣，执开水一壶并牛奶一瓶上。

夫人起换茶叶，倒茶一杯将送博士。

看护女子　先生，先吃牛奶好么？

博　士　不，我现刻只想吃茶。牛奶请你把来均成三杯，等我吃了茶之后，我们再吃罢。

夫人递茶博士手中。

看护女子在桌上均分牛奶。

博　士　(呷茶)啊，多谢你们。……我想我们中国的文字，能够通用于九州万国的，怕是这个“茶”字了。我们中国固有的文化，我们中国“生而不恃，为而不有”① 的古代精神，如能有这茶的势力一样的伟大，那这世界上是甚么争乱都不会有了！啊啊！中国人的堕落！世界人的不幸！(呷茶一饮而尽，递杯于夫人)对不住。

夫　人　还喝一杯么？

博　士　不了，我们喝牛奶罢。

看护女子　牛奶均好了。

博　士　均好了吗？那吗，我喝一杯，夫人喝一杯，你喝一杯。

夫　人　我不要喝。

看护女子　先生一个人喝好了。

博　士　你们都不要客气，我们大家喝了快畅些。

看护女子各送一杯于博士与夫人，三人各饮一杯。

博　士　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也不过如此而已。我要算是饮尽了最后一杯的生命泉了。啊啊，我的三大事件！我的三大事件！好了，不说了。我烟也吃了，茶也吃了，牛奶也吃了，我可以安然睡去了。睡罢，你们都请去睡罢。

夫　人　我们想扶你进里面去睡呢。

博　士　不，我不肯离开我这书斋，我在这沙发上睡着舒服得很。

夫　人　我怕你着了凉呢。

---

① 语出《老子》：“生而不有，为而不恃。”

博　士　不，不会。再没有凉会来着我。你们都请去睡了罢。请把电灯给我闭了，我好安安然然地睡去。

夫人灭电灯，偕看护女子辞下。

室中幽暗，博士仰卧沙发上，沈默。

如此数分钟。月光渐从窗外照入，渐渐移徙，移到博士身上，移到博士脸上。脸色白如乳玉，闭目叉手如前。

博士时以手抚面，时自摩擦其手。

博　士　啊啊，我这脸上就好象有人抚摩着的一样。我这两手也是，就好象年小时候，我母亲的手抚摩着我的一样。（最后张其两眼，看见月光）哦，好明亮的月光！（徐徐自沙发坐起）小时候母亲教我的《春江花月夜》① 一诗，我至今还能成诵。

（朗吟）春江潮水连海平，

海上明月共潮生，

滟滟随波千万里，

何处春江无月明？

啊啊，大海已近在我眼前了。

我自从离却了我月下的故乡，那浩淼茫茫的大海，我驾着一只扁舟，沿着一道小河，逆流而上。

上流的潮水时来冲打我的船头，我是一直向前，我不曾回过我的柁，我不曾停过我的桨。

① 原系乐府旧题，相传为陈后主所作。这里指唐人张若虚拟作的一首七言古诗。

不怕周围的风波如何险恶，我不曾畏缩过，我不曾受过他们支配，我是一直向前，我是不曾回过我的柁，不曾停过我的桨。

我是想去救渡那潮流两岸失了水的人们，啊啊，我不知道是几时，我的柁也不灵，桨也不听命，上流的潮水，把我这只扁舟又推送了转来。

如今大海又近在我眼前了！

我月下的故乡，那浩淼无边的大海又近在我眼前了！

哦哦，那不是我的母亲！

她披着素罗，站在一只贝壳舟上，手中拿着一枝莲花。

她走近来了，走近来了。

母亲！ 你在向你儿子微笑吗？

母亲！ 你在向你儿子招手吗？

母亲！ 你在向你儿子唱歌吗？

母亲！ 我来了！

啊啊，母亲！ 母亲！ 母亲！……

伸手向前抱空，扑倒在地。

夫人与看护女子趋出。

夫　人　先生，先生，你怎么了？

无应声。二人移博士于沙发上，看护女子扭开电灯。

夫　人　先生，先生，你怎么了？

啊啊，脸色怎么这样苍白呢？

手怎么这样冰冷呢？

啊啊，先生！ 先生！ 先生！……

看护女子 （执博士手评脉，惊呼）啊啊！ 博士先生脉都停了！

夫　人 啊啊！……

夫人晕倒在地。

——幕 下

十一年①八月十九日夜

〔本剧注释者：唐德　康林〕

① 即一九二二年。

卓 文 君

本剧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三年五月上海《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一期。

人　物

卓文君——二十四岁。

红箫——文君之侍婢，二十岁。

卓王孙——文君之父，四十岁以上。

程郑——文君之舅，四十岁以上。

临邛县令王吉——相如之友，三十四五岁。

司马相如——三十岁。

此外文君之弟、妹各一人，苍头周大（四十岁）及家僮秦二（二十一二岁）。

时　间

汉武帝初年。

地　点

西蜀临邛县城外。

第 一 景

池水，月光，池畔四面有假山林木围绕，屋脊亭瓴自山后耸出。

右手临池楼房一座，额题“漾虚楼”三字，窗轩敞豁；下有游廊，隔墙有圆门一道，与右院通。院落不可见。

楼房中有竹制桌椅诸事；临池诸面，有栏可凭眺。

林中多木莲，花正开。

卓文君与侍女红箫从侧门走上。

红 箫 哦，好月亮呀！甚么都象嵌在水晶石里一样！

卓文君 今晚上怕不早了吧？

红 箫 月儿已经在天心了。……

卓文君 怎么还不听见弹琴呢？

红 箫 两个心中一轮月，你的心中有他，不知道他的心中有你不呢？

卓文君 啊哈，你又在调弄人！（以手欲扑红箫。）

红箫奔驰上楼，卓文君随后。二人在楼上追逐，最后红箫跪地求饶。

红 箫 姐姐，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

卓文君 嗳哟，你这没志气的磕头虫！说时顺口，说后顿首；

我如果打了你，也要污了我的贵手。

红　箫　（愤愤然起，偃凭正面凭栏上）嗳哟哟，你们小姐姑娘们，真是高贵，真是有志气，……你有志气为甚么事事都要求教我们丫头呢？

卓文君　啊，你生气了，你不要生气。（抚摩其肩。）

红　箫　我们做丫头子的人那敢生气哟，我们是没有气的垫脚凳呢！

卓文君　啊，你别生气，怪我说顺了口。——木莲花香得很呢！

红　箫　唉，香得很，是特别为小姐姑娘们香的。

卓文君　你老是生气，请你打我出口气罢！（跪下）红箫姑娘，请你高抬贵手，打我这个顿首的丫头！

红　箫　（嗤然发笑）你这真是有志气呢！

卓文君　我就是没有志气了，嗳，我如果有志气，早就逃出了这座水晶石的囚牢了。

红　箫　（扶卓文君起）你听，好象在弹琴呢！

卓文君　（与红箫并肩坐）你别诳我，我没听见什么。啊啊，木莲花的香气真好，我一闻着这股香气，就好象隔了一世人生的一样。

红　箫　你往年一闻见木莲花香，不是便要昏倒的吗？

卓文君　你不说我倒完全忘了。咳，真是使人伤心的木莲花呢！

红　箫　为甚么又伤心呢？

卓文君　红箫，你忘记了吗？

红　箫　忘记了甚么?

卓文君　四年前我出阁的时候，不是正当这木莲开花的时候吗?在出阁的前一夜,我们两人不是在这漾虚楼上,在这木莲花的香气里面哭昏过一次吗?

红　箫　哇,是的，我记起来了。那时还是我的不是，我打听得程家姑爷是目不识丁的人,我不该立地告诉了你,你那时还想自杀过呢。

卓文君　我本来是欢喜木莲花的。我喜欢它那洁白的花瓣，翡翠般的绿叶,浓烈的香气。但是我自从出阁以后,我一闻着它的香气,我便要晕倒了。

红　箫　今年却是好了。

卓文君　我不知道是甚么缘故。自从前几天你告诉我，说这儿可以听见他的琴音，我们每晚上便到这里来。我们期待着,倾听着,便把甚么都忘记了。我把我的病也忘记了。我现在闻着这木莲花香，我处女时代纯洁的前生又好象苏活转来了的一样。但是我不晓得是甚么缘故呢。

红　箫　怕是程家姑爷死了的缘故吧?

卓文君　怎么还不听见琴音呢?快要到三更了。

红　箫　连二更都还没有打。

沉默。

卓文君　你听,不是琴音吗?

红　箫　……不是,是风在竹林里吹。

卓文君　是从下方来的。

红　箫　……是水在把月亮摇动。

卓文君　是从远方来的。

红　箫　……不是，不是，甚么音息也没有。啼饥的猫头鹰也没有，吠月的犬声也没有。……

卓文君　啊，没有。真的甚么也没有。是我的耳朵在作弄人了。

沉默。

远处更声二起。

红　箫　姐姐，你听，才打二更。

卓文君　啊，真的才打二更。我还怕他生了病呢。

红　箫　姐姐，你怕他生病，他倒真的是有病的人。我听说他正是因为有病才从梁国①回来的。

卓文君　啊，是甚么病呢？

红　箫　是文人害的忧郁病吧？是月儿害的消瘦病吧？他天天晚晚高兴着弹琴，他又时常骑着白马在官马大道上跑，想来也不会有甚么沉重的病症的。但是月亮一天一天地丰满了起来，却又一天一天地消瘦了下去。说不出病源，只怕是太孤单了的缘故吧！

卓文君　好新鲜的医案，你可算是女扁鹊②了。

红　箫　要姐姐才是呢！

卓文君　你又来了。——我记得从前读他的《子虚赋》的时候，我以为他是个古人；不想出他才是我们西蜀的人，更不想出在这临邛地方我们在呼吸着的浩气中，他也在呼吸。

---

① 汉高帝五年（前二〇二年）改砀郡为梁国，治所在今河南商丘。汉文帝少子梁孝王刘武的封地。

② 扁鹊，姓秦，名越人，渤海郡鄚（今河北任丘）人。战国时名医。

啊，我们真是幸福！我们这偏僻的西蜀出了他那样的一位天才。他将来是要同屈灵均、贾太傅[1]们在文学史上争光的。他的成就是不可限量的呢。我只望他的病早早好，不要象屈原、贾谊一样，不得终其天年。

红　箫　姐姐，其实他是不会死的。他是永远不会死的。你不是才说他要在文学史上与屈原、贾谊争光吗？

卓文君　但是呢，红箫！我不知道是甚么缘故，这天地间总有许多不合理的事情。有许多无足轻重的人，他们在世间上偏偏能够富贵寿考；凡是稍有天赋的人，总要为贫病忧患所苦。

红　箫　那是不可抵抗的运命呢。

卓文君　我所不能了解的就是这天地之间，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合理的、不可抵抗的运命！——就如我自己……啊，也是太为这黑暗的运命所播弄了！……我听从父亲的命令嫁了程家……啊，我如今就好象成了个破了的花瓶一样……（掩泣。）

红　箫　姐姐，……姐姐，……

卓文君　红箫，你是晓得的，我是不想再回程家去的了，我不想再和那老禽兽相见了！

---

① 屈灵均，即屈原（约前340—约前278），名平，战国时楚人。初辅佐怀王，做过左徒、三闾大夫。顷襄王时被放逐，长期流浪沅湘流域，后投汨罗江死。著有《离骚》、《九章》等诗篇。　贾太傅，指贾谊（前200—前168），洛阳人。西汉文学家。文帝时召为博士，不久迁太中大夫，为大臣周勃、灌婴排挤，贬为长沙王太傅，后为梁怀王太傅。著有《吊屈原赋》、《过秦论》等。

红　箫　姐姐，你不回去就好了，如今你成了自由之身，也要算是不幸中之幸呢。

卓文君　唉，普天下的儿女，都是做父母的把他们误了！

红　箫　恐怕也不尽然吧！

卓文君　为甚么？

红　箫　我不说。

卓文君　你说吧，说了有甚么要紧？

红　箫　说了我怕你生气。

卓文君　我决不会生气，你说吧。

红　箫　那么，我说……

卓文君　为甚么要说又不说呢？

红　箫　姐姐，你真的不生气吗？

卓文君　我是决不生气的，我的红箫呀！

红　箫　姐姐，我觉得说被父母误了的儿女，多半是把父母误了的。自己的运命为甚么自己不去开拓，要使为父母的，都成为蹂躏儿女的恶人？象我这无父无母的孤儿，我倒比姐姐们少费得一番心力，我的运命要由我自己作主，要永远永远由我自己作主。我服侍了姐姐多年，正因为你爱我，我也爱你。你不把奴婢待我，所以我也就觉得和你是姊妹一样。不然，我早……

卓文君　啊，红箫，你别说了。你的话是很好的教训。你从今后是我的老师，我要永远服从你的指导。

红　箫　姐姐，你总是这样！你一谦虚起来，又要令人难受。我认为各人的运命，是该各人自己去开拓的，别人不能指

导，也无从指导。姐姐，如今又有一个很大的运命的试验，逼到你眼前来了！姐姐，你看这短笺上写的是甚么？

（自怀中取短笺一纸授卓文君。）

卓文君 （捧就月光中念出）

凤兮凤兮归故乡，
遨游四海求其凰。
室迩人遐毒我肠，
何由交接为鸳鸯？

凤兮凤兮从凰栖，
愿托孑尾永为妃。
交情通体必和谐，
中夜相从别有谁？

红箫，你这是从甚么地方得来的？

红　箫　是方才秦二交给我的。他刚才对我说，他清早进城的时候，路过都亭，便遇着那位司马长卿先生。司马先生问他，前几天我们家中有琴音远扬，是谁人弹的？他回答是姐姐。那司马先生便挽留着他，回转身去写了这张短笺，教他回来时，面交给姐姐。他不敢面交给你，便交给我转交了。

卓文君　啊，他真大胆呢。万一落到父亲手里，不会惹起一场风波吗？

红　箫　姐姐，你到底怎样答复他？

卓文君　你叫我怎样答复呢？这种要求，我是万难答复的。他

怎么不向我父亲提说呢？

红　箫　姐姐，你毕竟还是要仰仗父亲。万一父亲不允许呢？

卓文君　……嗳，我终竟是个弱者。……你等我，你等我再待一会吧。

红　箫　低声些，有人的脚步声！

二人凝默。

卓文君弟妹二人由侧门走出，妹可十四五，提红灯前行；弟可十岁。

卓　弟　有人在漾虚楼上讲话呢。

卓　妹　……唔，那是姐姐和红箫了。姐姐，我们甚么地方不曾把你找过呀！

卓文君　你们别跑，看跌在池子里了！

弟、妹上楼，卓弟投入卓文君怀中。

卓　妹　姐姐，爹爹在叫你呢！

卓　弟　白话！白话！是她自己要叫姐姐去教她弹琴。

卓　妹　讨厌的小弟，你才不说白话啦！

卓　弟　你才叫讨厌呢，别人家不说白话，你要说白话。

卓文君　你们不要闹吧，要规矩些，你们先回去，我随后就来。

卓　弟　不，我不回去，我要和姐姐一路。

卓　妹　我一个人也不回去。

卓文君　那么，红箫，请你和妹妹两人先回去吧。

红　箫　好，二小姐，我们先回去吧。

红箫、卓妹下楼。

卓　妹　（涉回廊上）红箫，你们又在楼上听琴吗？

红　箫　我们是在楼上望月。

卓　妹　我晓得的哟，你们这几天晚上，都在这里听琴，一直听到半夜，我是晓得的哟。

红　箫　二小姐，你别到处乱说呢。……

红箫、卓妹由侧门下。

卓文君　爹还没睡吗？

卓　弟　还没呢。

卓文君　你怎么晓得我们在这儿呢？

卓　弟　我们到你房里去找你，找不到。二姐说：你们一定到漾虚楼去了，她说前两夜看见过你们来的。

卓文君　爹爹说过什么话没有？

卓　弟　说是明天要请客呢。

卓文君　请些甚么人呢？

卓　弟　请程姻伯，请王县令，还要请一位……唉，姓两个字的先生。

卓文君　姓两个字的先生？

卓　弟　是呢，说是才到我们这县里不久的呢。我记不起了。

卓文君　啊。要他肯来才好啦！

卓　弟　姐姐你认得他吗？

卓文君　别作声！

舞台左隅有琴声幽扬而起，随后有低抑的男子歌声。姐弟紧相依抱，立楼头谛听。

幕内歌声：

柳影毵毵，

四周如梦，
城上已是二更。
我对着明月鸣琴，
渐自觉心魂苏醒；
安得那月里姮娥①，
前来慰我仃伶！

可怜我落拓半生，
无处把心魂寄定；
我好象辞枝落叶，
随风四处飘零。

我魂儿已倦游，
身儿又病，
回到故乡来，
故乡——
啊，也是一座愁城！

四处都是愁城？
何处是华胥国②境？

---

① 亦作嫦娥，因避汉文帝刘恒之讳改之。我国神话中之仙女，后羿之妻。

② 我国古代传说中的国名。《列子·黄帝》载，黄帝"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华胥氏之国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齐国几千万里。盖非舟车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

几次想，仰我三尺长剑，

令我魂儿飞升！

卓　弟　姐姐，你怎么在流眼泪呢？

卓文君不语。

卓　弟　姐姐，你怎么在发抖呢？你冷吗？

卓文君　啊？……夜深了，冷起来了，我们回去吧。

二人下楼，携手步回廊上。

卓　弟　姐姐，你认得那姓两个字的先生吗？

卓文君　他怕是住在我们这邻近的都亭中的司马先生吧？

卓　弟　是的，是的，是"死马"。很怪的姓啦，死了的马儿！

卓文君　（笑）不是死马，是司马呢！

卓　弟　管他"四马"也好，"五马"也好，姐姐，你怎么认得他呢？

卓文君　我并不认得他，只是晓得他会弹琴……

卓　弟　就跟姐姐一样啦！

卓文君　会做诗赋……

卓　弟　也就跟姐姐一样啦。

卓文君　看着路走，别跌倒了。

卓　弟　姐姐，你听我唱个歌儿给你听，好不？

卓文君　好，你唱吧。

卓　弟　（手舞足蹈唱儿歌）

月光娘娘，

水里梳妆。

影在水中，

身在天上。
水间天上两相望，
一朵白云飞过江。
都朗朗，
都朗朗，
都朗朗朗朗朗，
一朵白云飞过江。

二人同入侧门，余歌在墙内唱。

月光嫂嫂，
水中洗澡。
星星偷看，
嫂嫂心恼。
恼得星星戾眼睛，
一朵白云过江心。
都淋淋，
都淋淋，
都淋淋淋淋淋，
一朵白云过江心。

——幕 下

第　二　景

华丽之客厅。

厅下为庭园，右翼及右后隅有林垣界隔。后通后园。左翼前端有疏篱斜界，有门通外院。

厅上左手，以纸壁为门，壁上画松鹤遐龄图，可通内室。背面左三分之一，凹壁为龛，龛中以蓝色蜀锦张壁，下置牡丹花一大瓶。余壁敞豁，下以碧绒面地。正中陈圆形朱漆矮桌一。

厅之前面，右翼，背面右三分之二，均有广廊回护。

红箫以白帕蒙头在回廊上扫除。

秦二由厅后绕上，两人相向而笑。秦二走至红箫脚下，斜坐回廊上。

红　箫　秦二，你到甚么地方去来？

秦　二　我到司马相公那里去来，我是去催他来的。他在问，昨晚上的信交到没有？

红　箫　我已经替你交了。

秦　二　有回信吗？

红　箫　不便写回信。

秦　二　（含笑）你请把头埋下来，我向你说句私话。

红　箫　有甚么私话好说？（埋头就秦二。）

秦二两手抱红箫颈，亲其颊。

红　箫　(披秦二颊)你真胆大！别人看见怎好？……

左侧有人脚步声。

红　箫　快走，有人来了！

秦二向篱内遁去。

卓王孙开左侧纸壁门，走上，卓文君与其弟随后。

卓王孙　(向红箫)这么一大半天，怎么还在这儿扫地呀？

红　箫　刚才老爷插花的时候，撒了不少的牡丹花叶在这廊沿上。

卓王孙　唔，你扫干净了便可以下去了，看看是客来的时候了。

红箫下。

卓王孙　文儿，你看这客厅的陈设怎么样？

卓文君　唉，还可以敷衍得过去。但是这瓶牡丹花太孤单了。司马先生不是会弹琴吗？我看不如把我的绿绮琴来一道摆在这儿。

卓王孙　唔，不错，不错。王县令也是长于音律的。放架琴在这儿是最雅致的了。——红箫！红箫！

无应声。

卓文君　不必叫她，等我自己去抱来好了。(下。)

卓王孙　这瓶花，也要有人来移动才行呢。三儿，你去叫周大来。

卓　弟　(下厅，步入篱门内，叫)周大。

周大上。卓弟在园中自行取乐。

卓王孙　哦，周大！你来，你来把这花瓶移到这圆桌上！

周　大　是。（上厅移花瓶）老爷还有甚么吩咐没有？

卓王孙　没有了，你去吧。——转来！席面是设在漾虚楼上，你们没弄错吗？

周　大　是，早已陈设好了。

卓王孙　现刻是甚么时候了？

周　大　刚才才看了猫儿的眼睛，是一根线了。是已经交了午时了。

卓文君抱琴上。

卓王孙　程老爷们怕快到了，你去吧。来了的时候，教他们引到这里来。

周　大　是。（由篱门下。）

卓文君置琴龛内。

卓王孙　不错，这样是雅致得多。你看，花瓶放在桌上怎么样？

卓文君　也好。不过牡丹花，我总不很欢喜。

卓王孙　你谈话总不象有福气的人。牡丹花是富贵花，是花中之王，那有不被人喜欢的道理？

卓文君　我就嫌它太富贵了。

卓王孙　唔，你们居孀人的心境，或许是那样。但是忧能伤人。年青人总还要达观些才好。

卓　弟　（在园中寻紫罗兰，随时信口唱歌）

紫罗兰，紫罗兰，

摘得紫罗兰，

把给大姐做花簪。

紫罗兰，紫罗兰。（至此摘紫罗兰一朵，飞上客厅。）

卓　弟　姐姐，你看这朵紫罗兰花！我把给姐姐簪在头上呢。

卓文君　啊，谢谢你。

卓王孙　（坐地，肘倚圆桌上，自语）说起琴来，文儿，你近来怎么不大喜欢弹琴了呢？

卓文君　我有些怕弹琴。

卓王孙　为甚么呢？

卓文君　这几晚上从那漾虚楼东首的都亭中，时时有琴音弹出……

卓王孙　啊哈，你说的就是那司马相如。

卓文君　因为他弹得太好了，我是怕见笑了。

卓王孙　果真弹得好吗？其实他们那些穷文人，打秋风的惯技，便是离不得卖文、卖艺；他们弹琴、赋诗，就好象乞丐们沿街卖唱一样，不见得……

卓　弟　爹爹，你为甚么要请卖唱的来吃饭呢？

卓王孙　哈哈，娃娃儿，你还年青呢。不过我也告诉你吧。你要晓得，屎尿是很龌龊的东西，但是假如是皇帝的屎尿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敢有那种大逆不道的想法，说是龌龊的了。假如皇帝要叫我们吃他的御屎、御尿，我们也当得是受宠若惊，如象吞食龙肝、凤胆一样。司马相如他虽是穷文人，虽是等于卖唱的乞丐，但是他是王县令的朋友；所以我们请他，并不是请的穷文人，我们请的是县令的朋友，就好象我们蒙皇帝御赐排泄物的光荣，并不是吞食的

屎、尿，是吞食的龙肝、凤胆呀。哈哈哈哈……

卓　弟　爹爹，你吃过皇帝的粪吗？

卓王孙　哈哈哈哈，不过是打的譬比罢了。

卓文君　爹爹虽是那样说，但不晓得他肯来不肯来。听说王县令去访他，他也时常称病不会呢。

卓王孙　那怕他不肯来！他不来，我们倒可多剩些残饭来喂狗。

卓文君　爹爹，你说话总是这么过火！

卓王孙　过火？他鄙薄县令，只怕是那儿没有甚么秋风可打罢了。我们有钱人，那怕他不来巴结？

卓文君　啊啊，爹爹，你把钱看得太重了！

卓王孙　不重吗？世间上除了金钱而外，那一样事情办得到？上而天子王公，下而苍头走卒，都是我们有钱人的傀儡。一碗饭可以养活淮阴侯①，五羊皮可以买死秦宰相②。任你甚么英雄、豪杰、志士、仁人，离了钱便没有命。

卓文君　假如他是肯来，那是再好没有。爹爹，我想我们学琴，从来不曾得过名师的指点。我想假如司马先生肯来，我们请他住在我们家里，等我和二妹，专心向他学琴，那倒是很好的呢。

卓王孙　很好的？你真个有点异想天开了！你还年青，又是

---

① 淮阴侯，指汉初大将韩信。韩信于淮水钓鱼时，一位漂母见其饥，曾送饭于他。事见《史记·淮阴侯列传》。

② 秦宰相，指百里奚。原为虞国大夫，虞亡被虏于晋，以陪嫁之臣赠与秦。后出走至楚，为楚人所执。秦穆公以五羖羊皮赎之，用为大夫，号曰五羖大夫。

才居孀的；你妹子也是年近及笄的处女，那个怎么办得到？怎么办得到？

卓文君　办不到吗？

卓王孙　办不到！绝对办不到！

卓　弟　只要有钱！不是没有办不到的事体吗？

卓王孙　哈哈……，娃娃儿真聪明！你这一问，倒几乎把老子问穷了。啦，三儿，你还不知世故。你要晓得天地间钱自然是很贵重，但是也还有一样东西，和钱同等贵重的。

卓　弟　是甚么呢？

卓王孙　就是名誉呀！钱可买名，名可卖钱，人生没有别的，就是名与利组成的一道彩绳！哈哈哈哈！

卓文君　爹爹，我觉得教儿女，不该这样教法！

卓王孙　呀，你要来教老子了！不该这样教法，要怎样教法？

家僮秦二由篱门上。

秦　二　老爷，程爷和王爷来了。

卓文君偕弟下。

卓王孙　（起立）司马先生呢？

秦　二　还没有来。

卓王孙　你快从后门去催请他去。

秦　二　我刚才去催过了。

卓王孙　你再去一趟吧，叫他快来！

秦　二　是。（绕客厅向后园中隐去。）

卓王孙整理衣服一巡，下厅步至竹篱门次。程郑与王吉，笑语由外院走入。

程　郑　“有事弟子服其劳”，卓亲翁，我邀王公来了。哈哈哈哈……

三人相迎揖。

王　吉　卓翁，司马长卿还不曾来吗？

卓王孙　是，治下才吩咐下人去催请去了。

王　吉　哈哈，今天总要有他来，才有兴致啦。

卓王孙　是。

三人步上客厅。

王　吉　（见绿绮琴）啊，卓翁，你真是雅人。我还不知道你是通晓音律的。

卓王孙　不瞒父台说，治下关于此道，本不擅长，这只是下家小女文君的用物。

王　吉　文君小姐原来是会弹琴的，我倒一时忽略了。几时有机会很想领教领教呢。

卓王孙　岂敢，岂敢！父台和司马先生，才真是当今的子期、伯牙①，我们今天是定要拜聆几曲高山流水的。

程　郑　（同时发言）自古道："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则。"②如今天下，唉，是礼乐久废了。我们县里，得王父台主持风教，使民家女子，也能弹琴，这要算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③呢。哈哈哈哈。

---

① 子期，即钟子期；伯牙，即俞伯牙。相传为春秋时人。伯牙善弹琴，子期善听，两人遂成知音。

② 语出《礼记·乐记》："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

③ 语见《论语·颜渊》。

王　吉　岂敢，岂敢。（略略拨琴数下。）

程　郑　啊，老父台，（摇头摆脑，一唱三叹）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尽美矣，又尽善也！

王　吉　（愕然）哦呀，我那当得起你这么的称赞呢！……卓翁，女公子，多少年纪了？

卓王孙　今年满二十四岁了。

王　吉　还未字人吗？

程　郑　"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无。"不瞒老父台说，文君正是治下的孀媳呢。

王　吉　哦，令郎是几时谢世的？

程　郑　"鲤也死有棺而无椁。"豚儿有棺而无椁者，已经将近一年了。

王　吉　颜路哭颜渊，仲尼哭伯鲤，这种伤心的际遇，在古先圣哲也是不能避免，倒亏得程翁旷达。

程　郑　好说，好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上天要命我们贫，我们不能富；要命我们夭，我们不能寿。治下是"乐天知命故不忧"① 呢。哈哈哈哈……

王　吉　那真难得。——卓翁，我倒想起一桩心事来了。卓翁，你该晓得，司马长卿名扬四海，如今尚未青庐，假使他能得女公子为他的内助，那岂不是天作之合吗？

---

① 语见《易·系辞》。

卓王孙　……承蒙父台见爱，真是寒门之幸，但是古礼，妻丧三年，小女才赋孀居，望父台明鉴，恐怕不便议礼。

王　吉　哦，这是我一时糊涂了，恕罪，恕罪！

程　郑　“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其过也，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① 老父台，要算是今之君子人了。

王　吉　要程翁这么“文质彬彬”，那才“然后君子”呢。

程　郑　哈哈哈哈……

秦二自后园上。

卓王孙　司马先生到了吗？

秦　二　启禀老爷，司马相公说，有病不能奉陪。

卓王孙　啊，这定是你们请得不周到，得罪了司马先生。……

王　吉　不然，不然，长卿的脾气，素来是这样。我平时去访他，他也屡次谢病，以闭门羹相待；今天还是等我亲自去邀他来吧。

卓王孙　那怎敢重劳父台？

王　吉　我们都是如象弟兄手足一样，不必客气。

卓王孙　让治下奉陪同行吧。

王　吉　那也尽可不必，我此去，准定可以把他邀来，长卿是嗜琴如命的人，我去说：女公子有架名琴，一定要他来鉴赏，他是一定肯来的。假如他不来，我也就不再来告别了。恕罪，恕罪。

卓王孙　那真重劳父台了。——秦二，你跟随王大人，从后门

---

① 语出《论语·子张》：“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到郗亭去来，时候不早了，我们便在漾虚楼相待了。

秦　二　是。

王　吉　失陪，失陪。

卓王孙　重劳得很。

程　郑　“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① 王父台真是“谦谦君子，卑己自牧”② 呀！哈哈哈哈……

王吉随秦二绕客厅由后廊下。

程　郑　哼！“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③我那么恭维他，他才不大耳识我。……

卓王孙　亲翁，你抛文太抛得厉害了。你总是离了书本没话说的人。

程　郑　亲翁，你要晓得，我们考据家的信条，正是“无征不信”。我为今天的话材起见，昨晚上把论语来考究了一个通夜。可我今天的成绩，究竟不错！象我这样的人，假使是生在孔子当时，恐怕七十二大贤，要成七十三，“言语宰我子贡④”之下要加上我程郑了。真的，我和子贡总觉得是一流人物。子贡会做生意，我也会做；子贡会说话，我也会说；子贡闻一知二，我恐怕能够闻一以知四呢。我知道一个方桌是四角，我知道一个年头是四季，我知道一朵

---

① 语见《论语·宪问》。

② 语出《易·谦》：“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

③ 语见《论语·八佾》。

④ 宰我（前522—前458），名予，字子我，春秋鲁国人。孔丘弟子。　子贡（前520—？），姓端木，名赐，春秋鲁国人。孔丘弟子。

菜花是四瓣，我知道一双手足是四肢，我知道一乘驷马是四匹，我知道一部诗经是四诗①，我知道一个井田是四方，我知道一条耕牛是四蹄，我知道一统天下是四海，我知道一句国风是四字，我知道……啊，我知道的真多，真多！——咳，但是，“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我恐怕我终竟不是君子。可惜没得孔子再生，来品评我一下。

卓王孙　他定会品评你这个骨董是“瑚琏”呢。

程　郑　因为我象子贡吗？

卓王孙　因为你是“胡脸”。你是一大劳烧胡子脸。

程　郑　哈哈哈哈哈哈哈，你也可以成为骨董专家了。

卓王孙　我们且把笑话丢开，还是谈正经话罢。我不知道他是甚么存心，竟替文君女儿说起亲事来！……

程　郑　哼，可不是吗！他做起那礼贤下士的样子，其实他是说错了话，转不过环，才借故脱逃了。

卓王孙　你我的女儿就使要再醮，也说不到那穷措大的份上去呢！

程　郑　可不是吗！据我想来，怕是那司马相如和他在暗中作鬼。

卓王孙　真是黄鼠狼想吃天鹅肉了！

程　郑　唉，亲翁，说到再醮上来，你的意见究竟怎么样？

卓王孙　这有甚么意见可说！“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

---

①《诗经》经秦火后，至汉复传。传《诗》者有齐、鲁、韩、毛四家。齐人辕固生所传谓齐诗，鲁人申培所传谓鲁诗，燕人韩婴所传谓韩诗，鲁人毛亨所传谓毛诗。是为“四诗”。

子。""女人从一而终"，这是古先圣王所定下的天经地义。虽说文君没有生育，但应该抚养螟蛉，以全礼节啦。

程　郑　这样是很严正的见解。要这样也才合乎你我的门第。不过据我想来，古人抱孙不抱子，与其由文君抱子，倒不如由小弟抱孙了。

卓王孙　那是当然！那是当然！我们就这样决定了吧。趁着还有点时间，我去向文君女儿说明，教她也早得有点把握。她归宁太久了，也觉不成体统。亲翁，你今晚就请在这儿过夜，我要叫她明天就同亲翁一路回府去呢。

程　郑　过夜是可以。可是太可怜了，让文君多住些日子好吧。

卓王孙　那可不能，那是妇人之仁了。我看文君近来性情渐渐有些乖僻，内子死后，没人可以管束她们，留在我家终觉不是好事。我暂且失陪了。

程　郑　请便，请便。

卓王孙开左边门下。

程郑一人独留，偷向四处探视一回，谛听一回之后，蹑足抱文君绿绮琴起，亲吻不置。

卓王孙　（复转身入）亲翁！……

程　郑　（惊惶失措）啊，啊，啊，这架琴……唉，真好，我闻了一闻，到现在也还有干了的梧桐的香味。唉！……（置琴原处。）

卓王孙　哈哈！你的鼻子真好！

程　郑　可不是吗！琴要是腐败了的梧桐木制的才是好琴，

古者惠施"据槁梧而瞑"①，所以据小弟考据起来，辨别琴的良否是要全靠鼻子的。第一要有腐木的气味，第二要有梧桐的余香。

卓王孙　亲翁，你的考据工夫真高明，可是我们现在不是讲考据，讲骨董的时候了。年青的诗人，要来敲我们的门了，我请你先到漾虚楼去等一下，等我和文君谈了便到那边来。

程　郑　是，是，我就去。

卓王孙　这绿绮琴，也就请亲翁顺便抱去吧。

程　郑　啊，那是再好也没有，我抱去，我就抱去。（抱琴怀中。）

卓王孙　我立刻就来呢。（下。）

程　郑　是。（抱琴由后首下厅，向后园步去，时掉头四望，复连连吻琴数次，下。）

——幕　下

① 惠施（约前370—前310），战国时宋人。名家的代表人物。《庄子·德充符》："庄子曰：'……今子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倚树而吟，据槁梧而瞑。'"

第　三　景

舞台右翼为卓邸后部，一带粉墙，墙基比地平高可数尺。墙后花木建筑耸出，后门一道斜向左，门前有月台，石栏回绕，有石阶数级。背面左端，临邛城郭，隐隐可见。柳树成行，夹着一条官道，直与城通。右侧树列至卓邸后门近处而尽。左侧树列至前首，汇成一林，中拥都亭一座。门斜向右，亭中有琴音漏出，直至幕终。

月夜。

周大立倚石栏望月。

秦二匆匆由后门出，将下阶。

周　大　（瞥见秦二）秦二，你要往哪儿去？

秦　二　哦，是你吗？倒骇了我一跳。

周　大　你这么夜深，要往哪儿去？

秦　二　不往哪儿去，我只是出来逛逛。

周　大　秦二，你今晚上的样子很高兴啦，你有甚么喜事吗？

秦　二　啊，我有甚么喜事哟，我们做奴隶的人有甚么喜事哟。啦，周大，我们做下人的人，别人能活五十岁的，我们只算活得二十五岁。

周　大　怎么说？

秦　二　别人一天的时间，整整是他们自己的时间。象我们做下人的人，一天的时间，只有这夜里的一半才是我们的。可怜我们这一半自由的时间，还要完全被那不可抵抗的睡眠夺去呢。

周　大　哼，你说的话，倒有些象在唱戏啦。因为唱戏的下人们说的口白，通是诗人们幻想出来的。你倒很有些诗人的资质啦。

秦　二　周大，你的口总是这么辣！

周　大　不是我口辣，你说甚么"不可抵抗的睡眠"，我心里倒有点不高兴了。我们在白天的时候，人家是君主，我们是奴仆；人家是神圣，我们是猪狗；只有晚上睡了，不怕是甚么君主、神圣也还是和我们奴仆、猪狗一样，他们不会比我们多生得一根毛，他们不会比我们多长得一只角。我们这一视同仁的睡眠，我每晚上盼不得它早来，你好象还嫌它来早了一样。秦二，你以为我在这儿做甚么？

秦　二　你在望月吧？听琴吧？

周　大　哼，我没有你那样雅趣茏葱的诗兴！我是在这儿望睡眠早早到我眼里来呢！我这几晚上，天天都不容易睡熟，文君姑娘虽是喜欢弹琴，但她在晚上是不很弹的。近来来了那位（声音稍低，指都亭）住在那儿的甚么死马、死牛，他专门在晚上铿汤铿汤地，从黄昏弹起一直要弹到鸡叫，弹得人真是讨厌。我倒几次三番想去向他交涉。他们做相公老爷的人，那晓得我们做下人的苦楚呢？

秦　二　你去向他交涉，他倒未必肯见你，他的脚步除非他自

己想出门，不怕你在外边就闹得天翻地覆，他也不动的。今天的宴会，不是费了多少工夫，才把他请来了吗？你看他一来，一句也不开口，他把我家老爷和程老爷们看得来好象屎苍蝇一样，不怕他们对于我们就好象两尊活上帝。他一来便弹起文君姑娘的绿绮琴，他弹得真是入神，别人向他说话，向他称赞，他一点也不管。他弹罢，长叹了几声，连席也没有入，就各自告辞回去了。他这人真是有点古怪。他好象在叹息，没有知音的人欣赏他，其实他不曾知道隔墙有一位女伯牙，自始至终立着在倾听呢。文君姑娘说："他弹着我的琴，就好象弹着我的心，我全身的琴弦，都被他弹得战兢兢的。"——这是红箫亲口对我说的呢。

周　大　战兢兢？好呵，好个战兢兢！就这样，琴台就变成了寝台了。——啊，好孩子，其实你的运气也不弱，你好象交了桃花运啦！红箫对于你真不错……

秦　二　咳，周大，你那晓得我的苦楚！我每晚上不能睡觉，你也是晓得的，不过我并不是怕听琴吵我，我正是为了想着她的缘故呢。

周　大　是你自己痴，你怪得谁呢？你为甚么不赶紧向她求婚？

秦　二　我何尝不？不过我向她请求过好几次，她总要叫我忍耐，忍耐。她说，我们做奴婢的人，身子是不自由的；要想结为夫妇，除非得主人许可，不然，便只好逃走。向主人请求，我不敢，她也不愿；她教我只好等待时机逃

走——周大，你不是别人，我才这么对你说。你要晓得，她说的话我是甚么都唯唯听命的。

周　大　哼，痴孩子！你简直被妇人的腰带缠昏了！逃走？你向甚么地方逃走？你怎么能够逃走？你连麻雀儿大的脑子也没有！你们逃得到的地方，官府的力量比你们还快。并且象你我做奴隶的人，除去永远做人奴隶之外，还有甚么自活养老婆的本事吗？逃走！你们真想得轻巧！

秦　二　啊，逃不了的吗？

周　大　你逃给我看看！

秦　二　啊啊！我失望了！我失望了！我快疯了吧！啊啊啊啊……（在月台上抱头四窜。）

周　大　秦二，你怎么的？

秦二啜泣。

周　大　你不真是疯了吗？

秦　二　我能够疯……我倒……好了。

周　大　吓吓，你真是在说疯话，好好的怎么会哭起来？

秦　二　周大，我告诉你件事情，你千万别向外人说吧！

周　大　我这人是素来不泄漏人家的秘密的，你那回晚上和红箫私会的事情，我曾向别人说过吗？

秦　二　谢谢你，你不曾向别人说过。在这世界上，除红箫而外，我就只信任你。

周　大　你有甚么话告诉我，你说吧。

秦　二　周大，你不晓得。前几天我和那司马先生遇见过，就是在这个地方。那时候，文君姑娘正在漾虚楼上弹琴，他

一遇着我，便问我弹琴的是甚么人，我答应是文君小姐。他要我等了一刻，交了一封信给我，教我亲手交给文君小姐，但是我是交给红箫去了。我不瞒你说，今晚红箫才交一封信给我，要我亲自去交给那司马先生。红箫对我说，那是小姐的回信。她又教我好生准备，她说我们逃走的机会来了。她教我在三更时分在都亭聚齐，好随着司马先生连夜向成都逃去。——啊，依你说来，我才在做梦！逃也逃不掉，教我要苦到几时才了呢？啊啊啊啊……（啜泣。）

周　大　（沉默一晌）傻孩子！你哭也哭不了呀！信在哪儿，你已经交去了吗？

秦　二　没，还在我的怀里。

周　大　哈哈，好运来叩你的门，你才闭门不纳。天上落了个星星下来，你才说是白火石。你这人真蠢！真蠢！

秦　二　我有甚么好运？你莫尽和人开玩笑了！

周　大　我和你？我对于你是表示满腔的同情的！你把小姐的信给我看看吧。

秦　二　（授信于周大）你看得懂吗？

周　大　我看得懂甚么，你也要来！不过我们的老主人是看得懂的。

秦　二　老主人看得懂又怎么呢？

周　大　拿去请他看就好了！

秦　二　啊，你要教我告发她们吗？

周　大　是呢！这正是好运教你走的一条通路。

秦　二　但是我秦二不是那样的坏人，我怎么对得起我的红

箫？并且我坏人好事，我又有甚么好处？那种事怎么做得！

周　大　吓，你总是痴，你全不想想，你以为那司马相如到底是甚么人？他不过是个浮薄的浪子罢了。他虽然能够做点文章，但是他哪有我们程老爷利市？程老爷有钱、有闲，他讲骨董、讲考据，考证得一本旧书，收买得一件骨董，不费自己一点心血，便可以利达三江；你看他现在的财产，是多么雄厚！你听见说过没有？那司马相如还是有病的人呢！他们说他得的是消渴病，这病是和女色大有关系的。我们假使听随文君姑娘去奔从他，那岂不是害了我们的小姐吗？所以今天晚上的事，你若是去告发了的时候，第一呢，你便救了文君小姐。

秦　二　唔，还有其次吗？

周　大　其次呢，象他那样渔色的名家，偷香的老手，你的红箫跟了去，也难保他不一箭双雕……

秦　二　啊，那怎么使得！

周　大　所以今天晚上的事，你如果去告发了的时候，第二，你是救了你的红箫。

秦　二　救了又怎么样呢？不能成婚也是枉自做了一场亏心事呀。

周　大　你不要那么担心，包管你不成问题。你晓得不？我们老主人的脾气，素来是鄙弃文人的。他这次器重司马相如，不过因为他是王县令的亲友罢了。我们老主人，他最重家规，最重门第，假使这次文君姑娘去投奔了司马相

如，那我们老主人定会气得死去活来，所以今天晚上的事，你如果去告发了的时候，第三，你是救了我们的主人。

秦　二　哼，讲了半天还是一样！

周　大　哼，一样！你想吃的饼饼就在后头了。你个蠢东西！你想跟着司马相如逃走，你最终的目的，不过是想和红箫那话罢了。他先就替你雕去了，你还能那话吗？并且将来一弄到官府手里的时候，刑是该你和红箫两个贱人受的，你们的皮子才够皮条抽呢！但是你如果事前告发了的时候，那你得到我们老主人的欢心。那时不说你只要一个红箫，你就要十个百个，老主人也会是千肯万肯的了。所以今天晚上的事，你如果去告发了的时候，第四，你是便宜了你自己。

秦　二　真的吗？

周　大　啊，傻孩子！（拍秦二肩）你个呆鸟！你在做甚么梦哟！你可以醒了！象这样的事怎么会是坏事？怎么会没有好处？你还是牺牲了一切，替浪子做撮合山，你还是使浪子少犯几层罪过，成就你自己的百年好事呢？

秦　二　是，是，我真是在做梦！我醒来了！我醒来了！我谢谢你！我去，我就去！（匆匆向园内跑去。）

周　大　你往哪儿去？

秦　二　我去告发去！

周　大　甚么凭据都没有，你便想要去告发人吗？

秦　二　（呆然若失）咦！我真是在做梦啦？

周　大　这封信还丢在我手里，你便想跑去了吗？

秦　二　哦哈，我忘了，我忘了。你快把给我，我就去，快要到三更了呢！

周　大　是，你可以去了。万一她们先出来了，我便在这儿阻挡着她们。你去向主人说的时候，你能说出是我周大和你同谋，那我也可以沾些利禄了。

秦　二　是，我晓得。（向门内隐去。）

周　大　（自语）嗳，心里真好过，就好象喝了一杯冷醋一样。（一人在月台上，彳亍一时，下阶，呵欠，自语）啊，瞌睡倒来了，可是这场好戏，倒不可不看的。

临邛城上，远远起更三次。

周　大　啊，三更了。她们还没出来呢。

此时墙内有人行声，语声："秦二在外边等得发慌了，姐姐，你听见他的叹声没有？"无回应。

周大忙登上月台。

红箫与文君自门内出。

红　箫　秦二，你等了多一阵了？

周　大　我不是秦二，我是周大呢！

红　箫　（惊）唔，秦二往甚么地方去了？

周　大　交信去了。

红　箫　替甚么人交信？

周　大　替小姐交信，交给我们老主人去了。

红　箫　（惊怒）秦二这东西，不想出他才是……

周　大　坏家伙呢！他把小姐写给司马先生的信来和我商量，他说他要拿去向老主人告发。我说你那样怎么对得

住小姐。他说他是想了又想，他不做，他的良心是不许可的。他说司马相如原来不是好人，只是一个好色的浪子，他不忍小姐去跟从那样的人；他为救小姐起见，他的良心教他告发。他说小姐假如去跟从了那司马相如的时候，我们老主人一定会闷郁而死；他为救主人起见，他的良心教他告发。他说他是应该忠于主人和小姐的，他不应该听红箫的唆使，破坏卓府一门，做出干犯王法的事；他为救他自己起见，他的良心也教他告发。他在十分痛悔，说他不该受了司马相如的贿赂，替他图谋小姐。他说他要补过。他还想点把火去，把都亭烧了，是我劝止了他。我说那都亭是官产，烧了是要严究的。就是烧了，也把司马相如烧不死，他是会逃跑的。他听了我的话，都亭虽然莫有烧，但是他终竟把小姐的信拿到老主人那里去了。我拖他也拖不住。我看，小姐，你……

幕内多人脚步声。

秦二与卓王孙、程郑同出。

卓王孙　啊，天翻地覆了！天翻地覆了！红箫，你们要往哪儿去？——文君，你是知书识礼的人，我万不想出你，替我卓门闹出这样伤风败俗的丑事！你这信上写的是些甚么话！（将信札投掷文君。）

程　郑　（至卓文君前拾信起）亲翁，你不必过于生怒。古人说得好，“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我看这件事情始终怪不得文君。你看她信中说劝她去听琴的是红箫，那“凤求凰”的诗，由秦二手中接受的人是红箫，转交给她的人也

是红箫；叫秦二送信去的人是红箫，如今诱引她出来的人也是红箫。我看这件事情，始终是这红箫丫头在作祟。“中冓之言，不可说也”①，我看她们也还是未遂犯，这件事情趁着还未外扬，最好是就此阴消的好。——啦，文君，你的信中虽然说到家庭的腐败，虽然说到旧礼制的束缚，但是你也犯不出这么轻贱了你的金玉之质去就那浪子文人。你有些话实在是诬枉我，但我也不计较，你们年青人这样的误解本是常有的。我们也本该替别人隐恶扬善，不过为解除你的执迷起见，也不妨对你讲讲。你知道那司马长卿究竟是甚么人？你以为他真是极清高极敦厚的诗人吗？你是被你自己的幻想误了。他在梁国就因为沉溺于酒色，染得一身恶病，才落魄回乡；而且他的家财是一贫如洗，所以他才来投奔我们临邛县令王公。你看他这样的人，究竟值得你舍身去就他吗？论学问，是华而不实，浅薄无聊。论品行，是浮诞轻佻，恃才夸傲。论财产，是家徒四壁，乞丐一条。象这样的人，怎值得你去眷爱呢？“旻天不吊，降孽予一人。”② 不幸使我颜回早逝。但是我家产业也尽足使你享福；你就不愿回家，便大归守礼也是不妨的事情，但你怎可轻贱你金玉之质，做出这样有伤风教的举动呢？你是……

卓王孙　亲翁，没有向她说道理的必要！我卓门不幸，生下这

---

① 语见《诗·鄘风·墙有茨》。

② 语出《左传·哀公十六年》：“旻天不弔，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

种逆女，我不愿甚么，我只愿她早死！（向卓文君）败坏门风的淫奔妇！你如果还知道羞耻，你给我死了吧！（掷剑一柄于卓文君脚前。）

卓文君　（沉默至此始毅然发语）你两位老人请不要发怒。

卓王孙　你这说的是甚么话，你在向甚么人说话？

卓文君　我以前是以女儿和媳妇的资格对待你们，我现在是以人的资格来对待你们了。

卓王孙　啊，不得了，不得了！造反了，造反了！（欲前扑打卓文君。）

程郑急挽制之。

卓文君　你们一个说我有伤风教，一个叫我寻死，这是你们应该对着你们自己说的话。

卓王孙　造反了，造反了！（欲脱程郑手。）

程郑挽愈力。

卓文君　我自认我的行为是为天下后世提倡风教的。你们男子们制下的旧礼制，你们老人们维持着的旧礼制，是范围我们觉悟了的青年不得，范围我们觉悟了的女子不得！

卓王孙　（极力欲脱去）啊啊，这样挽着我做什么！你这想爬灰的老忘八！

卓文君　（指程郑）你程家的翁翁，我且问你，为甚么你娶了无数妻妾，你还四处如蝇逐膻，你还能在人面前道人长短？风教不已被你伤尽了吗？家庭不已被你腐败尽了吗？你骂人浅薄无聊，你的深厚在哪里？你的有聊在哪里？我对你直说吧！你时常迷恋着我的身子，所以你要把我留

在你家中。那回你黉夜来叩我的房门，到底是甚么意思呀？

程　郑　没有那样的事！没有那样的事！你莫冤枉我！

卓王孙　奇耻大辱！奇耻大辱！这娼妇要把我气死了！（又欲扑打卓文君。）

程郑急挽制之。

卓文君　我不相信男子可以重婚，女子便不能再嫁！我的行为我自己问心无愧。（向卓王孙）爹爹。

卓王孙　啊，谁是你的爹爹！啊，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卓文君　你要叫我死，但你也没有这种权利！从前你生我的只是一块肉，但这也不是你生的，只是造化的一次儿戏罢了！我如今是新生了，不怕你就咒我死，但我要朝生的路上走去！（向红箫）红箫妹妹哟！你与我同向生的路上走去吧！不怕那儿就是荆棘满途，我与你是永远要向生的路上走去！这把宝剑，我就借用了，借用来做为我们开除荆棘的利器了！（拾剑起，牵红箫。）

红箫不动。

卓王孙　啊，气死我了！气死我了！秦二，周大，你们快把那泼妇束缚了吧！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晕倒在程郑怀里。）

周大欲动，秦二畏缩而股慄。

卓文君　你们这些脏秽的肉块，谁敢挨近我们的身来！（挺剑作势。）

程　郑　文君，你太过分了。就有话也可以细说，何必那样性急，扬刀动武，你还有妹子，还有兄弟，也要做个榜样呀！

卓文君　我就是好榜样！

程　郑　你就忍丢下你的弟妹吗？他们醒来的时候要哭着找你呢！

卓文君　他们醒来的时候，你对他们说，教他们到都亭来。我在那儿替他们结识了一位新的姐夫。

程　郑　你做女儿的责任呢？

卓文君　便是我自己做人的责任！盲从你们老人，绝不是甚么孝道！

程　郑　你就不怕世人议论了吗？

卓文君　我的行为，我相信，后代的人会来讴歌我。

程　郑　你守着现成的富贵也不要了吗？

卓文君　不要说那些话来污秽我！——红箫，走吧！我们走吧！

红　箫　（始终低头木立，至此始抬头向秦二）秦二，你来！你来！

秦二瑟缩而前。

红　箫　姐姐，你把宝剑借给我。（自卓文君手中夺剑，向秦二）秦二，你这可爱的奴才！你太可爱，又太可怜了！让我把你解放了吧！（挺剑刺秦二胸。）

秦　二　（惊呼）啊，是周大，是周……大……（倒地，流血，死。）

周　大　（逃入后门）啊啊！啊啊！骇死人！骇死人！……

程　郑　啊呀，危险！危险！她们疯疯疯疯疯疯了！（挽卓王孙同入门中，掩门。）

红箫拖秦二尸下阶，卓文君随之。

红　箫　哈哈，你死了吗？你这可爱的奴才！你终竟得和我一路逃走了。（回向卓文君）姐姐，我们是永生了呢！我要

永远陪伴着你，我们永生了呢！（摊秦二尸月中）哈哈，可爱的奴才！你怎么这样地可爱呀！你的面孔和月光一样的白，你的头发和乌云一样的黑，你的奴性和羊儿一样的驯，你的眼睛和星星一样的清，啊，星星坠了，你项上的铁圈也退了，你终竟得和我们逃走了呢！啊，可爱的羊儿呀！——姐姐，都亭便在前面了，我的灵魂，永远随伴着你。我们是永生了呢。（转剑自刺其胸，扑倒秦二尸上。）

卓文君　（坐地，抱红箫怀中哭）红箫！红箫！……红箫！红箫呀！啊，你便要死去了吗？我生命的首途，才要牺牲你这么高贵的代价吗？……红箫，红箫呀！你便要死去了吗？我们的婚筵才就是你的丧礼吗？啊，（昂头哀诉）惨淡的月光呀，你快消沉了吧！我所渴望着的太阳！我的生命！我的光！你怎还不出来照临？啊，我的红箫，啊，红箫呀！我俩的合欢，才就是你俩的合葬吗？红箫，红箫，红箫呀！你终竟就要死了吗？……

此时都亭中琴声划然中止。

红　箫　（星眼微启，声低微）姐姐……他……不死的人……来了。（死。）

司马相如着白色寝衣，长一身有半，徐徐自都亭中走出。

卓文君昂首望司马相如，司马相如至卓文君前，执其手，俯视者久之。

——幕徐徐下

1923年2月28日夜脱稿

〔本剧注释者：唐德　康林〕

王　昭　君

本剧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二月上海《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

人　物

毛延寿——画师。

龚宽——延寿之弟子。

汉元帝

毛淑姬——毛延寿之女。

王昭君

王母——王昭君之母。

其他侍卫、太医等数人。

第一幕　毛延寿之画室

背面一带油碧纱窗，窗外园景隐约可见。窗下横置长案一，案头置文房器具多件，两端堆集画轴。左隅有户通后园，掩闭。左右壁中央处各有户口相对。左壁沿置书橱。右壁挂古画数幅，前端靠壁竹榻一。正中炉火一盆，炭火熊熊。炉旁置茶档、棋枰、湘妃椅诸事。

未开幕前，先闻女子读书声：

暾将出兮东方，
照吾槛兮扶桑。
抚余马兮安驱？
夜皎皎兮既明。……①

读书声中辍，幕开，毛延寿之女淑姬横卧竹榻上。

毛淑姬　（读《楚辞》）

青云衣兮白霓裳，
举长矢兮射天狼。
操余弧兮反沦降，
援北斗兮酌桂浆。
撰余辔兮高驰翔，
杳冥冥兮以东行。

---

① 以上四行诗及下面的六行诗均见屈原《九歌·东君》。

毛延寿　(在内)淑姬，你又在读那种神说鬼话的书了。

毛淑姬　(坐起)啊啊，爸爸，我以为你又到掖庭去了，你没有去吗？

毛延寿自右户口出。

毛延寿　没有去，今天皇帝陛下说一早要微行到我们家里来下棋，所以我吩咐龚宽去了。现在快到正午时候，陛下还不见来，龚宽想也快要回来了。(至炉畔，坐左侧湘妃椅上)你又在读那神说鬼话的《楚辞》啦。

毛淑姬　是，是《楚辞》，《楚辞》我总是爱读。不怕爸爸不喜欢，我总觉得这里面有许多画，比爸爸们画的更有趣。

毛延寿　(拨炉火)你总爱瞎说，那明明是字写成的，那里有甚么画？

毛淑姬　爸爸，怎的没有？便是这首《东君》，这不是一幅好画吗？你看这太阳神的“东君”穿着青色的云衣，白色的霓裳，乘在马车上，手里拿着长箭，弯着长弓，射逐那黑暗中跳梁着的狼犬……

毛延寿　哎哟哟，够了，够了！那只谎得你们一些小孩儿和女子！那是甚么画！那只是疯子说的梦话。

毛淑姬　疯子？……梦话？

毛延寿　疯子呢！屈原正是一位疯子。他疯了，还惹得许多人去学他，如象宋玉、景差① 都是些假疯子。就是我们前

---

① 宋玉，战国后期楚国诗人，顷襄王时任大夫。著有《九辩》、《高唐赋》等。景差，战国后期楚人，顷襄王时任大夫，善为赋，与宋玉、唐勒齐名。《楚辞》所收《大招》或题景差所作。

代的贾谊，也是学得太象了，学得疯癫识倒地哭死了。我只恨秦始皇烧书① 没有把这部《楚辞》烧绝种。

毛淑姬 爸爸，你太过火了吧？你怎把屈原恨得那么厉害？

毛延寿 我就恨他爱作假，作假是使人不得不极端厌恨的。就譬如他这《东君》一篇，我们试问世间上甚么人曾经看见过太阳神，并且还穿甚么青衣白裳，还乘甚么马车，还操甚么弓矢呢？世间上甚么人又曾经看见过有天狼在那里呢？本来是没有的东西偏要虚构出来，这便是在说梦话，这便是假。

毛淑姬 爸爸，你不能这样说。你是太把人的眼睛看得比精神贵重了。爸爸，譬如我们在穴居野处的时候，房屋本来是没有的东西，聪明的人把树木砍来，把土石运来，筑成了一座高大的房屋，我们会说他是在做梦，是在作假，是一位疯子吗？我们在没有衣裳穿的时候，披些兽皮树叶，聪明的人教人种棉，教人养蚕，教人纺织，又教人把织成的布帛缝成本来是没有的美好的衣裳——爸爸，这样的人我们也可以说他是疯子，是在做梦，是在教人作假吗？

毛延寿 你这譬比怎么和太阳神扯得拢呢？裁缝用我们看得见的材料来做出我们看得见的衣裳，木匠用我们看得见

---

① 秦始皇，即嬴政（前259—前210），生于邯郸（今属河北），战国时秦国国君。前二二一年建立我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三十四年（前二一三年），李斯献策："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秦始皇采纳此议，将秦以前除农书、医书外之书籍焚毁。

的材料来做出我们看得见的房屋，太阳神你看得见吗？天狼你看得见吗？

毛淑姬　你的精神看得见吗？

毛延寿　看不见的。

毛淑姬　看不见的便是假吗？

毛延寿　假！人只是一团肉！

毛淑姬　啊，爸爸，你这叫我没有话说了。

毛延寿　你们小孩子，你们女娃儿少说话的好。大人们说的话，你们是应该洗耳敬听的。晓得吗，我委实对你说，凡为做诗做文学画，都是不可走入邪道。象屈原那一派疯话便是诗文上的邪道，幸好我们现刻是把它摆脱干净了。我们画画，尤其是我们画人物画，第一总要画得象，要象就是真，真到毫发毕肖，那便巧夺天功了。你晓得吗？空空洞洞地乱想是不成东西的，无论如何总要象，要象，要象，我向你说二十四个"要象"，除此而外都是不实在，都是假。

毛淑姬　啊，你老人家一点也不假，人家本来是丑的，你要把他画好看些，人家本来是好看的，你要把他画丑些。

毛延寿　（瞋目握拳打椅靠）甚么！甚么话！老子做的事，你少得放些屁！老子千辛万苦，为的要光大门庭，兴家立业，使你们享些福，我全靠一枝毛锥在钻干，你们享福够了，要来骂我了吗？

毛淑姬　（起身，步至毛延寿旁，置书正中一椅上，而抚其背）爸爸，你别要这样生气吧，你女儿并不是在骂你，做女儿的也并不

敢骂你爸爸呢。

毛延寿　（气色转温和）哼，你并不是在骂我。我晓得你总是这样，你骂了人，立刻又来赔笑。

毛淑姬　爸爸，我实在是没有骂你呢。

毛延寿　哼，你没有骂我，总之我画丑画美是不许你干涉的。

毛淑姬　但是呢，爸爸！

毛延寿　甚么？

毛淑姬　我觉得你应该把你的艺术看贵重，不要欺负人。

毛延寿　是呀，这是不消你说的。我把我的艺术原是看得很贵重。我又何尝欺负过人？

毛淑姬　当今的天子，把爸爸看作兄弟，把我看作他自己的女儿一样，我们是不该欺负他的吧？

毛延寿　自然是不该欺负，我何曾欺负过他？

毛淑姬　可怜无告的人，我们怕也是不该欺负的吧？

毛延寿　自然是不该欺负，我何曾欺负过谁？

毛淑姬　那掖庭的待诏王昭君，你何苦定要欺负她呢？

毛延寿　我何曾欺负过她，是她把我的艺术太看贱了。我素来在宫庭画像，都是要受人重大的报酬，后宫佳丽经了我的灵笔点染，都要受当今皇上的眷宠。我的艺术是多么贵重，我是不许人贱视的。只有这新从穷乡僻境来的王待诏她偏要贱视我，我下气向她请求，她偏还要凌辱我，说我是卑鄙的画匠。我是当今皇帝的尚方画伯，怎容得别人说我卑鄙！我为尊重我的艺术起见，要请求些笔润，她也怎能说我是卑鄙！我求她的笔润，也并不是亏负她，以

她的姿首，更加上我灵笔的传神，她何愁不成为李夫人、鉤弋夫人，而她偏偏要吝惜几个钱，还要以恶劣的言辞来骂我，她是不愿享受她将来的福分，我何曾欺负过她？

毛淑姬　爸爸，你虽是这么说，但我觉得她真是可怜。自从前月爸爸叫我去劝说她的时候，她一面在弹琵琶，一面在流眼泪。她看了我去，才把眼泪收了。她那天生的美质，真好象雨落过后的明月一轮，我站在她的面前，自己觉得就好象只是一点闪烁的星子。爸爸，我不诳你，你虽是叫我去向她说钱，但我去了好几次，我在她面前，终是不好意思把钱字说出口……

毛延寿　哼，你真是清高！无怪乎闹了一两个月，连钱的影子也不见一个。哼，你不诳我！哼，你……

毛淑姬　爸爸，你别生气，你听我再往下说罢。

毛延寿　哼，你说，你别在我肩头上忸怩，你好生坐下说。

毛淑姬　（退坐椅上）啊啊，我坐在书上了！（忙起身，插书入书橱。）

毛延寿　那样的书是只好拿来垫座。我以后要把这类徒说梦话的书全盘投在火坑里去。

毛淑姬　（复坐）爸爸，你听我说，别要在书上生气了。

毛延寿　哼，你说。（斟茶一杯，细呷。）

毛淑姬　爸爸，自从头一次去见王待诏呢，我便发见一样可惊异的事情，爸爸，你们怕不曾留意吧？

毛延寿　什么可惊异的事情？

毛淑姬　王待诏身旁不是有形影不离的一位老婢吗？

毛延寿　怎么？老婢怎么样？

毛淑姬　你以为她真是王待诏的一位侍婢吗？那是错了。我当初去见她的时候，她在弹琵琶。她一见了我，便把琵琶推在一旁，叫那老婢去挂在壁上，但她叫那老婢的时候，她叫了一声“姆妈”，忽地又掉口叫成“王妈”。我当下便觉得可疑。我留心看那老婢的举动，又较量她们两人的面孔，她们真是相象，我便疑心她们是母女了，但我也不好直问。后来……

毛延寿　唔，后来？

毛淑姬　后来我伺着机会慢慢问她，问那老婢是她的什么人。她说，是她同族的一位叔母。我说：“叔母怎么能同你来呢？”她说：“去年冬天我家奉了朝廷的诏敕要选我进京的时候，我家父母舍不得我一人远离，所以才请了我这位叔母来陪伴。”我接着说道：“你们真是相象呢，请恕我唐突，你们就好象母女一样。”她听了我这句话，便吃了一惊，呆呆地许久不能回答。

毛延寿　唔，不能回答了，又怎么样？

毛淑姬　倒是她的母亲……

毛延寿　（鼓掌）哈哈，她的母亲！果真是她的母亲吗？

毛淑姬　果真是她的母亲呢。她的母亲看见她回答不出来，倒走来向我跪下了。我倒过意不去，急忙扶着了她。她说：“好姑娘，请你可怜我们在难的母女，”——“喂呀，妈妈，你这倒折我了。”我说了，忙把她扶了起来。

毛延寿　唔唔，你是聪明，你怎么早不向我说？

毛淑姬　我是向龚宽说过的，早就想向爸爸说，但我们怕你更

要作难她们。爸爸，她们毕竟是可怜。你请听我把她们的身世详细告诉你罢。起初我听见王待诏的母亲说她们是在难的母女，我很诧异。我以为受了大选入宫，总算得是光宗耀祖的事体了，谁知身当其境的人，才是别有怀抱。……

毛延寿　（欠伸）哎，龚宽去了这么多时，怎么还不见回来呢？

毛淑姬　爸爸你没有听吗？

毛延寿　你说吧，我在听。

毛淑姬　我听她母亲说，说她们是秭归县的人。她们秭归县的山水是很有名的。有巫山十二峰在近旁，有浩荡的长江时时刻刻奏着雄浑的音乐。我一听见她们说起她们的故乡，就好象在我爱读的《楚辞》里神游着的一样，在我面前的王昭君，就好象从宋玉《高唐赋》里降下来的巫山神女。她们从她们那神妙的故乡，移到这重垣叠锁的宫里来，她们的悲哀已就不堪设想了，那知道她们还有更悲痛的事情令人难受。……

毛延寿　（起身）啊，难受，燠热得难受！（开正中纱窗两扇，露出一带庭园雪景，在室中盘旋。）

毛淑姬　（稍间）爸爸，你总没有留心听我说的。

毛延寿　我在听哟，你尽管说罢！——啊啊，龚宽这孩子怎么还不回来？（欠伸，又自斟一杯茶，细呷）唔，你说吧。

毛淑姬　我说啊，你总要听才行。

毛延寿　听哟，听哟，我的耳朵又没有聋。

毛淑姬　那王待诏呢，她本是一个孤女，她母亲养她到三岁的

时候，父亲就死了。她母亲才又抱继了一个异姓的儿子。这个儿子比王待诏长一岁，她们母子三人便平平安安地过了十五年。不料去年大选，王昭君便当了选，据说是族上的人想谋她们的财产，私下替她在官家报了名的。当选的消息一确定，要由官府催迫进京的时候，可怜她的异姓哥哥竟跳到长江里面死了。……她们母女的伤心是不用说，可怜她们伶仃的母女又不得不天长地久地永远分离。好在要谋她们财产的族上人替她们画策，教王昭君的母亲装着随身的侍婢，瞒过了护送的官长，所以她们母子才得凄凄凉凉地聚首到如今。爸爸，你说她们可怜不可怜呢？

毛延寿　可怜？她们欺瞒君上，倒是罪该万死！

毛淑姬　（愕然）啊，爸爸！你不能那么说！你要那么说时，你做的事情难道不是欺瞒君上吗？别人家天生丽质……

龚宽自左户口仓皇出。

毛延寿　（见龚宽作怒声）龚宽你这蠢才！你去了一大半天，你去干了些甚么？

龚　宽　先生，请你恕我。啊啊，我们是罪不容恕！先生，我们是做了不好的事情！我们是罪不容恕！

毛延寿　哼，甚么事情！值得你那样张诪！

毛淑姬兀坐瞠目仰视龚宽，默不作一语。

龚　宽　先生，啊啊，我们做的这件事情，始终是问良心不过！（抱头作怆痛状，坐前刻毛延寿所坐椅上。）

毛淑姬转目仰视龚宽，无语。

毛延寿　（逼近龚宽座前）哼，你疯了吗？到底是甚么事情？

龚　宽　（沉默有间始昂头向毛延寿）先生，匈奴单于呼韩邪① 来朝，你晓得吗？

毛延寿　好天大的事！我怎么不晓得，昨天皇帝陛下已经亲自对我说了。

龚　宽　单于来朝，恳求与天汉和亲，皇帝陛下允许了，诏在后宫佳丽中挑选容貌最下乘的下嫁单于。掖庭待诏王昭君，因为她的画像被先生画得太丑，她便受了挑选了！

毛淑姬作大惊愕状，起立欲行，复坐。

毛延寿貌加冷酷，略略颔首。

龚　宽　（垂头丧气，默有间，又断续作语）啊啊，不料我们竟作出这么大的一件亏心事！……先生，我早晨一出去的时候，我就听到这个消息，诏书是昨晚下的，王昭君封为“宁胡阏氏②”，限在十日之内，便要随呼韩邪单于出嫁匈奴。可怜她们母女——啊啊，先生，你知道她们是母女吗？

毛延寿　少张诪些！我比你更还知道得明白！

龚　宽　先生，你如果知道的时候，那是更好使你伤心了。可怜她们母女在昨晚上一接受着圣诏，王待诏的母亲便惊骇得失了主宰，我今早到掖庭的时候，她是已经发了疯了！

---

① 呼韩邪（？——前31），名稽侯珊，汉宣帝神爵四年（前五八年）立为单于。

② 阏氏，汉时匈奴单于妻的称号。《史记·匈奴列传》司马贞索隐：“阏氏音焉支，匈奴皇后号也。”

毛淑姬又起立欲行，复坐。

毛延寿　你去了老大一半天，你尽管这么唠叨，你干的事情究竟怎么样了？钱呢？

龚　宽　先生，我们陷害别人到了那样伤心的地步，还能说到钱上来吗？

毛延寿　哼，不中用的蠢奴！你怕也和老婆子一样，一骇便骇疯了！老婆子的发疯只骇得你们这些蠢子。……只要给我的钱，我可以叫她不会出嫁匈奴，叫那老婆子的疯病会好。叫她也可以立升云霄。她如果仍然不给我的钱，我倒打算要去告发她们欺罔朝廷。她们是罪该连诛九族，疯了，嫁了，还是便宜了她们呢！……蠢子们，你们别都呆呆地如象两只木鸡！你们随便哪一个都好，你们走一个到掖庭去，去向她们说，说我是有回天的力量的，我说的话当今的天子是句句采纳的。只要她们肯给我重大的报酬，我可以搭救她们。我只消向皇帝说，说我献上去的王昭君的画像是弄错了人，我画好了的一份真本，到今朝才寻了出来，我只把我的真本，献给皇上看一眼，包管皇上能够收回成命——你们走一个去向她们这样作最后的劝诱吧。问她们究竟想走哪一条路！

两人均瞠视无语。

毛延寿　啊啊，真是两只木鸡！你们都不愿意去吗？

两人无语。

毛延寿　你们都不愿意去吗？那就让我去吧。皇上今天总怕不会来了，我去了，假使皇上来了的时候，你们说我去画

匈奴人骑马射箭去了。

两人仍瞠目无语。毛延寿由左户口下。

龚　宽　（自语）啊，我不想出人之无良一至于此！孔子说“当仁不让于师”，……我的师傅这样的行为，我是要……

毛淑姬　（起执龚宽手）龚宽，你不要认他为师，我也不愿认他为父亲了！那是虎豹不如的铜毒！啊，我才不幸生为了他的女儿！（啜泣。）

龚　宽　（吻毛淑姬额默然有间）淑姬，如今不是我们伤感的时候了。人落在井里了，我们应该快去搭救，不能再看着别人再从井口下石。

毛淑姬　是，是的，我们就跳下井去救她，也是应该。我刚才想了一下，龚宽，你看怎么样？我想我是要去向皇上说，叫他把我假冒着王昭君，等我去下嫁匈奴。

龚　宽　不行！不行！你这怎么使得！你这不是杀我吗？

毛淑姬　杀你？你是真心肯为我死的吗？

龚　宽　我怎的不肯真心为你死？啊，你全然不知道我的心呀！

毛淑姬　我并不是不知道，不过你怎么总不向我父亲提说婚事呢？

龚　宽　只怕你父亲不肯罢了。

此时纱窗有人影隐现。

毛淑姬　啊，龚宽，你是太谨慎了。——不是，不是，他已经不是我的父亲！

龚　宽　你肯牺牲他吗？

毛淑姬　啊，龚宽哟！我有哪一样没有为你牺牲的呢？如今他已不是我的父亲，也不是人，我现刻就为你牺牲了他，也不吝惜。

龚　宽　你真的吗？

毛淑姬　你还要疑心我吗？

龚　宽　那末，你这样做就好了。（环顾，向毛淑姬耳语。）

毛淑姬　（颔首）唔，这是最好的方法。

龚　宽　但是事不宜迟，我们要赶快做才行，等到先生回来，便万事都会休了。

毛淑姬　啊，是，我去取来。（由右户口下。）

龚宽起，彳亍于室中，呈得意状。

汉元帝自窗口现出。

汉元帝　龚宽，……

龚　宽　（惊愕）喂呀，陛下，陛下是几时驾临的。（速开左隅户，迎元帝入室。）

汉元帝　我已经到了多时了。（坐正中毛淑姬所坐椅上。）

龚宽捧茶献汉元帝。

汉元帝　我是已经到了多时，我是从后门来的。我本约的是早上来，却是太来迟了。我来时，教阍人不必报到，我便从花园里，绕道到这里来，因为我想看看雪景。我到窗外来的时候，听见你和淑姬在谈论甚么，我就不便来搅扰你们了，……

毛淑姬携画轴一帧自右户口走出。

毛淑姬　（见汉元帝惊喜）啊，陛下，你已经来了吗？

汉元帝　我到了多时了，你父亲出外去了吗？

毛淑姬　陛下，他到掖庭去了。

汉元帝　到掖庭去？

毛淑姬　是的，他是到掖庭去了。陛下，你请先看这幅画像吧。

汉元帝　画像是甚么人的呢？

毛淑姬开画轴与龚宽各执一端示汉元帝。

汉元帝　（起立观画）啊，好一幅美人画！（默赏有间）这画的是甚么人呢？……这是画的奔月的嫦娥？……是浣纱的西施①？……是为云为雨的巫山神女？……啊，但是这又着的是时装，弹的是琵琶。（稍间）我想，我活了四十多年，不曾看见过这样美貌的女子！啊，但是，你们快些卷好，快些卷好，怕她要离去这个尘寰，飞回天界去了呢！龚宽，你知道吗？这到底是甚么人画的？这画的是甚么人？

毛淑姬卷画。

龚　宽　陛下，请恕臣等死罪，画这像的人是臣师毛延寿。

汉元帝　唔，是要延寿才有这样的手笔。这画的究竟是甚么人呢？

龚　宽　陛下，这便是新封“宁胡阏氏”的掖庭待诏王昭君。

汉元帝　啊，有这样的神技，有这样的神技，昨天我才拣阅过她们的画像，王昭君的相貌不是这样的。

---

① 西施，一作先施，春秋末越国苎罗（今浙江诸暨南）人。被越王勾践献给吴王夫差，为夫差最宠爱的妃子。传说吴亡后随范蠡入五湖。

龚　宽　陛下，请恕臣等死罪，是臣等欺瞒了陛下。

毛淑姬授画轴于汉元帝。

汉元帝　是呀，我看你们画家的手腕，说坏时，终竟是不免于欺瞒。自然里面本没有那么美的东西，一落到你们画家的手下便另外生色了。诗人也大概是这样。但是这正是画家和诗人可以感谢的地方，假使天地间没有你们，我们是会被丑恶的势力压成木块了。啊，延寿的手腕毕竟非凡，我时常怪他画的像总比本来的面目美好，王昭君这张画像当然是离实质很远的了。

龚　宽　陛下，不是这样，不是这样。

毛淑姬　陛下，我的父亲他完全不是好人！

汉元帝　（惊疑）怎么说？

毛淑姬　陛下你不知道他做了多少欺瞒你的事。美的他要画丑，丑的他要画美，只看送给他的贿赂多少为转移。王待诏的本来面目比他这张画像还要美得多呢！她那种天界的美不是我父亲的污浊的精神和污浊的手笔所能表现得出的，只因王待诏没有贿赂给我父亲，所以他便故意把她画成了无盐①一样，把来欺罔了你。

汉元帝　唔，有这样的事，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无怪乎他的像总和实质不同。啊，他真误我不浅！有这等美貌的人，我怎舍得她去嫁给匈奴呢！

---

① 无盐，姓钟离，名春，传为战国时齐国无盐（今山东东平县）人。容貌丑陋之女子。

毛淑姬　陛下，王待诏去和亲，在她自己或者是情愿也说不定。你还不知道她所身受的痛苦呢，陛下！

汉元帝　是，我约略也知道。但我可以叫她不要到匈奴去。你们知道走向掖庭的路吗？我要去安慰她。

毛淑姬　陛下，你不知道，王待诏的母亲已经疯了。

汉元帝　淑姬，你说的话是真实的吗？她的母亲在哪儿？怎么又会疯呢？

毛淑姬　陛下，事情已经到了这步田地，我不能不对你说明。王待诏本是秭归县的人，三岁的时候，她的父亲死了，她母亲抚育了一个异姓的螟蛉，因此便遭受了她们同族的非难。去年大选的时候，她们同族人便把王待诏报呈了县令，王待诏便当选进京，她的异姓哥哥在她动身之前，据说是跳在长江里面淹死了。……

汉元帝　啊，……（作不安状。）

毛淑姬　她母亲不忍和她远离，眼看地角天涯要使她们伶仃的母女永远不能相见，她们的悲哀更是不待说的了。还是希图她们产业的同族人，替她们主谋，教王待诏的母亲假充着随身的老婢，她们母女才一同进了京来。……

汉元帝　你这些话是从甚么地方听来的？

毛淑姬　这些都是王昭君的母亲亲口对我说的。她们来京之后，可怜又受了我父亲的毒害，直到现刻也还陷在掖庭，不得和陛下相见。听说昨夜和番的诏书下后，王待诏的母亲悲伤得丧失了心性，已经成了狂人，……

汉元帝　啊，你不用说了，你不用说了。你们知道掖庭在哪

儿吗？

毛淑姬　陛下，我们知道。

汉元帝　你们快引我去罢。（匆匆向后户口走去）我是一刻也不能迟延，我是一刻也不能迟延了。

龚宽速前开门，与毛淑姬二人默随汉元帝同下。

——幕　下

第二幕　王昭君所居之掖庭

雪景。右翼一带石山。左后隅现掖庭之一部，庭外有栏干回护。庭前斜流御沟一道，沟上横一弓桥，前后有石栏。左路斜走通掖庭，路旁大理石狮各一。右路走入假山中隐去。沟岸多古槐，木叶已脱落。槐下有梅花数株，花正开。

背面一带宫殿的远景。

王昭君束发为辫，着玄色长衣，全无修饰，扶王母在树下盘桓。王母白发，黄衣，两眼凝滞。

王　母　（若有所寻索，口中呼叫）人往哪儿去了呢？人往哪儿去了呢？……

毛延寿自左端石桥后栏上。

毛延寿　（竢母女盘桓至桥头时）王昭君！

王昭君扶母延伫。

王　母　（欲作驰脱势）人往哪儿去了呢？……人往哪儿去了呢？……

此语须叫至将死时，不可间断。

毛延寿　王昭君！你假如是个聪明人，我说的话，你总该明白的了。你欺诳了朝廷是罪不容诛的呢。

王昭君　（低抑）你不欺诳朝廷！你献去的画像是假的，我早就知道了。你的目的，不过想要我给你点子钱罢了。钱我

是没有，他们要杀我们母女，我希望他们快来，好把我们母女所身受的痛苦超脱。（渐渐激昂起来）毛延寿，你去吧！你快去叫他们来，来杀我们母女！（复扶母往雪上盘旋。）

毛延寿 （沉默了一会）王昭君，你别太倔强了。……你并不是在和我作对，你是在和你的命运作对呀！……我今天来，是为救你而来，你莫把恩人当做仇人了。……你须晓得，我的势力是比寻常不同。当今皇上是最亲信我的，我说一句，他要听十句。我把你的丑像献去，——这大约是龚宽告诉你的吧？——也并不曾料得会生出这样的结果。我是望你早迟看重了我，我可以向皇帝说明，是我献像时弄错了人，我再把你的真像献去，那时你不愁不能荣达。……但是谁能料得会生出这样的结果呢。……

母女复盘旋至桥头。

毛延寿 王昭君，现刻还不算迟，我的力量还能救你。我只消把你的真像献去，皇上是定能收回成命的。

王昭君无语，仍扶母盘旋而去。

毛延寿 （起立在桥上往来一两遍，徐徐向母女身旁走去）王昭君，我知道你就要报偿我，你现刻的身边恐怕也不能够。可是，我是可以救你的。（尾随二人）王昭君，你看那边是鸳鸯殿，这边是披香殿，那儿是玉填居楹，金璧饰珰，墙不露形，屋不呈材，隋侯明月①，流耀含英，珊瑚碧树，周阿而

---

① 语出《淮南子·览冥训》："譬如隋侯之珠。"高诱注："隋侯，汉东之国，姬姓诸侯也。隋侯见大蛇伤断，以药傅之。后蛇于江中衔大珠以报之，因曰隋侯之珠，盖明月珠也。"

生，那里面的人是红罗绮组，俯仰如神。王昭君，那儿的荣华是在向你微笑。……王昭君，腥膻的北风从沙漠吹来，带来的消息是，那儿是广漠连天，黄沙遍地，人如野兽，茹腥逐膻，淫如山羊，狠如犬狼，穹庐卑陋，夏则燠热，冬亦不能避寒。王昭君，那儿的淫风也在向你狞笑。……王昭君，你的命运替你开张着两条路，你还是想走近路，还是想走远路呢？

王昭君无语如前。

毛延寿 （愈逼近王昭君身旁）王昭君！我其实是……爱你呢！……啊，梅花没有你这样的清艳，白雪没有你这样的纯洁，春天是栖寄在女儿们的心里的，你没要象那槁木一样的枯寂吧。（手抚其背）王昭君！

王昭君 （瞋视，闪避其手，离去）甚么！

毛延寿 （伫立复追去）王昭君！我知道你现刻也不会有金钱报酬我，但是呢，你……你有比金钱还要贵重的……你能够……（馋脸走至王昭君面前。）

王昭君 （避易）甚么？

毛延寿 啊，我是……（左右顾）我是想吃你这个樱桃！（双手搭王昭君肩上，欲接其吻。）

王昭君 （放母，用力披毛延寿颊，拍然有声）狗！狗不如的下走！

王 母 （奔向树间，口中仍呼）人往哪儿去了呢？……人往哪儿去了呢？……

王昭君 （驰至母旁，扶之）姆妈！儿在这里呀，姆妈！

毛延寿 （自扪其颊）哼，你，你，你打我！你打，打，打得好，打，

打得好。我叫你今晚上，你这两只母鸡便会没，没，没，没有命活！（匆匆向桥上跑去。）

劈头，汉元帝手执画轴同毛淑姬、龚宽及侍卫数人自山石后走出。

毛延寿　（惊惶失措）啊，陛下！

汉元帝　王昭君呢？啊啊，那是她了，那是她了，（指王昭君母女）那扶着狂母在梅花树下盘旋的。啊啊，怪可怜人的！（顾毛淑姬）你去请她们到桥上来，我有话说。（顾龚宽）龚宽你去叫御医来吧。

龚　宽　是。（下。）

汉元帝及毛淑姬步至桥上，毛延寿及侍卫数人默侍桥之右侧。

毛淑姬　（步至王昭君母女旁）王待诏，皇帝陛下召你们往桥上去对话。

王昭君颔首扶母随毛淑姬至桥上。

汉元帝　（坐桥栏上）啊，王昭君，是我害了你们的一家，我自己做了当代的桀纣①。我直到今天才明白了我误信了小人。（回顾毛延寿）毛延寿！你来。

毛延寿迟迟而前。

汉元帝　（以画轴示毛延寿）延寿，你这画的像我应该道谢你，但是你刚才在这儿做的勾当，我是在山石后面听得分明的了。延寿，我不想你竟有这样禽兽的心肠！

---

① 桀，名履癸，夏代国王；纣，亦称帝辛，商代最后的国君。相传两人均为暴君。

毛延寿俯首无言。

汉元帝 唉，人真正是不容易知道的。我平常待你自信不薄，我封你为尚方画伯，赐你不少的俸钱，这怕是自有天地以来的破例。你试想，一个画匠几曾有人和一位万乘的天子称弟称兄的呢？

毛延寿俯首无言。

汉元帝 唉，不想出你那么贪鄙。把你的一枝烂笔来骗女人的钱，污秽我的宫廷。啊，你这禽兽！你这禽兽不如的毛狗！你还在这儿欺凌孤儿、寡母，你还想偷食禁脔啦？你这禽兽！你这禽兽不如的色鬼！

毛延寿 （低首下心地）陛下，你请饶恕我吧。我以后要多替你画些……

汉元帝 （怒招侍卫）来！你们快把这禽兽拿去砍了，把头首给我送来！

侍卫数人缚毛延寿。

毛延寿 （白眼）喂，汉皇帝，你要杀我了吗？你画春宫的时候要我，你如今有了绝代的佳人，你要杀我了吗？你做起你那个仁慈的面孔，其实你那面孔下面的骚毛比山羊还要长五寸呢。啊啊，我是可以死了。我死了，诅咒你就在今年年内跟着我来！（睥睨其女）淑姬，你也可以荣华利达了。你的买卖做得好，你卖了你的老子啦！啊，可怜你是受了龚宽的骗！你知道吗？龚宽他已经是有妻、有子的人呢！他而且是花街酒巷的狂徒，他只要看见女人的红裙便要发疯的。你以为他是好方正的男子吗？你假如不

信，你可以问问那位王昭君呀！

侍卫强牵毛延寿。

毛延寿　啊，我也可以死了，我是死无余憾了，王昭君的嫩手打过我的脸，我是死无余憾的了。王昭君哟！我祝你一生做个永久的处子哟！……

侍卫强牵毛延寿下。

毛淑姬欲随，复止。默倚桥栏俯视。

舞台沉默。

王　母　（仍连呼）人往哪儿去了呢？……人往哪儿去了呢？……

汉元帝　（呆立了一会）啊，这是多么深秘的天启哟！世间上实在是一个人也没有了。啊，老妈妈，你是唤醒人世的圣母！你的女儿是不会到匈奴去的呢，老妈妈，你的女儿是不会到匈奴去的呢！

王母辍呼，呈凝神态。

汉元帝　老妈妈，王昭君是不会到匈奴去的，我可以任意命人代替呢。

王　母　啊，是甚么人在向我讲话？

汉元帝　我是当今天子呢。

王　母　（跪倒）喂呀！当今天子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呀！

汉元帝　（扶王母）老妈妈，你起来，你的女儿王昭君，她不会到匈奴去了。

王　母　真的吗？

汉元帝　我是不说谎的，你的女儿，我真的不叫她到匈奴去了。

王　母　（起抱王昭君）哈哈，女儿！哈哈，女儿！你是不会到匈奴去了。哈哈，女儿！你是不会到匈奴去了。哈哈，哈哈，哈哈。……（笑倒在地，死。）

王昭君　（跪抚其母）姆妈！姆妈！

汉元帝　（摸王母手）啊，连脉都停了，这是怎么弄起了的呢？这是怎么弄起了的呢？啊，太医还不见来！

毛淑姬趋抚王母尸，立王昭君旁，无语。

龚宽领太医、侍卫数人同上。

王昭君　（哭声）姆妈，姆妈呀！你怎么不答应你的女儿呢？你就丢下你女儿去了吗？姆妈，姆妈呀！你再答应你女儿一声吧！……你睁开你的眼睛，再看你女儿一眼吧！姆妈，姆妈呀！你就丢下你女儿去了吗？你睁开你的眼睛，再看你女儿一眼吧！……

汉元帝　昭君，你别要过于伤感，她是惊喜，一时转不过气来，你要使她安静一下才好。

王昭君　姆妈，姆妈呀！你就丢下你女儿去了吗？姆妈，姆妈呀！你再看你女儿一眼吧！……

龚宽与太医侍桥右。

龚　宽　陛下，御医来了。

汉元帝　啊，你们在迟挨些什么！快走来诊察一下吧！

龚宽与太医渡桥。

王昭君　姆妈，姆妈呀！你睁开眼睛，再看你女儿一眼吧！……

汉元帝　（向王昭君）昭君，你要镇静才行，等太医来察看吧。（向太医）这位姆妈，是才笑断了气的，你快把她救转来。

太　医　待臣诊视。（就王母，摸额摸手，阐衣摸胸腹，连连摆头）陛下，臣知道，这是不可救药了。腹部虽有微温，心窍已不鼓动，脉是停了，额是冷了。虽有扁鹊再生，恐亦无回生之术。

王昭君　啊，姆妈呀！……（哭泣。）

汉元帝　哼，真没中用！你们滚吧！龚宽，你教他们来把这尸首抬下去，埋在个好的地方。毛延寿的头首你替我拿来。

龚宽挥侍卫诸人运尸同下。

王昭君掩面跪哭不起。

毛淑姬　昭君姐姐，你不要那样伤心，我们都是一样，是什么都失掉了的人，你看我，我连我的眼泪都已经失掉了。

汉元帝　（向毛淑姬）淑姬，你也可以去了。

毛淑姬　啊，我也可以去了。但是我往哪儿去呢？（离王昭君侧，欲行。）

王昭君　（执毛淑姬衣袂）淑姬姐姐！

毛淑姬伫立。

汉元帝　昭君，你别要太伤感了。人死了是哭不转来的，别把身子哭坏了。

王昭君　（起立）淑姬姐姐，你引我一同去吧！

汉元帝　（惊愕）昭君，你去不得，你要往哪儿去？

王昭君　我要往匈奴单于呼韩邪的幕下去。

汉元帝　昭君，你去不得，我不要你到匈奴去，我立地换一个

人来代替你就是了。

王昭君　你不要我去，我也还是要去。我现在是什么都没有的人，我欢乐也没有，苦痛也没有了。我的欢乐我哥哥替我带去了，我的苦痛我妈妈替我带去了。啊，我现在只剩得一块肉，我这块肉我愿有炽热的砂石来炙灼，狼犬的爪牙来撕裂。我能看见我的心肝被狼子衔去在白齿中间咀嚼，我的眼睛被野鸦啄去投在北海的冰岛上纳凉，我或者还可以生些苦痛的感觉，或者还可以生些欢快的感觉。

汉元帝　你别要那么悲愤，我立刻就册封你为皇后，你总可以快乐了。

王昭君　皇后又有什么！能够使我的妈妈再生，能够使我钟爱的哥哥复活吗？

汉元帝　你要知道我是爱你呢。

王昭君　你纵使真在爱我，也是无益；我是再没有能以爱人的精魂的了。

汉元帝　你纵使不爱我，你留在宫中不比到穷荒极北去受苦的强得多了吗？

王昭君　啊，你深居高拱的人，你也知道人到穷荒极北是可以受苦的吗？你深居高拱的人，你为满足你的淫欲，你可以强索天下的良家女子来恣你的奸淫！你为保全你的宗室，你可以逼迫天下的良家子弟去填豺狼的欲壑！如今男子不够填，要用到我们女子了，要用到我们不足供你淫弄的女子了。你也知道穷荒极北是受苦的地域吗？你的权力可以生人，可以杀人，你今天不喜欢我，你可以把我拿

去投荒，你明天喜欢了我，你又可以把我来供你的淫乐，把不足供你淫乐的女子又拿去投荒。投荒是苦事，你算知道了，但是你可知道，受你淫弄的女子又不自以为苦吗？你究竟何所异于人，你独能恣肆威虐于万众之上呢？你丑，你也应该知道你丑！豺狼没有你丑，你居住的宫廷比豺狼的巢穴还要腥臭！啊，我是一刻不能忍耐了，淑姬，你引我去吧！不则我引你去，引你到沙漠里去！

龚宽捧毛延寿的首级上。

毛淑姬　（趋前受首）啊，这便是我父亲的头首！父亲哟，你作伪一世，只落得这样一个下场。但是我如今也醒了，我当初以为你的作恶是你自己的罪过，我现在才知道是错怪你了。在这天下为私的制度之下，你喜欢要钱，在这一夫可以奸淫万姓的感化之下，你喜欢渔色，这个我们何能怪你！爸爸，我是错怪你了！啊啊，但是，但是你死了也干净。你可以少作些恶，少使人因你的作恶而受苦。（授首与汉元帝）陛下哟，这是一张镜子，你可以照照你自己的面孔吧！（挽王昭君）昭君姐姐，走，我陪你到沙漠里去！

龚　宽　（畏怯地）淑姬，你怎么的？你怎么可以去？

王昭君　（向龚宽）龚宽先生，我多谢你呢。你今天清早不是还强要我和你私奔吗？我现在跟着我淑姬姐姐私奔了，私奔到沙漠里去了。

二女下。汉元帝、龚宽瞠目而视。

舞台沉默。

汉元帝　（温和地）龚宽呀！

龚　宽　（畏缩地）陛下，王待诏的话是诬枉臣的呢。

汉元帝　龚宽，你也可怜！今天我自信很能够了解你，我想你也能够了解我罢！你可以下去了，让我一人留在这掖庭里，我不再回宫殿里去了。

龚　宽　感激陛下的恩德。那我下去便把陛下的意旨传达给他们。

汉元帝　好，你去，你去，你以后却不要再到这儿来了。后宫里你尽可以去画画，你有甚么爱好，我也听你自由。

龚　宽　（叩头）臣死罪死罪，臣万万不敢。

汉元帝　你也不用怕我。我不怕是一位皇帝，但我们在女人面前，彼此都是赤条条的。好，你可以去了。

龚宽起身，下。

汉元帝　（沉默有间）唉，匈奴单于呼韩邪哟，你是天之骄子呀！……（把毛延寿首置桥栏下，展开王昭君真容，览玩一回，又向毛延寿首）延寿，我的老友，你毕竟也是比我幸福！你画了这张美人，你的声名可以永远不朽。你虽然死了，你的脸上是经过美人的披打的。啊，你毕竟是比我幸福！（置画，捧毛延寿首）啊，延寿，我的老友！她披打过你的，是左脸吗？还是右脸呢？你说吧！你这脸上还有她的余惠留着呢，你让我来分你一些香泽吧！（连连吻其左右颊）啊，你白眼盯着我，你诅咒我在今年之内跟你同去，其实我已经是跟着你一道去了呀。啊，我是已经没有生意了。延寿，你陪我在这掖庭里再住一年吧。（置首卷画）我要把你画的美人挂在壁间，把你供在我的书案上，我誓死不离开这儿，

延寿，你跟我到掖庭去吧。（挟画轴于肘下，捧毛延寿首，连连吻其左右颊，向掖庭步去。）

——幕徐下

1923年7月12日夜脱稿

〔本剧注释者：唐德　康林〕

聂　嫈

本剧最初于一九二五年九月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后修改为五幕历史剧《棠棣之花》之第四幕与第五幕。

人　物

酒家母

其女

游人

聂嫈

盲叟

幼女

聂政尸

卫士　甲乙丙丁

卫士长　一二三

另卫士十余人

居民若干

第一幕　濮阳桥畔

濮水①横流，两岸遍栽桃柳，桃花将残谢的时候。

正中斜现一桥，桥之彼端不见，此端右侧有碑题“濮阳桥”三字，右侧酒家一。

酒家中，右三分之二为座场，背面开窗临河，有栏可凭眺；左三分之一：前半为厨场，后半为内室。

厨中酒家母女二人对坐纺纱，母年四十以往，女可十七八。

母　　啊！这向的生意真是冷落啦，简直一天不如一天了。

女　　人在好生做生意，生意偏要冷落，那也怪不得甚么。

母　　怪不得甚么？就要怪你呢：你的身份可拿够了。

女　　姆妈，你那怎么怪得我。难道你要叫你女儿学那些不三不四的妓女吗？

母　　并不是要叫你学甚么妓女哟。有客来了，你好生殷勤地招待一下，替他们斟斟酒，这于你的面子又会丢掉甚么呢？

---

① 亦称濮河、普河。流经战国时卫地（今河南北部、山东西北部一带），后因黄河迁决而湮塞。

女　　不过呢——

母　　象我年青的时候，我的爹还在，他一天到晚好酒贪杯，甚么正经事情也不管，店里的事情就全靠我一个人经手的。前几年我们的生意还很兴旺，这几年我一老，生意便做不行了。

女　　怕是这几年世道不好的缘故罢？

母　　那有那么一回事！世道愈遭兵乱，人是愈喜欢吃喝的。象我活了这三四十年，那一年的世道又曾平静过呢？别人家的生意都好，只是我们做不来。

女　　姆妈，你的意思我是晓得的。

母　　你晓得，为甚么不体贴我的意思呢？

女　　不过我做不来。加以这儿的人太不好了，见了姑娘们便要做些不好看的模样。男子汉我是最恨的。

母　　你最恨的？前两天那位聂先生[1]路过这儿的时候，你又不见得恨啦。临走的时候，你不是还送了一枝桃花吗？

女　　（羞红起来）我从今天起就照姆妈的意思做罢，我什么人都去殷勤他，让人家也把我当成妓女！

母　　你总是这样，谁敢把你当成妓女呢，只要你自己不是妓女？你要晓得我这样教你，也为的是你呀。娘老了，就只有你一个女儿。

女　　我也不想你老母亲要为我做什么。你老母亲如果是死了，我就到外乡去讨口也不要紧。

---

① 指聂政。

母　　你那样说来，你是在咒我早死了啦！

少女无语，撇下纺车，气冲冲地向内室走去。

母　　你这样是把我当成什么人在看待了呢？我是你亲生的父母呢！啊，我要是死了，你才晓得好歹。

濮水中游船荡桨声由远而近，同时有一片男女合唱的歌声：

春桃一片花如海，
千树万树迎风开。
花从树上纷纷下，
人从花底双双来。
人来花里花可知？
花落舟中人欲痴。
不愿辞花咏言归，
愿为花下春流水。

歌声至酒店栏外时，有人伸出头来，举起一个酒瓶，向酒家母索酒。

游　人　妈妈，请你打两斤酒给我们。

母　　（起去应付）好的，你们怎么不请进店来坐一坐呢？

游　人　在这河里一面划船，一面喝，满好的。春姑娘怎么不见呢？

母　　那丫头又和我呕气了，象那样出不得世的人真没法。

游　人　满好的，再隔两年总会好的。花还没有开苞的时候总是不肯见人的啦。好，请了，这是酒钱。

母　　谢谢你。

游人退去。酒家母复回厨中纺纱，水中荡桨声与歌声又渐渐

由近而远。

侬冷如春冰，
郎暖如春风，
冰入春风怀，
化为春水溶。
水涨泛桃花，
郎浮水上舟，
鼓浪翻郎舟，
郎死侬心头。

母　春姑，你终不出来吗？你到底要和娘作对到几时呢？……你纺了半天的线，连半锭也没有纺好。……哎，如今的女人们真是了不得，一点本事也没有，专会和大人们淘气。……别人说你还年青，其实你已经不年青了，福气好的人，象我是应该抱孙儿的啦。……自己不会打算，娘也把你没法。……

聂嫈，年可廿四五，着男装，自右首登场，在桥头踌躇一忽，走向酒家去。酒家母见聂嫈，惊喜着叫出。

母　喂呀，聂先生！你已经从韩城①回来了吗？

聂嫈　（惊惑）我不是……

少女自内室中走出，凝视着聂嫈。

母　哦，不是，你没有走到韩城就回来了吗？请坐，请坐。恐怕口是走渴了，肚子也走饿了，春姑，你赶快备点酒菜来。

① 即韩国都城郑邑（今河南新郑县）。

酒家母聂嫈就座，少女在厨下准备。

聂　嫈　（疑惑不定的）好妈妈，你怎么会认识我呢？——

母　　嗳哟，怎么不会认识？你在这儿和严仲子① 喝酒，不是才不久的事情吗？我怎么会不认识？我还没有老得那么糊涂呢。你没有走到韩城，你是从甚么地方来的呢？

聂　嫈　我？我是从齐国来的，从齐国的轵深井里来的。

母　　是呀！这我们前回就晓得了。我问你的是走到甚么地方回来的呢？你前回不是才走向韩国去的吗？

少女捧酒食来。

女　　姆妈，你认错了人，这不是那位聂先生呢。

母　　（呆视着）哦哈，真个有几分不象啦。那位聂先生要壮些，要黑些。得罪得很，得罪得很。天地间想不到竟有这样相象的人！前几天才有一位聂先生也是轵深井里的人走到这儿来过，不留心看的时候就和你先生是一模一样的啦。

聂　嫈　妈妈，真的有那样的人来过的吗？他是不是单名叫做聂政的呢？

母　　啊，是的，是的，我听严仲子他们正是这样称呼他的。他那天因为天气热起来了，还留下一个衣包在我们这儿，说等回来时再来取。春姑，你进去取出来，让这位先生看一看罢。（少女入内室）他那天走到我们这儿，也恰好是正午的时候，刚好遇着严仲子他们在我们这儿打尖，想不到

① 严仲子，名遂，战国时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县南）人。韩国大臣。因面斥相国侠累被嫉恨，出亡至齐，后求聂政刺死侠累。

他们才是绝好的朋友呢。他们在我们这儿喝了一会酒便分手了。那位聂先生是你聂先生的甚么人呢？兄弟？

聂　嫈　是的，他正是我的兄弟呢。

母　　哦哈，怪不得你们这样象！连说话的声音也差不多，不过你要比他清秀一点。

聂　嫈　我们是一胎生下来的双生子，小的时候在家里，父母都有时认错的。（少女捧衣包出，聂嫈检视）这正是我兄弟的衣服，这些都是临走的时候我替他摺好的。

女　　怪不得，怪不得。你先生请喝些酒罢。

聂　嫈　不，我不喝酒。馒头假如便当的时候，我想吃些馒头呢。

女　　好的，今朝刚好蒸得一笼肉馒头。

少女到厨房检馒头。

母　　稍微喝些酒不要紧罢。

聂　嫈　不的，我一点酒也不喝。

母　　真难得。前回那位聂先生也是一点也不喝。象我们这个地方，男子要找不喝酒的人恐怕要和鱼儿要找不喝水一样啦。你先生想来是晓得的，我们这个地方的风气向来很不好，没有女人和酒是没有天日的。象这儿濮水河里每天每晚都有无数的游船荡着的呢。你听，他们唱的就是那些腔调。

濮水河中男女合唱声：

我把你这张爱嘴，

比成着一个酒杯。

嗑不尽的葡萄美酒，
使我是时常酣醉。

我把你这对乳头，
比成着两座坟墓。
我们俩睡在墓中，
血液儿化成甘露。

聂　嫈　其实随处都是这样呢。（少女捧馒头来）妈妈，你要晓得，就是这些馒头在作怪的。有钱的人吃了馒头没事做，没钱的人不卖自己的女儿便吃不成馒头，这几年我们中国随处都闹成了这个样子了。

女　是的呢，我妈妈就因为要吃馒头，差不多要把我拿去卖了。

母　嗳哟，你真会诬枉人。我何曾说过要卖你呢？（向聂嫈）先生，你要晓得我这个丫头真是奇怪哟。我们开小店的人家，有客来了原不能不应酬的，只她偏好象一位大户人家的小姐一样，客人来了，她不惟不去应酬，有时她反转要得罪人家；她一点也不识趣，甚么事情都推在我的身上。先生，你看，我们这样人手少的人家，她假如不见些世面，万一我一作古了的时候，她岂不会饿死吗？她那样的人谁个肯要呢？

女　没有人要不要紧，我就饿死了，也不愿和我不喜欢的人应酬。

退去纺起线来。

母　你看，先生，她就是这样的脾气，一说就和我斗气了。象先生是初见面的人，她也一点客气都没有。

聂　婺　不客气正好呢。这位妹妹真是很真率。

母　嗳哟，先生，你不要褒奖她了。前回就因为令弟聂政先生夸奖过她几句，她竟高兴得连神魂都颠倒了。一时对我说想到韩城去；一时又对我说聂先生回来了，要跟着到你们那儿。她这一向连纺线也没有心肠呢。

女　姆妈，要你才会诬枉人啦。

母　我要诬枉你做什么？我想你既是那样喜欢聂先生，就在聂先生这位哥哥面前直说出来，请他作主等聂先生收你做个丫头，那我倒也可以了去一番心愿呢。（向聂婺）啊，聂先生，象她那样的女儿，怕高攀不上罢？

聂　婺　（含笑）那有那样的事。不过这是兄弟的事情，我只好往韩城去向他说，或者等他回来再慢慢商量罢。妈妈，我兄弟到韩城去住在甚么地方，你可晓得吗？

母　这要问严仲子家里人才能知道呢。严家离我们这儿不远，沿着这濮水河上流走去，有一里路光景。那仲子先生平常是爱打猎的，爱到我们这儿来，这几天都不见出来了。

聂　婺　好的，我停一下便到他家里慢慢探问去。

聂婺细细吃起馒头来，酒家母退出店外扫地。濮阳桥上流出一片琴音。

一幼女年可十一二，扶一盲叟年五十以往自桥上走出，盲叟抱琴一张，至酒家前，幼女扶盲叟坐檐阶上。

幼　女　（向酒家母女哀诉）妈妈姊姊们，你们可以叫我们唱只曲子吗？

母　　你很会唱的吗？

幼　女　会的。

母　　好，那就请你们唱一只罢。

盲叟弹起琴来，幼女曼声唱歌：

在昔有豫让①，乃是义侠儿；
初事范中行②，其名无所知；
去而事智伯③，智伯国士之。
智伯伐赵襄④，三家分其地，
赵襄漆智头，用以为饮器。

豫让逃山中，报仇思所从。
变名为刑人，入宫涂厕中。
赵襄如厕时，不觉心中动。
执问涂厕人，豫让乃自供：

---

① 豫让，战国时晋国侠客。歌中所述豫让事，见《战国策·赵策》和《史记·刺客列传》。

② 范中行，即范氏及中行氏。范氏指吉射；中行氏指荀寅。春秋时晋国六卿（智、赵、韩、魏、范、中行）中之两卿。

③ 智伯，即荀瑶。晋国六卿中，其势力最大。

④ 赵襄，名毋卹，晋大夫赵衰之后。公元前四五八年，智伯联合赵、韩、魏三家灭范氏、中行氏，分割其地之后，又胁迫赵、韩、魏三家割地，赵不从，智伯遂率韩、魏攻赵。赵襄退守晋阳。哀公四年（前四五三年），赵襄派谋臣张孟谈夜出，联合韩、魏共杀智伯，并漆其头为饮器。

欲报智伯仇，故变名为佣。

左右闻让言，皆曰斩杀之，
赵襄曰义人，吾谨回避耳。
豫让复漆身，吞炭为乞儿：
行乞见其妻，其妻不能知；
行乞见其友，其友乃悲啼。

友曰豫让乎，胡为残汝身？
以汝之才智，委质为赵臣，
赵襄必幸汝，何事不能成？
让已不能言，只是泪纵横，
途上书五字，不能怀二心！

襄子临当出，骑过邯郸桥。
乞儿出桥头，对马指长刀。
马惊襄子笑，此必涂厕獠。
执之果豫让，襄子怒为消。
不忍杀君身，君义已云高。

豫让自斫指，血书在桥头：
愿斩君之衣，以报智伯仇。
襄子下马来，脱衣授其手。
豫让斫其衣，还刀自刎头。

士为知己死，义气耿千秋。

母　　唱完了吗？唱得真好，真好。

幼　女　唱完了，还好唱一支吗？

聂　嫈　小妹妹，你们请吃些点心罢。

聂嫈把剩余的馒头都献给父女两人，少女亦新捧馒头一盘加上。

幼　女　多谢你们呢，贤惠的先生，贤惠的姊姊。（取馒头两枚授盲叟）爹爹，你请吃点馒头。

盲　叟　（盲目中滴出些眼泪）啊，真多谢你们。我们从清早到此刻，一点东西也还没有吃过呀。

母　　老老，你们是从甚么地方来的呢？

盲　叟　我们是从韩城来的，我们本是南方的人。

母　　你们要到甚么地方去呢？

盲　叟　那我可不晓得。我们奔走江湖的人和秋天的雁鹅差不多，过一路唱一路，遇着可歌可泣的事情我们便把它编成歌儿来卖唱，冷天来了的时候向南边走，热天来了的时候又走到北边来；我们走的方向是没有一定的呢。

母　　象你老这样的人，听得有趣的事情当然是多的啦。

盲　叟　是的，我们地方走得多些，也就有这些好处。虽然我们在路上不免日晒雨淋的辛苦，我们有时候又免不掉要饥，免不掉要寒，但是四处听得些可歌可泣的故事来，或者在山林里走的时候，或者睡在那儿的桥下听着河水流着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就和小鸟儿的唱出歌来一样，无心无意便把它编成曲子，那时候真是再开心没有的呢。不过这

些年辰世风也变坏了，连我们可以编成曲子的事情都很少了。

幼　女　爹爹，韩城的那件新闻不很好吗？

盲　叟　啊，是的，我倒忘记了，我们从韩城动身的一天真听见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

聂　嫈　（忙向盲叟发问）是怎样的一件事情呢？

酒家母女　（同时）老老，你快对我们说罢，说罢。

盲　叟　事情是这样的。说是韩国的国王和宰相，那天正在朝廷上接见那一国的使臣的时候——是那一国的使臣呢？我们倒不晓得啦。

幼　女　说是秦国的呢。

盲　叟　齐国？

幼　女　秦国呢。

盲　叟　哦，秦国。秦国也好，齐国也好，就算是秦国的罢。那天韩国的国王和宰相正在朝廷上接见秦国的使臣的时候，那时候廷上廷下四围都是卫兵，保护得异常谨严的。听说有一位年青的汉子提着一把宝剑，挺着身子一直闯到朝廷上去，卫兵挡也挡不住他，有的只以为他是秦国的使臣的侍卫，便让他上了朝廷。但他一上了朝廷的时候，提起宝剑便向韩国的国王——

幼　女　不是国王，是宰相呢。

盲　叟　我还没有说完呢——提起宝剑便向着韩国的国王左手边坐着的宰相侠累跑去。他一剑便刺穿了宰相的胸膛，宰相拚死地去抱着右手边的国王，（做出姿势来抱着自己右

边的幼女）想把那国王做挡剑牌，但他没有想到那汉子再刺一刀，便把国王也一道结果了。

母　　哦哈！好刀法！又怎么样了呢？

女　　卫兵们该没有动手罢？

盲　叟　那个还敢动手！动手的被他杀死了几十个人，其余骇的骇呆了，骇的骇跑了。呆呆的看着那位汉子只是向着他们发笑，好象还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你还记得吗？（回顾幼女。）

幼　女　我也不记得了。

盲　叟　记不得也不消管他。不过顶奇怪是那位汉子，一面笑着，一面把宝剑来割下了自己的上眼皮，割下了自己的嘴唇和鼻子，两只耳朵也割掉了，一个面孔割得不成个形状了，然后才一刀，（做出手势来）一刀割爆了自己的肚腹，又才倒下去死了。（装着倒了一下。）

聂　嫈　（哭叫起来）啊，天呀！天呀！这一定是我的兄弟聂政呀！（余人均惊愕无措。）

盲　叟　（回顾幼女）讲这话的是一位姑娘吗？还是——

幼　女　是一位先生呢。

聂　嫈　（如前）严仲子早就托过我的兄弟，要替他报仇，这一定是他，一定是他了。

盲　叟　先生，你不可这样轻率呢！韩城在悬着告示征求他的姓名，征求他的家族呢！万一果真是令弟的时候，先生是脱不掉干系的。

聂　嫈　是的，他就是顾虑着我，所以才那样残酷地把自己毁

坏了。前三年，严仲子就来找过我的兄弟，那时候因为我们母亲还在，所以我兄弟没有立地许他。这回他又顾虑着我，竟那样地自杀了。他的面孔和我相同，他怕的是人家画出了图形来寻出了他的姊姊。啊，我难道还要苟全性命，使我的兄弟永远没有人晓得吗？——啊，二弟哟，二弟哟！我的英勇而可怜的二弟哟！你姊姊随你来了！你姊姊随你来了！（起身欲行，酒家母挽勒之。）

盲　叟　哦，姊姊！

母　先生，你是发了痴吗？你是发了痴吗？

聂　嫈　哦，妈妈，我糊涂了。（探囊金付帐）这是我的馒头钱。

母　不是说钱的事呢。你一会儿哥哥，一会儿姊姊，你发了痴，要往韩城去寻死吗？

聂　嫈　妈妈，你放了我。我现在也不怕什么了。我穿的虽是男子的装束，但是我实在是个女子。我穿的衣裳是我兄弟小时候的衣裳，你看这不是很短的吗？你看我的耳垂呢，这是有耳坠眼的。再看我这颈子罢，你看我这平滑的颈子。

盲　叟　（点头）唔唔，还有声音也是听得出的。

母　哦哈，是那样的！那你是更不能去的了。你一个女人要走多么远的长路，便在路上也很够担心呢。

聂　嫈　那倒不要紧的。我虽然是个女子，但我是不怕什么的了。人到连死也不怕的，还有甚么可怕的呢？

女　（始终掩泣着，至此始进挽着聂嫈）姊姊，你可许我称你是姊姊罢？——姊姊，我要跟你同去。

聂　荌　（镇静地）为甚么呢？你这怎么能够呢？

女　能够的，我要去跟着他和你一道死！

母　嗳哟，你也发了疯了！

女　姆妈，我并没发疯，我的心是比那天上的太阳还要清醒。我的心是已经许了他了，我就算配不上爱他，我就算替姊姊做个丫头陪着姊姊去死，我也心甘情愿。

母　你心甘情愿？

女　是的，姆妈。你女儿心甘情愿地要跳出这儿的火坑了。象这儿的这样淫荡的地方不是你女儿可以安身的地方；你女儿住在这样的地方，比死还要危险呢。

母　你一定要去吗？

女　是的，我一定要去。

母　你那样怎么好去呢？你一个年纪青青的女子。

女　我要学姊姊一样改换男装的。（取聂政衣示聂荌）姊姊，聂先生这套衣裳好让我穿罢。

聂　荌　（踌躕着）你这怎么使得呢？

女　我想来不会有什么不可罢。

聂　荌　你丢下你妈妈一人在家怎么过意得去呢？

女　唉，妈妈没我倒反怕快乐些，自由些呢。妈妈的年纪还没有多么老的。我自己是连父亲姓甚么也无从知道的人……

母　啊，你没用讲罢，你没用讲罢。处在这样的地方，你妈妈成了这样也是迫于不得已的呀。一家没有一个人扶持，要全靠一个女人挣扎呢……好，你去我也就听凭你

去。反正我是不能留你在家的，留你在这儿结果终怕和我是一样罢。好，你去我也就听凭你去。万一死的果真是聂先生，那你也可以成一个烈女，万一死的不是聂先生，那你将来如果能够跟了他，我也就可以瞑目了。……好，你去我也就听凭你去。你就借聂先生的衣裳来穿上罢。你来试试这衣裳的长短。

少女无言。母亲将男衣替她披上。衣太长，扫地。

母　这套衣裳太长了，不趁身呢。聂先生你那套衣裳要短些，给她换穿一下好吗？

聂　嫈　(踌躕着)那怎么可以呢？

母　好的，不用踌躕。我女儿的志向是满好的，你请玉成了罢！

聂　嫈　(仍旧踌躕。)……

母　不用踌躕罢。好，我们大家进房里去。

酒家母引聂嫈前行，少女随后同入内室。

幼　女　让我也去相帮一下来。(跟着众人进去。)

盲　叟　(自语，纡徐地)啊，老人活了一辈子，遇着可歌可泣的事情，说不多也有好几十组，但是没有今天遇的这样奇特了。古时候有甚么娥皇女英①的故事，但今天这件事情，比起娥皇女英来还要有趣得十倍呢。两个女子争着要去殉死一个英雄。老人以后就专心唱这一曲歌来，也就可以使我这剩下的残年有点意思了。好，再吃一个馒头罢。(盲

---

① 传说中尧的两个女儿，舜的二妃。舜南巡死于苍梧，娥皇、女英追至，投湘水而死，成为湘水之神。

叟又吃起馒头来。)……

一群少女自左首登场,随舞随歌,穿场而过。

侬本枝头露,
君是春之阳。
君辉照侬身,
身入白云乡,
魂绕君之旁。

君是春之阳,
侬本枝头露。
君辉不见假,
侬泪无干处,
身随野草腐。

盲　叟　(倾听着)唔唔,这些歌辞也是很难得的啦……"侬本枝头露,君是春之阳"(曼声仿学两句)——啊,不行,不行,我要唱这样的歌,未免也太老了。露水当得在清早的时候早干,人当得在年青的时候早死。我悔我年青的时候没有杀死得那儿的一位国王,再来割破自己的肚子呢……哎,桃花落地的声音都可以听得出啦。

聂嫈及其他诸人由内室出。

母　(向聂嫈)先生——啊,还是叫甚么的好呢?

女　姆妈,还是叫先生罢,我们已经不是女子了。

母　好,先生,我这个小儿就让给先生管了。先生要叫她死也尽管叫她死,要叫她生也尽管叫她生,她能够随着先

生死，她是不枉生了一世了，我也乐得人家称赞说：一只野鸡生出了一个凤凰呢。好，你们快请了。

女　（哭抱着她的母亲的颈子）姆妈……

聂 婺　（踌躇着）我看妹妹你还是不要去罢。

母　不可以的。她的一番雄心我们不可以使她挫折。我追悔我年青的时候是自己误了自己的呢。

女　（振作起来）姆妈，我体贴你的教训，我就死，也要不辱没我母亲的。

母　好，你们可以去了。也要走好两天才可以走到韩城。

女　（向聂婺）好，姊姊，我们走罢。（聂婺微微点首，被少女搀扶着，徐徐向桥上走去。）

酒家母与盲叟父女均伫立着望送。

聂婺与少女行至桥头，回头向众人默礼一下，向桥上隐去。

盲 叟　（伫视有间）啊，去了，去的远了，连脚步的声音都听不出了。……好，我们怕也好动身走了罢。玉儿，你向妈妈道谢了，我们也走罢。

幼 女　妈妈，我们多谢你，我们走了。

母　（凄凉地）你们也要走了吗？

盲 叟　（动起步来）是的，我们也要走了。我们的生离也就和她们的死别一样，我们这一次离开，谁个能够说我们还能有再见的机会呢。

盲叟抱琴，幼女携其手徐徐向左首走去。走到将要下场处，酒家母呼唤他们转来。

母　弹琴的老老，你请转来罢。

盲　叟　好的，你还有甚么吩咐吗？

幼女又徐徐引盲叟转来。

母　　老老，你就留在我这儿罢。你的女儿就算是我的女儿一样罢。啊，我是不能离开你们的。

酒家母急骤地拥抱着幼女啜泣起来。盲叟的凹陷着的眼眶中满满地含着两眶眼泪。

——幕徐徐下

幕下时，濮水河中有歌声：

薄花生树，
双鹤高飞。
眷怀伊人，
我心伤悲。

双鹤高飞，
薄花生树。
不见伊人，
我悲谁诉？

第二幕　十字街头

黎明时分的韩市，市上犹余灯火。天色渐渐分明，灯火渐渐熄灭。时闻鸡声。

聂政尸袒陈于左侧。卫士二人（甲乙）酣睡尸旁，鼓着鼾声。尸后插一木牌，上面榜书："大盗无名，刺相兼君，有人认识，赏以千金。"

右侧有帐篷一。

卫士二人（丙丁）执长矛，腰间挂牛角一只，一面揩擦眼睛，一面从帐篷中走出。

丙　　啊，那两位东西也就给死尸一样啦。

丁　　（打了几个呵欠之后）半夜交一次班，也就难怪得呢。

丙　　幸好倒还没有被狗衔了去。（以足蹴甲翻一懒身仍然酣睡着）喂，喂，伙计！我们来交班了。（甲不应。）

丁　　这尸首有点臭味了。

丙　　算来已经隔了六天，就是一只老鼠也该臭的了。

丁　　哎，这东西不知道要把我们苦到几时呢？一块面孔弄得比鬼还难看——

丙　一大清早便讲鬼！（又以足蹴乙。）

丁　再隔两天腐坏了，涌出了蛆来，谁个再能认识他是谁呢？

丙　喂，喂，伙计！我们交班了。

卫士乙猛可地翻身起来，圆睁着眼睛呆看了一回，又擦了几擦眼睛。

乙　啊，骇死我了！

丙　你怎么的啦？

乙　我吗？我做了一个怪梦——

丙　嗳哟，又是梦！

丁　梦见了甚么呢？

乙　我梦见他（指聂政尸）活起来了，爆着一个肚子，睚着两个眼睛，两个眼睛就象两个黑崖洞子一样；那个面孔是不消说的，一张口就象一个血盆。他一起来便来压在我身上，正张着两手要来吞我。我心上一吃惊便醒了。啊，好不可怕！好不可怕！

丙　你们没有被狗吞了，倒要感谢天老爷呢。你们真没王法，两个人都睡得象两条死猪一样。万一那尸首被狗衔去，或者被什么人偷去了的时候，我们脱得掉干系吗？

丁　万一有只猫来跳过了的时候——

乙　啊，你不要说了，不要说了。

丙　嗳哟，你们的胆子真大！就走了尸又怎么样呢？

乙　怎么样？骇得先跑的总是你。

丙　我？假使走的是女尸，我要抱着她亲个嘴呢。

乙　嗳哟，少吹些牛皮了！前几天东孟①会上骇得跑的不要命的是那一位好汉呀？

丙　（恼羞成怒的光景）我就骇跑了，比一群狗东西骇得来和死人一样，连脚也动弹不得的，总要好点啦。

乙　什么，什么狗东西？（两人欲相搏光景。）

丁　（从中排解）好好的朋友，不要动气！不要动气！

丙　我并没指名骂你。

乙　你敢指名骂我！

丁　（推乙入帐篷）好了，好了，你请进帐篷去再睡一下罢。（回头又去摇醒甲）还有这位家伙，喂，喂，朋友！我们交班了。

甲　（朦胧地醒来）交班了吗？好好，让老子到帐篷里去睡一觉。（踉跄入帐篷移时帐中鼾声大作。）

丁　（向愤闷着的丙）喂，怎么样，还在呕气吗？我们在那儿去坐坐，讲讲闲话罢。守着尸不讲话，实在是难乎为情的。（引丙坐尸旁街砌上。）

丙　哼，那东西！

丁　那东西（指聂政尸）——唉，不错——真是有点象女人呢。你刚才说到女尸的话上来，其实他在生的时候，假如穿着女衫，谁个会疑他是男子呢？那天你还记得么？他才走进会堂上的时候，他的举止真是文雅，面孔是粉白的，眼睛也很有些灵敏，嘴上又没一根胡须。我不瞒你

① 战国时韩地，在今河南延津县。

说，我那天以为他是秦国的那位使者的顽童呢。没有想出他那样的人能做得出那样天大的乱子。

丙　（犹有余愤的样子）那东西我揣想他是发了疯的。

丁　的确这也是一种想法。大凡疯子的面孔总是雪白的啦。不过要说他是疯子，他讲的话又很有条理的。那天是你先走了，你没有听见他要死的时候那番大议论呢。他说他和韩王和宰相也并没有世仇，他要杀他们的只是他们不该做王做宰相。只要是王是宰相，无论是那一国的，无论是那一种人，他都要杀的。他说我们生下地来都是一样的人，为甚么他们做王做宰相的人，一个钱的事情也不做，而他们偏要吃好的，穿好的？我们做百姓的人，苦了一辈子还是得不了好吃，得不了好穿呢？他们把我们做出来的东西都收到他们自己的仓库里去了，我们垦出来的田地成为他们的田地，我们找出来的钱成为他们的钱，甚至我们的性命身体都成了他们的，他们要我们生我们才能生，要我们死我们便不能不死。我们又因为有了他们才生出了许多战事，今年替他们去打齐国，明年又替他们去打楚国，打来打去，不管打胜了也好，打败了也好，享福的终是他们，受罪的是我们百姓。我们仔细想来，齐国的人和楚国的人不都是我们的兄弟吗？我们分什么齐，分什么楚呢？就是因为有了他们，因为他们享着福不想丢手的缘故。他这样的话不知说了多少，他最后劝我们掉头，大家提着枪矛回头去杀各人的王和宰相，把他们杀干净了，天地间没有一个王，没有一个宰相的时候，然

后才得太平呢。你听他这些话不是很有条理的吗？

丙　　我一点也不懂。你说他不是疯子，他那么凶的人为甚么要自杀呢？

丁　　他叫我们掉头，我们都呆着没有人应声，外边的兵又赶来了，他看势头不对，所以才自杀了的。

丙　　他自杀了就是了，为甚么自杀得那样奇怪呢？

丁　　这一点却是不能明白，怕他是怕人家晓得罢？

丙　　他怕人家晓得，他自己不说出真名姓来就是了。为甚要把眼睛挖了，嘴唇耳朵鼻子都割了呢？这个人我想他在杀人的时候即使没有疯，他一把人杀了，而且杀的是王和宰相，他自己一时又怕死，因此回不过本性来，便疯过去了的。你听我讲一件故事给你听罢，我家里的邻近有过一位很漂亮的人，他就是这样奇奇怪怪的死了的。他也是当过兵的人，还是独身，有一回他回到家里，第二天清早总不见出房来，别人把房门给他打开看时，他是在门环上吊死了，脚并没有离地，还是跪在地上的呢。但这还不算稀奇，稀奇的是他改扮着女装，涂脂抹粉的梳着女人的头，他的两手紧紧捧着一面铜镜。你说这不是很奇怪的吗？并且他的一身有许多口咬过的伤痕，这明明是自己咬的，因为咬的地方都是他自己的嘴能够咬到的地方。你说这种死法到底奇怪不奇怪？

丁　　这怕是着了魔的。

丙　　或许是这样。总之，不是着了魔，便是发了疯的。他自己明明是看上了他自己的面孔，在他的意思，假如有他自

己这样漂亮的女人的时候，他可以跪在她的面前求那女人爱他，而他爱那女子又太过分了，甚至想咬她，把她弄死才能够满足。殊不知咬的还是自己，弄死的还是自己呢。

丁　你这样说来，倒果真和这凶手有些相象。这位凶手的面孔真是漂亮呀！无论什么人看了，怕都会想他的罢？天理良心地说句话，我自己实在把他的面孔记得清清楚楚的了，我只要一把眼睛闭着的时候，便要想着他的面孔——

丙　哼，你这色鬼！你不要想疯了呢，你去抱着他亲个嘴罢！

丁　他那样割得一个血烂，还有甚么好处呢？我想来怕他自己也是看上了自己的面孔，尤其是他那双眼睛罢，所以，他要死了，他都要把那双眼睛挖去跟着他死。或者他死的时候已经没有把自己的身子当着自己的身子，他就当着有一位他那样的美人在他面前的一样，也就是你所说的，他爱很了，所以甚至把她弄坏了。他在肚上加的一刀，怕也很有意思的啦。

丙　你这色鬼！该死，该死！

丁　不过要说他是这样，他又为甚么要来杀人，杀了人之后再来杀自己呢？

丙　所以说是疯子啦。疯子做的事情谁个会懂呢？

丁　啊！他不晓得有没有姊姊妹妹呀？

丙　有又怎样呢？

丁　有啊？一定是个美人了——

丙　好东西！你不要想疯了罢。

丁　（接连几个呵欠）哦，肚子又快饿起来了。

丙　喂，你看，那儿不是来了两个人吗？（向右手指示）今朝送豆饭的人不是来的很早的吗？

丁　（随丙所指处望去）唔，那是什么人？（惊愕）啊！见鬼见鬼！（向左手逃窜）啊！真的走了尸吗？

丙　（亦随之而逃）啊，赶上来了！赶上来了！

二人向左首逃下。

聂婺与酒家女着男装由右手匆匆上。

聂　婺　（从后呼唤二卫士）前面的两位朋友，前面的两位朋友！你们知道那杀死国王的凶手是放在那儿的么？（两人无回答）……哎，好容易等进了城又一个人也遇不着，遇着了又让他们跑掉了，他们为甚么见了我们要跑呢？

女　有一位在说见鬼，在说走尸的话呢。

聂　婺　（悲抑）我怕死的终是我的兄弟罢。我的兄弟象我，所以他们见了我来，便疑是我的兄弟的魂魄了。啊！我的确是我的兄弟的魂魄呀！我兄弟一离开了我，我就和游魂一样了。

女　姊姊——啊，这称呼又弄错了——你闻着甚么气味没有？

聂　婺　的确是象有些怪气味呢。在那儿帐篷里面就放着尸首也是说不定的。

女　（见聂政尸）啊！那不是尸首？（两人趋尸侧，女念牌上文示。）

聂　嫈　（哭）啊！是他了！（抱聂政尸。）

女　（亦哭）你怎么会知道呢？

聂　嫈　我怎会不知道呢！他就没有全尸，只要留着一个指头，我也知道他的呀！啊！我的天，我的天，你怎么要使我的兄弟这样地惨死呢？……

聂嫈痛哭不能成声，将聂政尸放下，徐徐立起，脱去头上的巾帔和身上的男衫，露出女子的衬衣来，将男衫和巾帔替聂政穿戴上。少女亦流着眼泪从旁相助。

聂　嫈　（一面替聂政穿衣一面哭诉）你看他这样的把眼睛也挖了，把面孔也坏了，把肚腹也破了。啊，二弟，二弟哟！你的意思我是晓得的呀。因为你的面貌和我相同，你是怕人家画出了你的图形来找寻凶手的族人的时候终会找着你姊姊罢？啊，你怕你的姊姊陪你死，你怕你的姊姊怕死，你怕你的姊姊活在世上还想去嫁人的罢？啊，弟弟，弟弟呀！你没有知道你姊姊的心，你姊姊没有你连一刻时候也不能活在世上的呢。我们生来是形影不离的，我就和你的影子一样，但我不是镜子里的影子呀。弟弟，我的弟弟呀！你等着我，等着我，我来陪伴你来了。

女　（把聂政殓好后从怀中搜出一柄短剑来）啊，姊姊，我心里痛得忍不住了，你让我先走一步罢。（拟剑欲自刎。）

聂　嫈　（急阻止之）啊，妹妹，你不能这样，你是死不得的，死不得的。你总要听我相劝才好，你终是死不得的呀。

女　我来正是和姊姊一样为死而来的啊。

聂　嫈　可是你要晓得，我们都死了，那他的精神不是一点也

不能流传出去，使天下后世的人只把他当成寻常的强盗了吗？并且，妹妹，妈妈一人留在濮阳，孤寂得可怜呢。

女　　姊姊，你是希望我活着回去吗？

聂　嫈　是的，我是希望你这样的。第一我希望你留着不死，把我兄弟的故事传布出去，使天下后世的人晓得有我兄弟这样一个英雄，也使天下后世的暴君污吏知道儆戒。妹妹，你真是爱他时，单只这一点也值得你隐忍回去的呢。

女　　（无言。）

聂　嫈　其次呢，妹妹，你既是真正爱他，你也该体贴他的精神。我的弟弟他对于我们的母亲是很孝顺的。我们的父亲死得很早，是我们的母亲把我们一手一脚地抚养成人，我们对于母亲的恩惠是十分感激的呢。

女　　我的母亲这一次许我来，我也是十分感激的。

聂　嫈　所以我们就要想如何去报答她。我的兄弟他在十五岁的时候在外边杀死过一次人，惹得母亲很忧愁了一场，后来他便改行学了屠户，一步不曾离开母亲的旁边。从前母亲还在的时候，那严仲子早就到我们的家里来请求过他，他那时拒绝了他，就是因为母亲老了，不肯把身体许给朋友。直到这回母亲死了，他才这样来为朋友死。妹妹呀，你要体贴他这种孝顺的精神呢。你就要为他死，回去等母亲过世之后再死也不迟呀。

女　　（仍无语。）

聂　嫈　妹妹，你要体贴他的精神呢，你听我相劝罢，你听我相劝罢。

女　　啊，姊姊，我就听你的话！但是你不要以为我是怕死的呢。（以短剑割断左手腕脉血流溃涌）姊姊，我就听你的话活下去罢。

聂　嫈　（惊愕）啊！（夺剑拥女于怀）你这是何苦啊！

女　　我活下去，活到妈妈死了，我要替哥哥姊姊报仇，就是要学我哥哥去刺杀那些王和将相呀。

聂　嫈　啊，你这种志向是再好没有的。我兄弟晓得的时候不知是怎样喜欢的呢。（释手）好，你可以走了，趁着没有人看见，你可以走了。

女　　姊姊，那么——

聂　嫈　那么你就走好了——啊，你手上的血一点也没有停止，这不妨事吗？

女　　该不妨事的！姊姊，你不要关心我。不过看看你死到临头，我却要抛别你去，我心里是难忍受的。

聂　嫈　我们都是一样。不过我望你时常记忆着你姊姊，那你姊姊就好象时常在你面前一样的呢。好，你赶快走罢！那帐篷里的人好象要醒来了的光景。

女　　那么，我要请你给我一点什么东西做个纪念。

聂　嫈　（抽头上玉簪授女头发散下）好，妹妹你就把这只簪子拿去罢，这本是我母亲的纪念品，可是我现在快要和母亲见面了。我望你永远纪念着我。

女　　姊姊，我多谢你。我是永远不会忘记你的。

聂　嫈　哦，我想起来了。我们的盘费已经是快要用尽了。（思索了一下）妹妹，反正是替兄弟扬名，你看那牌示上写得有

一千金的赏格呢。

女　　姊姊，你的意思是要叫我去告发吗？

聂　嫈　（点首）反正是替兄弟扬名的，拿回家去不也可以供养妈妈吗？

女　　（有怨怼意）你以为你妹妹有领受那样不义之财的意思吗？你以为你妹妹肯拿哥哥去做买卖的吗？同是做买卖，我要学那卖唱的瞎眼老人，我要把哥哥姊姊的事情编成功曲子，一路唱着卖钱，一路走回去。我的盘费是不愁没有了。

聂　嫈　啊，你真是可爱的妹妹！我甚么事情都拜托你，好，你就请回去罢。

女　　姊姊，你再没有什么话说了么？

聂　嫈　没有了，好，你赶快回去罢。

女　　姊姊……啊，我甚么事情都听你的话呀。……好，我就走了。

少女一步一回头地向右首走下。

聂　嫈　（捧心伫目一会）啊！我的心痛得难耐呀！（踉跄走回聂政尸畔）二弟，二弟，你的精神已经有人受了传授了，你在黄泉地下当然是心满意足了罢？……啊，可是我是没中用了！我离了你便怎么也不能生存。我的心痛得一刻也不能忍耐了。

聂嫈以剑划胸，扑到聂政尸上。

舞台沉默，只闻帐篷内的鼾声。

丙丁二卫士偷偷掩上窥视。

丙　　那两个鬼魂走得连影子也没有了呢。

丁　　我们遇着的的确是鬼啊。——哦，那是甚么？（指聂嫈。）

丙　　（惊愕）女子呢！怎么连尸首也不见了呢？

两人畏缩地走至聂嫈旁。

丁　　嚇，奇怪，尸首穿上了衣裳！

丙　　（喝聂嫈）喂，你这个女子是甚么人？你伏在这儿做甚么呀？（见聂嫈不应，以矛柄触之，仍不动）嚇，这东西奇怪啦！喂，你是睡熟了吗？（又以矛柄触之。）

丁　　有鲜血呢！

丁放下长矛，把聂嫈上半身强扶起来。嫈面色惨白，目唇均紧闭。丁大骇，急将聂嫈尸放下，仓黄欲窜。

丁　　喂呀！打鬼！打鬼！

丙　　（扭着他）鬼在甚么地方哟！你刚才不是正在望人家有姊妹吗？有了你怎么又要跑了？

丁　　姊妹？

丙　　你看他们的面孔既是那样相象，谁个见了会说他们不是兄弟姊妹呢？

丁　　啊，可惜你先前没同我讲呀！

丙　　不要再说痴话了！今朝这件事情不比寻常呢。这个女尸怎样处治？刚才还有一位男子又往那儿去了呢？说不定他是去招伙伴来打劫尸首的呢。

丁　　不得了！不得了！这干系怎么脱得掉呀？我们快把牛角吹起来罢！

丙　不忙，不忙，我们再想一想看。牛角一吹，大家都集拢来了，问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怎样答应呢？

丁　（思索）是的。我看我们就这样说罢。就说今天有两个劫尸首的强盗走来，和我们对杀了一场。我们杀死了一个女的，还有一个男的逃掉了。我们吹起号角来叫全城快加搜索。

丙　好极，好极，让我就来吹罢。

丁　这回你倒不要忙呢。那凶手身上的衣服要脱下来才行。

两人脱聂嫈尸身上衣冠。

丙　这衣裳的料子满好，伙计，这就让给我穿罢，你人矮些，用不着。

丁　你这人真见小！我们今天的运气岂只得了一件衣裳吗？说不定那一千两银子的赏格也要归我们得的呢。

丙　嚇，有那样走运的事情！老子有了钱了呀！哈……

丙把聂政衣冠脱掉后投入帐篷里去。

丁把牛角吹起来了，丙亦忙忙应和。

帐中甲乙二卫士仓黄走出。

街头各处颇有居民男女出门瞻望，多犹裸身，或仅着衬衣。

甲乙　（同时）怎么一回事呀？喂！怎么一回事呀？

丁　你们还在做梦，我们守的尸首几乎被强盗夺去了呢。

甲　嚇，死了一位女人！这就是强盗吗？

丙　就是这位真凶煞呢，还有一位男的跑了。他们两人敢来和我们对杀，我一枪杀死了这位女人，他一枪便骇走

了一位男子。

丁　　不会是骇走了的罢。我想来他怕是看见势头不敌，一定去召集党羽去了啦。（向围集拢来的群众）喂，你们各街坊上的居民人等呀，今天说不定又有大祸临头，说不定在这儿就要开起仗来，你们各自回去关门闭户的守候着的好呀！

群众喧嚷着一哄而散，有的仍在街头留连，想看热闹。

乙　　我看这女的一定是那凶手的姊妹啦。

丙　　那是不消说的。他们的面孔简直是一个模样！

乙　　今天这事体说不定我们可以弄得到那一千两银子的赏格呢。

丙　　我们？你睡得呼鼾连天的，你也想要分点赏格吗？

乙　　现刻怕还没有交到卯时啦，我们是应该守过卯时初刻才交给你们的。

甲　　哦，这路上一路都是血迹！（指着左首一直跑去。）

丙　　你不要面孔！

乙　　甚么不要面孔呢？

丙　　别人家的汗马功劳，你睡着懒觉的兔子要来假冒！

两人持矛欲搏的光景。

丁　　你们真会起劲！银子还没到手，就要相杀。你杀死了他，或者他杀死了你，或者你们两人同时都死了，那岂不是我和——嚇，还有一位家伙跑掉了吗？（注意到甲来）他跑掉了，不消说，银子便是我一人得了啦。

丙　　无论说上天去，那东西总不配分这银子！

乙　　不配分这银子！要你才不配分呢！别人家窝里的鸡蛋，你偷去了便是你的吗？

丁　　还有呢，这银子弄得到弄不到还是不晓得的。你们看看这牌示罢，这是说要晓得凶手的姓名才能得赏的。如今这位女的又死了，我们就晓得是他的姊妹，但他们究竟姓甚名谁呢？说不定又要悬一千两银子的赏格来探问这女人的名姓了。这银子我们恐怕不容易拿到手罢。

乙　　原是你们坏了事啦。假如是我，我就要生拿着她和那个跑掉了的，那能让他们这样跑的跑，死的死呢？

丁　　嗳哟，不要在这些地方谈大话！幸亏遇着的是我们，倒还和他们招架了一下，不管三七二十一，也还杀死了一个。假如遇着了你，你看见了她的面孔，不会把她当成僵尸，也会把她当成阴魂；不会把你骇死，也会把你骇得跑头不是路呢。

丙　　真的啦，连我们刚才也跑得几乎跑断了气——

乙　　哟哈哈，"汗马功劳"啦！真的不要面孔！

近处人声杂凑起来。

丁　　（惊惶）喂，喂，赶快再来吹一次牛角罢！一定是那位跑掉了的召集着党羽来了。（三人同吹牛角。）

舞台中左右三衔各跑出十数名卫士来，有三名卫士长随后，各操弓矢。

卫士长之一命人拔去帐篷，将聂政及聂嫈的尸首移至舞台前部中央处。

各队卫士在左右正中排成三列，卫士长三人站在前面，招乙丙

丁三卫士鞠问。

士长一　怎么一回事，这女的尸首是从甚么地方来的？

丁　今天清早刚在天明的时候，我们看见偷偷地来了两个人。他们分明是想来偷这个尸首，我们和他们对杀起来，这位女的被我们杀死了，还有一位男的逃跑了。

士长二　逃跑了你们为甚么不追上去呢？

丁　我们想他们仅仅两个人就敢来偷尸，一定是有甚么埋伏，在这城里面的党羽，一定不止这两个人，所以不敢追上去，所以才吹起了警号来。

乙　还有我们不得不报告的是：这位女强盗和那大强盗（指聂政尸）一定是姊妹。那个大强盗的面孔我是记得和这个女强盗是一个模样呢！

卫士长三人端详聂嫈面相。

士长一　那天东孟之会可惜我是没有在场。

士长二　（向士长三）你那天是在场的罢，你看怎样！

士长三　的确是有些仿佛的。把她杀死了真可惜了呢。（回头叱乙丙丁三人）你们为甚么不把她生擒着呢？还有一位又逃向那儿去了？打从那一方面逃走的？

三卫士面面相觑。

士长三人　（同声严烈的）到底是打从那一方面逃走的？

三卫士惶惑极了，任指一方。

士长一　你们这些蠢才！三个人杀一个，会把他逃掉了！

士长二　连逃掉了的方向也不晓得啦！

士长三退出众人圈外，四处检寻踪迹。

士长一　你们真个和人对杀过吗？

士长二　我想一定是这三个奴才，轮奸了这位女子，把她逼死了，他们想出这个圈子来脱掉干系的。

士长一　唔，不错，穿的是衬衣，连头发也是散着的啦。（叱手下卫士）喂，你们把这三个奴才绑了！

乙丙丁三人骇得连连打抖，面无人色，众人簇上前捉缚之。

士长三　（叫出）啊，我寻出了一些踪迹了！（指出右首一带血迹）逃走了的一定是打从这方面去的啦。这一路不是血迹吗？

士长一二亦上前检视。

士长二　安知不是带着伤走来的！

士长三　是走来的，前面应该有的，但却没有。

士长一　你又安知不是狗血吗？

士长三　哎，这倒还没有想到呢。

士长二　我看这事情一定有强奸案子存在的，三个人逼死了一个女人，他们编出圈子来想脱掉干系。

士长一　我看也是这样。

士长三　不过那面孔真是相象呢。我们不管他是人是狗，跟着这血迹找去怎么样呢？

士长二　你不要白受他们的欺骗！

士长三　不过万一是真实的时候，有一千两银子的赏格呢！

右首又有牛角声一路吹来，众均惊诧，偏站着舞台左侧。

卫士甲一手吹着牛角，一手拖着酒家女走来，后面有一群男女跟随着。此时少女面上已无血色。

甲　（至三卫士长前，将少女扔在地上，偃伏在聂嫈与聂政尸首中间）哈哈，我把这逃走了的一位强盗捉来了。

士长一　（叱随后跟来的群众）那些闲人来做甚么？（顾左右）快给我赶下去，赶下去！

众卫士争用矛头乱打，众人鸟兽散，散而复聚者再，终被驱逐罄尽。

士长三　你是怎样捉着他的？

甲　我跟着血迹追去的，追出了城去，才看见他坐在桥边上，紧紧按着他负了伤的一只手。他看见我也好象没有逃走的力气了，我捉住他，就和拉死牛一样拉了来。

士长三　唔，看你这样粗鲁，你倒还有点聪明。（向士长一二）我们该赶快审问他一下罢，看他的样子也快要死去了。

士长一二　（同时）是的，是的。我们就公推你审问他。

士长三　好，我就不客气啦。（走至少女前，用弓把少女偃伏着的头套起来）你们不消说是来偷尸的了。（少女摇首）你就要推托也推托不来了。简单单地问，你也明明白白地供认了罢。这位杀死我们国王和宰相的凶手，你不消说是认识的。他是那儿的人？他叫甚么名字？

女　（很低抑地）你问他吗？他是轵深井里的聂政。

士长一二　（同时失声叫出）聂政，有名的大强盗！

士长三　唔，这位女的呢？

女　（同时）这是他的姊姊聂嫈。

士长三　（回顾士长一二）喂，这声音简直和女的一样啦。（又

回过头来）我还要问你：她是怎么死了的？

女　　（同时）她吗？……她听说韩国的国王和宰相被人杀了，下手的勇士也自己杀死了自己，并且很残酷地毁坏了自己的面容，她就想到一定是自己的兄弟。因为要她自己的兄弟才有这样的精神，要她自己的兄弟才有这样的勇敢呢。今天我们走到这儿来，看见死的果然是她的兄弟，所以她就自杀了。

士长三　自杀了？你们不是和我的卫士们打过仗的吗？

女　　不会有那样的事情。

士长三　你手上的伤是怎样得的呢？

女　　这也是我自己割的，但我没有想出在这手上割了一刀，竟会使我这样衰弱下去。

士长三　那么我要问你：聂政为甚么要杀我们的国王和宰相呢？

女　　（稍稍振作起来）你们晓得不晓得国王和宰相的罪恶呢？……你们假如晓得如今天下年年都在战乱，就是因为有了国王，你们假如晓得韩国人穷得只能吃豆饭藿羹，就是因为有了国王，那你们便可以不用问我了。我们生下地来同是一样的人，但是做苦工的永远做着苦工，不做苦工的偏有些人在我们的头上深居高拱。我们的血汗成了他们的钱财，我们的生命成了他们的玩具。他们杀死我们整千整万的人不成个甚么事体，我们杀死了他们一两个人便要闹得天翻地覆。（又渐衰弱下去）你们想想罢，你们假如是有良心的人，应该把这位英雄和这位烈女

的尸首，担到那儿清净的山上去掩埋去了罢。

士长三　哼，你们讲的话总是一样的章法啦！你们怕是从一本书上背下来的罢？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倒要问你：你来是做甚么的？

女　（十分低抑）我来就是想向你们说出这一番话的。

士长三　哼哼，为要说这一番百无聊赖的话，值得你千里迢迢来送死吗？

女　（愤恨的神色厉声叫出）向你们介绍得一位真实的英雄，原是值得我们牺牲自己的生命呢！

士长三　（回顾士长一二）这东西和女子一样，倒很倔强。总之我们多谢了他一千两银子啦。

士长一二　（同时发出满意的嘲笑）嚇……嚇……嚇嚇……

女　（痛愤欲绝）啊，人的良心呀！姊姊，姊姊，我辜负了你，我辜负了你……（眼睛闭下，喉头隐隐吼起痰来。）

士长三　（把弓拉送了两下，嘲弄地）喂，喂，好汉，你怎么样了？

女　（把眼睛睁开一下）我可爱的……英雄哟……哥哥……哥哥……（又昏瞀了去。）

士长三　（如前）喂，好汉，怎么样了？你哥哥长哥哥短地，你是他的兄弟吗？你是他的顽童么？……喂，你到底是甚么人？你叫甚么名字呢？

女　（又苏醒转来）……濮……阳……酒店……（酒字声音很低。）

士长三　“仆阳坚”？你是他们用的下人姓“阳”名“坚”的吗？

女　（眼睛紧闭。）……

士长三　喂，喂，怎么样了？（接连把弓拉送了好几下。）

女　（痉挛了一下，死去。）……

士长三　喂，喂，怎么样了？（接连把弓拉送了好几下）哼，已经死掉了吗？（把弓取脱，少女倒在聂嫈尸上。）

卫士甲从背后一长矛刺穿士长一的胸部，士长一倒地死。

甲　（挥拳大呼）啊，朋友们！我们来杀死这一些没良心的狗官啊！（猛烈地执士长二三的头部，并碰其头，又向地上抛去，二人晕死）啊，一千两银子的赏格我也不要了。朋友们！你们有良心的，便请来帮助我把这几位好人的尸首抬进山里去罢！你们有良心的，便请跟着我来，跟着我山里去做强盗去罢！

众卫士　好啊，我们做强盗去！我们做强盗去！……

卫士们争前舁聂嫈聂政及酒家女尸首，由卫士甲前导，向右首下场。舞台上只剩着三卫士长的尸首和三个受着束缚的卫士乙丙丁。

乙　这一千两银子的赏格总该我们分用了罢！哈哈，哈哈，哈哈……

乙
丙　哈哈，哈哈，哈哈，……

——幕徐徐下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一日改作毕

〔本剧注释者：黄侯兴　杨芝明〕

附　录

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

在旧式的道德里面，我们中国的女人首先要讲究“三从”，就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女人的一生都是男子的附属品，女人的一生是永远不许有独立的时候的。这“三从”的教条真把男性中心的道德表示得非常地干脆了！

女人在精神上的遭劫已经有了几千年，现在是该她们觉醒的时候了呢。她们觉醒转来，要要求她们天赋的人权，要要求男女的彻底的对等，这是当然而然的道理。女权运动在我们中国虽是才在萌芽，但在他们欧美已经是很有成效的了。“女权主义”(Feminism)一书的作者华尔士(Walsh)①曾把女权主义的运动和社会主义两相比较，他说：社会主义是唤醒阶级意识而形成阶级斗争，女权运动是唤醒性的意识而形成性的斗争。这个比较我觉得不仅在被压迫者方面的志趣是完全相同，就是在压迫者方面的态度也几乎是全然一致。

无产阶级困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之下，起而对于有产阶级提出贫富对等的要求，而资产家对于他们依然持著高压的态度。

女性困于男性中心的道德束缚之下，起而对于男性提出男女对等的要求，然而男性中心道德的支持者依然视以为狂妄而痛加阻遏。

女性的解放，怕和无产阶级的解放一样，一时总还不能达到完满的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二六年四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的《三个叛逆的女性》。

① 华尔士(T.J.Walsh,1859—1933)，美国参议员，曾在议会上提出妇女参政及改善童工生活条件等法案。

目的罢。

我在此不妨把我自己的态度来表明一下。

我自己对于劳动运动是赞成社会主义的人，而对于妇女运动是赞成女权主义的。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同是一样的人，女子和男子也同是一样的人，一个社会的制度或者一种道德的精神是应该使各个人均能平等地发展他的个性，平等地各尽他的所能，不能加以人为的束缚而于单方有所偏袒。这从个人的成就上和社会的进展上，都是合理的要求；而无如这种要求在一般的人，尤为是以明理自命的知识阶级，却每每不能理解而横施攻击。他们以为私有财产制度和男性中心道德就好象天经地义一样，只要这经义一破，人类便要变成禽兽，文明便要破产，其实他们的天地也未免太跼蹐了呀。他们假如真是以人类和文明为怀，那他们该得知道现在的人类状况和现在的文明是靠有产者——专门是有产者的男性——维持发展出来的。那吗，假如一切的无产者都变成有产，一切的妇女都和男子一样得以发挥她们的才能，岂不是于人类文明之促进上更加了无限的生力军吗？然而他们偏要说是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是洪水猛兽。他们虽在替人类文明设想，我们是不能不替洪水猛兽设想的。一些洪水，一些猛兽，在人类文明之下永远是洪水猛兽的时候，这真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极大的殷忧呢，私产制度一天一天地发展起来，大资产家吞并小资产家，小资产家又变为无产的流氓，妇女不消说是跟着堕落的，到头是全世界的人类怕只能归纳成一打半打的富豪，而全世界的文明就要靠这一打半打的人类来维持发展，人类和文明到了这步田地，那才可以说全部都要变成禽兽，全部都要破产的呀。我们这些洪水猛兽虽然不敢替人类文明设想，然而不能不替自己设想；所以我在劳动运动上要赞成社会主义，在妇女运动上要赞成女权主义的。

本来女权主义只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的别动队，女性的彻底解放须

得在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之后才能办到。女性是受著两重的压迫的，她们经过了性的斗争之后，还要来和无产的男性们同上阶级斗争的战线。

啊，如今是该女性觉醒的时候了！她们沈沦在男性中心的道德之下已经几千年，一生一世服从得个干干净净。她们先要求成为一个人，然后再能说到人与人的对等的竞争。但是有人说：女性是劣于男性的，她们是另外一种动物，她们和男性之比好象是猩猩和人之比。不错，这种言论在历史上也诚然可以得到证明，历史上女性的成绩是诚然不如男子的，但这正是她们受了 handicap① 的证据呢！她们一生受著束缚，她们一生没有受过与男子同等的机会，她们的才能怎么能够表现，她们怎么不能够降为猩猩，或者猩猩以下呢？我们试看历史上有名的女性，便单就中国而论，如象卓文君，如象蔡文姬②，如象武则天③，如象李清照④，她们的才力也并不亚于男人，而她们之所以能够成人，乃至成为男性以上的人，就是因为她们是不肯服从男性中心道德的叛逆的女性。她们不是因为才力过人，所以才成为叛逆；是她们成了叛逆，

---

① 英语，障碍、束缚之意。

② 蔡文姬，一作昭姬，名琰，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蔡邕女，东汉女诗人。博学有才辩，通音律。汉末大乱，为董卓部将所虏，居南匈奴十二年，嫁左贤王，生二子。后为曹操重金赎回，再嫁陈留董祀。著有《悲愤诗》等。

③ 武则天（624—705），名曌，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县东）人。作者考订为四川广元人。工部尚书武士彟女，唐高宗后。高宗死，中宗即位，她临朝称制。次年废中宗，立睿宗。载初元年（六九〇年）废睿宗，改国号为周，自称圣神皇帝。神龙元年（七〇五年）朝政大乱，被拥唐派大臣所迫禅位于中宗，是年冬死，谥则天皇后。

④ 李清照（1084—约1151），号易安居士，济南（今属山东）人。南宋女词人。有《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已散佚。后人有《漱玉词》辑本，今人辑有《李清照集》。

所以才力才有所发展的呀。女子也并不是生下地来便是猩猩，是男性中心的道德把她们猩猩化了的。我们男子要嘲笑女子是猩猩，但我们男子也有猩猩化的可能性。我们中国人在文化上的表现能力几乎是减到了零小数点以下的第好几位了。我们中国的男子不是一天不如一天，我们中国的男子把来与外国的男子比较，不是几乎可以说全部都是女性了吗？我们中国人的好猜疑，中国人的好忌妒，中国人的好偷惰，中国人的好服从，中国人的好依赖，中国人的好小利，中国人的好谈人短长，中国人的除了家事以外不知道有国事，除了自己以外不知道有社会的，这些都是女性的特征，然而不已经完全都表现到男子的性格上来了吗？本来女子的性格在根本上不一定就是这样的害虫，稍微有些教养的女性，她们把这些恶德都是能够超越了的。不过她们之中的大多数，几千年来久困在奴隶的地位之下，奴隶的根性已经积蓄得很深，这些恶德便不得不成为她们全部的品格了。她们秉著这些品格起来组织家庭，我们所受的家庭教育除这些恶德之外还有甚么可以观摩的呢？我们到此是可以觉悟了。男性中心的道德在第一段的工程上把女性化成了猩猩，而在第二段的工程上更把男性化成了女性。象我们中国这样个国家真可以称为“母国”的呢！我们已经到了这步田地，难道还能够甘心堕落，一点也不想自行拯救吗？

女性之受束缚，女性之受蹂躏，女性之受歧视，象我们中国一样的，在全世界上恐怕是要数一数二的。“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一生一世都让她们“从”得干干净净的了。我们如果要救济中国，不得不彻底要解放女性，我们如果要解放女性，那吗反对“三从”的“三不从”的道德，不正是应该提倡的吗？“在家不必从父，出嫁不必从夫，夫死不必从子”——这就是“三不从”的新性道德。这儿不消说是有一定的范围，就是女性的生活，在这一定的范围之内，当然有不能完全和家庭的关系脱离的时候——就在理想社会实现了的时代，夫妇的关系至少是会保存

著的，但是这儿所说的"一定的范围"是指为女为妻为母的与为父为夫为子的所应享或应尽的权利义务而言，超过了这个范围之外的无理的束缚，在男女两方都是罪过呀。这在女的方面不消说要觉悟才行，就在男的方面也是应该要彻底觉悟的。甚么"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的话，根本上是不能成立的；天有时是在地的下面，地有时是在天的上头呀。当从的当然可以从（如象幼年时分的生活问题教育问题等），不当从的不能强人以必从（如象成年以后的婚姻问题职业问题等）。要这样，我们的中国，或者也才能够成为男性的中国罢。

在旧式的道德家看来，一定是会诋为大逆不道的，——你这个狂徒要提倡甚么"三不从"的道德呀！大逆不道！大逆不道！但是大逆不道就算大逆不道罢，凡在一种新旧交替的时代，有多少后来的圣贤在当时是谥为叛逆的。我怀著这种想念已经有多少年辰，我在历史上很想找几个有为的女性来作为具体的表现。我在这个作意之下便作成了我的《卓文君》和《王昭君》。让我来细细地向著不骂我的人谈谈罢。

卓文君的私奔相如，这在古时候是视为不道德的，就在民国的现代，有许多旧式的道德家，尤其是所谓教育家，也依然还是这样。有许多的文人虽然也把它当风流韵事，时常在文笔间卖弄风骚，但每每以游戏出之，即是不道德的仍认为不道德，不过也觉得有些味儿，可以供自己潦倒的资料，决不曾有人严正地替她辩护过，从正面来认她的行为是有道德的。我的完全是在做翻案文章。"从一而终"的不合理的教条，我觉得完全被她勇敢地打破了。本来她嫁的是甚么人，她寡了为甚么又回到了卓家，这些事实我在历史上是完全不能寻到，我说她是嫁给程郑的儿子，而且说程郑是迷恋著她的，都是我假想出来的节目。不过她的的确确是回到了她的父家，而且她的父亲卓王孙是十分势利的人，这在史实上是明载著的（请参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她大归了，私

弃了相如，这是完全背叛了旧式的道德，而且把她的父亲是十分触怒了的。这全部的事实虽不能作为"在家不必从父"的适例，但她在"不从父"的一点上的的确确是很好的标本。从来不满意她的道德先生们当然不止是不满意于她的"不从父"的这一节，不过这一节恐怕也是重要的分子，而这一节在我的剧本里面要算是顶重要的动机。

不满意于卓文君，因而更不满意于我的剧本的人，在我想来很多。听说民国十二年，浙江绍兴的女子师范学校演过我这篇戏剧，竟闹起了很大的风潮。听说县议会的议员老爷们，借口剧中相如唱的歌词是男先生唱的（原剧本登在第二卷一号的《创造季刊》①上，司马相如一直到底都没有出场，现刻改变了），以为大伤风化，竟要开除学校的校长，校长后来虽然没有开除，听说这场公案还闹到杭州省教育会去审查过一回，经许多教育大家审定，以为本剧确有不道德的地方，决定了一个议案禁止中学以上的学生表演了。这些事实我一半是从报上得来，一半是从朋友的口中得来的，详细的情形我不知道，或许也有传闻失实的地方，但我想即使稍有失实的地方，这对于绍兴的议员老爷们，和杭州的教育大家们是有益无损的，因为他们的行为总要算是大道德而特道德的了。歌功颂德的文章即使稍微用了些谀词，这素来是不犯禁例的呢。

一篇剧本的禁演本来很小很小的问题，并且在中国的现在表演新剧（尤其是新的史剧）的时机尚未十分成熟，我也没有在这儿大书特书的必要。不过问题是关系道德和教育的根本大计的，我觉得我国的男性的觉醒期还很遥遥，我对于那受了冤罪的校长和演员们是不能不深致歉意的了。这篇剧本听说后来杭州女子师范和北京女子师大都已曾表演过，此外也还有些地方的女学生也写过信来要求表演，这怕是禁果的

---

① 创造社文艺性刊物。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创刊，一九二四年二月停刊，共出六期。由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编辑，上海泰东图书局发行。

滋味特别甜蜜，不必就是我的剧本真能博得这许多的同情。不过表演过的都是女子学校，这使我非常乐观：我想我们现代的新女性，怕真正是达到性的觉醒时代了呢。

《王昭君》这篇剧本的构造，大部分是出于我的想象。王昭君的母亲和她的父兄，都是我假想出来的人；毛淑姬和龚宽也是假想出来的——龚宽这个人的名字在历史上本来是有，他是与毛延寿同时的画师，但不必一定就是延寿的弟子。他和淑姬的关系不消说更是想象中的想象了。但是这些脚色都是陪衬的人物，我做这篇剧本的主要动机，乃至是我主要的假想的，是王昭君反抗元帝的意旨自愿去下嫁匈奴。

王昭君这个历史的人物，本是素来受尽了人的赞美和同情的。她的琵琶的哀怨，青塚的黄昏，至今还使人留恋不置。她的行为在事实上本来是一点儿不道德的痕迹也没有的。她的一生诚然是一个悲剧，但这悲剧的解释在古时是完全归诸运命——就是她不幸被画师卖弄，不幸被君王误选，更不幸的是以美人之身下嫁匈奴，(这一层悲哀之中不消说是含有很浓厚的民族主义的彩色的，)这些都好象冥冥之中有甚么在那儿作弄，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一样。象这种运命悲剧的解释，我完全把它改成性格的悲剧去了。王昭君这个女性使我十分表示同情的，就是她倔强的性格。别的妃嫔们都争着献贿于画师，望其笔上生春以求得君王的爱宠，而王昭君却一人不肯苟同。在她看来，君王的爱宠是不在她的眼中的，君王也是不在他的眼中的，不消说卑劣的画师更是不在她的眼中的了。她的受选入宫，在她看来，好象根本不是甚么荣耀的事情。这和一般无主见无性格养成了奴隶根性的女子是完全不同的。这点是我根本对于她表示同情的地方。我从她这种倔强的性格，幻想出她倔强地反抗元帝的一幕来。我想我的想象怕离事实是不很远的罢。因为汉元帝看见了王昭君的真美，既是那么迷恋，竟斩杀了作伪

的画师，那他以君王的权威把王昭君借故挽留下来，我想也不是甚么为难的事体。王昭君不消说不会喜欢嫁给匈奴，她之从嫁匈奴只能作为自暴自弃的反抗精神解释，不然以她那样倔强的性格，她在路上也可以如象马致远的《汉宫秋》里所想象的一样寻个自尽了①。愈倔强的人愈会自暴自弃，要使她倔强到底，那由元帝挽留她的一幕是不能不想象出来，但这样一来我又把王昭君写成了一个女叛徒，她是彻底反抗王权，而且成了一个“出嫁不必从夫”的标本了。

还有元帝的变态性欲，我想在事实上或许也会是有的。照《前汉书》的“本纪赞”看来，他分明是能棋能画的人，他当然是一位风流天子，②你看他只看见了王昭君一眼便会那样执迷，他的好色的程度也是很有点样子的啦。在全剧中我把他写得很坏，惹得一位批评家竟骂起我来，说我堕落了，竟写得出那样的人物。(原文见民国十二年年末的《学灯》，时期和评者的姓名我都不记得了)。③我记得小的时候听过一段笑话，说是有位乡下人看戏，看见演奸臣的演得太逼真了，一步跳上台去把那演奸臣的戏子杀了。那位批评家我觉得有点象这个样子。他似乎把我自己当成了汉元帝，或者是我这篇剧中汉元帝这个人物比较地写得逼真，

---

① 马致远(？—约1321)，号东篱，元代大都(今北京市)人。剧作家、散曲家。其杂剧今知有十五种，代表作《破幽梦孤雁汉宫秋》，在历史记载基础上，增添了王昭君投江自尽等情节。

② 《前汉书》，即《汉书》，东汉班固撰，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元帝纪》："赞曰：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语臣曰元帝多才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刌节度，穷极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

③ 此当指署名誉嘉的《评创造季刊二卷二号》一文，载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该文批评剧作中的汉元帝独白"未免太俗"，结局"给了读者一个不安的刺激"。

这倒是我意想外的成功呢。

以上的两篇是我完全含著作意来做的文章，“三不从”中算做了两不从，本来还想把蔡文姬来配上去，合成一个三部曲的。蔡文姬陷入匈奴左贤王，替胡人生了两个儿子了，曹操后来遣发使臣去以厚币金璧把她赎了回来①。她一生前后要算是嫁过三嫁，中间的一嫁更是化外的蛮子。所以她在道德家，如象朱熹一样的人看来，除她的文才可取之外，品行是“卑不足道”的，顶“卑不足道”的要算是她“失身陷胡而不能死节”了。这是素来的人对于蔡文姬的定评。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是很有替蔡文姬辩护的余地。本来结婚的先决条件要看两造有没有爱情。有爱情的结合才能算是道德的结婚，不管对手者是黑奴，是蛮子，都是不成问题，一切外形的区别在爱情之前都是消灭罄尽的。没有爱情的结合，就算是敬了祖宗，拜了神明，喝了交杯酒，种种仪式都是周到至十二万分，然而依然只是肉体的买卖。不论两造就是王侯将相的少爷小姐，这种的结合依然是不道德的。我们认清了这一点，再来研究蔡文姬对于胡人的结婚，究竟是不是有爱存在。

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我觉得比她的《悲愤诗》要高超得多②。有人说十八拍是后人伪造的，但我觉得那样悲壮哀切的文章，不是身经其境的人，怕不易做到罢。我们看她第二拍的头一句“胡人宠我兮有二子”，她自己用了一个“宠”字，我想她和胡人的结合至少在外面上是不能说是没有爱情。惟其不是没有爱情，所以她才“含羞茹垢”和胡人成了夫妇，而且还养了两个小孩子了。假使曹操不去赎她，她定然是甘居于异

---

①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二十岁举孝廉，汉献帝时官至丞相，封魏王。《后汉书・列女传・董祀妻》：“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祀。”

② 《胡笳十八拍》，乐府琴曲歌辞名，据作者考订为蔡文姬所作。全诗十八章，一章为一拍，故名。　《悲愤诗》，据《后汉书・列女传・董祀妻》，系蔡文姬所作，共二首。一为五言体，一为楚辞体。

域不愿回天汉的。不幸的是曹操去赎她，而胡人竟公然卖了她，这儿才发生了她和胡人的婚姻的悲剧来。胡人的卖她就是证明其不爱她，前日的外形的"宠"到此才全部揭穿，所以文姬才决然归汉，而且才把她两个胡儿都一道弃了。我们看她十八拍中那样思儿梦儿，伤心泣血的苦况，那她终至弃了她的儿子的苦衷，决不是单单一个思乡的念头便可以解释的。她父亲已经死了，前夫当然是没有存在（看她归汉后又另外嫁了人便可以知道），她归了汉朝又有什么乐趣呢？我想她正是愤于胡人的卖她，愤于胡人以虚伪的爱情骗了她，所以她才决心连儿子都不要了。她那时候自量是没有养儿子的力量，或者也是胡人不许她带起走，所以她后来才那样梦魂萦绕痛心号泣的了。儿子她既不能养，留在匈奴转是他们的幸福，这也足以反证她假如不受卖，不受欺，她也会终生乐著她异域的家庭而不自悲悔的呢。所以在我看来，我的蔡文姬完全是一个古代的"诺拉"①。我想把她表写出来的已经有三四年，然而终竟没有写成。于是乎所谓"三不从"的标本便缺少了一不从，我的三部曲的计划当然是没有成功的，但在去年六月我又才无心之间把《聂嫈》写了出来。

我最初从事于戏剧的创作是在民国九年的九月②。我那时候刚好把《浮士德》悲剧第一部译完，不消说我是很受了歌德的影响的。③歌德的

---

① "诺拉"，通译娜拉，挪威剧作家易卜生代表作《玩偶之家》的女主人公。

② 指诗剧《棠棣之花》，写于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作者最初写的诗剧应是儿童诗剧《黎明》，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作者在《文艺论集·儿童文学之管见》一文中自认是从梅特林克的《青鸟》、霍普特曼的《沉钟》得到的启示，是"最初的一个小小的尝试"。

③ 歌德(J.W.Goethe,1749—1832)，德国诗人。代表作《浮士德》，取材于欧洲十六世纪关于浮士德的传说。作者所译《浮士德》第一部，完稿于一九二〇年夏，一九二八年二月改译后由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印行。

影响对于我始终不是甚么好的影响。我在未译《浮士德》之前，在民国八九年之间最是我的诗兴喷涌的时代，《女神》中的诗除掉《归国吟》①(民国十年作)以外，大多是作于这个时期。第三辑中的短诗一多半是前期的作品，那是受了海涅与太戈儿②的影响写出的。第二辑的比较粗暴的长诗是后期的作品，那是受了惠迭曼(Whitman)③的影响写出的。我的诗的创作期中，在这后半期里面觉得最有兴趣，他那时的一种不可遏抑的内在冲动，一种几乎发狂的强烈的热情，使我至今犹时常追慕。我那时候的诗实实在在是涌出来，并不是做出来的。象《凤凰涅槃》那首长诗，前后怕只写了三十分钟的光景，写的时候全身发冷发抖，就好象中了寒热病一样，牙关只是震震地作响，心尖只是跳动得不安，后一半部还是临睡的时候摊在被盖里写出的。假使所谓"茵士披里纯"(Inspiration)④的状态就是这样，我那时候要算是真是感受过些"茵士披里纯"的了。但是自从我把《浮士德》第一部译了之后，这种状态我是绝少感受著的了。内在的感情消涸了，形式的技巧把我束缚起来，以后的诗便多是没有力气的诗，有的也只是一些空嚷。很有些人称赞我《女神》以后的诗而痛诋《女神》的，但在我觉得还是《女神》里面是没有欺诳自己的一样。

我的信念：觉得诗总当由灵感迸出，而戏剧小说则可以由努力做出

---

① 《归国吟》，系诗集《女神》第三辑一组诗之总题，包括《新生》、《海舟中望日出》、《黄浦江口》、《上海印象》、《西湖纪游》五首。

② 海涅(H. Heine，1797—1856)，德国诗人。著有《歌集》、《西里西亚纺织工人》和《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等。　太戈儿(Tagore，1861—1941)，通译泰戈尔，印度诗人、哲学家。著有《新月集》、《园丁集》、《飞鸟集》等。

③ 惠迭曼(W. Whitman，1819—1892)，通译惠特曼，美国诗人。著有《草叶集》等。

④ "茵士披里纯"，英语 Inspiration 的音译，意为"灵感"。

的。努力做出来的诗，无论她若何工巧总不能感动人深在的灵魂，戏剧小说的力量根本没有诗的直切，也怕是这个原故。我自从译完《浮士德》第一部之后，我便开始做起戏剧来了。第一篇的试作就是《棠棣之花》(《女神》第一辑，民国九年双十节初发表于《学灯增刊》)。最初的计划本是三幕五场(从严仲子来访之前一直做到聂嫈之死)，收在《女神》上的是第一幕第二场，第二幕是发表在《创造季刊》创刊号(十一年五月一日)的。全幕的表现完全是受著歌德的影响(象使聂嫈和聂政十分相象的地方，不消说也是摹仿了点子莎士比亚①)，全部只在诗意上盘旋，毫没有剧情的统一，自从把第二幕发表以后，觉得照原来的做法没有成为剧本的可能，我把已成的第一幕第一场(聂政之家)及第三幕第一场(韩城城下)全行毁弃，未完成的第三幕第二场(哭尸)不消说是久已无心再继续下去的了。

突然之间惊天动地地发生了去年的五卅惨案！那天我和全平②偶尔要到南京路去。刚好走到浙江路口的时候，看见许多的人众从对面涌来，市场都已混乱了。我们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体。接着便遇着几个大夏大学的学生，他们才告诉我们是英国巡捕在工部局门口开枪，打死好几位学生和工人。那时候另外还有一位友人从对面走来，叫我们千切不要再向前进的，但我和全平却违背了他的好意，匆匆地穿过南京路，先向先施公司门口走去。南京路的交通已经断绝了，先施公司和永安公司的两旁站着无数的行人，拥挤得几乎水泄不通。我刚到先施公司的门口，全平竟不知被挤到那儿去了。先施公司斜对面的工部局

---

① 莎士比亚(W.Shakespeare，1564—1616)，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剧作家、诗人。剧作有《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等三十七部。这里说的模仿莎士比亚的剧作，当指《第十二夜》。

② 即周全平(1901—1983)，江苏宜兴人。小说家，著有《烦恼的网》、《梦里的微笑》、《残兵》等。

门口和附近，站着无数的印度巡捕和中国巡捕，印度巡捕和中国巡捕都是端着枪的，几名西捕头和印度巡捕把挂在颈上的手枪拿在一只手上，一只手拿着黑棒，站在街心时常东跑西跑地四处打人，两眼比鸷鸟还要凶猛。街上愈拥愈多的行人看见打人的跑来了，急忙向后散窜，两个公司急忙又把铁门关起来；人渐静定了，铁门又从新打开。接着又涌起波浪转来，铁门又关了。如此一开一关的间隔，大约有四五分钟的光景，我们去得迟了一些，那时街上的死骸和血迹已经都收拾干净了。从华英街以西是不准人通行的，有不识趣的人要蒙昧地去通过，当头就是一棒。我平生容易激动的心血，这时真是遏勒不住，我几次想冲上前去把西捕头的手枪夺来把他们打死。这个意想不消说是没有实行得起来，但是实现在我的《聂嫈》的史剧里了。我时常对人说：没有五卅惨剧的时候，我的《聂嫈》的悲剧不会产生，但这是怎样的一个血淋淋的纪念品哟！

我那天在先施公司门前跟着群众拥挤了半天。第二天全上海的罢市罢工罢学的形势逐渐实现，我国空前的民气澎湃了起来，逐渐地波动及于全国了。啊！那个空前的民气哟！那个伟大的波动哟！后来的结果虽然终归失败了，然而使我们全国的民众知道了帝国主义的野心，知道了外部的高压的淫威，内部的软化的鬼祟，都是资本主义的罪恶，我想第二次更有根基更有具体计划的掀天撼地的更伟大的波动，不久总会又要澎湃起来的了！我们中华民族是没有病没有睡没有老没有死的，全世界大革命的机键握在我们的手中，我们生在这个时代，生在这个地位的青年，是多么可以有为，是多么应该彻底自觉自勉，努力奋进的哟！青年，青年，我们二十世纪的中国青年！我们应该一致觉悟起来，一致联合起来，全世界是在我们的手中的呢！

我在五卅潮中就草成了这篇悲剧。刚好草成，上海美专学生会组织一个救济工人的游艺会，叫我做篇剧本来表演，我就把《聂嫈》交给了

他们。于是全平替我司印刷校对(《聂嫈》的单行本，便是这时候赶着印刷出来的)，葆炎任全剧的导演，贻德①在美专的内部奔走一切，全部的十几二十位的男女的同志在一百度的暑热之中忘饥忘渴地拼命演习起来，仅仅十天的工夫便把甚么都准备好了，在七月一日的新舞台表演了出来，那时候我们大家的热心，大家的奋迅哟！表演的结果在我作家自己是只有感激，只有感激，只有感激的。听说那天的收入共有七百多元，为数虽然不多，对于站在第一战线上的工友们虽然没有甚么多大的效益，但是我们那时候的热心，我们那时候的奋迅哟！我最受感发的是那位扮演聂嫈的陆才英女士。听说她本来是有肺病的人，已经是辍了学的，她自己甘愿来表演聂嫈。她冒着炎热，每天上学去练习，练习到第三晚上，竟至吐起血来了。大家都愁着，怕全部的计划会要破坏，因为难得找人来替代她的，但是她却坚忍不屈，就是吐着血，她也要支持到底。她终竟同着其余的热心的男女同志，在七月一日把全剧演完了。啊！她这种精神，怎么能够叫人不佩服呢！啊，中国的新女性，中国新女性的战斗者哟！我赞美你，我赞美你，我祝你的精神永远健在着罢！肺病有什么！肺结核菌又有什么？就象资本帝国主义者，军阀——甘做外人走狗的军阀一样，他们纵能蹂躏得我们的肉体，但是我们的精神——我们的不屈的精神他们又能够怎么样呢？我们的肉体，一死就算了事，他们总不能使我们再死，三死，四死；但是我们的精神是永远不死的呀！

《聂嫈》的能够演出不消说是全靠诸位演员的热心，但此外还得力于不少的友人的赞助。就中如欧阳予倩②先生替我作曲，他还亲自到

① 即倪贻德(1901—1970)，浙江杭州人。小说家、画家。著有《玄武湖之秋》、《艺术漫谈》等。

② 欧阳予倩(1889—1962)，原名立袁，号南杰，湖南浏阳人。戏剧家。著有历史剧《忠王李秀成》、京剧《桃花扇》等。

美专去，教过他们唱歌，教过他们跳舞，汪仲贤①先生担任后台的指导，裘翼为先生担任背景，我都是很感谢的。当时我们的目标是在救济工人，我们的热心都是超过于友谊的界限以上的。大家都是在同一的战线上努力，并不是谁替谁帮了忙；但是我的剧本是在五卅潮中草成，而使我的剧本更能在五卅潮中上演，以救济我们第一战线上的勇士，这在作家的我自己，岂不是比谁也还要更受感发的吗？啊！时候已经过去了，但是那时演戏的声音，那时演戏的情趣，犹历历在我的耳目。《聂嫈》此剧以后总还有演的机会的。但是无论就怎样成功，怎样能够博得观客的赞赏，更使我能够有第一次这样的感激的，恐怕是永远没有的罢。第一次演员的姓氏附录于次，以致谢意。

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上演于上海新舞台

剧中人	演员
聂嫈	陆才英女士
酒家母	柳演仁女士
酒家女	裘德瑜女士
幼女	陶式英女士
盲叟	刘　枝
游人	陶炳耀
卫士甲	徐文碧
乙	张　渡
丙	蒋兆余
丁	陶炳耀
士长一二三	魏廷鹤，张翰芬，林子坚

以上我把《聂嫈》的创作史和上演史叙了一大篇，离题太扯远了，还

① 汪仲贤（1888—1937），名效曾，上海人。演员、剧作家。著有《好儿子》等。

是归到本论上来罢。我上面说过，我本是想把王昭君，卓文君，蔡文姬三人作为“三不从”的三部曲的，但是蔡文姬我终竟没有做出，不过聂嫈也不失为一个叛逆的女性，所以我就把她收在这儿，编成这部《三个叛逆的女性》。旧式的道德家要说我是大逆不道，那我是甘居于大逆不道，但我不幸的是看见有些新人，他们看见我爱作史剧竟有目我为复古派，东方文化派者，那真不知道是何所见而云然。不受人了解我觉得还不要紧，受人误解我觉得是顶不愉快的事体，我做这篇文字的动机也就在这儿。

十五年①三月八日

〔本文注释者：黄侯兴〕

---

① 即一九二六年。

甘愿做炮灰

本剧最初收入一九二八年一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甘愿做炮灰》。

人　　物

高志修——年四十多岁，作家。

田华青小姐——年二十五岁，女作家。

季邦珍小姐——年二十岁，钢琴家。

章育仁——年三十岁左右，化学家。

章碧荪夫人——育仁之妻，年二十六七岁。

徐新芷——年三十七八岁，电影导演家。

周老板——年五十四五岁，“塔丽雅”戏场主。

华振威——武装同志，三十岁左右。

权公达——武装同志，三十岁左右。

听差一人，小娘姨一人。

时　　代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淞沪抗战期中。

地　　点

上海法租界之一角。

第　一　幕

洋楼上的一间书房，正中横置一张长桌，桌上堆积着文房用具及书报等。正面有门，门向内开放着，外为凉台。凉台正面有石栏可见。栏外略有间隔处，有白杨、垂柳之类的树梢骈列，示其下为庭园。更其外乃邻家屋顶，均西式建筑，红瓦，壁上有长春藤缠绕。一片晴光。

门左右壁上有窗，窗上均有白色透花窗帘。

左侧壁向外凸出，有腰窗，窗下有钢琴一架。

右侧有二门，前通外廊，后通另一室。二门之间放沙发一张。

幕开，高志修一人背坐着在写原稿。

俄而右侧前门上有叩门声。

高志修　（将旋转椅转向门道）请进来。

章育仁与章夫人入。

章夫人　文章写好了吗？你一个人整天总是忙。

高志修　不行，今天的脑子不知怎的，混沌得很。你们请坐。

两夫妇在沙发上坐下。

章育仁　你休息一下好了，象这样焦头抗战，你是不能持久的。

高志修　其实我老在休息，刚才还睡了一会午觉。

章夫人　你这一礼拜来老是在前线上跑，白天有飞机不好动，跑又总是在夜里。几晚上睡眠不足，你一两天功夫是不会复原的。

章育仁　休息一下好了，不要再做文章好了。

高志修　文章是限定了今晚交卷，非做不可的。回头华青要来拿了，实在做不出来。

章夫人　推诿一下好了，改到明天交卷岂不可以吗？说起来，田小姐这两天老不见人了，以前是天天都要来的。

高志修　她近来很忙。在忙着做救护工作；最近又发起了一种刊物，由她自己主编，要我们帮忙撰稿。明天是创刊号的集稿期了。育仁，我看，你可以做点东西啦。

章育仁　我们干科学的人是不会写文章的。

高志修　那里，你们干化学的人正是应该写文章的时候，目前敌人不是正用化学兵器吗？对于化学兵器的解说，和它的防御，不正是你该做的文章吗？

章育仁　我所专门的方面不同，我是专门研究分光化学的。利用分光现象来分析物质的成分，可以用来分析所有的金属元素和七种非金属元素，是近代科学和工业的最精锐的武器之一。这种分析法的顶大的好处是：以极短的工作时间，可以获得最确定的结果。例如一种矿物，经二小时的工作，就可以完全检查出其中所含的金属种类。分光图照相的波长，检查的结果是绝对无疑的。还有一种好处是：灵敏度极高。普通利用化学药品的化学分析法

所不能检查出的微量成分，用分光分析法极容易检定。这种成分虽然极其小量，但在金属或合金的制造上，有时竟可以左右其最后的成败。

高志修　这样说来，在兵工厂里不是很可以适用？

章育仁　正是可以适用啦。

高志修　中国有没有这种实验室的设备呢？

章育仁　中国自己是没有的，日本人用庚子赔款①在上海设立的研究所里面有这种实验室，全是我一个人计划出来的。中国研究这种学问的只有我一个人。但是自从抗战以来，研究所里面的我们中国方面的研究员，事实上都退出了。最近听说日本人到明年四月要把研究所搬到北平去，那吗，我们和它的关系就完全断绝了。

章夫人　是啦，他又不会交际，将来连生活都要发生问题。

高志修　不可以自己想方法，设置那种实验室吗？

章育仁　需要的费用相当多，我倒有一个计划，最低限度要四万块钱。

高志修　四万块钱，假使用国家的力量来举办，似乎也并不见得怎样多。

章夫人　是啦，高先生，你的交际广，你有便的时候可以替他宣传宣传一下啦。他是不会交际的。

---

① 八国联军于一九〇〇年（庚子）攻占北京，次年（辛丑）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其中规定中国向八国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年息四厘，三十九年还清，本息共九亿八千万两。此赔款通称“庚子赔款”。

前首房门外又有叩门声。

高志修　请进来。

田华青小姐上，余人起立迎之，互相握手。

章夫人　哎呀，田小姐，好几天不见你了，刚才正在讲起你。

田小姐　我这两天相当忙，因为我们要办一种杂志叫《冲锋》，由我自己主编。我除日常的工作之外，又非自己拿笔杆做文章不可。

章夫人　你太能干了，田小姐。

田小姐　章太太，你要同我客气了。（转向高志修）志修，你的文章做好了没有？

高志修　不行，这两天的脑筋简直不听命令。

田小姐　（走向书案旁）你把我看，写的什么题目？（把案头写好了的两页拿上手来）《日本的过去、现在、未来》，好的，你这题很好，大家都在希望你写点关于日本方面的东西。（一面说着，一面将原稿任意过目）怎的？真有趣！"妇女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①，哈哈。

高志修　那是《三国志》的《倭人传》②上所记载的当时的日本风俗。把一张被单，在中央穿一个窟窿，把头贯进去，便成为衣裳。这是三国时代的日本女人的服装。

章夫妇　（同时笑出）呵呵呵……

---

① 语出《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妇人被发屈紒，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

② 《三国志》，晋陈寿撰，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有关于倭人的记载。

田小姐　真是有点原始。

高志修　你再往下看啦，就在隋朝时代也依然原始。（指着原稿上的一节读出）"《隋书》的《倭国传》① 上说：俗无盘俎，借以槲叶，食用手馆之"。吃饭时连碗筷都没有，吃时是用手，这还不够原始吗？

章夫人　简直是蛮子！

高志修　不过日本人也努力。他就在隋、唐时代尽量地吸收了我们中国的文化，因此一跃便跳出了他的原始境界。最近七十年来，又以同样的努力吸收欧美文化，也同样地获得成功。这儿自然也还有种种原因，我在文章里面要说出，但他们的努力总是值得称赞的，虽然它现在是我们的敌人，把飞机大炮的轰炸来报答了我们一两千年来给予了它的恩惠。

章夫人　（向章育仁示意）我看高先生很忙，我们回头再来细谈吧。（转向田小姐）田小姐，你得闲，请上三楼来玩玩啦。

田小姐　我定要来的。

彼此握手道别，章夫妇二人退。高与田携手走出凉台。

田小姐　你的脑筋怎么样呢？痛吗？

高志修　不痛，只是有点昏。

田小姐　我看你是太爱东跑西跑了，没有必要其实可以不必多跑的。弄得来文章也不能写。

高志修　好的，你这篇文章，我今天准定交卷。对不起。

---

① 《隋书》，唐魏徵等撰，卷八十一有《东夷·倭国》。

田小姐　你又生气了。文章不写也不要紧，我是说，你应该保重你的身体。（跑上去吊着高志修的颈子）这身体是你一个人的吗，唔？我不是有应该宝贵的权利？

此时前门上有人叩门，两人急忙分开。

徐新芷与周老板上，高、田二人走进房来，彼此握手寒暄后，尚未就座，田急看手表。

田小姐　哦，已经十一点三刻了，我要走了。我十二点钟还有会。

徐新芷　田小姐，你真忙，该不是我来打扰了你们？

田小姐　那里，那里。我只是来催他的文章，他的文章还没有写好。志修，我告诉你，你那文章，今天晚上非写好不可。

高志修　刚才你不是讲"不写也不要紧"？

田小姐　那是甜甜你的话啦，你才晓得。你的文章不来，杂志怎么拿得出去？于公于私，你都义不容辞。好了，我走了，再见。

众　人　再见。

徐、周二人坐在沙发椅上。

高志修　关于战地摄影的你们那项计划书，我托人递上去了，但一直没有消息来。

徐新芷　可是，另外的一项计划，中央垫借八千块钱，已经把款子汇来了。

高志修　哦！那很好，你们的工作不是立刻可以动手？

徐新芷　是的，就是到前线去摄影的手续非办理不可。今天我们来就是要请你介绍一下的，向各方面的军事指挥官。

高志修　那不成问题。只要你们准备好了，那一天动身，我便同你们一道去。他们是欢迎的。

徐新芷　那好极了。

周老板　只是我们还要仰仗你，你不替我们"塔丽雅"写篇剧本呢？

高志修　我好久没有干那套玩意了，弄不好的。

周老板　你还要客气。只是我们想弄点新鲜花样，叫着"旧瓶藏新酒"，想把旧的皮簧① 戏来改革一下，或者把历史中的可歌可泣的故事来新编成皮簧剧，让我们上演。

徐新芷　老周这办法，我倒不大赞成。皮簧剧的时代究竟是过去了。我们现在所应当努力的倒是话剧。应该尽力提倡话剧，逐渐把皮簧剧消灭。

高志修　"旧瓶盛新酒"，我看，倒也不失为一种办法。皮簧剧在社会上的根底很深，决不是可以消灭的东西。我们在目前倒可以尽量地利用。其实我倒主张把最近抗战期中可歌可泣的故事也用皮簧剧的形式新编出来。我看是一定有很大的效果的。譬如《姚子青战死宝山城》②、《八路军大战平型关》、《阎海文最后一弹》③，这些题材，单是名目已就动人了。

---

① 西皮、二黄两种戏曲声腔的合称。流传北京后，融合演变为京剧。

② 姚子青，"八·一三"事变时上海宝山县守军营长。他率全营士兵英勇抵抗日军，死于战场。

③ 阎海文，飞机驾驶员。上海"八·一三"事变时，在空战中因飞机中弹，他跳伞降落敌人阵地，以手枪射击日寇，留下最后一弹自击，壮烈牺牲。

周老板　可是，那些东西租界上是通不过的，我们拿到也没办法。

高志修　租界上自然不好演，但在租界以外的中国境内，任何地方都一定大受欢迎。

此时前门上又有叩门声。

季邦珍小姐上。听差老赵一人随上。

老　赵　（在大家正在和季小姐寒暄的时候，突兀地）高先生，中饭已经送来了。三楼的章太太他们在等。（下。）

季小姐　那吗，高先生，请下去吃饭好了，我在这儿等你。

徐新芷
周老板　我们随后再见吧。

季小姐　不，周先生，我想和你讲几句话。

高志修　你们都不要走，我叫听差的在近处去买点面包来，大家吃吃怎样？这儿是住宅地带，菜馆是一家也没有的。

季小姐　高先生，你不要客气，我回家去随时都可以吃的。

徐新芷　真的，不要客气，我想在这儿看看你的外国报。

高志修　那吗，我不客气了，请你们等一下。（由前门下。）

——幕　下

第　二　幕

饭厅，陈设颇整饬。

正面有二扇大门，可通外部之客厅，门掩闭。右首与右侧相接处，有一门通走廊。

右壁与背壁相接处亦有一门，与厨房相通。

幕开时，章育仁与其夫人，在正中处食桌两侧相向坐。桌上备四人碗筷，饭已盛好，但未动筋。有小娘姨一人侍候。

高志修由走廊门走入。

高志修　对不住，对不住，楼上有客，来迟了。

章夫人　没有，我们是才就座的。何不请田小姐也下来吃饭呢？我们把碗筷给她设好了。

高志修　她已经走了，另外有三位朋友来，人太多，不好招呼。

此时楼上有钢琴声。

章夫人　是季小姐来了吗？在弹钢琴啦。

高志修　是的，她刚好来。

章夫人　那吗，去请她下来好了。让她来看看她妈妈每餐给你送来的菜是多么好。

高志修　好的，就请她下来也可以。她也还没有吃饭，好在多备了一席。

章夫人　（向小娘姨）阿雪，你上高先生房里去，请那位弹钢琴的季小姐下来，说有点东西要让她看看。

小娘姨应声由走廊门下。

章夫人　季小姐的钢琴实在弹得好，恐怕是中国第一。前一次在大上海戏院开演奏会的时候，出席的人真多，大家都称赞她。

高志修　也亏她的母亲能干。她本来是云南的一位军阀的太太，但她八年前脱离了家庭，带着四位小姐到上海，一人一手公然把她们盘大了。而且都很不错。

章育仁　哦，这简直是中国娜拉啦。

高志修　我看是在娜拉以上。她开的那座"昆明小餐"，恐怕要算是上海最漂亮的馆子吧。

季小姐随阿雪由走廊门入。

章夫人　（招呼着她）你快来，你快来，特别替你设了一个座位，你快来吃饭。

季小姐　我并不客气，吃了，你们不是不够吃？

章夫人　不要紧的，我们的饭烧得多。喏，你看，还有你们"昆明小餐"给高先生送来的一大菜盒。

高志修　不要客气好了。刚才在楼上是三个人，不好一道招呼；现在你一个人来吃是不要紧的。一个人怎么也吃不了多少。

季小姐　（被章夫人强拉着就座）麻烦了你们，怎么好呢？

高志修　你这样说，我们简直不好吃了。我的菜通是你妈妈叫人送来的，要说麻烦，我更是把你们麻烦透了。

章夫人　真的呢，你妈妈真操心，每餐送来的菜都不同，乐得我们也带着吃好菜。

章育仁　今天高先生倒是不好客气的了，假使说得一句“菜不好”，那岂不是得罪了人？

高志修　其实客气倒是大可不必的。我们家乡有一个笑话，说有一匹乡下老鼠去访城里的老鼠，城老鼠便请乡老鼠到油缸里去吃油。缸里的油刚好只有半缸，城老鼠便衔着乡老鼠的尾巴，让它倒吊下去喝个饱。乡老鼠倒吊着说：“这样麻烦你怎么好呢？”城老鼠看它这样客气，也只好开口说“不要客气吧。”但一开口，口中所衔着的乡老鼠，朴东一声掉进油缸里去了。

季小姐　（矫健地）好，那我不再客气了。

高志修　不客气的好呢。说起来，你们的音乐会怎么了？

季小姐　是的，我今天就是为了这个事来找你的。“塔丽雅”戏场老板太不负责，他几次推诿，说工部局[1]还没有通过。刚才问过他，他还是那样推诿。实情究竟是怎样，我们也不知道。我妈妈很着急，我们也很着急，因为天气冷起来了，前线的士兵们都需要棉大衣，我们要赶快开音乐会来募点款。

---

①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后，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在上海、天津等地的租界区内，为执行殖民政策和奴役中国人民而设置的行政机构。

高志修　前一次你们的成绩怎样？

季小姐　还好，卖了将近一千块钱，工部局的乐队都是尽义务，真是难得。反是我们自己人倒难说话。高先生，你同“塔丽雅”的老板很相熟，你可不可以替我们催一下呢？

高志修　那没有问题，我回头上楼去同他讲好了。大约他们也很忙吧，近来上海的影戏院、跳舞厅，都开了门，剧场生意都很好。“塔丽雅”近来想改良旧戏，前几天他们还开过几次会，想用旧瓶盛新酒，我觉得也很好。我刚才曾对他说，要他们索性把目前抗战期中可歌可泣的事情编成旧剧，如象《姚子青战死宝山城》、《八路军大战平型关》之类，我看是一定受人欢迎的。但老周说，工部局一定通不过。他们说来说去，总是离不开生意经。

季小姐　是啦，我想他答应借剧场给我们，又不让我们早开音乐会，大约就是因为赚不了钱吧。上海人的音乐趣味还不高，又有慈善性质，老板当然是不大欢迎的。

高志修　头一次你们演的曲目，编配得很好。那位导演者真是热心。那天听的人可不少。

季小姐　但多是外国人，要想上海人多来听，专靠西乐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这一次想来中西合奏。

在此时通外客厅的二扇大门突然由听差的拉开，现出徐新芷、周老板二人来。

用食者都起立打招呼。高志修、季小姐二人走出食堂去。

高志修　对不住，因为饭少，不好请二位一同下来。

周老板　不要客气，我们是因为有点事情想赶快走。（向着季小

姐)演奏会的事情，我一定尽力，请放心。

高志修　真的，刚才季小姐也在谈起，希望我向你说一说。这事定要望你大老板帮忙。目前是共赴国难的时候啦。

徐新芷　其实我看，季小姐如肯化妆出台一次，今天答应，明天包管老周立刻就可以开演。

季小姐　那岂不是要挟？我是不肯的。(与周老板相并走在前面。)

周老板　没有要挟的事。实在是因为租界上的事不好办，刁难太多。开演奏会是可以，但开演奏会来救亡，就有问题。

季小姐　我们是开来救济难民的，是慈善性质啦。

周老板　是的，我明白，租界的当局也明白啦。

徐新芷　还是我的见解直截了当，季小姐如肯演戏或表演电影，麻烦既少，收入又多，表演一次比你演奏二百次还要有效。

高志修　你总是那一套。你前一向劝华青也是说表演一次比创作二百篇还要有效。我看你的女性观太一元化了，你是见女性必明星化之。

徐新芷　其实你也总是那一套。我看你的女性观倒太一元化了，你是见女性必……吓吓吓，下文不讲了。

高志修　你这人真瞎说……

四人俱下。

不一会，高志修、季小姐二人复返。

季小姐　如不是为救济国难，我是决不肯去求他们的。他们

那些人真太市侩。

高志修　其实也难怪，上海这个地方，实在也难得应付。

章夫人　（叫出）高先生，季小姐，饭都冷了，你们快来吃吧。

季小姐　（跑进食堂）对不住，对不住。

高志修　（进食堂后顺手将门拉拢，又在壁次按了一下叫铃）听差的有关照他一下的必要。太老实了。

章夫人　真的呢，三位客人只请了一位下来，弄得大家都难乎为情。

老赵由走廊门上。

章夫人　老赵，你这人真糊涂。高先生房里的客一共三个人，请了季小姐来吃饭，其他的二位，你怎样一直便引到了饭厅来？你该先把客人安顿在客厅，由那道门来，（指着走廊门）关照高先生，你连这点脑子都没有吗？

老　赵　是是。

高志修　倒不要紧，不过弄得有点难乎为情。好在今天都是熟人，如果是生客，那便得罪人了。

老　赵　是，是，我下次懂得了。

章夫人　你下次再这样，我们要开销你。

老　赵　是，是，我懂得了。

章夫人　你下去吧。

老　赵　是，是。（将开客厅门下。）

章夫人　唉，你真糊涂！你要从那儿出去？

老　赵　（呆笑）我，我，我……（用手拍着自己的脑袋，由走廊门下。）

季小姐　今天还是我不好，因为我来吃饭，弄得听差的也挨骂。

高志修　你又要客气了。

季小姐　（笑）担心掉油缸吗？可是我要当真不客气呢，有一件事要请求你。

高志修　什么事情？

季小姐　我要问你：什么时候再到前线去？希望你把我带上前线去看看。

高志修　你要上前线去？你这样的小姐！

季小姐　我是很能够吃苦的，高先生。

高志修　万一成了炮灰怎样呢？中国不是少了一位女钢琴家？

季小姐　高先生，你在骂我。高先生你都可以成炮灰，难道我不可以成炮灰？

高志修　好的，你一定要去，后天便有机会。后天下午七点钟，第一百集团军总司令部要打发车子来接我。

季小姐　那吗，高先生，我一定要去，你一定要带我去。

章夫人　季小姐，我看你不去冒险的好。其实，高先生我们都不赞成他去，假使你要去，那他后天一定又要去的。危险来些啦。

季小姐　我不怕啦，喏，高先生，你一定带我去。我后天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准定来。

高志修　你来好了，去不去到那时再说。且看来的汽车说话，假使车大便去；小，便不好去。还有晚上过夜很难，前方

的高级将领有多少人都是睡门板的。

季小姐　那不要紧，我带一张毯子去，就在地面上过夜也可以。

章育仁　（一直没有讲话，此时饭已用完）我在楼上正在实验着一种金属品，我不能再奉陪了。（起身将走。）

高志修　好的，我们也往楼上去坐吧。

季小姐　高先生，你今天不忙吧？我可以多坐？

高志修　不忙，你请多坐一下。请你弹弹钢琴。如怕你妈妈担心，可先打一个电话去告诉她，说你在我这儿便好了。我今天的脑子不大清醒，很想同你们多谈一会，休息，休息。

季小姐　只要高先生不怕搅扰，我是很高兴的。

四人先后由走廊门下，只剩小娘姨一人收拾食桌。

——幕　下

第 三 幕

两天之后，第二幕的客厅，但方向正相反。正面有门通食堂，掩闭着。陈设相当雅洁。有钢琴弹奏声。

幕开后，有穿中山装者二人坐候，各呈一双泥脚。

高志修手持二名片出。二人起立，行军礼。

高志修　两位是第一百集团军的同志吗？我是高志修。哪一位是华先生？

华振威　我兄弟是华振威。（指另一位介绍）这位是权公达同志。

高志修　辛苦了二位。请坐，请坐。

三人就座。

华振威　好说，我们是应该的。倒是高先生肯时常上前线，给了我们以不少的鼓舞。我们的总司令异常欢迎。大前晚我回部去，把高先生的信交给总司令的时候，总司令非常高兴，今天清早特别打发我们来迎接，今天晚上还准备有消夜，要接待高先生。可是事情太不凑巧。今天我们早晨五点钟动身，以为上午七点钟可以到上海，可没有想到

晚上七点钟才赶到。这两天下雨，公路太坏，走到青浦，汽车便陷在泥里，走不动。费了半天工夫算把车子拉出来了。但走到虹桥附近，又和卡车碰了头，把车子碰坏了。

高志修　哦，二位可没有受伤？

华振威　我们倒托庇，汽车夫只略略受了点轻伤，只是汽车不中用了，我们是由虹桥走进上海来的。

高志修　对不住，使二位为我这样受苦。

华振威　那里，我们是应该的。只是我们要请求高先生恕罪，今晚上我们是不能去了。车子在修理，如修理得好，明晚上便动身。如修理不好，便要改到后天清早，但要下雨才行。下雨时，敌人的飞机是不会出动的。

高志修　那很好，我是随时都可以。

华振威　还要请高先生给总司令写封信，就把车子遇事和改期的情形告诉总司令。

高志修　信有方法递去吗？

华振威　我们有交通卡车，今晚要开。

高志修　那我搭卡车去可不好？

权公达　那不好，卡车你吃不消。连我们都吃不消。

高志修　那好，那好，信写在卡片上可行吗？

华振威　行，行。

高志修　（取出卡片和钢笔写着，写好后递给华振威）这样可以吗？

华振威　好极。那吗，我们明晚或者后天清早再来接高先生。明晚走不走，我在三点钟的时候，先打电话来通知。

高志修　好，我在家等候你们。

华振威　（顾权公达示意，与权同起立）那吗，我们回头再见。

高志修　好，回头再见。（起身把两人送出客厅，回头又转来。）

听差的老赵跟在后面。

高志修　你去请章太太和季小姐下来。（一人在客厅里步来步去。）

钢琴声停止了。

章夫人和季小姐携手入。

章夫人　怎么样？是不是就走呢？

高志修　走不成了。

章夫人　（拍季小姐肩）那好极了，我原叫你不要去。你还不知道，她妈妈刚才来电话，还叫她千万不要去。

高志修　我料想到的。其实季小姐本人也不见得真想去。

季小姐　那里，你看我把帽子都戴来了，我怎么不真想去？我刚才还对章太太讲，叫她让我走后，再打电话给我妈妈，说我走了就行了。我是很起劲的，怎么走不成呢？

高志修　刚才来的人讲，公路太坏，车子在路上发生了毛病，后来又和卡车碰了车，弄得很狼狈。由清早五点起，直到此刻才到了上海。

章夫人　（对季小姐）你看，多么危险，你怎么可以去？

高志修　其实路上就没危险，也是不好去的。现在前线上的机关都已化整为零，高级将领们都住在老百姓家里。汽车是不能够直达的，要走一截路。象这两天路又烂，你们穿起高跟鞋，怎么能够走？

季小姐　喏，我穿的并不是高跟鞋呢，你看。（把脚侧拐起来给

高志修看。)

高志修　虽然不怎么高，但已比我们高得多了。

季小姐　这是很好走路的，并不是高跟鞋。

高志修　好的，总之今晚去不成，你妈妈可放心，我们也可以放心了。你赶快给你妈妈打个电话去吧。

季小姐　下次什么时候去呢?

高志修　什么时候去我可不知道。

季小姐　总之，你去的时候一定要通知我啦，我总得跟你去一趟。

高志修　好，到时候我通知你好了。

季小姐　我去打电话。

章夫人　不，我叫用人替你打。(按门次的叫铃。)

老赵上。

章夫人　你给"昆明小餐"的季太太打个电话去，说高先生今晚去不成，来接的汽车发生了毛病。季小姐也不去了，季小姐就留在这儿吃晚饭，请季太太不要担心。

老赵点头下。

季小姐　又要留着吃饭吗?

章夫人　吃你们自己送来的饭，不要又客气了。

在这时小娘姨由内将饭厅门拉开来，现出第二幕中的饭厅，但位置相反。

老赵上。

老　赵　电话已经打好了。季太太说，叫季小姐不要太搅扰了高先生，晚上要早点回去。

季小姐　费了你的心。

章夫人　晓得了，喏，我们进饭厅去。

三人走进饭厅，老赵从后将门拉上。忽闻有汽车声，铃声。

老　赵　（自语）哦，又有客来了。（仓忙跑出客厅。）

田小姐拖着一双泥脚跑进客厅来。老赵随后。

田小姐　高先生呢？唔？

老　赵　在，在，在的。请田小姐上楼。

老赵很客气地邀请田小姐出客厅。一个人仍倚立在客厅房口。接着有上楼的脚步声。不一会又有更匆忙的脚步声跑下。

田小姐　高先生并不在楼上呵，在什么地方呢？唔？

老　赵　（狼狈）在，在，在吃饭。

田小姐　那你老实说好了。（匆匆向饭厅门跑去。）

老　赵　（愈狼狈）田小姐，请你就在客厅里坐坐。让我去回。（挡住田小姐。）

田小姐　老赵，你今天真奇怪啦！你为什么挡着我？

老　赵　（狼狈到极端，以背抵着饭厅门）我，我，我是受过吩咐的。我，我，我……

田小姐　（不能忍耐，一手猛烈地将老赵拉开）我有要紧事，懒得同你纠缠！（两手用力把饭厅门大大地推开了。）

饭厅中四人正在用饭，座位与第二幕略有异动。大家都站立了起来。田小姐却屹立在门口，不动。

老赵抱头而窜。

高志修　（走上去就她）你快来吃饭，我们是刚好拿着筷子的。

田小姐　（侧过身来，含有兴奋意，脸色转苍白）我不吃饭！我忙得

一塌糊涂，你看我的脚吧。我今天清早就到虹桥去慰劳伤兵，伤兵真不少，仗想来是打得很好的。伤兵真可怜，看见真令人不能忍心。

章夫人　田小姐，你来得真好，刚才前线才有车子来接高先生，但车子发生了毛病，没有去成，不然高先生已经上前线去了。

田小姐　又要上前线，是季小姐同路吗？

季小姐　本打算同高先生去看看。

田小姐　那很好，下次如有机会请多多替我们救些伤兵回来。好，我要走了，车子上还有人等我，明天再见。

众　人　（除高志修以外）明天见。

田小姐匆匆转身走，高志修随之。

季小姐亦欲走送，被章夫人拉着了。

章夫人　你等高先生去安慰安慰她好了，不要跟着去。

田小姐　（在客厅中走着说）你这两天的生活过得很快活吧，唛？

高志修　唛？

田小姐　好，明天再见。（路过时把盆中的菊花摘了一朵来，扯成粉碎地边走边掷。）

二人下。

章夫人　（对季小姐）田小姐今天在发脾气，你看，她好端端地把一朵菊花撕坏了。

季小姐　该不是在怪我吧？

章夫人　怎么怪得你呢？

季小姐　因为我在吃饭。

章夫人　有我们陪着，没有问题。

高志修走回来了。

章夫人　田小姐没有对你说什么？

高志修　没有说什么。车上的确有两个女孩子在等着她。她说有话明天来谈。

季小姐　高先生，你的饭怕冷了，好不换碗热的？

高志修　不，不要紧，我是吃惯了冷饭的。这两天我们前线上的士兵更辛苦，有时候两三天都没饭吃。

章育仁　日本兵的情形也相差不远。前两天我把你带回来的俘虏品整理了一下，那里面有位伍长的日记写着："三天吃一水筒水，一天吃一个小面包。"小面包究竟小到怎样不得而知，日本兵的一水筒水是只有这么一碗的。三天只喝得一碗水，那狼狈的情形就可以想见。

季小姐　怎么呢？战地里不是有很多的水吗？

高志修　季小姐你要晓得，这两天租界上的人有的连鱼和蟹都不敢吃。

季小姐　是啦，前天我听见妈妈讲，说有一家人吃鱼，在鱼肚里剖出了一只大拇指。

章育仁　对了，我又想起了一件。俘虏品里面还有一位大尉的日记，那里面写了一首"俳句"①，就是往年周作人②所

---

① 日本诗体之一。一般以三句十七音组成一首短诗，首句五音，次句七音，末句五音，又称十七音诗。

② 周作人（1885—1967），原名櫆寿，字星杓，浙江绍兴人。散文家。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

介绍过来的小诗，那俳句说："战场呵，煮饭的水，黄金色。"

季小姐　黄金色是说泥水？

章育仁　我看，怕是血水。

章夫人　吃饭的时候总说这样的话。

有高射炮声轰隆而起。

高志修　我们的飞机出动了，到楼上去看吧。

大家放下碗筷，退出饭厅。

——幕下

第四幕

开幕前有钢琴独奏贝多芬①的《月光曲》。

琴声中，幕开，现出第一幕中的书斋。

夜六点钟时分，电灯光呈出幽邃的情调。

季小姐坐在钢琴前，将琴板掩上作欲起身之势。

章夫人立在她的旁边。

章夫人　你可再弹一曲啦，弹得真好。

季小姐　不再弹了，坐得太久了。

章夫人　高先生快要回来的，他说过六点钟左右回来。

季小姐　我怕妈妈担心。

章夫人　我替你打个电话去告诉她。(就书案上电话机拨字)喂，是季公馆吗？我要请季太太说话。哦，你就是季太太，你好吗？我是章碧荪呀。喂，我告诉你。季小姐现在在这

---

① 贝多芬(L.Beethoven，1770—1827)，德国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人物之一。一生创作丰富，对近代西洋音乐之发展有重大影响。作品有交响曲九部、钢琴奏鸣曲三十二首、钢琴协奏曲五部、小提琴协奏曲一部、弦乐四重奏十六部等。

儿，因为高先生出去讲演去了，还没有回来，她要和高先生商量点事情，要等高先生回来了才能够回来，请你不要担心。今晚我们要留她在这儿吃晚饭。……那里，那里，不要客气啦，那样说我们天天都要向你道谢才行啦。……好，我叫她来。你等等啊。（以手掩话器）季小姐，你妈妈请你接电话。

季小姐　（接过电话器）妈妈？我是邦珍呀。……没，今天没有到前线去的消息，章太太刚才告诉过我，说高先生并没有说去的话。他现在出去讲演去了，快要回来了。我把关于演奏会的那件事情商量好，立刻就回来。请不要担心。——是，我晓得。——我晓得。请不要担心。好的，我并不在别处耽搁。

此时高志修由后首侧门别室中走入。

季小姐　……喏，此刻高先生刚好回来了。——好的，我替你问候他。（避开电话器）高先生，妈妈问候你。

高志修　不敢当，请代我致意。

季小姐　妈，高先生说不敢当，请我代他致意。……是，我不一会就回来。……没有什么话说。好，好的，好的。（将电话挂上。）

章夫人　季小姐等了你有一个钟头了。

高志修　对不住，对不住。

章夫人　我因为你说六点钟左右要回来，所以替你留着了。季小姐有要紧的事情要和你商量。

高志修　（只把手中的帽子丢在桌上，大衣未脱）有什么要紧的事

情呢？

季小姐　喏，就是演奏会的那件事情。今天上半天“塔丽雅”的周老板走来和我母亲商量，说开演奏会可以，但要有一个条件。

高志修　有什么条件呢？

季小姐　要我答应他们表演一出电影的主脚。他说，他们要把阎海文来电影化，阎海文的爱人的一角，他们要找一个不是电影明星的人来表演。他们说，要这样才足以表示充分的救亡意义。他说，他们有两个候补者，一位是田小姐，一位就是我。他们说，田小姐恐怕是不会答应的。我呢？只要我肯去担任那一脚，他决定在一礼拜之内把“塔丽雅”开放出来，让我们开演奏会。这事情我妈妈有点为难，我也觉得他们是有点近于要挟，所以我特别来请教高先生，你看是拒绝他们的好，不拒绝的好？

高志修　照道理讲呢，是不应该拒绝，不过那些家伙始终在打算盘。巧立名目，会做生意。为什么一定要不是电影明星的人来演呢？这儿就是他们的生意经了，容易号召固然是一层，其实呢可以少花本钱。要用职业的电影明星呢，当然不能白尽义务；但如用到你们来呢，那就不同了。你们如不表演呢，那是不肯救亡。表演如不是尽义务，那也是不肯救亡。结果呢是大家把他们救了。

季小姐　我妈妈也在那样说，所以她不高兴他们。

高志修　不过，我想，你还是答应他们吧。

季小姐　怎的？田小姐你就同意她不要答应？

高志修　不，关于这事情他们并没有来同我商量过。平常他们要叫华青去演电影，我觉得她不如做作家的好，所以我没有赞成。可是目前又不同，目前是共赴国难的时代，只要于救亡有好处，大家都应该牺牲一切，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所以他们如果要叫华青去表演，这回我倒是赞成的。又譬如你吧，你自然是位音乐家，目前就表演一次，倒不会就怎么折损你的身份。何况你们的演奏会还可以因此而开成呢？就是电影演员，其实也应该是很有名誉的职业，不过世间上的俗人，头脑还不太干净，做电影明星的，生活也有些不大严肃，所以弄得有点不大好。只要是于银幕生活适当的人，我倒依然劝她去开拓自己的路，我是一样地尊敬她的。

季小姐　那吗，我就该听你的话，答应他们？

高志修　请你自己过细斟酌吧，晚上回家去再和你妈妈商量一下，假使她不高兴你去，你还是不去的好。

季小姐　怎的呢，妈妈可以那样束缚我？

高志修　我看，做儿女的人，没有十二分的必要，倒不必伤父母的心。

门上有叩门声。听差的老赵开门上。

老　赵　田小姐同徐先生、周先生他们在下边。

高志修　他们上来好了。

老　赵　田小姐说："怕上楼打扰了你，要请你到下边客厅里去讲话。"

高志修　去请他们上来，你总有那样多的话！

老　赵　（狼狈着鞠躬）是，是。（下。）

高志修　古人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我看是说得很好的。我自己三年前失了母亲，实在是最不幸的事。

田小姐、徐新芷、周老板三人上。

大家握手打招呼。

高志修　你们几位真怪，素来都是一来就上楼的，为什么刚才要做作一下？

田小姐　（冷淡地）因为我是受过教训的。

高志修　怎么？

田小姐　（决绝地）好，我就告诉你吧。昨天晚上你同季小姐在吃饭的时候，你的听差的特别客气地把我岔上了楼。待我在楼上找不着你，下来问的时候，他才把门挡着不让我进饭厅。是我太不客气，两手把饭厅门拉开，才看见你同季小姐在吃饭。你的听差的，我要问你，为什么要挡着我不准我进门？（有点兴奋。）

高志修　（发笑）这蠢家伙！大约他是怕你吃醋吧？

田小姐　（愈加兴奋）对了，你这叫着不打自招。我知道你是关照好了的，所以刚才我听见说季小姐在楼上，我就不敢上楼，其实我也太无谓了。我今天来是抱了很大的决心来的，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做作家的本领，做作家的人应该还要有点本领才行。男作家应该要有点玩弄女性的本领，女作家应该要有点玩弄男性的本领。我的本领还不大够。所以我今天实在闷了一天，刚才我去访问徐新芷，才知道他和周老板们的战地摄影计划已经在着手，他们要我表

演电影，我也就答应了。君子绝交不出恶言。我现在恭恭敬敬地把你送给我的照片送还你。（自手提箧中取出有镜框的照片，放在高志修的书桌上。）

高志修　（瞠然）怎么这样呢？

田小姐　没有什么，我们算是各求心之所安。还有你这篇文章我也退还你了。我的杂志已经决定不办。（又自手提箧中将一篇论文取出，也放在桌上。）

高志修　不要误解吧。

田小姐　（近于嗔怒）我没有什么误解，我并没有蠢到连正解都得不到的程度。

高志修　（放下了决心）好的，我祝你的幸福。希望你有能够更了解我的一天。

田小姐　这层希望，我恭敬地移交给季小姐。（回顾季小姐）对不住，季小姐，……我今天无端地也伤负了你，可我也祝你的幸福，希望你不要在短时期之内，便尝到闭门羹。（回顾徐新芷、周老板二人）新芷，我们走吧，不好多搅扰了。（说着一个人便匆匆地出门去。）

徐新芷　（对高志修）老兄，不要多心。田小姐太兴奋了一点，但我们朋友还是朋友。请不要多心啦。我们再见。（求高志修握手，高默然地和他握手。）

周老板　（对季小姐）此刻没想出在这儿碰见了你，真是运气好。上半天我从府上跑出来之后，下半天我便跑到工部局去交涉，演奏会的事体终竟是不行。真是对不住得很，还要请特别原谅。（回头对高志修）高先生，我们明天再

见，剧本的事情务必要帮忙。（求高志修握手，高亦默默地和他握手。）

二人下，高志修未走远。

章夫人　是怎么一回事呢？

季小姐　是我不好，惹出了这样的大乱子。

高志修　谁也怪不得。我看，我们那位老赵，平常我们说他太笨，其实我看是太聪明。田小姐和我的关系，他是晓得的。季小姐在这儿吃过两次饭，大约他把这事情看得很严肃；他怕惹出了什么乱子，所以挡着田小姐，不准她进饭厅门。这种太聪明了的人，实在也没有办法。你又怪不得他，他也出于好意啦。

章夫人　田小姐也太过分了点，凡事不由分说，立地便做到那样决裂的地步。

高志修　事情实在也百口难辩，怎么分说呢？

章夫人　我们替你证明好了，季小姐也可以说话的啦。

高志修　倒对不住季小姐。

季小姐　是我的不好呢。

章育仁匆忙地推门而入。

章育仁　（向高志修）是怎么一回事？刚才我在龙游车行门口碰着田小姐和徐新芷，还有"塔丽雅"的周老板。他们要雇长途汽车往苏州去。田小姐说：她和你断绝了关系；并且说，放下了最大的决心，要到前线去演电影，就和徐新芷、周老板一路。这是怎么一回事？

高志修无言地在室中走来走去，季小姐亦无言地显出十分不

安的情态。

章夫人　是老赵那家伙误了事呢。那家伙我们说他笨，其实他才不笨。就是昨天晚上啦，季小姐在这儿吃饭的时候，田小姐刚好来碰着。刚才田小姐来，她说，她昨晚来的时候，老赵特别客气地叫她上楼。她在楼上没寻着高先生，又跑下客厅去，老赵才把饭厅挡着不让她进去。田小姐自己把门拉开了，才看见季小姐在和我们一道吃饭。这就惹起了田小姐的误会。她就当着大家给高先生下不去，把文章也退还了。还对着高先生和季小姐，说了一些俏皮话，和着老徐、老周一道便跑了。这不是老赵那家伙，妄作聪明误了事吗？

章育仁　（鼓掌大笑）哈哈哈哈……你们都是傻子，老赵那里聪明来呢！那家伙真是一个公式主义者！

章夫人　你不要发呆了，你在骂人是傻子！

章育仁　怎么不傻呢？你们忘记了吗？早三天，季小姐在这儿吃中饭的时候，老赵把徐新芷和周老板引下楼来，把饭厅门大打开，弄得难乎为情，被你们骂了一次，叫他下次不准再如此。昨晚又有季小姐在饭厅里和我们吃饭，田小姐开门，他自然要挡驾了。你们真是聪明！

章夫人亦鼓掌大笑起来，高志修、季小姐二人均笑。

章夫人　这家伙，真是误人！怎么办呢？

章育仁　我看打电话到龙游去吧，问他们走没有走，假使没有走，便向田小姐解释一下好了。

高志修　好，我也正在这样想。（取电话机拨字）你是龙游车

行吗？刚才有三位客人，两位男的，一位女的，在你那儿雇长途汽车到苏州去，已经动了身没有？……已经动了身？现在开车去，赶得上赶不上？……唔，"沿途都要停车"，……"没有一定的路线"，……"没有方法赶"，……（把电话机丢掉了）糟糕！

章夫人　怎么办呢？没有方法赶上吗？

在这时门上又有扣门声，老赵拿着两张名片进来。

老　赵　昨天晚上由前线来接你的华先生和权先生又来了。

高志修　（不耐烦地）你请他们上楼来。

老赵下。高志修将桌上原稿放进抽屉，拿着相片匣沉吟。

季小姐　高先生，你该不是要上前线吧？

高志修　本来，他们昨晚上和我约过，说假如车子修理好了，今晚便可动身。刚才三点钟的时候有电话来，说车子已经弄好。

季小姐　那吗，高先生你一定带我去。

高志修　等他们上来再看。（将相片匣交给章太太）碧荪，这东西我就送给你吧。

章夫人　我们已经有了，你何不就送给——（想说季小姐，尚未说出口。）

季小姐　给我吧！（从章夫人手中将相片拿去，放进手提箧中。）华振威、权公达二人上，向诸人行军礼。

华振威　高先生，车子已经开来了，在下面等着。假如方便，立刻便可以动身。

高志修　二位辛苦了。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二位是第一百集

团军总司令部的华振威先生和权公达先生。（指章氏夫妇）这二位是化学家章先生和章夫人。（指季小姐）这位是有名的钢琴家季邦珍小姐。

诸人各各客套了一下。

高志修　我是用不着什么准备的，连大衣都还穿在身上，只要把帽子戴上便可跟二位动身。只是这位季小姐，她很热心，她也想上前线去慰劳各位武装同志，不知道可不可以让她同路？

华振威
权公达　（同时）很可以的，车子很大。

季小姐　那吗，好了。我真高兴。（回头拉着章夫人的两手）章太太，你等我走了之后，希望你打电话给我妈妈。

华振威　不过季小姐要去，车上恐怕稍微冷得一点，能够带床毯子去最好。

章夫人　那不要紧，就把高先生的毯子带去好了。（急忙向后首侧门走进别室去，取了一床毯子来。）

华振威　那吗让我们先下去等着。

章夫人　（对章育仁）我们也下去一步。

高志修　对不住各位，我们立刻就下来了。

四人由前门下。

高志修　（把帽子拿到了手里，向着季小姐）你一定要去吗？

季小姐　我一定要去，无论怎样我都要去。

高志修　你要去也好，但我要先得到你妈妈的同意。让我先打电话给她。

季小姐　（阻挡着）不，你不要打。妈妈知道了，她不会让我去。

高志修　她如不让你去，那我就不好把你拖去。这是责任问题。

季小姐　那吗，让我给她打。（取电话机拨字）是妈妈吗？我邦珍啊。妈，我告诉你，我现在要同高先生一道上前线去。现在立刻就动身，车子在楼下等着。去的地方你是知道的。前线来的人都同意我去，车子很大。……不要紧的，我非去不可。……是的，是的，不要紧，有高先生的一床毯子带着的。……高先生吗？兴趣还好。……好的，我晓得保重，不要担心。不两天便可以回来。……好的，好的，我对他说。没有什么话说了。（把电话挂了。回向高志修）妈妈已经允许我了，我很高兴。妈妈希望你保重。她说到前线去，不要让你出了岔子。

高志修　谢谢她的关心。其实国家正需要我们用血来灌溉的时候，就成为炮灰，也算是尽了做子民的责任。我自己是随时随刻都准备着做炮灰的。

季小姐　好，我也甘愿去做炮灰。

二人向前门走下。舞台一时静寂，突然有飞机的拍音，高射炮轰隆地响亮，从开放着的凉台门口可见远远的蔚蓝色的天宇中有红绿各色的灯号乱射。

——幕徐下

1937年11月12日，脱稿于上海暂时成为孤岛的时候

〔本剧注释者：唐德　康林〕

棠棣之花

本剧自一九二〇年诗剧《棠棣之花》，至一九二五年两幕话剧《聂嫈》，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幕剧《棠棣之花》，直至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定稿，前后历时二十二年，于一九四二年七月由重庆作家书屋出版。

人　物

聂政——年二十岁。明敏，果敢，富于正义感。

聂嫈——聂政之姐，二人孪生。性情相似。

因系孪生之故，此二人须求其面貌之近似者，但亦不必全同。孪生子本有两种，有绝对相同者，必为同性；有仅如普通之兄弟姐妹者，必为异性。此为姐弟，故只求其近似即可。

酒家母——年三十余。系一通常妇女，生活虽毁败而不糜烂，富于同情心，勤敏。

酒家女春姑——年十七八。美好，健康，富于自尊心与正义感。

严仲子——年四十以往。正直而有远见，并能谦恭下士。

食客韩山坚——年四十左右。机警，但心地坦白。

韩相侠累——年四十以往。阴险、跋扈、粗暴。

韩哀侯——年五十左右。昏庸、肥胖，愈肥愈为合格。

秦使——年三十余。此人戏虽无多，但须矫健稳重，颇须自恃而不失于矜持。目中无人，却不宜显其傲慢。

盲叟——年六十以往。悲惨社会中之人生经历者。人类社会中有无形的一种正义感与同情心，此人即其综合之象征。

幼女玉儿——盲叟之孙女，年十一二，一片天真。

士长一与二——此二人为侠累之党羽，愚昧、刚愎、横暴。

卫士甲与乙——此二人在戏中地位，颇为重要，似愚戆而却天真，似粗暴而却柔顺，良心未昧，易受感动。

其他卫士十余人，秦使随从二人，冶游男女及市民之群若干人。

第一幕　聂母墓前

一望田畴半皆荒芜，远处有浅山环绕。山势余脉在左近田畴中形成一带高地，上多白杨。白杨树上归鸦噪晚，树下一墓有栏杆围绕（在台上只现出后方与右后的一部分），墓前有台阶数段。一碑题“聂母之墓”四字，侧向右。左手一条陇道，远远斜走而来，与墓地相通。

聂嫈携桃花数枝并提一竹篮自陇道上，聂政旅装佩剑随后。

聂　政　（指点）姐姐，你看这一带的田地都荒废成这个样子了！

聂　嫈　（叹息）哎，今年望明年太平，明年望后年丰收，望了将近十年了，可是这眼前的世界简直成了乌鸦和乱草的世界。（回首指点）你听，那白杨树上的乌鸦叫得多么难听呵，好象是在嘲弄我们人的命运一样呢。

聂　政　人的五腑六脏只供那些乌鸦加餐，人的血肉脂膏只供那些乱草蕃荣——乱草呀，乌鸦呀，倒是你们比我们幸福得多了。

聂　嫈　（指点）你看，母亲的坟墓已长成这样乱草蓬蓬了。母亲死去已经三年，死而复生的只有这些乱草，和我们相依

为命的母亲却是永远不再回来。哎，我们这几年来，真是尝尽了离乱的滋味了。

聂　政　这几年来常常闹着战乱：今日合纵，明日连衡；今日征燕，明日伐楚。六国的诸侯他们都不把老百姓当成人，只顾贪图扩大自己的权势。做牺牲的老百姓假使老是默默地服从下去，祸乱便永远没有尽头——三年前，严仲子和我说过的这些话，我是一刻也不曾忘记。姐姐，现在正是我们年青人发奋有为的时候了！（激昂地拔剑及半，复行收入。）

聂　嫈　是的，你这次去访严仲子，我正希望你们能够做出一番救国救民的事业出来。

此时欲圆未圆的月儿自远山升上，姐弟二人已步上墓台。聂嫈置竹篮墓前，分桃枝为二，插于碑之左右。聂政斫白杨一枝，在墓之周围打扫。

聂　嫈　（自篮中取供物陈布，并取出洞箫一枝）哦呀，你把洞箫都带来了吗？（置洞箫于墓栏上。）

聂　政　是的，我已经三年不吹了。母亲在世的时候，喜欢听我吹洞箫。我今天晚上要在母亲墓前吹一会儿。

聂　嫈　好的，我也很想听听呢。（陈设毕，在墓前跪拜。）

聂政亦跪拜。

聂　嫈　（跪向墓祷祝）妈妈，我和二弟看你来了。今晚二弟要到濮阳去拜访严仲子，特来向你告别。母亲该还记得，三年前，母亲还在的时候，严仲子来访过二弟，要二弟替他报仇。那时因为母亲还在，二弟要孝顺母亲，他便推辞

了。现在我们守孝已经满了三年，二弟想到"士为知己者死"，就在今天晚上他想赶到濮阳去探访那严仲子。那严仲子为人深明大义，我想二弟此去一定可以做些不会辱没母亲的事情。我也想改扮男装陪着他去，但二弟说我去反而累赘，并且母亲的坟墓也没人照管，因此我也就只好忍心让他一个人去了。妈妈，我希望你在冥冥之中对于二弟多多地加以保佑。

聂　政　（拱手直立墓前）妈妈，我此去想做些男子所应当做的事，要不辜负妈妈养育了我们一场。姐姐她是有志气的，她能够独立自主，所以我也就忍心和她分离，但也要希望母亲多多保佑姐姐。

二人祷祝毕，聂政步下墓台，略略向四方瞻望。聂嫈起立，在墓台上频频拭泪，依依难舍。

聂　政　（回顾指着上升的明月）姐姐，月亮已经上来了。（又环指四周）树上的乌鸦也归了巢，这四周是多么清静呵。

聂　嫈　我很喜欢这种清静的地方。在这万籁无声的清静之中，却好象有很哀婉的，很哀婉的声音在那儿颤动。（取洞箫授聂政）二弟，现在请你吹箫，就用你前晚上新制的那个曲谱，我要信口唱出我心中的哀怨。

聂政受箫，面月吹弄，时复回顾其姐。

聂　嫈　（倚坐墓台阶石上，唱）

别母已三载，母去永不归。

阿侬姐与弟，愿随阿母来。

春桃花两枝，分插母墓旁。
桃枝花谢时，姐弟知何往？（唱至此，徐徐起立）

不愿久偷生，但愿轰烈死。
愿将一己命，救彼苍生起。

苍生久涂炭，十室无一完。
既遭屠戮苦，又有饥馑患。

饥馑匪自天，屠戮咎由人。
富者余粮肉，强者斗私兵。

谁可均贫富，谁可锄强权？
愿为施瘟使，除彼害群遍！

聂　政　（转身回向其姐）姐姐，你这歌词十分悲壮，就好象说出了我心中想说的话一样。你请再唱下去吧。

聂　嫈　我也很想再唱，我心里好象有唱不完的情绪。你请照样地吹，我也照样地唱啦。（继续歌唱）

明月何皎皎，白杨声萧萧。
阿侬姐与弟，离别在今宵。

今宵离别后，相见未可期。
多看姐两眼，多听姐歌词。

汪汪泪湖水，映出四轮月。

俄顷即无疆，月轮永不灭。

聂嫈唱时，聂政吹箫和之。聂嫈歌罢，不胜悲抑；聂政亦为之踌躇沮丧。二人缄默有间。

聂　嫈　（勉强振作精神）二弟，我看你可以走了。我的事情你不要罣念。

聂　政　（摇头）不，姐姐，我倒想不走了。我没有想出姐姐你是这样的悲哀。你使我这火一样的雄心，都冷去了一大半。

聂　嫈　对你不住。我的确是有点悲哀。但我悲哀的不是怕和你别离，我悲哀的是我不是男子。假如我也是个男子，我不是也可以和你一道去做些有益的事吗？但是，我此刻也不悲哀了。悲哀终竟是没有用处的。我虽然是个女子，也有我们女子所应当做的事情。我现在已经有了我自己的打算。我要对着月亮，对着母亲的坟墓，向天发誓。我要永远不辱没你，要配得上做你的姐姐呢。我看，你现在可以走了。不要辜负了严仲子对你的知遇，不要辜负了天下的老百姓。好，你就请去吧。我再随意唱出几句来，壮壮你的行色。（唱）

去吧，兄弟呀！

去吧，兄弟呀！

我望你鲜红的血液，

迸发成自由之花，

开遍中华，

开遍中华！
兄弟呀，去吧！

中华需要自由，
中华需要自由！
如狼似虎的恣睢暴戾，
要吞蚀赤县神州。
人们反勇于私斗，
而怯于公仇。

去吧，兄弟呀！
去吧，兄弟呀！
我望你鲜红的血液，
迸发成自由之花，
开遍中华，
开遍中华！
兄弟呀，去吧！

中华需要兄弟，
中华需要兄弟，
去破灭那奴隶的枷锁，
把主人翁们唤起。
快快团结一致，
高举起解放的大旗！

去吧，兄弟呀！

去吧，兄弟呀！

我望你鲜红的血液，

迸发成自由之花，

开遍中华，

开遍中华！

兄弟呀，去吧！

兄弟呀，去吧！

聂嫈唱时，聂政拔剑起舞。

——在歌声中幕下

第二幕　濮阳桥畔

濮水横流，岸上有桃花正开。

舞台右侧斜现一桥，桥之彼端不可见。此端左侧有碑题“濮阳桥”三字。左侧酒家一，右三分之二为客座，背面开窗临河，有栏可凭眺；左三分之一为厨舍，有户通客座。前面为中庭，庭中陈纺车一具。房舍建筑与陈设，宜与日本式相仿佛。

酒家母女各一人，女春姑坐庭中纺线，年可十七八，母年三十以往，坐客座边缘绩麻。

濮水中有游船荡桨声，少焉男女合唱之声起。

　　春桃一片花如海，
　　千树万树迎风开。
　　花从树上纷纷下，
　　人从花底双双来。
　　人来花里花可知？
　　花落舟中人欲痴。
　　不愿辞花咏言归，
　　愿为花下春流水。

有间。

春　姑　妈，听说齐国的女子，近来多半改穿男装了，不知道实在不实在呢？

酒家母　怎么不实在？前天齐东的黄姨母来，不是还说过她邻家的女儿也都改扮了男装，往孔夫子的学堂里读书去了吗？

春　姑　谁肯信她！孔夫子的骨头已经打得鼓响了。

酒家母　哼，你才聪明，难道他的儿子便不可以叫作“孔夫子”吗？

春　姑　他的儿子还死得更早呢！

酒家母　你倒象在替孔氏宗祠管家谱啦，我不相信他便没有孙子了。

春　姑　那可不管他啦，妈，你肯允许我吗？我也想到什么地方去读读书。

酒家母　读书？在我们这里有什么地方可以容你读书呢？女儿家读了书老实说又有什么用哟？

春　姑　妈，你不能说没有用！做母亲的没见识，便只好养出些没见识的孩子。如今这世道上有很多没见识的人，不都是由没有见识的母亲所生出来的吗？他们小时候没有受过什么母教，长大来也没有受过什么好的教育，他们就只好捣乱，只好做些没廉耻的事情了。所以这如今不识廉耻的人这样多，妈，据我看，一些做母亲的人恐怕要负一多半的责任呢。

酒家母　哎哟，你还了得，幸亏我只生了你这个女儿，不然，我恐怕也脱不掉干系呢。不过我总觉得孔夫子的夫人有

句话说得满好，她不是说过“女子无才便是德”吗？一个女儿家是不消要什么学问的，古时候也没有听见说过有什么读书的女子。

春　姑　（起身走至母身旁）妈，怎么没有？周武王的后妃①不是吗？（在母侧坐下。）

酒家母　那个又当别论，她是皇帝的后妃，你是卖酒人家的女儿呢。

春　姑　皇帝的后妃和我们寻常人家的女儿，有什么区别呢？

左翼堤上闻人脚步声。

酒家母　有人来了，别再胡说八道吧。

严仲子及食客韩山坚自堤上左手登场。严仲子佩剑持弓，并带箭服。韩山坚倒戈荷狐兔。

酒家母收拾麻绩，偕春姑折入厨中。

韩山坚　今天有趣是有趣，可惜野物少了一点。

严仲子　打猎的趣味倒不在乎野物的多寡。我们借此得与浩荡的大自然相接触，把我们心中的愤懑舒畅了许多，倒是莫大的精神上的快乐呢！

韩山坚　是的，我们现在是快畅得许多。不过，这种快乐可惜只有贵族的猎师才能够享受呀。没钱的人一家数口，专靠打些野物营生，假如一无所得，立刻便要发生恐慌，还能说得上什么精神上的快乐吗？

---

① 指邑姜，姜太公之女，周成王之母。

严仲子　你这话一点也不错。不过他们不是不应该享受，只是不能够享受罢了。我们有些乏了，进酒店去对饮一杯吧。

韩山坚　那很好，我也正想解解渴。

二人由堤上步下，向酒店走去。

酒家母由厨中走出，接客。春姑亦随后。

酒家母　仲子先生，你们打猎回来了吗？请坐。要用些什么菜？

二人上店，解放武器。

严仲子　随便拿两样现成的好了，给我们烫壶上好的酒。

母、女应声入厨。

严仲子与韩山坚凭栏席地并坐。

游女一群由桥上出场。

游女一群　（在酒店前载歌载舞）

侬冷如春冰，郎暖如春风；

冰入春风怀，化作春水融。

水涨泛桃花，郎浮水上舟；

鼓浪翻郎舟，郎死侬心头。（舞将毕由堤上向左手歌舞而下。）

严仲子　哎，这儿风气坏得真有点程度了！我对于这些光景，有点伤心。

韩山坚　"人情之所不能忍者，圣人不能禁。"① 从前不是有过

① 语出《汉书·杨敞传》："夫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

“虽有七子之母而犹不能安于其室”①？你怎么能够怪得这些青年男女呢？

严仲子　这却不单是“食色性也”的问题。这些可怜的女儿们，你以为她们是在享乐吗？其实她们都是堕落了的人，但她们也不见得都是自甘堕落。她们的清白，任人玩弄——给那班并不相识，毫无爱情的男子玩弄，都不过是因为生活困难，所以才陷到了这个田地，把自己顶可尊贵的人品都丧失了。我想，假使她们家里多有得几升米，有钱人子弟少有得几个钱，普天下决不会有这样悲惨的以人身来做买卖的秽迹了！

韩山坚　我的看法稍有不同。我觉得这种现象倒是人类必然的要求。太古时候并没有什么贫富的悬殊，但是男女们是杂婚野合。那时候的淫风，恐怕比现在还要凶吧？

严仲子　那个又是两样。那时候是凭爱慕的结合，现在的是只凭金钱的结合呀！她们这些女子受了金钱的魔力，挨尽肉体上的熬煎！她们的精神大部分都随着她们的肉体腐烂了。她们毫无快乐可言，你刚才说的贫穷的猎师享受不到精神上的快乐，也正是这个贫穷问题的结果吧。……

聂政自左手堤上登场，在桥头踌躇一会，走向酒店。

严仲子　（惊起）哦呀，聂政兄！聂政兄！你不是轵城深井里的聂政兄吗？

---

① 语出《诗·邶风·凯风》之孔颖达疏：“当时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夫室而欲去嫁。”

聂　政　（亦表示惊喜）哦，真是奇遇！严仲子先生，我正是从轵城深井里赶来探访你的。

韩山坚　（亦喜出望外，起立相迎）你可使我们想念得够了，想不到今天在这儿见面！

春姑自厨中出视。

严仲子　（向春姑）我们来了一位远客，请你给我们多备一份杯筷。

春　姑　是，知道了。（入厨舍。）

聂政升座，三人相让一回，仍凭栏席地而坐。

严仲子　哎，真是奇遇，没想出在这儿碰上了！

聂　政　我正在踌躇，正想向这酒店来叩问你的住址呢。

严仲子　（向堤上右手指示）我的别庄在那一边，离此地不远。我们是刚刚打猎回来，因为有点疲乏，想在这儿小饮一杯。没想出你就到了。你来得正好，我们就在这儿先替你把酒洗尘，慢慢再回到我庄上去吧。

聂　政　那是很好的，我也真没有想到有这样凑巧的事，能够和你们在这儿相遇。

韩山坚　聂政兄，我们一别，倒不知不觉地已经三年了呢。

聂　政　可不是吗！韩山……

严仲子　（插断他的话头）聂政兄，请你原谅。（声音放低）他的姓名因为有点缘故，请你不要替他表扬。

聂　政　哦，原来是这样的，是我冒昧了。（又回向韩山坚）三年的光阴真是过得很快呀！

严仲子　往日不见，一日就好象三年；今日相逢，三年却如同

一日。想我们当年登堂拜母的时候，不是还好象和昨天一样的吗？老伯母可还康健？

聂　政　（略示沉抑）母亲过世已经三年了。

严仲子　（惊）哦呀，怎么说！

聂　政　母亲就在那年冬季，偶患伤寒，又加上吃错了药方……

韩山坚　医生的功德真是无量呀！世间上幸好有了他们，不然怕会有人满之患呢？

严仲子　你这人真是信口雌黄，难道老伯母是该死不成！

韩山坚　哦呀哦呀，唐突之至，唐突之至。聂政兄，恕罪恕罪！

聂　政　好说，你的话倒是至理名言，我想，庸医杀人怕真同贪官污吏一样的厉害呢！

濮水中游女合唱声起，三人话头为之中断。

侬本枝头露，
君是春之阳；
君辉照侬身，
身入白云乡，
魂绕君之旁。

君是春之阳，
侬本枝头露；
君辉不见假，
侬泪无干处，
身随野草腐。

韩山坚　（在歌声未毕时，即行向聂政征询）聂政兄，你听怎么样？

聂　政　很久就听说濮阳的民俗风流，真果是名不虚传了。

韩山坚　此刻还早，一到晚来，满河都是画舫游船，清歌浅唱，真正是别有天地呢！回头去观光一下，也是好的。

聂　政　很好，回头有工夫，自然要去观光一下。

酒家母、女运食案出，一人一案，案头爵一、壶一、簋一。

酒家母　贵客们太等久了吧，人手少，对不住得很！春姑，你斟斟酒啦。

春　姑　（忸怩）我不会斟酒。

聂　政　我看，我们自斟自饮的好吧。

严仲子　不错，我们还是自斟自饮的好。

酒家母退入厨下，春姑下庭中纺线。

三人先行斟饮一巡。

韩山坚　我是个快性人，是不会讲什么礼节的，古时候的人在燕享宾客的时候，要唱诗助酒。我觉得这个礼节倒有点意思。今天难得聂政兄这样远来，待我此刻也唱首诗来助酒吧。（干杯，唱）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

有美一人，清扬婉兮，

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严仲子　这首诗，在这儿唱，真是适当，亏你把它想出了。让我讨个便宜，我接着唱那第二章，来敬聂政兄一杯酒。（唱）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

有美一人，婉如清扬，

邂逅相遇，与子偕臧。①（唱毕，干杯。）

聂　政　（干杯，答唱）

子之昌兮，

遭我乎猺之阳兮，

并驱从两狼兮，

揖我谓我臧兮。②

韩山坚　（牛饮）呵；今天真快活极了，待我再想首什么来唱唱吧。

严仲子　唱多了，反而烦腻，我看可以不必了吧。

聂　政　不错，我们还是清谈的好。

韩山坚　“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我也就只好“吾从众”了呀，啊，哈哈哈哈……

三人饮酒间，春姑时时倾听，且对聂政窥视，须表示有爱慕之意。

韩山坚　说起来，我记得你还有一位令姐，怕已经于归了吧？

聂　政　承你过问，谢谢。家姐还不曾适人，家母还在的时候，因为要侍奉母亲，而今家母过世刚满三年，所以还不曾说到婚姻上来呢。

韩山坚　聂政兄，你今年多少贵庚了？

聂　政　刚才入冠。

韩山坚　那么，令姐不是上了二十了？

---

① 语见《诗·郑风·野有蔓草》。

② 语见《诗·齐风·还》第二章。

聂　政　家姐和我是一胎双生的。

韩山坚　哦，那么是同年了。

女子合唱声起。

韩山坚　唉哟，又来了那么一群！（向堤上左手指示。）

游女一群由堤左歌舞而出。

游女一群　（至酒店前继续歌舞。有男子数人追至，加入合唱）

〔风〕余所追求者，竟为汝所戕。

誓当扑灭汝，恨汝太辉煌。

〔火〕只怪扑灯蛾，焉能怪得我？

伊亦有眼睛，当知我是火。

〔蛾〕明知君是火，甘向火怀栽。

躯壳成焦炭，寸心始可灰。（歌舞毕，从桥上下场。）

韩山坚　呵，真教我有点忍耐不住了。聂政兄，好不好同去观光观光一下？

严仲子　谁肯同你一道去！你一个人去喝些冷风，把你那肮脏的肺腑吐干净来吧！一拿到酒杯，便成醉鬼。

韩山坚　嗳哟，我又不曾叫你去。你不去，怕就没有人同我去的吗？（起身向厨中呼唤）好妈妈，（又向庭中呼唤春姑）好妹妹，我们一道去玩玩吧。

酒家母　（自厨中出）好便是好，怕冷落了他们两位显客啦。

严仲子　不打紧，你们能丢手去，去去也好，我和聂先生还有要紧的话要说。

酒家母　那么，我们就失陪了吧！女儿，你去？

春　姑　我不去。

韩山坚　好姑娘，去去好玩儿呀，去去好玩儿呀！不去我就要拉你去！（近身强拉春姑手。）

春姑挣脱之，奔入厨舍。

韩山坚　吓吓，你硬是不肯去！

酒家母　那孩子是不识抬举的，真没办法呢。就让我陪你老去吧。

韩山坚　好的，好的。我们去划划船怎么样？（向濮水方面指示。）

酒家母　划船费时间，在岸上玩玩的好吧。

韩山坚　那么，我们往那边去走走。（向桥上指示。）

酒家母　好的。（先行上桥。）

韩山坚　（随后）哦，那边的人真多！……

韩山坚与酒家母下。

严仲子　（起立瞻望一巡）他们走了，我们更好倾谈。这两三年来，我真真是时常在想念你的。

聂　政　（亦立起）母亲在的时候，我不忍出门。如今是自由自在的了，我可以一心一意地报答我的知己。我记得，当年你不是说过，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吗？

严仲子　是的，我在此不妨向你说出了。子政兄，你是知道的。我从前和韩国的丞相侠累是曾经同过事的，我们同是韩侯的家臣，也可以说是韩侯的左右手。那时候晋国的大权操在韩、赵、魏三家的手里，晋国的公室是微乎其微。我主张三家不要分晋，应该协力把晋国保持起来，即使晋君不够英明，我们尽可以恢复古代的选贤制度，选出贤者能者来代替晋君，但是三家千切不可分裂。分裂了，

我们便不足以抵抗那西方的强敌——秦国，和那北方的异族——犬夷。然而侠累偏偏和我立在反对的地位，他极力煽动着韩侯，和赵、魏两家，实行三家分晋。三家把晋分了，他又怂恿韩侯，与赵、魏两家不睦，时常闹着内讧。象他这样的人，我觉得简直是一个国贼！（稍停）因此我有一次在韩侯面前竟拔出剑来，（做出拔剑姿态）想要斫他，却不幸没有斫中；（纳剑入鞘）但我就因为这样得罪了韩侯，才逃到这濮阳地方来，徐图后举。三年前我去找你的时候，便是希望你帮助我，来铲除这个国贼！我知道你是勇敢的人，而且疾恶如仇，所以我专诚来求你，但没有想出你同时还是一位孝子。（略略停顿一会）但这三年来，侠累那家伙，是愈闹愈不成话了。他竟主张和秦国勾结，借秦国的力量来压迫自己的兄弟赵国和魏国，更想进而压迫齐国和燕国，与南方的楚国争雄。你想，这样的人，我怎么能够忍耐呢？（又略略停顿一会）强暴的秦国，一天一天地跋扈起来，把六国的力量联合在一道，恐怕都还不足以抵御它。而侠累那家伙，偏偏要兄弟阋墙①，引狼入室！弄到现在的中原，年年争战，民不聊生。象这样的人，岂不是不仅是三晋的罪人，而且是天下的罪人吗？

聂　政　是的，听你这样说，侠累这国贼，实在是罪不容诛。但不知道有没有可以和他接近的机会？

春姑自厨中出。

---

① 《诗·小雅·常棣》："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侮）。"

春　姑　（向聂政）聂先生，你再请嗑点酒吧。

聂　政　多谢你，酒已经很够了，姑娘。

春　姑　我妈妈出去了，没有侍候先生，我希望能敬你一杯酒。（走至聂政席位，跪下斟酒。）

聂　政　（回身半跪，把爵受酒）姑娘，你太客气，多谢你。

严仲子　春姑娘真是贤慧。

春　姑　（对聂政）你请喝干了，我再给你斟上。

聂　政　（踌躇）我已经喝得很多了。

严仲子　子政兄，你就领这份情，喝干了吧。

聂　政　（热情地一饮而尽）谢谢你，姑娘。

春　姑　（再为斟满，又向严仲子）仲子先生，你也请喝一杯吧。

严仲子　不，姑娘，我已经喝得很多了，请你不必客气。

春　姑　（持壶在手，略略摇动）哦，这酒已经空了，让我再去烫一尊来。（起身，退入厨舍。）

聂　政　（回身起立）我们的话头被打断了。（少停）请你告诉我，有没有接近侠累的机会？

严仲子　说也凑巧，机会就在眼前。我打听得侠累和秦国勾结，不久秦国便要派遣使者来，在东孟地方和侠累相会。这一相会，必然又是助长内讧的动机。这假如不把它阻止，将来又会闹得民生涂炭。我是很想趁这个机会去刺杀侠累，没想出你老兄就在这时候来了，这岂不是机缘吗？

聂　政　东孟之会究竟在什么时候？

严仲子　大概只有三五天的光景。

聂　政　东盂离这儿可有几天的路程？

严仲子　昼夜兼程地赶路，大概两天多可以到达。

聂　政　那么，事不宜迟，我们现在不能在这儿久留了。（回身拾取行李在手。）

严仲子　（制止之）又何必如此性急呢？请到我庄上去休息一夜，待多选些力士和你同去，岂不万全吗？

聂　政　那却不然。我们行事第一时机不可失，第二人手不宜多。人手多了，反会坐失机宜。即使你要同去，我也不愿意。方才的那位食客……

严仲子　韩山坚吗？

聂　政　是的，我也望你别要和他提起，我此刻就动身了。（走下座场。）

严仲子　（随聂政走下，再制之）子政，你不必如此性急！你既决心要去行事，那我们是如天之福。不过侠累那厮也不是容易近身的。他是有力气的人，而且诡计多端，惯会猜忌，又有不少的力士维护着他，你一个人恐怕也奈何他不得。

聂　政　（略示踌躇）我此去只是想探听形势，并没有一定的把握就要奈何他。不过，我在这样想，只要我能够挨近得他的身边的话，……

严仲子　问题就在这里了。先总要想个方法来，使你能够挨近他的身边。

聂　政　你可想到有怎样的方法？

严仲子　（踌躇）方法是有。不过还有更严重的问题呢。

聂　政　还有什么更严重的问题呢？

严仲子　（仍然踌躕）子政兄！……（又沉默着。）

聂　政　（略示不满）仲子先生，我此次来拜访，完全是把你看为志同道合的知己的，或许在我是冒昧了吧？

严仲子　子政兄，你怎能说那样多心的话！我有些踌躕，实在是为你而起着伤感啊。

聂　政　怎的？

严仲子　子政兄，你想想看。在你能够挨近侠累的身边之后，无论你除得掉他，或者除不掉他，不是都要把你牺牲了吗？

聂　政　（笑出声来）啊哈哈……仲子先生，（拱手）我多谢你的厚意。但要请你原谅，我觉得你还是不十分知道我。

严仲子　（拱手）对不住，对不住。

聂　政　（稍激昂）我自己觉得，我并不是那样贪生怕死的人。我是把我自己的生命看得和自己身上的任何物品一样，只要用在得当的地方，我随时都可以送人。何况现在的中原分成了亲秦和抗秦的两派，我素来是主张抗拒秦国的，我十五岁时为什么杀了人，也就是为和一位亲秦的人争论，一时性急，把他结果了。这几年因为我母亲还在，而且自己的修养和本领也太不高明，所以我隐忍着，在屠狗生活中锻炼自己。现在我母亲已经过世，自己没有后顾之忧了，虽然修养还是不够，但杀狗的本领自信是有的了。只要是于人有利，于中原有利，我这条生命并没有看待得怎么宝贵。但只要于人有利，于中原有利而使用我这条生

命，那我这条生命不也就增加了它的价值吗？

严仲子　（拱手表示敬意）子政兄，实在钦佩，实在佩服，我再找不出什么话来向你说了。（有潸潸欲泪的神气。）

聂　政　（把气放平稳了）请你原谅……我还须得请教你，究竟要怎样才可以挨近侠累的身边？

严仲子　（平复）子政兄，到这儿我不便再隐瞒你了。这件事情，我看，还得请韩山坚兄帮忙才行。

聂　政　怎的？

严仲子　山坚他是我的一位心腹朋友，他现在在韩侯身边充当大右之职，他和侠累的关系也很不坏。我自从离开韩国以后，关于侠累方面的消息，完全是他透送的。

聂　政　（惊愕）啊，原来是这样，我简直没有把他看出。

严仲子　他是前天才装病请假偷偷到这儿来的。不好声张，只好装着一位食客。

聂　政　哦，原来是那样。

严仲子　据山坚的侦察，秦国这次派遣使臣到韩国来的意思，一面是来报聘，一面是想假道。侠累曾经派人到秦国去通款曲，所以这次秦国也派遣了人来，但主要目的是要引诱韩国共同去攻打魏国。据说有这样的条款，假如把魏国攻下了，秦国是准备让侠累去做魏侯的。侠累的气力大，势力也大，山坚斗不过他，所以他趁这个机会跑到我这里来要我想个办法。我们的意思是想找些有勇气有本领的人，装扮秦国使者的随从，在东孟会上行刺侠累，破坏他们的阴谋诡计。这样，可以松懈侠累的防备，可以

减少许多阻碍，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好办法呢？

聂　政　当然是一个好办法。

严仲子　不过山坚到这儿已经两天了，在我的一些食客当中，却连一个够格的勇士也找不出。要大家打打主意，倒人人都可以说出一套，但要请哪一位去动手的时候，那便大家都不说话了。不是这样有问题，便是那样有问题。闷了两天，都没有解决，所以我同山坚两人才一同出来打猎，也很想借打猎为名，索性由我们两人到东孟去行事。是山坚阻止了我，他说，一来我的面貌太熟，装扮不来；二来我的本领也敌不过侠累。因此我们也只好闷着，正打算这一次又权且作罢了。

聂　政　多谢你，我现在算把一切都弄明白了。这儿是没有丝毫疑问。我看时机实在是不可失，只要山坚先生同意，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应该趁早动身。你请相信我，我是可以代替你的。

严仲子　那还成什么问题！我也知道，山坚也是不成问题的。只是我自己觉得很难过，我不能够和你们同去。

聂　政　应该做的事还很多，这一次又何必你亲自出马呢？

严仲子　（脱佩剑，授聂政）我既不能和你们同去，那么我希望这把宝剑能够保卫你。

聂　政　（受剑，并脱佩剑转授）我的这把宝剑虽然并不名贵，但久已和我形影不离，我也希望它能够保卫你。

二人换剑毕，聂政整饬行装。

严仲子　（向厨房呼唤）春姑娘！

春姑自厨房应声出。

春　姑　先生，有什么吩咐？

严仲子　我们现在打算走了，请你去把你母亲和我那位朋友请转来吧。费你心。

春　姑　我晓得了，那费什么心呢。（由桥头下，接着有呼唤声）妈，严仲子先生要走了，请你们快转来。（反复。）

聂　政　（忽然想起）仲子先生，我觉得，我们疏忽了一点：刚才那些话，那位姑娘不是完全听见了吗？

严仲子　（微笑）聂兄，不妨事的。你应该知道污池里面可以开出荷花。这位姑娘是有志气的女子，我知道得她很清楚。

聂　政　哦，那倒很难得啦。我起初觉得她在注意我，我有点疑心她。后来我听你讲得入神，也就把她忘了。

韩山坚与酒家母由桥头走下，春姑随后。

严仲子　（远远招呼韩山坚）请你过来，我有事情和你商量一下。

韩山坚趋前，二人在右手一隅低语。

酒家母　（向聂政殷勤）聂先生，你们就回严家庄了吗？

聂　政　不，我是有点事情要到韩城。

酒家母　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多住两天息息脚，也好把这儿的风光领略领略啦。

聂　政　谢谢你。因为事情急迫，只好等转来的时候再来领略了。（忽然想到自己身上的背囊，顺手解下）这背囊累赘得很，不好赶路，我想寄存在妈妈这儿，不妨事吗？

酒家母　好的，我一定替你好好儿地保存，真的希望你很快地转来啦。（步上座场，立候。）

春姑站立一旁，始终默默无言，颇有伤感意。此时严仲子与韩山坚又与余人相合，已准备分手。

韩山坚　聂兄，听说你有紧急事要到韩城啦。韩城是我的家乡，我很熟悉。我愿意做你的向导，和你同去。

聂　政　那真再好也没有，你怕还要有什么准备吧？

韩山坚　回家要什么准备呢？我这个装束也正好是赶路的装束。（向严仲子）倒要麻烦你老兄了，我拿的那些武器和野物，只好请你自己带回去了。今晚上不能陪你消夜喝酒，倒是件遗憾的事。

严仲子　的确是件小小的遗憾，不过关于聂政兄，还要望你多多地照拂。

韩山坚　那是用不着吩咐的。

严仲子　我还有点事情要同你商量一下。（复引韩山坚在一旁低语。）

春姑默默步至堤上，攀折桃花一小枝，徐徐向聂政身边走去。

春　姑　（始颇畏怯，渐见大胆）聂先生，你转来的时候，怕这桃花都已经谢了，请你把这枝桃花带了去吧。

聂　政　（受花，感激地）贤慧的姑娘，我感谢你的盛意。你有什么喜欢的东西，请你告诉我，我转来的时候，一定替你带来呀。

春　姑　我多谢你，我只希望你平安地回到我们这儿。（说毕，几欲流泪，即匆匆奔上座场，窜入厨舍。）

聂政为之惆怅，余人亦均有惆怅意。

韩山坚　（向聂政）聂政兄，我看，我们是应该赶赶路才行了。

聂　政　(毅然)是的，我们是再不好踌躇了。请你老兄为我引路。

韩山坚步上桥头，拱手向余人告别。

聂政亦向余人告别。春姑复自厨中走出，见聂政将行，反身倚壁掩泣。

四人相向拱手告别。

——幕徐徐下

第三幕　东 孟 之 会

第　一　场

离宫中的便殿。右翼在有两层阶段的平台上，设韩哀侯座位，座甚低，正向左。

侠累与韩山坚空手出场，士长一人持长矛随后。在二人反复谈论时，士长侍立于后方。

侠　累　真是太费唇舌，我们的君侯昏聩到了那样的程度！每天只是打瞌睡，你给他说过的话，一转身他便忘记了。

韩山坚　那也难怪得呀，这三五年来所有的大小事件，都有丞相替他处理，他是乐得养尊处优，胖得来，实在连走路都很艰难了。

侠　累　过于胖了，实在也是累赘。前几年他还有时候骑马射箭，近几年来简直是连一动也不想动了。不仅身子不想动，连心思也不想动一下。

韩山坚　这几年真的可也把丞相一个人累够了。

侠　累　我侠累一个人任劳任怨倒也没有什么，不过还有一些不明不白的人，时常在背后暗算我，这倒是使我顶不满

意的事！

韩山坚　(略迟疑)那样的人，我想，韩国虽大，恐怕没有一个吧？

侠　累　(略略点首)我也愿意这样。我想韩国的国内应该不会再有那样胆大妄为的人。从前严仲子曾经和我作对，结果是，哼哼哼，弄得他象一条丧家之狗。(渐渐激昂起来，显出自我陶醉的神气)我侠累，手有搏虎之力，比姜太公①还要足智多谋，谁个能够把我怎样？

侠累步至韩哀侯座位，任意就座。韩山坚立阶下。

侠　累　(向韩山坚)山坚，你往年同严仲子做过朋友，他的顽梗不化，你是明白的。

韩山坚　是，是，他真是一个冥顽不灵的人。

侠　累　(自言自语一般)你想，他始终主张着和秦国作对，这岂不是以卵投石吗？他要相信那些狂妄的合纵派的话，要联合关东诸侯一致抗秦，但是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韩国，讨便宜的却是那些关东诸侯。这岂不是把我们韩国拿来做列国的挡箭牌吗？象他这种主张才真正是祸国殃民的主张，而他偏偏在骂我卖国求荣！哼，我侠累卖了什么国？(略停顿，起身立台阶上)即使我就算把韩国出卖了，唉，我是卖了一笔大价钱的啦。(再停顿)反正我们韩国原本是晋国的一个家臣，就是晋国也不过是周朝的一个诸侯罢了。我们和秦国联合起来，把中原统一了的时候，我们韩国的江山社稷至少是可以安然无恙的。我们将来就

① 即吕尚，字子牙，西周初年官太师(武官名)。因辅佐武王灭商有功，封于齐。

做秦国的诸侯，不也和从前做周朝的诸侯是一样的吗？

韩山坚　（须于不满意中表示满意的神气）是，是，一点也不错。我相信将来的好处恐怕还不止这一点呢，比如这一次秦国的使者要我们共同去讨伐魏国，将来把魏国打下来之后，秦国不是说要让我们丞相做魏国的国君的吗？

侠　累　（由座位步下，拍着韩山坚的肩）啊，山坚，你真聪明，你可以说是“闻一以知二”。我将来要是做了魏国的国君的时候，总是不会辜负你的啦。

韩山坚　好说，多谢你的盛意。（步上台阶的正前一角）不过在我看来，严仲子的势力似乎也是不可轻视的，他很能够收揽人心，而且他这几年飘流在外，很结识了不少的勇士啦。

侠　累　（又愤然）我知道，他时常在想暗算我。但他那条丧家之狗，又会把我怎么样？（略停）不过我今天却须得要加意提防，秦国的使臣驾临我们的境内，万一有甚么差池，伤了秦国的和气，那是有害于我们的大计的。（向士长一）你今天应该要警戒得特别严密一点，卫士们对秦国的使臣和他的随从，应该要特别的尊敬，加意的保护。

士长一　（惶恐）我早就这样吩咐过了，丞相。

侠　累　现刻离接见的时刻已经不远，你再去检阅一下，要好生部署。秦国的使臣要是离开了宾馆的时候，快来禀报。

士长一　（鞠躬）是，遵命。（下。）

韩山坚　丞相，我这人是有点疑心过度。

侠　累　你这是什么意思？

韩山坚　对于秦国的使者加意保护固然是应该的，不过我们

也应该戒备戒备他们。

侠　累　你这可就奇怪了，难道他们还会谋害我们不成吗？

韩山坚　那可也难保。秦国素来是不讲信义的国家，现在有很多的人主张抗秦，严仲子所以能够收揽人心的，也就是这个缘故啦。

侠　累　我看，这倒不是秦国的不讲信义，而是我们的不够恭敬。假使我们是毕恭毕敬，象严仲子那样的坏蛋少得几个，那秦国自然就愈见相信我们了。所以你是用不着多疑的。

韩山坚　很好，我是很乐意的。我的责任只在保护韩侯，丞相，你是勇力无双的人，希望你也要保重保重。

侠　累　多谢你的厚意，你自己倒也该保重保重啦。哦，是的。（忽然想起）你前几天不是还生过一场病吗？

韩山坚　是的，休息了几天也就好了。

侠　累　我听说昨天你府上来了一位……

韩山坚　（有些诧异神气）这……

侠　累　年青的医生，是不是？

韩山坚　（放心）是，是，是一位秦国的医生。不过我没有等到吃他的药，病就好了。

侠　累　我看你的神色还是有些不大安定，你应该还是吃吃药的好吧。

韩山坚　多谢你的盛意，我素来是不相信医生的，我觉得“不吃药为中医”这句话，倒是很有道理啦。

侠　累　哈哈，好在我不是医生，医生和我也没缘，不然，我侠

累是不允许你说这句话的。

韩山坚　其实，丞相，你倒真真正正是一位大国手啦，我们韩国就全靠吃你的药。

侠　累　那么，你这不是在骂我了吗！

韩山坚　（笑）啊哈哈，岂敢，岂敢。丞相，你不曾听见说过"上医医国"的话吗？

侠　累　医国也好，医人也好，我倒不问那些。（自语地）不过我近来倒很想要使用使用一下医生。

韩山坚　是哪一位有什么病吗？

侠　累　就是严仲子那个奸贼！他始终想陷害我，他是住在濮阳地方的啦，你知道？

韩山坚　倒也略略听见些风声，听说他在那儿招贤纳士。

侠　累　招什么贤！游手好闲的闲罢了！他平常喜欢喝点酒，你也是知道的。

韩山坚　是，关于这一点，和我韩山坚是有同好。

侠　累　因此，我倒很想使用使用一下医生。（声音放低，挨近韩山坚身边）喂，你那位秦国的医生是位亲秦派吧？

韩山坚　他把抗秦派的人恨入骨髓！

侠　累　那么，你回头叫他来见我。（转过念头）不，我自己很忙，就请你帮我办这件小小的事情吧。你回头让他到濮阳地方去，设法和严仲子接近，在他所贪好的这个（用手比成酒杯）里面放点毒药进去，把他解决了，替我消除后患。这层，你可能帮助我的吧，山坚？（拍韩山坚肩。）

韩山坚　我可不成问题。不过，那个医生恐怕还不好过于信

任。（踏上韩哀侯座阶。）

侠　累　然而医生们都欢喜的是钱，我们也有的是钱啦。更好在他是秦国的医生！

韩山坚　我们本国有很多医生，难道不好使用吗？

侠　累　不，那些人我都有点不敢相信。我想他们有好些是同严仲子一个鼻孔出气的，只求他们不毒害我就好了。好在我身体强，我绝不乱吃药，我也决不乱喝酒。还有，使用别国的医生，这件事情也容易遮掩啦。（稍停）你那位医生，他叫什么名字？

韩山坚　他叫——东方圣。

侠　累　唔，东方圣，好个名字，是东方的圣人啦！好吧，这样，你明天还是陪他到我相府来，我要亲自和他商量商量。……

士长一匆匆上。

士长一　启禀丞相，秦国的使臣已经驾离宾馆了。

侠　累　好。立即把这便殿警卫起来。（向韩山坚）我们随后再细谈吧。你现在就去催君侯驾临便殿。我自己亲自去迎接国宾。

二人分别下场。

舞台转暗，在擂鼓声中布置第二场场面，布置停当，舞台转明。

第　二　场

韩哀侯正服坐右侧高位，左右侍立卫士甲、乙二人。韩山坚戎

装执长矛立于其后。警卫森严。

侠累佩剑执笏，由左手出场。

侠　累　（恭行至韩哀侯座前，伏地禀奏）臣丞相侠累，启禀君侯，秦国的使臣已经在外候命，候君侯召见。

韩哀侯　是，你去传他进来。

侠　累　遵命。（起身向左翼将下。）

韩哀侯　你转来。

侠累折返至韩哀侯前欲再行礼。

韩哀侯　（制止之）不必拘那样的大礼，你挨近我身边来。

侠　累　是，（步上阶墀，鞠躬听命）君侯还有什么吩咐？

韩哀侯　唉，你说，今天来的是哪一国的使臣啦？

侠　累　是秦国派来的使者。

韩哀侯　是是是。我记起来了。还有，你刚才在宫里告诉我好些话，我也大半忘记了。你说，秦国的使者到来，是要去征讨哪一国的啦？

侠　累　要我们共同去讨伐魏国。

韩哀侯　对了，对了。你还说，魏国……是兄弟之邦，……下文是怎么样啦？唉？

侠　累　魏国虽然是兄弟之邦，但它不守兄弟之谊，常常想独霸三晋。……

韩哀侯　对了对了，我记起来了。魏国虽然是兄弟之邦，但它不守兄弟之谊，常常想独霸三晋。故尔贵国有事于魏国，敝国愿悉索敝赋，以效命于疆场。是不是这样？

侠　累　是，是。

韩哀侯　还有，你教我要向秦国的使者谈两句客气话，有两句是说到秦、韩两国的关系上来的，我不大记得清醒了。你，你，你再说一遍。

侠　累　说到秦、韩两国的关系上来的？是不是说："我在名分上虽然是韩国的君长，但在事实上实在是秦国的外臣"？

韩哀侯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这两句。你是不是感觉着这两句有些客气得过火一点儿呢？

侠　累　臣罪过。但我觉得"礼多人不怪"，君侯愈客气，秦、韩两国的邦交是会愈加亲密的。

韩哀侯　是是是，也有道理，也有道理，我就照你的意思办。不过万一将来真正打起仗来的时候，是你亲自带兵出马啦？

侠　累　是，臣愿效命。（鞠躬。）

韩哀侯　好，那么……哦哦哦，我又忘了，你是准备要去做什么事的？

侠　累　秦国的使臣在便殿外候君侯召见，我是去传达君侯的命令。

韩哀侯　好，你去领他进来。

侠　累　是，遵命。（向左翼下。）

钟鼓齐鸣。

侠累先行，导秦使入见。秦使戎装佩剑，后有二武士相随，一奉白璧一双，一奉戎衣一袭。秦使至韩哀侯座前行拜见礼，毕，音乐停奏。

秦使伫立韩哀侯前。

韩哀侯　贵使远临敝邦，敝邦上下都不胜荣幸，敢问秦王近来可还康健？

秦　使　多承韩侯下问，下使与有光荣。敝国君长亦甚关心韩侯健康，来时曾命奉献白璧一双，戎衣一袭，敬献韩侯辇下。（挥武士二人近身，将璧捧献韩哀侯。）

韩哀侯令侠累代收，侠累转授卫士。秦使更捧献戎衣，授受之礼如前。韩哀侯用手肃秦使就座于左手之宾阶，秦使与侠累并肩，席地而坐。二武士升阶侍立。

韩哀侯　承蒙秦王这般厚爱，实在是万分感激。我在名分上虽然是韩国的君长，但在事实上实在是秦国的外臣。秦王有事于中原的时候，我一定要……唉。……

侠　累　（插入）敝国君侯的意旨，是愿悉索敝赋，以为秦王前驱。

韩哀侯　是，我一定要悉索敝赋，以为秦王前驱。

秦　使　秦、韩是唇齿之国，实在是要相辅相助，然后才能共存共荣。关东诸侯时常闹着内乱，贵国首当其冲，敝国君长恒以为念。来时，敝国君长曾亲自降命，要下使禀报君侯："万一韩国有一旦的缓急，秦王愿率所部，效命疆场，以保卫韩国。因为秦、韩一体，保卫韩国，也就是保卫秦国了。"

韩哀侯　秦王厚爱，不胜感激之至。

秦　使　其次，敝国君长甚不满意于魏侯。魏侯常常纠合关东诸侯，欲与敝国为难。敝国君长将要加以惩膺。此次下使来时，敝国君长复曾面命，要下使禀报君侯："秦国将

有事于魏国，将以百万之众，东出潼关，假道贵邦，并望贵邦同出大兵，共伸讨伐。因为秦、韩一体，秦国的仇人也就是韩国的仇人了。”

韩哀侯　是是是，魏国虽然是兄弟之国，但它不守兄弟之谊，常常想独霸三晋，故尔贵国有事于魏国……唉……

侠　累　（插入）君侯的意思，是说：“敝国理应敌忾同仇。”

韩哀侯　是，是，是，敝国理应敌忾同仇。……

此时左翼有剑戟扰攘之声起，侍卫均警惕。

侠　累　（起立，向韩哀侯右侧卫士甲）你去看是什么事，叫他们要保持肃静。

卫士甲下。剑戟扰攘声愈烈。卫士甲仓忙走回，堂上堂下颇生动摇。

侠　累　是什么事？

卫士甲　是一位秦国大使的随从，仗着宝剑，闯进了离宫。说是奉了使臣的命令，要到君侯面前舞剑。卫士们抵挡着他，不让他进来，他逢人便斫，卫士们因为奉有丞相命令，不敢回手，已经被他斫死了很多的人，现在直奔便殿来了。

秦　使　（惊惶起立）这，这，这，没有这样的事！

侠　累　我看，这儿一定有阴谋……

韩山坚　（指挥卫士甲、乙）你们先把这三个人戒备起来！（向秦使及其武士指示。）

卫士甲、乙进前，在略略相持之下，解除秦使及二武士之武装。

韩山坚　（向侠累）丞相，我原说秦国是素来不讲信义之国，你

看，现在是怎样了？

侠累向韩山坚睥睨，但一时也苦于不能判别真相，颇有张皇失措之态。

韩哀侯　（最为狼狈）这可不得了！我，我，我动都难动，这，这，这，这怎办？

在骚攘中，聂政挺剑由左翼上，装束与秦武士相似。

韩山坚　（向聂政）秦国的武士，你不得过于无礼，我们的丞相侠累，便在这儿！（向侠累指示。）

侠累略惊。

韩山坚　他是勇力过人的，你难道不知道吗？

聂　政　侠累，你这媚敌求荣，祸国殃民的中原的罪人，现在是你的末路到了！

聂政仗剑直趋侠累，侠累拔剑抵御，但因仓卒应敌，侠累被击失剑。侠累奔向韩哀侯座后，借以抵御。此时韩哀侯已离座，俯伏台下。聂政直上，隔座斫侠累，座后靠背为斫去一角。侠累复奔赴韩哀侯身后，聂政刺之，兼中韩哀侯，韩哀侯在台阶下苦闷而死。侠累亦倒地。

韩山坚在聂政与侠累相持时，已经将秦使及其武士二人刺死，向左翼杀出以抵御外卫之攻入。

聂政刺杀侠累时，堂上卫士均张皇失措，作壁上观。侠累倒地后，被士长一人扶起。

侠　累　（在行将断气之喘息中，喊出）刺杀刺客。

卫士甲、乙及余人始围攻聂政。聂政刺死数人，余人向右手逃遁。聂政杀入场，卫士甲、乙复尾追之。侠累被士长扶坐于韩哀侯

座位，已奄奄一息。

侠　累　（见韩山坚复由左翼入场，复于断气之喘息中喊出）韩山坚是内奸，杀死他！

士长跃下台阶，刺死韩山坚。复折回侍侠累侧。

卫士甲由右翼再登场。左翼亦有卫士数人杀入。

士长一　（向卫士甲）刺客逃向哪儿去了？

卫士甲　他已经死了。

士长一　怎么的？是你们把他杀死了吗？

卫士甲　是他自杀了的，而且杀得奇奇怪怪的。把自己的眼皮、耳朵、鼻子都割了，然后割破了自己的脖子。

士长一　这一定是内奸，你们认识他的吗？

卫士甲　谁也不认识！

士长一　他没有说出他的姓名吗？

卫士甲　没有，只是说了一篇大议论。

士长一　他说了什么？

卫士甲　他说：都是丞相不好。好端端的晋国本来是中原的擎天柱，他要闹什么三家分晋，闹起内讧来。晋国一分裂了，秦国便抬起头来，时常来侵凌我们，成为中原的大患。丞相侠累又不知道团结内部，又去和秦国勾结，教我们的韩侯向秦国称外臣，把我们全国的人都要变成奴隶。他说：那媚外求荣的丞相侠累，才是中原的大汉奸！

士长一　哼，有这样的道理！真是胡说八道！

侠　累　（在座位已难于撑持，断续地说出）我……我……不济事了。那刺客说的话，……一点也不错。是我……是我把

晋国害了，也把中原害了。……我……我……是失败了。……（倒于阶下韩哀侯之尸畔。）

——幕下

第四幕　濮阳桥畔

景与第二幕全同。

酒家母在座场上跪地打抹。春姑坐庭下纺线，时时作忧郁沉思之态。

濮水河中之歌声：

侬冷如春冰，郎暖如春风；
冰入春风怀，化作春水融。
水涨泛桃花，郎浮水上舟；
鼓浪翻郎舟，郎死侬心头。

酒家母　哎，这一向的生意真是清淡哦，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春　姑　人家好好儿在做生意，生意偏爱清淡，这有什么办法呢？我看，也怨不了谁！

酒家母　怨不了谁？可就要怨你呐。你的架子可拿够了。

春　姑　妈，你怎么怨得我呢？难道你要叫你的女儿学那些不三不四的娼妓吗？

酒家母　谁要叫你去学甚么娼妓呢！客人来了，你好好儿招呼一下，殷勤地替他们斟斟酒，这又会丢你什么面子呢？

春　姑　不过……

酒家母　象我年青的时候，我的爹爹还在，他一天到晚好酒贪杯，什么正经事务也不管，店里的事情就是全靠我一个人经手的。前几年我们的生意还很兴旺，这几年我一老了，生意便不行了。

春　姑　怕是这几年世道不好的原故吧？

酒家母　哪有那么一回事！世道愈遭兵乱，人们是愈喜欢吃喝的。（起身打抹壁柱）象我活了这三十多年，哪一年的世道又平静过呢？别人家生意都好，只有我们却做不来。这能埋怨世道不好吗？

春　姑　妈，你的意思，我是懂得的。

酒家母　你懂得，那么，为什么不多体贴我一点儿呢？

春　姑　不过我做不来。这儿的人太不好了，见了姑娘们便要怪眉怪眼，摸手摸脚的，一点儿也不庄重。这样的男子，我恨透了！

酒家母　（走近春姑）你恨男子？前两天那位聂先生路过这儿的时候，你又不见得恨啦。临走的时候，你不是还送了他一枝桃花吗？

春　姑　（羞怒）好，我从今天起就照着妈的意思做吧，我什么人都去殷勤他，等人家也把我当成娼妓。（气冲冲起立，往桥头附近走去。）

酒家母　你总是这样！谁敢把你当成娼妓呢，只要你自己不是娼妓。你要晓得，我这样教你，也是为的是你呀，娘老了，就只有你这一个女儿。

春　姑　我也不想你要为我做什么。你如果死了，我就到外乡去讨口，也不要紧。

酒家母　这样说来，你是在咒我早死啦！（少停）你这样是把我当成了什么人在看待呢？我是你的亲生的母亲呢！呵，我要是死了，你才晓得好歹。（将打抹器具收拾进厨舍。）

濮水中男女合唱之声：

春桃一片花如海，
千树万树迎风开。
花从树上纷纷下，
人从花底双双来。
人来花里花可知？
花落舟中人欲痴。
不愿辞花咏言归，
愿为花下春流水。

春姑在桥畔徙倚，闻歌声，甚有所感。一时四顾茫然，一时步上长堤花树下怅望。候歌声毕，复徙倚桥头。

春　姑　（含泪唱出《湘累曲》）

啊，泪珠儿快要流尽了，
爱人呀，你还不回来呀？
我们从春望到秋，
从秋望到夏，
望到海枯石烂了！
爱人呀，你回不回来呀？

舞台转暗，瞬即于微明中显出第二幕中春姑赠花惜别之一景。

酒家母立座场上，聂政立庭前，韩山坚与严仲子在右翼作私语状，四人均无言。春姑上堤折花，走向聂政献奉，聂政鞠躬受花。一切均如第二幕之情景，惟不发声。献花毕，舞台再转暗，幻影消灭，瞬复转明。春姑一人仍在桥前徙倚。

春　姑　（继续唱《湘累曲》）

我们为了他，泪珠儿快要流尽了，

我们为了他，寸心儿快要破碎了。

层层锁着的九嶷山上的白云哟！

微微波着的洞庭湖中的流水哟！

你们知不知道他？

知不知道他的所在哟？（歌毕，悲不自禁，伏桥掩泣。）

游客一人在酒店后栏外，举出酒尊一只，索酒。

游　客　妈妈，请打两斤酒给我们。

酒家母自内出。

酒家母　好的，你们怎么不请进店来坐一会呢？

游　客　不，我们在河里一面划船，一面喝酒，满好玩儿的。春姑娘怎么不见人呢？

酒家母　那丫头又在和我斗气了，象那样出不得世的人，真没办法。（受尊，往厨下取酒。）

游　客　好的，再隔两年总会好的。花还不曾开苞的时候，总是不想见人的啦。

酒家母　（取酒出，授游客）其实她的年纪也不小了。

游　客　（受酒）好的，妈妈，酒钱。（自怀取钱转授。）

酒家母　（受钱）谢谢你。

游客下。

酒家母　（立座场上向春姑呼出）春姑！你到底要同娘作对到几时呢？……你纺了半天的线子，连半铤也还没有纺好。

春姑默默，走回纺车。就座，复开始纺线。

酒家母　（自语地）嗳哎！这如今的姑娘们，真是了不得。一点本事也没有，专会和大人们淘气。（走近春姑）别人家说你还年青，其实你已经不年青了。福气好的人，象我是应该抱孙子的啦。……自己不会打算，娘也把你没有办法。……

聂嫈着男装，自左手堤上登场，正在堤上踌躇，忽为酒家母所见。

酒家母　（惊喜叫出）喂呀，聂先生！（迎接上去）你就从韩城回来了吗？

聂　嫈　（狐疑）我不是……

春姑闻母呼"聂先生"，亦即惊喜起立。唯瞬即知其错误，遂伫立庭次，不动。

酒家母　哦，你不是。你是没有走到韩城，就回来了吗？请你坐坐，口怕走渴了，肚子也怕走饿了。（回向春姑）春姑，你赶快去备点酒菜来。

春姑入厨。聂嫈被酒家母邀请下堤，并升店就座，酒家母侍立于右侧。

聂　嫈　（仍疑惑不定）好妈妈，你怎么会认识我的呢？

酒家母　嗳哟，我怎么不会认识你？你在这儿和严仲子喝酒，不是才不几天的事吗？我还没有老得那么糊涂啦，我怎

么会不认识你？没有走到韩城，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聂　嫈　我？我是从齐国来的，从轵城的深井里来的。

酒家母　这我是晓得的呀，我前回就晓得的了。我问你是走到了什么地方回来的呐？你前回不是说要走向韩城去的吗？

春姑捧食案出。

春　姑　妈，你认错了人呢，这不是那位聂先生。……

酒家母　（呆视，恍然大悟）哦哈，真是有几分不象啦。那位聂先生要高些，要黑些。得罪得很，得罪得很，天地间没想出竟有这样相象的人！前几天才有一位聂先生，也是轵城深井里的人，到我们这儿来过。不留心看的时候，就和你先生是一模一样的啦。

聂　嫈　真的有那样的人来过吗？他是不是单名叫着聂政的呢？

酒家母　啊，是的，是的。我听见严仲子先生他们正是这样称呼他的。那位聂先生是你先生什么人？弟兄吗？

聂　嫈　是的，他正是我的兄弟呢。

酒家母　哦哈，怪不得这样相象，连说话的声调都差不多呢。不过你要比他清秀一点。（坐下攀谈。）

聂　嫈　我们是一胎生下地来的双生子，小时候在家里连父母都有时候弄错的。

酒家母　哦，我记起来了。前几天那位聂先生讲过：他有一位姐姐，和他是一胎双生的。

聂　嫈　他是那样说的吗？那是因为前几年严仲子来访他的

时候，我没有出来，他信口说成姐姐去了的啦。

酒家母　原来是那样的啦，你们真是相象。那天那位聂先生路过这儿的时候，因为怕嫌赶路累赘，还留了一个包裹在这儿，说回来的时候再来取。春姑，你去取来让这位聂先生看看吧。

春姑应声入。

酒家母　那位聂先生那天到我们这儿来，也恰好是正午时分。刚巧遇着严仲子和一位我们不大熟悉的韩城的客人，在我们这儿打尖。想不到那位聂先生和他们才是顶好的朋友呢。他们三位在我们这儿喝酒呀唱歌呀，高兴了好一会，才分了手的。那位聂先生和那位生客，一道往韩城去了。

春姑捧衣包出，陈聂嫈前。

酒家母　这就是那位聂先生留下的包裹了，请你看看吧。

聂　嫈　（略略检视）这正是我兄弟的包裹，这些衣服都是临走的时候，我替他折好的。

酒家母　这也是太凑巧的事。你先生请喝些酒吧。

聂　嫈　不，我不喝酒。馒头要是便当的话，我想吃些馒头。

春　姑　好的，今朝刚巧蒸得有一笼肉心馒头。（入厨取馒头。）

酒家母　（再以酒尊劝酒）稍微喝点儿酒，去去风湿吧。

聂　嫈　不的，我一点酒也不喝。

酒家母　真是难得。象在我们这儿，要找不喝酒的人，比找不喝水的鱼，还要难呢。你先生想来是晓得的。我们这个地方风气很不好，没有酒和女子，简直是没有昼夜的。象

这儿的濮水河里，每天每晚都有无数的游船，划来荡去的。你听，他们唱的就是那些调子。

濮水中男女合唱声：

我把你这张爱嘴，
比成着一个酒杯。
喝不尽的葡萄美酒，
让我时常酣醉。

我把你这对乳头，
比成着两座坟墓。
我们俩睡在墓中，
血液儿化成甘露。

聂　嫈　其实随处都是这样呢。

春姑捧馒头出，置之案上。

聂　嫈　妈妈，你要晓得，就是这些馒头在作怪。（指示春姑所捧出的馒头）有钱的人吃了馒头没事做，没钱的人不卖自己的女儿便吃不成馒头，这几年我们中原随处都闹成这个样子了。

春　姑　是的呢，我妈妈就因为要吃馒头，差不多快要把我拿去卖了。（倚立厨舍门次。）

酒家母　（起立，向春姑走近）嗳哟，你真会冤枉人。我何曾说过要卖你呢？（由席前绕向左侧，走向聂嫈）聂先生，你要晓得，我这个丫头才叫奇怪哟。我们开小店的人家，有客来了，原是不能不应酬的。只她偏好象一位大户人家的小姐一

样，客人来了，不单不肯应酬，有时反而要得罪人家。她一点也不知趣，什么事情都推在我一人身上。先生，你看，我们这样人手少的人家，她假如不懂些世面，有一天我死了的时候，她岂不会饿死吗？她那样的，谁个肯要呢？

春　姑　（背向一边）没人要也不要紧，我就饿死也不愿意和我不喜欢的人应酬的。

酒家母　你看，先生，她就是这样的脾气。一说便和我斗起嘴来了。象先生是初见面的人，她连一点客气也不讲。

聂　嫈　不客气正好呢。这位妹妹真是纯真。

酒家母　嗳哟，先生，你不要夸奖她了。前回就是因为令弟聂政先生，夸奖过她几句，她竟高兴得连神魂都颠倒了，一会儿对我说要往韩城，一会儿又对我说等聂先生回来了，要跟着到你们那儿。她这一向连纺线绩麻都没有心肠了。

春　姑　妈，要你才会冤枉人啦！

酒家母　（挨近春姑旁）我冤枉你做什么？我想你既是那么喜欢聂先生，就在聂先生的这位哥哥面前坦白地说出，请他作个主。等聂先生收你去做个丫头，那我倒也可以了去一番心愿呢。（回向聂嫈）啊，聂先生，象她那样的女儿，怕高攀不上吧？

聂　嫈　（含笑）没有的事。不过，这是兄弟的事情，我只好往韩城去向他说，或者等他回来的时候，再慢慢商量吧。妈妈，我倒要问你。陪我兄弟回到韩城去的那位客人，住在

什么地方，你可知道吗？

酒家母　这要问严家庄上的人才知道呢。严家庄离我们这儿不远，沿着这濮水河上去，可有一里路的光景。（绕到聂嫈座位后，隔栏向长堤及右翼指示，又绕到右侧）那严仲子先生平常是爱打猎的，爱到我们这儿来，这两天却不见出来了。

聂　嫈　好的，我停一下便到他庄上去探问去。（开始细细地嚼食馒头。）

濮阳桥上，幼女玉儿以竹杖导引盲叟出场。盲叟抱琴一张，年六十以往。女可十二三。

玉　儿　（向酒家母、春姑请求）妈妈，姐姐，你们好叫我们唱只曲子吗？

酒家母　你会唱吗？

玉　儿　会的。

酒家母　那就请你唱一只吧。

玉儿放下竹杖，搀扶盲叟升上座场，席地而坐。酒家母亦从旁相助。玉儿解去琴弢，盲叟将琴置于膝上开始弹奏。

玉　儿　（唱出《豫让歌》）

在昔有豫让，乃是义侠儿，
初事范中行，其名无所知，
去而事智伯，智伯国士之。
智伯伐赵襄，三家分其地，
赵襄漆智头，用以为饮器。

豫让逃山中，报仇思所从，
变名为刑人，入宫涂厕中。
赵襄如厕时，不觉心中动，
执问涂厕人，豫让乃自供：
欲报智伯仇，故变名为佣。

左右闻让言，皆曰斩杀之！
赵襄曰义人，吾谨回避耳。
豫让复漆身，吞炭为乞儿，
行乞见其妻，其妻不能知，
行乞见其友，其友乃悲啼。

友曰豫让乎，胡为残汝身？
以汝之才智，委质为赵臣，
赵襄必信汝，何事不能成？
让已不能言，只自泪纵横，
途上书五字：不能怀二心！

襄子临当出，骑过邯郸桥，
乞儿出桥头，对马挥长刀。
马惊襄子笑，此必涂厕獠！
执之果豫让，襄子怒为消：
不忍杀君身，君义已云高！

豫让自斩指，血书在桥头；

愿斩君之衣，以报智伯仇！

襄子下马来，脱衣授其手。

豫让斫其衣，回刀自刎头。

士为知己死，义气耿千秋。

玉儿唱至中途，听者均为之感动，酒家母由座场右后隅移至左前隅边缘跪坐。春姑亦于不经意之间已由聂嫈座后绕至座场右后隅。

酒家母　（俟玉儿唱毕）唱完了吗？唱得真好，真好。

玉　儿　还好唱一只吗？

聂　嫈　小妹妹，你太辛苦了，你们请吃些点心吧。

春姑闻言，即以馒头授幼女。

玉　儿　（受之）多谢你们呢，贤惠的先生，贤惠的姐姐。（取其一授盲叟）爷爷，你请吃点馒头。（自取其一，退坐桥头嚼食。）

盲　叟　（盲目中涔出些眼泪）啊，真真多谢你们。我们从清早到此刻，一点东西也还没有吃过呢。

酒家母　弹琴的爷爷，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盲　叟　我们是从韩城来的，我们本是南方的人。

酒家母　你们要到什么地方去呢？

盲　叟　那我可不晓得。我们走江湖的人，就和天上的雁鹅一样，过一路，唱一路，遇着什么可歌可泣的事情，我们便把它编成曲子，拿来卖唱。冷天来了的时候，向南边走。热天来了的时候，又走向北边来。我们走的方向是没有一定的。

酒家母　象你老这样的人，听得的有趣的故事，一定是很多的了。

盲　叟　是的，我们地方走得多些，也就有这些好处。我们在路上虽然不免要受日晒雨淋的辛苦，有时候又免不掉要受些饥寒，但我们在四处听得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待我们在山林里走着路的时候，或者是睡在那儿的桥下听着河水流着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就给小鸟儿唱出歌声来的一样，无心无意地便把它编成了曲子。那时候真是再开心也没有的呢。不过这些年头，世风也变坏了，连我们可以编成曲子的事情都很少了。

玉　儿　（自桥头趋近跟前）爷爷，韩城的那件新闻不是很好的吗？

盲　叟　啊，是的，是的。我倒忘记了。我们从韩城动身的那一天，真听见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

聂　婺　（忙向盲叟探问）是怎样的一件事情呢？

酒家母　老伯，请你讲给我们听听。

玉　儿　（同时）请你讲啦，是怎样的事情？

盲　叟　事情是这样的。（推动膝上的琴，呼玉儿）玉儿，你把琴——弢起来。

玉儿应声，将琴放入弢内。

盲　叟　（自将衣服整理了一番，呈出正襟危坐之势）事情是这样的。说是韩国的国王和丞相，有一天正在朝廷上接见一位哪一国的使臣的时候——是哪一国的使臣呢？我倒记不得了。

玉　儿　说是秦国的呐。

盲　叟　齐国？

玉　儿　不是，是秦国呐。

盲　叟　唔，秦国。管他是秦国也好，齐国也好，就算是秦国的吧。那天，韩国的国王和丞相正在朝廷上接见秦国的使臣的时候，那时候庭上庭下四围都是卫士。戒备得非常谨严的。听说有一位年青的汉子(徐徐执杖起立)仗着一把宝剑，挺着身子一直便闯到朝廷上去。卫士们挡也挡不住他，有的只以为他是那秦国使臣的侍卫，便让他上了朝廷。但他一上了朝廷的时候，他仗着宝剑，便向韩国的国王……

玉　儿　(插入)不是国王，是丞相呢。

盲　叟　我还没有说完啦。——仗着宝剑便向韩国的国王左手边儿坐着的丞相侠累跑去。他一剑就刺穿了丞相的胸膛，丞相拚死地跑去抱着右手边儿的国王，(做出姿势来抱着自己右边的玉儿)想把那国王拿来做挡剑牌，但他没有想到那汉子再刺上一剑，便把国王也一道结果了。

酒家母　哦，好剑法！又怎么样了呢？

春　姑　卫士们该没有动手吧？

盲　叟　谁还敢动手！动手的被他杀死了几十个人，其余的人有的骇呆了，有的骇跑了。骇呆了的看着那位汉子只是向他们发笑，好象还说了些什么……(回顾玉儿)说了些什么呢？你还记得吗？

玉　儿　我也不记得了。

盲　叟　记不得也不消管它。不过顶奇怪的是那位汉子一面笑着，一面把宝剑来，割下了自己的上眼皮，割下了自己的嘴唇和鼻子，两只耳朵也割下了。割得一个面孔简直不成形象了，然后才横着这样一剑（以手向颈上作势）割断了自己的脖子。这才倒下去死了。（自己也略略倒了一下。）

聂　嫈　（早已起立，凑近盲叟身边，至此突然哭出）啊，天呀！天呀！这一定是我的兄弟聂政呀！

盲　叟　（回问玉儿）讲这话的是一位姑娘吗？

玉　儿　不是，是一位先生呢。

聂　嫈　啊，我的兄弟，我的兄弟呀！你怎地要那样惨死呀？

酒家母　你怎么就知道是他呢？

聂　嫈　严仲子早就托过我的兄弟，要他替他报仇，那一定是他，一定是他呀！

春姑回身，倚壁掩泣。

盲　叟　（插入）哭着的这位先生，你可不要这样的轻率呢！韩城悬着告示在征求刺客的姓名和他的家族，万一果真是你令弟的话，那你是脱不掉干系的！

聂　嫈　是的，他就是顾虑着我了！我是知道的，他就是因为顾虑着我，所以才那样残酷地把自己毁坏了。三年前严仲子就来找过我的兄弟，那时候因为我们母亲还在，所以兄弟没有立刻允许他。这回他又顾虑着我，竟那样地自杀了。他的面容和我相同，他是怕人家画出图形来，找寻出了他的姐姐。啊，我难道还要苟全性命，使我的兄弟永远没有人知道吗？——啊，兄弟，兄弟呀！我英勇而可怜

的兄弟呀，你姐姐跟着你来了！你姐姐陪你来了！

盲　叟　（疑惑地自语）唔，“姐姐！”

聂嫈自座场匆匆下。

酒家母　（随后挽之）先生，你是发了疯吗？

聂　嫈　（恍悟）哦，妈妈，是我糊涂了。（探怀取金）这是我的馒头钱。

酒家母　不是说钱的事呐。你一会儿“哥哥”，一会儿“姐姐”的，你是发了疯，要往韩城去送死吗？

聂　嫈　啊，妈妈，你请放了我。我现在也不怕什么了。我穿的虽然是男子装束，但我的确是个女子，我穿的这衣裳还是我兄弟小的时候的，你看，这不是很短的吗？你看我的耳朵呢，这不是有耳坠眼的吗？还有我这脖子，这不是很平滑的吗？

盲　叟　（点头自语）唔唔，还有声音也是听得出的。

酒家母　哦哈，原来是那样的。那么，你是更不好走了。你一个女子要走多么远的路程，在路上也够耽心的啦。

聂　嫈　那倒不要紧。我虽然是个女子，但我是不怕什么的了。人到了连死都不怕的时候，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回身向桥走去。）

春　姑　（始终掩泣着，至此始进前挽着聂嫈）姐姐，——你可以允许我称你为姐姐吗？——我要跟你一道去！

聂　嫈　（镇静）为什么呢？你怎么好去的呢？

春　姑　好去的，我要跟姐姐一道去死！

酒家母　（插入二人之间，向春姑）嗳呀，你也发了疯吗？

春　姑　妈，我并没有发疯。我的心是比那天上的太阳还要清醒的。那天聂政先生和严仲子先生两人在这儿谈的话，我是完全听见的。我也相信，那刺杀韩国的国王和丞相的，一定是聂政先生。我的心已经许了人了。我就算配不上他，我就替姐姐做个丫头，陪姐姐去死，我也心甘情愿的。

酒家母　你心甘情愿？

春　姑　是的，妈，你女儿心甘情愿地要跳出这儿的火坑了。象这儿这样淫荡的地方不是你女儿可以安身的地方。你女儿住在这样的地方，比死还要危险呢。

酒家母　啊，我真没想到你会这样。（不胜悲抑地，向纺车近处的座场边缘坐下，面向左侧。）

聂　嫈　你怎么好去的呢？一位年纪青青的姑娘？

春　姑　我要学姐姐一样改换男装的。（指座场上聂政衣包相示）姐姐，聂先生那套衣服好让我穿吧？

聂　嫈　（踌躇）怎么可以呢？

春　姑　（毅然步上座场）我想，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聂　嫈　（走近酒家母身旁）你丢下你妈妈一个人，怎么过意得去呢？

春　姑　（在座场上挨近其母）唉，妈妈没有我，恐怕反会少些累赘。妈妈的年纪还不算老，我自己是连父亲姓什么，都无从知道的人啦。（抱拥其母之颈而哭。）

酒家母　（含泪，手抚春姑之头）啊，你不用讲吧。处在这样的地方，你妈妈成为这样，也是迫于不得已的呀。一家没有一个人扶持，要全靠一个女人挣扎呢。……好，你去，我也听

凭你去，（起立）反正我是不能留你在这儿的。留你在这儿，终怕会和我一样的吧？好，你去，我也就听凭你去。万一死的果是聂先生，你要陪他死，那你也就可以成为有名的烈女。万一死的不是聂先生，你将来如能够跟了他，那我也就可以瞑目了。……好，你去，我也就听凭你去。你就借聂先生的那套衣裳来穿上吧。你们的身材也相差不远。

聂　嫈　（仍然踌躕）怎么可以呢？

酒家母　我看是可以的，不用踌躕。我女儿的志向是满好的，就请你玉成她吧。她能够跟随你去，我也委实安心。

聂　嫈　（仍然踌躕）丢下妈妈一个人在这里，我们怎样能够过意得去呢？

酒家母　多谢你关心，我是孤独惯了的人，我一个人留在这儿绝不妨事。好，不用踌躕吧，我们进房里去替她把衣服换好。

春姑携衣包先行，酒家母让聂嫈升上座场，自己随后。一同走入内室。

玉　儿　（向盲叟）爷爷，让我也去相帮一下来。

盲叟点头，玉儿即升上座场，走入内室。

盲　叟　（独立有间，纡徐地自语）啊，老人活了一辈子，遇着的可歌可泣的事情，虽不多也有好几十件，但再没有今天所遇见的，这样稀奇了。古时候有过娥皇女英的故事，舜皇帝死了，娥皇女英两姊妹去哭他，眼泪洒在竹上成为了湘妃竹。但今天这件事情比起娥皇女英来，觉得还要有趣十倍呢。两位女子一齐要去殉死一位英雄。老人以后就专

心唱出这曲歌来，也就可以使我这剩下的残年有点意义了。（稍停）好，再吃一个馒头吧。（又吃起馒头来。）

濮水中歌声：

侬本枝头露，
君是春之阳；
君辉照侬身，
身入白云乡，
魂绕君之旁。

君是春之阳，
侬本枝头露；
君辉不见假，
侬泪无干处，
身随野草腐。

盲　叟　（倾听着）唔，唔，这些歌词也是很难得的啦。（曼声学唱两句）

侬本枝头露，
君是春之阳……

啊，不行，不行。我要唱这样的歌，未免也太老了。露水得在清早的时候儿早干，人得在年青的时候儿早死。我悔我年青的时候，不曾杀死得那儿的国王和丞相，再来割断自己的脖子啦。（稍停）啊，桃花落地的声音，都可以听得见呀。……

聂嫈及余人均由内室走出。

酒家母　聂先生，啊，还是叫什么的好呢？……

春　姑　妈，你就叫"先生"好了，我们已经不是女子了。

酒家母　好的，先生，我就把我这个儿子交给你，你要叫他死，也尽管叫他死，你要叫他生，也尽管叫他生。他假如能够同着你一道死，也是不枉自活了一世，我也乐得人家称赞说：一只野鸡生出了一匹凤凰呢。好，你们就请动身吧。

春　姑　（哭抱其母，跪地）妈！……

酒家母女同哭。

聂　嫈　（踌躇着）哎，我看，春妹妹，你还是不要去吧。

酒家母　（忍泪，凛冽地）那是不可以的，不可以的。她那一番雄心，我们不可以使她挫折。我也悔我年青的时候是自己误了自己呢。

春　姑　（振作起来）妈，我体贴你的教训。我就死，也要不辱没我的母亲的。

酒家母　好，你们就请动身了，也要走好两天，才可以走到韩城。

春　姑　（促聂嫈）姐姐，就请走了。

聂嫈微微点头，徐徐由座场步下，酒家母及春姑、玉儿均随之而下。徐徐向桥头走去，行至中场，春姑复回身跪抱其母。母、女均流泪而无言，母扶春姑起，随聂嫈徐徐上桥，复频频回首，终于走去。酒家母流泪伸手挥别，至二人下场时，复急骤步上桥头，倚栏怅望。玉儿伫立于其后。

盲　叟　（独立座场上，伫听有间）啊，去远了，去远了，连脚步的声音都听不见了。（略停）好，我们也可以动身了。玉儿，

你向妈妈道谢，我们走了吧。

酒家母已自桥头退下，伫立台前，呈现十分哀痛的表情。

玉　儿　（至酒家母侧）妈妈，我们多谢你，我们走了。

酒家母　（凄冽地，并未回头）你们也要走了吗？

盲　叟　（已由玉儿搀扶步下座场，准备向桥头走去）是的，我们也要走了。（稍停）我们的生离也就和她们的死别一样，我们这一次离开，谁个能够说，我们还有再见的机会呢？

玉儿携竹杖导引盲叟已上桥头。

酒家母　（忍痛向酒店座场回顾，阒然无人，更增悲戚，表情益加凄怆。回顾盲叟父、女，见其将下，急急唤出）弹琴的爷爷，你请转来吧！

盲　叟　（回过身来）好的，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玉儿又由桥头走下，至酒家母身边。

盲叟仍伫立桥阶上。

酒家母　爷爷，你们就留在我这儿吧。你的孙女儿就当做是我女儿一样吧。（急骤地将身子蹲下，紧紧拥抱着玉儿，啜泣）啊，我不能够让你离开！

盲叟凹陷着的两眼亦流下眼泪。

——幕　下

幕后有歌声唱出：

薄花生树，双鸽朝飞；
眷怀伊人，我心伤悲。
双鸽朝飞，薄花生树；
不见伊人，我悲谁诉。

第五幕　十字街头

黎明时分的韩市，时闻鸡声。

舞台前部为一广平之坛，高可三四段，广可八九尺。后部立一单纯之牌坊。牌坊中悬长方形纸灯笼一盏。灯下一面大牌，榜书：

"大盗刺相兼君

毁面屠肠

不知姓氏

爰暴之市廛

知者赐以千金"

聂政尸直陈于坛上，头前脚后。

卫士甲、乙二人挟长矛，腰间悬牛角，在平坛前交互地踱来踱去。

卫士乙　这尸首有点儿臭味了。

卫士甲　算来已经隔了六天，就是一匹老鼠也该臭了。

卫士乙　嗳，这东西不知道要把我们苦到什么时候。一个面孔弄得来比鬼还难看！

卫士甲　一大清早便讲鬼！

卫士乙　再隔两天烂坏了，涌出了蛆来，谁再能认出他呢？万一有一只猫跳过的时候啦……

卫士甲　啊，不要说了，不要说了。

卫士乙　嗳哟，你的胆子真小，你怕僵尸吗？

卫士甲　你不怕？万一僵了尸，骇得先跑的就会是你啦！

卫士乙　我？

卫士甲　那天东孟之会，骇跑得不要命的，是哪一位啦？

卫士乙　哼，总比那骇呆了，连跑都跑不动的好些吧。

卫士甲　好的。总之就算你的胆子大好了，我不同你争论。

两人打了一次呵欠，又伸了伸懒腰。

卫士甲　喂，我们还是坐坐，讲点闲谈吧。守着尸不讲话，实在是再难受也没有。（坐坛阶第二段上。）

卫士乙　一点也不错啦。（与之并坐）唉，我倒要问你，我们韩城近来有首歌儿很流行，你知道不知道？

卫士甲　是怎么样的歌儿？

卫士乙　一开首就是“去吧，兄弟呀！”的。

卫士甲　（接着唱下去）

去吧，兄弟呀！

我望你鲜红的血液，

迸发成自由之花，

开遍中华，

开遍中华！……

卫士乙　啊。你也会哼啦！

卫士甲　怎么不会哼！这首歌儿仅仅几天工夫差不多全城的人都在哼啦。我倒要问你：这首歌是从什么地方传出来

的，你知道吗？

卫士乙　我可不知道啦。

卫士甲　哼，我告诉你，这是从韩山坚家里传出来的！

卫士乙　唔，韩山坚？韩山坚不是内奸吗？

卫士甲　在侠累看来呢，当然是“内奸”喽。不过据我看来呢，韩山坚倒实在死得冤枉。他和严仲子从前是好朋友，我相信他一定是个好人。我还要告诉你一个消息啦，可你千万不要传出去。

卫士乙　是什么消息？

卫士甲　外边有这样的风声，说这位家伙（指聂政）也是韩山坚家里派出来的！

卫士乙　那可靠不住啦！韩山坚家里人一个二个我都认识，从来也没有看见过有这样面孔的人。

卫士甲　那些都不用管他吧，这个人的面孔你觉得怎样？（指聂政。）

卫士乙　你觉得怎样？

卫士甲　不是够俊秀吗？我想他假如是穿上一件女人的衣裳吧，谁也不会疑心他是男子的。

卫士乙　那天你还记得吗？他才闯进便殿的时候，他的样子真是漂亮呀。面孔是粉白的，眼睛很灵敏，嘴上没有一根胡须，我不瞒你说，我那时还以为他怕是秦国使者的娈童呢。

卫士甲　没有想出他那样的人才闹出了天大的乱子。

卫士乙　（稍停）唉，我想，他怕是发了疯的吧？

卫士甲　倒也算是一种想法。

卫士乙　大凡疯子的面孔总是寡白的。

卫士甲　不过你要说他是疯子，但他讲的话却又很有条理。那天你是先走了，没有听见他要死时的那篇大议论呢。他告诉我们：他和韩侯和丞相侠累并没有什么私仇，只因丞相侠累主张三家分晋，削弱了中原的力量，使那横暴的秦国愈见横暴了起来。丞相侠累却又私下和秦国勾结，干着媚敌求荣的诡计；所以他要杀他。象他这些话不是很有道理吗？

卫士乙　你要说他不是疯子，他那么凶的人为什么要自杀呢？

卫士甲　他叫我们掉头，我们都呆着没有人应声。外边的兵又赶来了，他看见势头不对，便只好自杀了。

卫士乙　自杀就自杀，为什么要自杀得那样出奇呢？

卫士甲　唉，这一点我也不懂。恐怕是怕人家认得他吧。

卫士乙　谁认得他呢？只要他不说出真姓名来就够了。他为什么要把眼睛挖了，嘴唇鼻子耳朵都割了呢？这个人，我想，即使他在杀人之前没有疯，等他一把人杀了，并且杀的是国王和丞相，自己又怕死，因此便失掉了本性。我看是断然无疑的。

卫士甲　不过要说是那样，他又为什么要来杀人，杀了人之后又来杀自己呢？

卫士乙　所以说是疯子啦。疯子做的事情谁个会懂呢？（起立，欠伸，向右翼走去。）

卫士甲亦起立，欠伸，向左翼走去。

卫士乙　（隔坛向卫士甲）真他妈的什么鬼世界！侠累那家伙那么坏，死了还不活该吗？可偏偏因为死了他们两个，就闹得天翻地覆，害得我们天没亮便来守尸，真他妈的倒霉！

卫士甲　可不是吗！象侠累那样祸国殃民的家伙，就死一百个，也是应该的。（忽向右翼指去）喂！你看！那儿不是来了两个人吗？今天送豆饭的人可来得真早！

卫士乙　（随卫士甲所指处望去）唔？那是什么人？（惊愕）啊，鬼！鬼！（向左手逃去）啊，真的僵了尸？

卫士甲　（随之而逃）啊，赶上来了！赶上来了！

卫士甲、乙向左手逃下。

聂嫈与春姑著男装由右手匆匆上。

聂　嫈　（从后呼唤二卫士）前面的两位朋友，前面的两位朋友，你们知不知道那杀死国王的凶手是放在哪儿的？（略停，无人回应）暖，好容易等进了城，又一个人也遇不着。遇着了，又让他们跑掉了。他们为什么见了我们就跑呢？

春　姑　有一位在说见鬼，在说僵尸的话呢。

聂　嫈　（凄抑）暖，怕死的终竟是我的兄弟吧。我的兄弟象我，所以他们见了我来，便疑是我兄弟的魂魄了。啊，我真是我兄弟的魂魄呀，我兄弟一离开了我，我就成游魂一样了。

春　姑　姐姐——啊，这称呼，我又弄错了——你闻着什么气味没有？

此时二人已步至左前隅。

聂　嫈　的确是有些怪气味呢。尸首说不定就是放在这儿附

近的。

春　姑　（见平坛上尸首）啊，那可不是尸首！

二人趋上平坛检视，春姑念牌上文告。

聂　嫈　（哭）啊，是他，是他了！（抱聂政尸。）

春　姑　（亦哭）你怎么会知道呢？（绕行至坛上之右后隅。）

聂　嫈　我怎么会不知道呀！他就是没有全尸，只要留着一个指头，我也是知道的呀！不仅他全身的身材，全身的骨骼，我是知道；就是他全身的肌皮上的纹路，我也是知道的呀！啊！我的天，我的天！你怎么使我的兄弟这样的惨死呢？（痛哭不能成声。徐徐起立，脱去巾帻和男衫，露出本来的女子装束，将男衫和巾帻掩覆在聂政尸体上。）

春姑从旁流泪相助。

聂　嫈　啊，你看，你这样把眼睛也挖了，把面容也毁了。把肚腹也割破了。啊，二弟，二弟呀！你的意思我是明白的呀！因为你的面貌和我相同，你是怕人家画出你的图形来，找寻凶手的族人的时候，终会要找着你的姐姐的吧？啊，你怕你的姐姐陪你死，你怕你的姐姐怕死，你怕你的姐姐活在人世上还想嫁人的吗？啊，弟弟，弟弟呀！你没有知道你姐姐的心，你姐姐没有你连一刻时候也是不能活在世上的呀！我们生来是形影不相离的，我就和你的影子一样，可我不是镜子里面的影子呀！弟弟，我的弟弟呀，你等着我，我来陪伴你来了！

春　姑　（在聂嫈哭诉时背向后面哀哭。至此从怀中搜出短剑一柄来，回向聂嫈）啊，姐姐，我心里痛得不能忍耐了，你让我先走

一步吧。(以剑欲自刺其胸。)

聂　嫈　(急起阻止之)啊，妹妹，你不能这样！你是死不得的，死不得的。你总要听我相劝才好，你是死不得的呀！

春　姑　我来正是和姐姐一样，为死而来的呀。

聂　嫈　可是你要知道，我们都死了，谁替他传名？他的精神不是一点也不能流传出去，使天下后世的人知道感奋吗？妹妹，还有呢，你应该还要想到你妈妈。她一个人留在濮阳，孤寂得可怜呢。……

春　姑　姐姐，你是希望我活着回去的吗？

聂　嫈　是的，我是希望你这样的呀。第一，我希望你留着不死，把我兄弟的故事传播出去，使天下后世的人晓得有我兄弟这样一位英雄，也使天下后世的暴君污吏知道儆戒。妹妹，你真是爱他时，单只这一点也就值得你隐忍着回去的呢。

春姑默默向前方移动，时而瞥视聂政，表示无限的伤心。

聂　嫈　(已从春姑后侧绕下平坛侧)其次呢，妹妹，你既是真心爱他，你也该体贴他的精神。我的弟弟，他对于我们的母亲是很孝顺的。我们的父亲死得很早，是我们的母亲把我们姐弟两人，一手一脚抚养成人。我们对于母亲的恩爱是十分感激的。

春　姑　我的母亲这一次许我来，我也是十分感激的呢。

聂　嫈　所以我们就应该想想，如何去报答她才好。我的兄弟，他在十五岁的时候，在外边杀死过一个人，惹得母亲忧虑了一场。后来他便改行学了屠户，一步不曾离开过

母亲的身边。从前母亲还在的时候，那严仲子早就到我们家里来请求过他，他那时拒绝了，就是因为母亲老了，不肯把身子来许给朋友。直到这回母亲死了，除了服，他才来这样为朋友死了。妹妹，你要体贴他这种孝顺的精神呢，你就是要为他死，回去等伯母过世之后，再死也不迟呀。

春姑仍默默无语。

聂　嫈　妹妹，你要体贴他的精神呢，你应该把他的名声传播出去。……你听我相劝吧，妹妹，你听我相劝吧。

春　姑　（放下决心）好吧，我就听从你的话。但你不要以为我是怕死的。（以短剑割断左手腕脉，血流溃涌）姐姐，我就听从你的话，活下去吧。

聂　嫈　（惊愕）啊！（拥春姑于怀）你这是何苦呢！

春　姑　我活下去，活到我妈妈死了，我要替我哥哥姐姐报仇！我也要去刺杀那些暴君污吏！（将右手短剑高举。）

聂　嫈　啊，你这种志向是再好也没有的。我兄弟要是知道的时候，是会怎样欢喜的呢？（释手）好，你可以走了，趁着没有人看见，你就可以走了。

春　姑　姐姐，那么……（已移行至台前，跪拥聂嫈。）

聂　嫈　（扶起之）那么，你就走好了。——啊，你手上的血一点也不停止，你赶快把手腕握紧些吧。

春　姑　（如言）姐姐，你不要关心我，可我看着你死到临头，我却要离开你走，我心里实在是难受。（复进而跪拥聂嫈。）

聂　嫈　我们是一样的难受。（扶之而起）不过我望你时常记

念着你的姐姐，那你姐姐也就好象时常在你面前一样了。好，你赶快走吧！（向右翼回顾一下）那边好象有人来了。

春　姑　请你给我一点什么东西做做纪念。

聂　嫈　（抽头上玉簪一只授之，发散垂）好，妹妹，你就把这只簪子拿去吧。这本是我母亲的遗物，可我现在快要和我母亲见面了，我望你永远记念着我。

春　姑　姐姐，我多谢你。（举簪在手）我是永远不能忘记你的。（纳簪入怀中。）

聂　嫈　哦，我想起来了。我们的盘费是快要用尽了的。（思索了一下，牵春姑手，一面向牌示指出）妹妹，反正是替兄弟扬名，你看那牌示上写着有一千金的赏格呢。

春　姑　姐姐，你的意思是要我去告发吗？

聂　嫈　（点头）反正是替兄弟扬名，拿回家去不也可以供养妈妈？

春　姑　（有怨怼意）姐姐，你以为你妹妹有领受那种不义之财的意思吗？你以为你妹妹肯把哥哥拿去做买卖的吗？同是做买卖，我要学那卖唱的瞎子老人，我要把我哥哥姐姐的故事编成曲子，一路卖唱，一路走回去，我的盘费是不愁不够的呢。

聂　嫈　（感激而拥抱之）啊，你真是我可爱的妹妹。我把一切事都拜托了你，好，你就请回去了。（释手。）

春　姑　姐姐，你再没有什么话好说的吗？

聂　嫈　没有了，请你赶快回去吧！

春　姑　姐姐……啊，我什么事情都听你的话呀！（再昂头向聂

政尸怅望一番)那么，我就走了。(一步一回首地向左翼下。)

聂　嫈　(捧心伫目一会，欲追踪之，忽复中止)啊，我的心痛得难耐呀！(踉跄走回尸畔，复由尸后绕至平坛之右半，俯身向尸)二弟，二弟，你的精神已经得到传授了。你在黄泉地下当然是心满意足的吧？(稍停)可是我是不中用了。我离开了你便怎么也不能生存，我的心痛得一刻也不能忍耐了。(自怀中取出短剑一柄，以之刺胸，扑倒聂政尸上，苦闷而死。)

牌坊下挂灯适于此时熄灭。

舞台沉默。渐露微明。

卫士甲、乙复偷偷由左翼掩上窥视。

卫士甲　那两个鬼魂连影子都没有了。

卫士乙　我们遇着的，的确是鬼。——哦，那是什么？(指聂嫈尸。)

卫士甲　(惊愕)啊，女人啦！(步上平坛)怎么！尸首不见了！

卫士乙　(畏缩地走近)那衣裳掩盖着的，不是吗？

卫士甲　(喝聂嫈)喂，你这个女的是什么人呀？你伏在这儿做什么呀？(见聂嫈不应，以矛柄触之，仍不动)喂，你是睡熟了吗？(又以矛柄触之。)

卫士乙　啊，有鲜血呢！(瞥见聂嫈之面，仓皇欲遁)啊，鬼，鬼！

卫士甲　鬼在什么地方呀？你不要再发痴了！我看今天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呢！这个女的是死了，还有另一个男子又往哪儿去了呢？说不定，他是去邀集伙伴来打劫尸首的呀！

卫士乙　这可不得了！这干系怎么脱得掉？我们赶快吹起牛

角来吧！

二人急吹牛角。

士长二人佩剑各领卫士一队，士长一由右翼登场，士长二由左翼登场。

士长一　怎么一回事？唵？（登坛见聂嫈尸）这个女尸首是从哪儿来的？

卫士甲　（立在右侧初颇惶惑，继则情急智生，信口开河）唔，事情是这样的。刚才我们看见偷偷地来了两个人，他们分明是想来偷这尸首。我们就和他们对杀起来。这位女的被我杀死了，还有一位男的骇跑了。

士长二　骇跑了，你们为什么不追上去？

卫士甲　我们想，他们仅仅两个人敢来偷尸，一定是不止两个人，一定有许多党羽埋伏在这城里，所以不敢追上去，才赶快吹起了牛角来。

卫士乙　还有，这位女强盗很象那位男强盗，（指聂政）他们一定是兄弟姐妹啦！

士长二人端详聂嫈面相。

士长二　那天东孟之会你是在场的，你看怎样？

士长一　的确是象，把她杀死了，真可惜了。（回头叱卫士甲、乙）喂，你们为什么没有把她活捉着？还有一个又逃向哪儿去了？

卫士甲、乙面面相觑。

士长二　（严烈地）到底是打从哪一方面逃走的？

卫士甲、乙惶惑无主，各指一方。

士长一　你这两个蠢才！两个人杀一个，还会让他逃掉了……

士长二　连逃跑的方向都不知道啦！

士长一　你们真正和人对杀过吗？

士长二　唔，我想，一定是这两个家伙，轮奸了这位女子，把她逼死了，才想出一个圈套来想脱掉干系的！你看，她穿的是亵衣，连头发都是打散了的啦。

士长一　（低头见出血迹）唔，我倒弄出一些眉目来了。（指出向左翼一带的血迹）这一路不是血迹吗？还有一个一定是向这一方面逃跑了的。

卫士乙在此时即偷偷循血迹而下。

士长二　你安知不是那个女的带了伤走来的吗？（指聂嫈尸。）

士长一　那倒值得推究。（问卫士甲）他们是从哪一边走来的？

卫士甲　（指右翼）是从这一边走来的。

士长一　那就很明白了。假使是带了伤走来的，那前面便应该有血迹，但那前面却没有啦。

士长二　你又安知不是狗血吗？

士长一　唉，这倒没有想到。

士长二　我看这事情还是他们两个弄的鬼，一定是他们强奸了她，把她逼死了，才编出这一套鬼话来骗我们的。

士长一　不过面孔的确是相象呢。我们不管是人是狗，跟着这血迹找去怎么样？

士长二　你不要白受他们的骗！

士长一　不过万一真是那样，倒有一千金的赏格啦！

左翼有牛角声吹来，众人正惊诧间，卫士乙一手吹牛角，一手拖着春姑之发由左手入场。后面一群男女跟随。此时春姑面上，已惨无血色。

卫士乙　（至二士长前，将春姑投撇坛下）吓吓，我把这逃走了的一个强盗抓来了。

士长一　（叱跟随而来的群众）那些闲人来做什么！

士长二　（顾左右）赶快给我赶下去，赶下去！

诸卫士上前用矛头威吓，群众散去，但复徐徐聚集。

士长一　你是怎样把他捉着的？

卫士乙　我跟着这血迹追去。追出了城，看着他在桥边上坐着，紧紧按着他带了伤的一只手。他看见我，要想逃走也逃走不动了，我就给拉死狗一样把他拉了来。

士长二　唔，看你这样粗鲁，你倒还有点儿聪明啦。（向士长一）我们赶快审问他一下吧，看他的样子也快要断气了。

士长一　对，对，我们得马上审问他。（将春姑拉起）喂，你这没王法的家伙！你们到此地来，不用说是要来偷尸首的啦。

春姑摇头。

士长一　你就想赖，也不容你赖了。我现在要审问你，你得明明白白地供认。这位杀死我们的国王和丞相的凶手，你不消说是认得的，他是哪儿的人，他叫什么名字？

春　姑　（很低抑，但却很清晰）你问他吗？他是轵城深井里的聂政！

士长一二　（同时失声叫出）啊，有名的大强盗！

士长一　唔，这个女的呢？

春　姑　（侧身移步登坛，见聂嫈已死，不禁悲哽）这是他的姐姐聂嫈。

士长一　（又回过头去）我还要问你，这女的是怎么死了的？

春　姑　（此时已登至聂政尸之左畔）她听说韩国的国王和丞相被人刺杀了，那位行刺的勇士又自己杀死了自己，并且很残酷地毁坏了自己的面容，她便想到这一定是她自己的兄弟。因为她知道，只有她的兄弟才有这样的精神，也只有她的兄弟才有这样的勇敢。今早我们走到这儿来，看见死的果然是她的兄弟，所以她自杀了。（萎靡地坐下。）

士长一　自杀了？你们不是和我们的卫士们对杀过吗？

春　姑　（摇头）没有那么一回事。

士长二　（向卫士甲、乙）哼哼，你这两个家伙！

士长一　（继续审问）你手上又怎样受了伤呢？

春　姑　这也是我自己割来表示我自己的心迹的。可我没有想到在这手腕上割了这一下，竟使我这样衰弱得没有一点力气了。（掩伏在聂政尸上。）

士长一　那么我再问你：聂政为什么要刺杀我们的国王和丞相呢？

春　姑　（又稍稍振作起来）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国王和丞相的罪恶吗？（略停）你们假如知道韩国的人为什么穷得来只能够吃点豆饭、藿羹，年年都受着内忧外患，那你们就知道他为什么要来杀你们的国王和丞相了。本来你们韩、赵、魏三家是不应该把晋国分割了的。分割了，便削弱了

抵御秦国的力量。野蛮横暴的秦国便年年侵犯你们，年年侵犯关东诸侯。你们和关东诸侯，那赵国、魏国、齐国、燕国、楚国，是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抵御秦国的侵略。可是，你们的国王和丞相都不肯这样做，偏偏要主张同列国分开，依靠秦国，这就是这位烈士要杀死你们的国王和丞相的缘故了。（又略停）因此，你们应该知道：这位英雄正是为国除害，为民除奸，他的死是为的我们大家呀！（渐渐衰弱下去）你们假如是有良心的人，就应该把这位英雄和这位烈女的尸首，抬到那儿清净的山上去掩埋了吧。要这样方才对得住他们，对得住你们自己啊。（又掩伏在聂政尸上。）

士长一　哼，你们讲的话总是这一套啦，好象是从一本书本儿上背下来的。我可不管你这些，我倒要问你：你来又是干什么的啦？

春　姑　（十分低抑）我来呀，就是为的要向你们说出这番话。

士长一　哼哼，为了要说这几句反叛的话，值得你千里迢迢来送死吗？

春　姑　向你们介绍一位真正的英雄，原是值得我们牺牲自己的生命的呵！（振奋）假使这位英雄，从此以后便能流芳千古，成为我们中华男儿最好的榜样，那我个人的生命又算得什么！

士长一　（回顾士长二）这家伙怕一定也是个女的，可是人倒很倔强。总之我们多谢了他一千金的赏格啦。啊，哈哈

哈……

士长二　（在平坛右前隅）啊，哈哈哈……

春　姑　（痛愤欲绝）啊，人的良心何在呀！（勉强撑持，伸向聂嫈）姐姐，姐姐，我辜负了你，我辜负了你……

此时卫士及群众颇呈动摇之势。

卫士甲、乙已移至平坛之后，交互接耳，有所商议。

士长一　（俯身将春姑拉起，复掷下）喂，怎么样啦？唵，你叫什么名字啦？

春　姑　（再撑扎一番，伸向聂政面侧）我可爱的……英雄呀！……哥哥……（掩伏聂政肩头。）

士长一　（如前）喂，怎么样啦？你哥哥长哥哥短的，你是他的兄弟吗？……唵？你是他的娈童吗？……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叫什么名字？（又将春姑拉起。）

春　姑　（极低抑地）我是……濮阳……酒店……（"酒店"二字声最低抑，几不可辨，语犹未毕，气绝，倒下。）

士长一　怎么啦？你是"仆阳坚"？你是他的仆人，姓"阳"名"坚"的吗？喂，喂，怎么啦？（再拉起春姑，见已死去，回向士长二）吓吓，这家伙断了气了。

士长二　好在我们都已经问清爽了啦。还有我看这家伙一定是个女的，声音举动，一切都可疑。说不定他身上还有些什么秘密的东西，我们搜查看。

士长一　对。（向卫士们）来呀，你们走两个来搜查他！

此时卫士及群众中之动摇愈甚，无人应命。

士长二　唉，你们都呆了吗？让我们自己动手。

士长一　对，我们自己动手。

二人共向春姑怀中搜索。

士长一　（取出短剑）有一只匕首。

士长二　（搜出玉簪来）一只玉簪！喂，这家伙断然是女的。

士长一　一点也不错。（把春姑胸襟袒开，露出下面的女装）你看，她这里面不全是女人的衣裳吗？

士长二　（狂 笑）啊，哈哈哈……才是一位怪家伙！

士长一　（狂 笑）啊，哈哈哈……

此时甲、乙二卫士各从二士长身后，以长矛刺其背。卫士甲刺士长一，卫士乙刺士长二。

卫士甲乙　（同时叫出）我们杀死这些没良心的狗官呀！

二士长欲拔剑抵御，但已不能支持，分别倒地。其余卫士及群众均响应，簇涌而前。

卫士甲　（站在坛上，左前隅）啊啊，这位姑娘说的话是多么动人呀！

卫士乙　（站在平坛第二段右前隅）他们三位的良心是多么动人呀！

卫士甲　他们是为我们死的。

卫士乙　他们是不应该白死的。

卫士甲　他们要我们同列国联合起来，抵御秦国。

卫士乙　是的，我们要联合起来抵御秦国！

卫士甲　大家听见的啦，年青的姑娘告诉我们，有良心的应该把这些好人的尸首抬到清净的山上去。

卫士乙　是的，我们是有良心的，我们要把他们抬到山上去！

卫士甲　踏着他们的血迹，抬到山上去！

卫士乙　抬到山上去！

群　众　（同时响应）抬到山上去！

卫士与市民之群同时动手，分别将三人尸首扛上肩头，向牌坊走去。聂政在正中，聂嫈在右，春姑在左。舞台背幕一片红光，表示太阳已经上升。

——全体合唱声中闭幕

去吧，兄弟呀！
去吧，兄弟呀！
我望你鲜红的血液，
迸发成自由之花，
开遍中华，
开遍中华！
兄弟呀，去吧！

中华需要自由，
中华需要自由！
如狼似虎的恣睢暴戾，
要吞蚀赤县神州。
人们反勇于私斗，
而怯于公仇。

去吧，兄弟呀！

去吧，兄弟呀！
我望你鲜红的血液，
进发成自由之花，
开遍中华，
开遍中华！
兄弟呀，去吧！

中华需要兄弟，
中华需要兄弟，
去破灭那奴隶的枷锁，
把主人翁们唤起。
快快团结一致，
高举起解放的大旗！

去吧，兄弟呀！
去吧，兄弟呀！
我望你鲜红的血液，
进发成自由之花，
开遍中华，
开遍中华！
兄弟呀，去吧！……

同歌在闭幕后，仍反复歌唱，酌量情形，可反复唱至三遍以上。

1941年12月23日整理毕

附　录

我怎样写《棠棣之花》

真没有想出《棠棣之花》在最近竟被搬上了舞台，而且大受欢迎。我知道这一多半是靠着导演、演员、音乐，舞蹈及一切前后台工作人员诸君的力量，我深深地感谢他们。

因这一演出的成功，使我发生了好些回忆并接受了好些问题，我感觉着有加以叙述和解答的必要。

我对于聂嫈和聂政姐弟这个故事发生同情，是很小时候的事，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史记》①的《刺客列传》，特别关于聂政的一部分，在旧时的古文读本上，大抵都是选录的。凡读过这故事的人，我相信没有不同情他们俩的。这是从前和荆轲刺秦，专诸刺僚，②差不多是成为了民间故事，虽然现在是和一般年青的朋友稍稍疏远了。

我起心把这故事戏剧化是在一九二〇年的春天。我约略记得是把《湘累》和《女神之再生》写完之后，开始执笔的。那时候我还在日本留学，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四日重庆《新华日报》。

① 原名《太史公书》，汉司马迁著，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组成，计一百三十篇，记载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约三千年间历史。

② 荆轲(？—前227)，战国末年卫国刺客。受燕太子丹派遣刺秦王，不中，被杀。　专诸(？—前516)，一名鱄设诸，春秋时吴国堂邑(今江苏六合县北)人。曾为吴公子光刺杀吴王僚，后为左右所杀。

是九州医科大学的二年生。我读过了些希腊悲剧家①和莎士比亚、歌德等的剧作，不消说是在他们的影响之下想来从事史剧或诗剧的尝试的。

我起初的计划是想写成十幕，便是“屠狗”、“别墓”、“邂逅”、“密谋”、“行刺”、“诀夫”、“误会”、“闻耗”、“哭尸”、“表扬”。完全根据《刺客列传》，从严仲子访问起，写到聂政声名表露为止。

依据《史记》，聂嫈是嫁了人的。在聂嫈哭尸时有这样的几句话：“政所以蒙污辱，自弃于市贩之间者，为老母幸无恙，妾未嫁也。亲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故尔我准备有“诀夫”的一幕，我是想写出聂嫈想去追踪她的兄弟，而她的丈夫（作为一位商人）不肯，因而遂致乖离决裂。但我又参考《战国策》②（卷二十七，《韩策》二），这同一的故事明明为《史记》所根据的，却没有嫁夫这一段话！这当然是司马迁的画蛇添足。聂嫈是以不嫁夫为更美满。因此，我的计划便中途生了变革。

本来我的前五幕已经是约略写好了的，经这一番变革便停顿了下来。同时我又感觉着第一幕与其它九幕相隔三年多，时间上不统一；而且前五幕主要写聂政，后五幕主要写聂嫈，人物上也不统一；于是便索性把写成十幕的计划，完全抛弃了。写成了的五幕中第二幕和第三幕觉得很有诗趣，未能割爱，在一九二〇年的十月十日《时事新报》的《学灯》增刊上把第二幕发表了。后来被收在《女神》里面。又在一九二二年五一节《创造季刊》的创刊号上把第三幕发表了。这两幕便被保存了下来，其它都完全毁弃了，一个字也没有留存。

直到五卅惨案发生的时候，那时我在上海，而且就在惨案发生的那一天，我在南京路先施公司的楼上，亲眼看见一些英国巡捕和印度巡捕飞扬跋扈，弹压行人的暴状。这又把我的创作欲触发了，我便费了十天

① 希腊悲剧繁荣于公元前五世纪，流传至今有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三大悲剧作家的部分作品。

② 原为战国时代谋臣策士言行录。今存三十三篇，为西汉刘向编校、定名。全书记春秋至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历史。

左右的工夫写成了《聂嫈》(即现在的《棠棣之花》的最后两幕)。写成后,上海美专学生要慰劳罢工工友,曾经把它演出过,演了两场。这个独立的两幕剧,后来我把它收进了《三个叛逆的女性》里面,还附载有一篇关于演出当时的情形的叙述。①

北伐那年的四月,广州在何香凝同志领导下的一个剧社②却把《聂嫈》和以前发表过的两幕合并起来,作为四幕剧的《棠棣之花》演出过。那是有点不合理的,因为那样的凑合使第二幕和第三幕完全是一个景,假如作为一幕的两场在结构上也够累赘。但就是那样的演出时也公然得到了相当的好评。

《棠棣之花》作为五幕剧的现有形态是四年前八·一三战役发生以后,而且是上海成为孤岛以后的事。上海成为了孤岛,有一个时期我住在租界上的一位朋友的家里,因为工作不能做,而且不便轻易外出,于是便想起了把《棠棣之花》来作一个通盘的整理。加了一个行刺的第三幕,把以前割弃了的两幕恢复,就这样便使《聂嫈》扩大了。

以上是写作经过的大略。在这一次的上演上又曾经加了一番增改,特别是第二幕的后半,和第三幕的增加一场,使剧情更加有了些变化,而各个人物的性格也比较更加突出了。把二幕的单纯的"食客"演化为韩山坚,作为聂政的向导,过渡到第三幕,这个并未前定的偶然生出的着想,真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讲到《棠棣之花》的故事,在从前我自己是曾经相当考证过的。我主要的是参合着《战国策》、《竹书纪年》③和《史记》这三项资料,并没有

---

① 指《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一文。

② 指广州血花剧社。

③ 我国古代一部编年体史书,凡十二篇,记载夏至春秋时晋国与战国时魏国史事。此书宋时佚失。清朱右曾辑有《汲冢纪年存真》,王国维补辑为《古本竹书纪年辑校》。

纯粹依据《史记》。《史记》这部书在保存中国的古史上，固然是极有光辉的典籍，但它本身实在有不少的瑕疵。这些瑕疵，有些是出于司马迁存心润色，例如上面已经说到的聂嫈已嫁夫之类，有些是出于他的疏忽。在这个故事里面便有由于他的疏忽而弄错了的证据。

根据《战国策》，明明说聂政受着严仲子的请托，到东孟之会"直入上阶；刺韩傀（即侠累），韩傀走而抱哀侯，聂政刺之，兼中哀侯"，又《韩策三》也有"东孟之会，聂政阳坚刺相兼君，许异蹴哀侯而殪之"的话，可见聂政行刺是在哀侯时，而行刺时是把君相同时刺死了。

但在《史记》是怎样呢？《刺客列传》上本说"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与韩相侠累有却。"足见聂政行刺明明是哀侯时事，可是他把"兼中哀侯"的一点删掉了，而在《韩世家》里面又写着"列侯三年聂政杀韩相侠累"（据《集解》所引"徐广曰六年救鲁也"，可知"三年"必系"六年"之误）。同是一事，一面写在哀侯时代，一面又写在列侯时代，这已经是矛盾。

列侯十三年卒，其子文侯立。文侯十年卒，其子哀侯立（《史记》是把哀侯作为列侯之孙，其实这也是错误，依《纪年》与《世本》只是父子关系）。哀侯六年又写着"韩严弑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这又把一件事化而为两件事了。

这些，我看，完全是出于司马迁的疏忽。可就因他这一疏忽，便以讹传讹，后来的所谓正史多把这件故事分化成两件而叙列着。

战国时代的史事，讹误最多，《战国策》本是由零星的篇简集成的书，文字亦多脱误。例如上面已举出的"聂政阳坚刺相兼君"的一段，那原文就很难懂，我把它抄录在下边吧：

> 东孟之会，聂政阳坚刺相兼君，许异蹴哀侯而殪之，立以为郑君。韩氏之众无不听令者，则许异为之先也。是故哀侯为君而许异终身相焉，而韩氏之尊许异也，犹其尊哀侯也。……

这怎么也是不通的文字，许异已经把哀侯蹴死了，而又“立以为郑君”，这断然是有错误。

《竹书纪年》这部书是很可宝贵的，它本来是在晋太康年间出土的魏国的国史，但可惜这书散佚了，现存的是明朝的人所伪撰的。好在司马贞的《史记索隐》时时引到它，替我们保存了好些宝贵的资料。例如在《韩世家》的“韩严弑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下，便引《纪年》云：

> 晋桓公邑哀侯于郑，韩山坚贼其君哀侯，而韩若山立。

韩若山不用说就是懿侯了。根据这些，我们可以知道，《战国策》那段不通的文字是应该增改如下的：

> 东孟之会，聂政阳坚刺相兼君，许异蹴哀侯而殪之，立其子（若山）以为郑君。韩氏之众无不听令者，则许异为之先也。是故懿侯为君而许异终身相焉，而韩氏之尊许异也，犹其尊哀侯也。……

为什么韩侯称“郑君”，根据《纪年》便可以理解，我在剧本中写的“韩城”就是指的郑邑，这是现今河南的新郑，由濮阳至此，昼夜兼程，两三天是可以到的。

有的人站在纯粹历史家的立场，说阳坚，韩山坚，韩严应该是一个人，而且应该就是严仲子严遂。不错，有些近是。但在《战国策·西周策》中又有“严氏为贼而阳竖与焉”的话，这“阳竖”必然是阳坚的错误，可证阳坚和严遂是判然两个人。假使让我也发挥些考据家的伎俩，我想阳坚和山坚倒会是一个人，而且山坚的“山”字恐怕是“由”字的形近而误，由与阳音相近，既系双声且近于阴阳对转。不过我在本剧的人物配置上更发挥了一点创作上的自由，我把韩山坚和阳坚是分化成为两个人的。从酒家女临死时的“濮阳酒店……”讹听成为“仆——阳坚”，点出了阳坚的虚名，而以酒家女顶代。又把韩山坚作为严仲子的心腹，表现成为暗中活跃的志士。还有许异一名本来也可以利用，因为《战国策》那篇文字错落难明，而且“许异”我疑心就是“遂”字的音变（犹

如“侠累”亦称为“傀”），也就是严遂，所以我结局把他抛弃了。

写历史剧并不是写历史，这种初步的原则，是用不着阐述的。剧作家的任务是在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剧作家有他创作上的自由，他可以推翻历史的成案，对于既成事实加以新的解释，新的阐发，而具体地把真实的古代精神翻译到现代。

历史剧作家不必一定是考古学家，古代的事物愈古是愈难于考证的。绝对的写实，不仅是不可能，而且也不合理，假使以绝对的写实为理想，则艺术部门中的绘画雕塑早就该毁灭，因为已经有照相术发明了。

我在这些认识之下，不仅在人物的配置上取得了相当的自由，如无中生有地造出了酒家母女、冶游男女、盲叟父女、士长、卫士之群，特别在言语歌咏等上我是取得了更大的自由的。我让剧中人说出了和现代不甚出入的口语，让聂嫈唱出了五言诗，游女等唱出了白话诗。这些假使要从纯正历史家的立场来指摘，都是不合理的。

大概历史剧的用语，特别是其中的语汇，以古今能够共通的最为理想。古语不通于今的非万不得已不能用，用时还须在口头或形象上加以解释。今语为古所无的则断断乎不能用，用了只是成为文明戏或滑稽戏而已。例如在战国时打仗，你说他们使用飞机、坦克、毒瓦斯，古代中国人口中说出了“古得貌宁，好都幽都”（Good morning, how do you do?），那实在是滑稽透顶的事。

《棠棣之花》的政治气氛是以主张集合反对分裂为主题，这不用说是参合了一些主观的见解进去的。望合厌分是民国以来共同的希望，也是中国自有历史以来的历代人的希望。因为这种希望是古今共通的东西，我们可以据今推古，亦正可以借古鉴今，所以这样的参合我并不感其突兀。据《史记》，严仲子与侠累的关系只说了“有却”两个字，这实在不够味。到底是谁曲谁直我们都无从知道，只是有点私仇而已，

这实在是不够味。《战国策》要周到些，揭出了“严遂政议直指，举韩傀之过，韩傀以之叱之于朝；严遂拔剑趋之，以救解”的这些事实。我们据此可以知道严遂是站在公正的一面，而且性格相当直率，侠累则不免是怙过拒谏，跋扈飞扬。但是严遂所议的是什么，所指摘的是什么，这里也没有说出。为要增加严仲子的正直性，同时也是增加聂政姐弟的侠义性，我把三家分晋的事情联合上，因为，韩、赵、魏三家实际上把晋国分裂了的，就在韩哀侯元年，严仲子要“政议直指”，正可为绝好的题材，而且也是应该有的。

严仲子避居在濮阳，这在古代相传为“淫风流行”的地方，所讲桑间濮上的情景，我们读读《国风》的“期我乎桑中，邀我乎上宫”和“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的那些诗，是不难想象的。为要构成那种气氛，所以我在第二幕和第四幕中插入了冶游男女的歌唱。在这番构成上，日本的风俗也帮助了我，日本人在樱花开放的时节，那种举国若狂的情形，实在是有些原始的风味。剧中所插入的那首“春桃一片花如海”的歌，事实上是在一九一九年的春天在博多①的西公园看樱花时做的；只是原诗是“春樱”，在插入剧本时，我把“樱”字改成了“桃”字罢了。这些经历，当然只有作者自己知道。总之我是尽量在想托出古代的现实。

三年之丧的制度本来是创制于儒家，就在比聂政更迟的孟子时代，在一般的上层阶级都还没有行过。例如孟子叙滕文公行三年之丧，便遭了滕国的父兄百官反对，他们说“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②。我在剧中却让聂政姐弟服了三年丧，这儿是有些问题的。《史记》和《战国策》上本都有“聂政母死，既葬，除服”的话，但所“除”的“服”不必一定就是三年的丧服，而且两种书都是后人的追记，并不必一

① 在日本九州岛北端福冈市。

② 语见《孟子·滕文公(上)》。

定绝对可靠。尤其聂政是游侠之徒，侠与儒在精神上不相容，让聂政来行儒家的三年之丧，觉得有点不合理。这层意思，我自己在前没有考虑到，是几天前周恩来先生向我指出的，我感谢他这个非常宝贵的意见。本来很想根据这个意见把剧本修改一遍，但要牵连到歌词，牵连到几乎全剧的情调，我也就只好踌躇下来了。好在聂政原是孝子，母死之后经历三年余哀方尽，也多少可以衬出他的孝心。对于并无真正的史实概念的一般观众怕反而可以增加效果。因为在一般观众心中，三年之丧还是被认为天经地义的，假使聂政母葬即行，恐不必会被认为义侠，而反被认为忤逆。又例如《离骚》里有女须谏屈原的一段，女须在前多被认为屈原的姐姐，这已成为一般的定论；但也有的认为是妹子的（郑玄），有的认为是贱妾的（朱熹），①经我的考证觉得是相当年青的爱人。假如我们要把屈原搬上舞台的时候，是把女须写成爱人的好，还是写成姐姐的好呢？我目前正为这事情考虑。我感觉着恐怕以写成姐姐的更加方便。写成姐姐，再配上一位年青的侍女上去，使她对于屈原发生情愫，恐反而会增加效果吧。考据和创作，看来毕竟是两条不必一定平行的路。

1941年12月9日

---

① 郑玄《周易·归妹》注："屈原之妹名女媭。"朱熹《楚辞集注》："女媭，屈原姊也。""贱妾"之说，最早见于明代汪瑗之《楚辞集解》："媭者，贱妾之称。"

《棠棣之花》的故事（备演出时用）

这故事出在纪元前三七一年。那时候在中国是战国时代。潼关以东六个强国：韩、赵、魏、燕、齐、楚。潼关以西一个强国，便是秦。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称为“战国七雄”。

秦国最强，有逐渐吞灭关东诸侯的形势，因此在关东诸侯方面，政治上的主张便分成两派：一派主张联合抗秦，另一派主张亲秦。

这戏剧是抗秦派和亲秦派斗争中的一个插曲。

故事是出在韩国。韩国和赵、魏两国本来都是晋国的家臣，但就在纪元前三七六年，三家把晋国分裂了，成为了三个独立国。

在这时韩国的君长是韩哀侯，他的丞相侠累便是主张三家分晋，并且倾向于亲秦的，侠累的政敌严仲子却反对三家分晋，并主张联合诸侯一致抗秦。严仲子因斗争失败，便只好到国外濮阳地方亡命，但他始终想除去侠累，破坏他的亲秦的阴谋。

齐国的轵城深井里有一位青年侠客名叫聂政，他很有勇名而又重义气，也是一位抗秦派，他隐居在屠狗生活中，和他一位孪生的姐姐聂嫈，侍奉着他们的老母。

严仲子有一次亲自来拜访他，意思是要他出来活动，解除中原的祸患。但聂政不忍离开他的母亲，便谢绝了。

不久他的母亲死了，又服满了三年之丧，聂政有一天晚上便和他的姐姐去拜别母亲的坟墓，要独自往濮阳地方去探访严仲子。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四二年七月重庆作家书屋出版的《棠棣之花》。

走到濮阳桥，适逢其会，严仲子和他的同志韩山坚，正在桥头一座酒家里饮酒，严仲子在这时才把他和侠累的往事，明白地告诉了聂政，并且还告诉了一个消息，便是侠累就在这几天之内，要和秦国的使臣在东孟地方相会。秦国是想诱引韩国，共同去讨伐魏国，并允许侠累如把魏国打下了，要封他为魏国的国君。这消息就是由韩山坚探听来的，他本是韩哀侯的侍从长，探得了侠累的阴谋，特地到濮阳来，和严仲子商量对策。

就这样，聂政便自愿到东孟之会去行刺。由韩山坚做向导，准备在东孟会上，扮着秦使的跟随去杀侠累。

酒家的主人是一母一女，女儿名叫春姑，年仅十七八，但认识很清楚，志向也远大。他见着聂政年少英俊，慷慨尚义，便一见倾心。当聂政临行的时候，她折了一枝桃花赠别，以表自己的倾慕之意。

聂政与韩山坚去后，在东孟会上，照着预定计划，将侠累与韩哀侯一并刺杀了。韩山坚当场遇害，聂政亦自杀，但在自杀之前彻底毁坏了自己的面容。因此韩国便无人知道他究竟是什么人，便暴尸于韩市，悬着千金的重赏，征求他的姓名和籍贯。

聂政的姐姐聂嫈，因为是孪生的姐弟，面貌颇相象，她在她兄弟去后，也女扮男装来追踪她的兄弟，同样走到了濮阳桥，为酒家母所误认，被邀引进酒店里息脚。经解释，算确切探知聂政在几天前路过此地往韩城去了。

就在这息脚的时候，有一位盲目的老人带着一位幼女走来，他们是由韩城走来的流浪歌者，在酒店前唱了歌之后，由盲叟口中讲出了东孟之会的新闻。聂嫈听得刺客毁了面容自杀了，便放声痛哭，大呼"这一定是她的兄弟聂政"！因为他们姐弟相象，聂政不愿连累了他的姐姐，便隐了姓名，毁了面容，以免人认出，去残害他的姐姐。但这聂嫈却是一位凛烈的女性，她并不怕死，她甘愿冒生命的危险，挺身赴韩市，去认

明她兄弟的遗尸，传播他的侠情义气。

酒家女知道她心上的爱人已经自杀，也自愿女扮男装，随着聂嫈同赴韩市。

聂嫈与春姑既到韩市，见死者果是聂政。她们临尸痛哭，把聂政的声名传播了出来，也先后在聂政尸旁自杀了。

祝《棠棣之花》的演出

棠棣之花，古人用来表示兄弟。

聂嫈和聂政是姐弟，故我用“棠棣之花”作为剧名。

我从小时就很喜欢这一对历史人物，在剧本里面是否把他们写活了，我不敢说。但我相信，舞台形象一定会有更使人感动的力量。

情节和人物，好些是出于虚构。我所虚构的人物，我喜欢春姑。酒家母和盲叟也表现了人民的善良性和正义感。没有十分觉醒的阶级意识是含孕着的。

我在剧本中，最后让春姑死去了，很不好。我同意了这次演出上的处理，不让春姑死去。

春，将同人民永在！

一九五八年五月七日

本篇载于中央实验话剧院一九五八年《棠棣之花》演出《说明书》，未见在报刊上发表。

一九五八年《棠棣之花》演出的“引子”和“尾声”

〔引子〕

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华，有悠久的历史和不朽的文化；我们的祖先，勤劳、勇敢、正直、善良，首先在黄河流域开出了灿烂的繁花。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他们和自然与黑暗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在民族前进的道路上，用鲜血写下了光辉的诗章。

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齐楚秦燕韩赵魏，七雄称霸，各据一方。这是中国走向大一统的开始，人民正争取从奴隶命运解放。

〔尾声〕

他们的英雄业绩，为我们民族增加了光彩；他们的英雄业绩，将鼓舞和教育世世代代。让我们把这光荣的传统继承和发扬，不倦地为人类美好的理想贡献出我们的一切力量。

〔本剧注释者：杨芝明〕

本篇系中央实验话剧院草拟，经作者改定。标题为编者所加。

屈　原

本剧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七、二十八、三十、三十一日，二月四、五、六、七日重庆《中央日报》副刊。

人　物

三闾大夫屈原——年四十左右。

宋玉——屈原之弟子，年二十左右。

婵娟——屈原之侍女，年可十六。

上官大夫靳尚——楚怀王之佞臣，年三十以往。

子兰——楚怀王之稚子，年十六七。

南后郑袖——子兰之母，怀王宠姬。年三十以往。

楚怀王——年五十岁。

张仪——秦之丞相，连横家，年四十以往。

令尹子椒——昏庸老朽之佞臣，年六十左右。

招魂老人——年可七十左右。

阿汪——屈原之老阍人，年可六十左右。

阿黄——屈原之老灶下婢，年可五十余。

钓者河伯——年可三十左右。

渔父——年可五十左右。

卫士仆夫——年可二十以往。

太卜郑詹尹——郑袖之父，年七十以往。

老妪、更夫各一人。

女官、女史、群众、卫士、歌舞及奏乐者各若干人。

时　　间

楚怀王十六年(公元前三一三年)。

地　　点

楚国郢都(今湖北江陵县)。

第　一　幕

清晨的橘园，暮春，尚有若干残橘，剩在枝头。园后为篱栅，有门在正中偏右，园外一片田畴。左前别有园门一道通内室。园中右侧有凉亭一，离园地可高数段。亭中有琴桌石凳之类。亭之阶段正向左，阶上各陈兰草一盆。阶下置一竹帚。园中除橘树外，可任意配置其它竹木。

婵娟年可十六，抱琴由左首出场，置于亭中琴桌上，略加整饬，即由原径退下。

屈原年四十左右，着白色便衣，巾帻，亦由左首出场。左手执帛书一卷，在橘林中略作逍遥，时复攀弄残橘，闻其香韵。最后于不经意之间摘其一枚置于右手掌上把玩。徐徐步上亭阶，坐在阶之最上段。一时闻橘香韵，一时复举首四望。有间置橘于阶上，展开帛书，乃用古体篆字所写之《橘颂》①。字系红色。用朱写成。

屈　原　（徐徐地放声朗诵。读时两手须一舒一卷）

辉煌的橘树呵，枝叶纷披。

生长在这南方，独立不移。

绿的叶，白的花，尖锐的刺。

---

① 《楚辞·九章》中的篇名，系屈原早期作品。

多么可爱呵，圆满的果子！

由青而黄，色彩多么美丽！

内容洁白，芬芳无可比拟。

植根深固，不怕冰雪雰霏。

赋性坚贞，类似仁人志士。①

（读至此中辍，置书膝上，复取橘置掌中把玩，闭目玩味。终复张目，若有意若无意将橘劈为两半，但无食意，仅只把玩而已。）

此时宋玉抱一小黄犬由外园门入，年二十左右，着短衣，头上挽两卷鬟。见屈原，即奔至其前。

宋　玉　（立阶下）先生，你出来了。

屈　原　啊，我正在找你。你到什么地方去来？

宋　玉　我把园子打扫了之后，便抱着阿金②到外边去跑了一趟回来。

屈　原　那很好，你们年青人有起早的习惯，更能够时时把筋骨勤劳一下，是很好的事。（徐徐将两半橘子合而为一，一手握橘，一手执书，起立）我为你写了一首诗啦，我们到亭子上去坐坐吧。（步入亭中，就琴桌而坐，随手将橘置于桌上。）

宋玉随上，立于左侧。

屈　原　你把阿金放下，念念我这首新诗。（将书卷授宋玉。）

宋玉将黄犬放下，任其自由动作。屈原开始抚琴。

---

① 以上诗句为《橘颂》前章之今译。原文是："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可任兮。纷缊宜脩，姱而不丑兮。"

② 作者原注：小犬名。

宋　玉　（展开书卷前半，默念一次，举首）先生，你是在赞美橘子啦。

屈　原　是的，前半是那样，后半可就不同了，你再读下去看。

宋　玉　（继续展读，发出声来）

呵，年青的人，你与众不同。①
你志趣坚定，竟与橘树同风。
你心胸开阔，气度那么从容！
你不随波逐流，也不故步自封。
你谨慎存心，决不胡思乱想。
你至诚一片，期与日月同光。
我愿和你永做个忘年的朋友。
不挠不屈，为真理斗到尽头！
你年纪虽小，可以为世楷模。
足比古代的伯夷②，永垂万古！

（读罢有些惶恐，复十分喜悦）先生，你这真是为我写的吗？

屈　原　是，是为你写的。（以下在对话中，仍不断抚琴，时断时续。）

---

① 本行以下诗句为《橘颂》后章之今译。原文是："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愿岁并谢，与长友兮。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

② 伯夷，殷末孤竹国（今河北卢龙一带）国君之子。孤竹君死，其弟叔齐让位于伯夷，伯夷不受，出走。周武王灭商后，他避居首阳山（在今山西永济县境），不食周粟而死。

宋　玉　我怎么当得起呢？

屈　原　我希望你当得起。（以右手指园中橘树）你看那些橘子树吧，那真是多好的教训呀！它们一点也不骄矜，一点也不怯懦，一点也不懈怠，而且一点也不迁就。（稍停）是的，它们喜欢太阳，它们不怕霜雪。它们那碧绿的叶子，就跟翡翠一样，太阳光愈强愈使它们高兴，霜雪愈猛烈，它们也丝毫不现些儿愁容。时候到了便开花，那花是多么的香，多么的洁白呀。时候到了便结实，它们的果实是多么的圆满，多么的富于色彩的变换呀。由青而黄，由黄而红，而它们的内部——你看却是这样的有条理，又纯粹而又清白呀。（随手将劈开了的橘子分示其内部）它们开了花，结了实，任随你什么人都可以欣赏，香味又是怎样的适口而甜蜜呀。有人欣赏，它们并不叫苦，没有人欣赏，它们也不埋怨，完全是一片的大公无私。但你要说它们是——万事随人意，丝毫也没有一点骨鲠之气的吗？那你是错了。它们不是那样的。你先看它们的周身，那周身不都是有刺的吗？（又向橘树指示）它们是不容许你任意侵犯的。它们生长在这南方，也就爱这南方，你要迁移它们，不是很容易的事。这是一种多么独立难犯的精神！你看这是不是一种很好的榜样呢？

宋　玉　是。经先生这一说，我可感受了极深刻的教训。先生的意思是说：树木都能够这样，难道我们人就不能够吗？（思索一会）人是能够的。

屈　原　是，你是了解了我的意思，你是一位聪明的孩子。你

年纪青青就晓得好学，也还专心，不怕就有好些糊涂的人要引诱你去跟着他们胡混，你也不大随波逐流，这是使我很高兴的事。（稍停）所以我希望你要能够象这橘子树一样，独立不倚，凛冽难犯。要虚心，不要作无益的贪求。要坚持，不要同乎流俗。要把你的志向拿定，而且要抱着一个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心怀。那你便不会有什么过失，而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了。（再停）你能够这样，我愿意永远和你做一个忘年的朋友。你能够这样，不怕你年纪还轻，你也尽可以做一般人的师长了。（略停）不过也不要过分的矜持，总要耿直而通情理。但遇到大节临头的时候，你却要丝毫也不苟且，不迁就。你要学那位古时候的贤人，饿死在首阳山上的伯夷，就饿死也不要失节。我这些话你是明白的吧？

宋　玉　是，我很明白。我的志向就是一心一意要学先生，先生的学问文章我要学，先生的为人处世我也要学；不过先生的风度太高，我总是学不象呢。

屈　原　你不要把我做先生的看得太高，也不要把你做学生的看得太低，这是很要紧的。我自己其实是很平凡的一个人，不过我想任何人生来怕都是一样的平凡吧？要想不平凡，那就要靠自己努力。（稍停）我们应该把自己的模范悬得高一些；最好是把历史上成功了的人作为自己的模范，尽力去追赶他，或者甚至存心去超过他。那样不断地努力，一定会有成就的。北方有一位学者颜渊，是孔仲尼的得意门生，我最近听到他的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

思。他说"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①这真是很好的一个教条。我们谁都知道大舜皇帝是了不起的人，但他是什么呢？不是人吗？我们自己又是什么呢？不也是人吗？他能够做到那样了不起的地步，我们难道就做不到吗？做得到的，做得到的，凡事都在人为。雨水都还可以把石头滴穿，绳子都还可以把木头锯断呢！总要靠自己努力，靠自己不断地努力才行。

婵娟抱水瓶入场，至亭下，挹水一尊，捧至琴台前献于屈原，俟屈原呷毕，复拾尊荷瓶而下。

宋　玉　先生的话我是要牢牢记着的。不过我时常感觉到，要学习古人，苦于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古人已经和我们隔得太远，他的声音笑貌已经不能够恢复转来，我们要学他，应该从什么地方学起呢？我时常在先生的身边，先生的声音笑貌我天天都在接近，但我存心学先生，学先生，却丝毫也学不象呢。

屈　原　（微笑）你要学我的声音笑貌做什么？专学人的声音笑貌，岂不是个猴子？（起立在亭中徘徊）学习古人是要学习古人的精神，是要学习那种不断努力的精神。始终要鞭策着自己，总要存心成为一个好人。（稍停）我们每一个人生来都是一样平凡的，而且在我们的身上还随带着很多不好的东西。譬如我们每一个人都爱争强斗狠，但是又爱贪懒好闲，在这儿便种下了堕落的种子。争强斗狠

① 语见《孟子·滕文公（上）》。《沫若文集》此处标点作："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现据作者《屈原》手稿及《沸羹集·正标点》一文标点。

也并不就坏，认真说这倒是学好的动机。因为你要想比别人强，或者比最强的人更强，那你就应该拚命地努力，实际上做到比别人家更强的地步。要你的本领真正比人强，你才能够强得过别人，这是毫无问题的。

宋　玉　是，真是不成问题的。

屈　原　但是问题却在这儿出现了。能强过别人是很高兴的事，但努力却又是吃苦的事，因此便想来取巧，不是自己假充一个强者，虚张声势，便是更进一步去陷害别人，陷害比自己更强的人。这就是虚伪，这就是罪恶，这就是堕落！（声音一度提高之后，再放低下来）人的贪懒好闲的这种根性，便是自己随身带来的堕落的陷阱！我们先要尽量地把这种根性除掉，天天拔除它，时时拔除它，毫不容情地拔除它。能够这样，你的学问自然会进步，你的本领自然会强起来，你的四肢筋骨也自然会健康了。你说，你苦于无从下手，其实下手的地方就在你自己的身上。（稍停）当然我们也应该向别人学习，向我们身外的一切学习。我们生来是一无所有，不仅身子是赤条条，心子也是赤条条，随身带来的一点好东西，就是——能够学习。我们能够学习，就靠着能够学习，使我们身心两方逐渐地充实了起来。可以学习的东西，四处都是。譬如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些橘子树，（向树林指示）不是我们很好的老师吗？又譬如立在我面前的你，我也是时常把你当成老师的。……

宋　玉　（有些惶恐）先生，你这样说，我怎么受得起？

屈　原　不，我不是在同你客气。凡是你们年青一辈的人都

是我的老师。人在年青的时候，好胜的心强，贪懒的心还没有固定，因此年青人总是天真活泼，慷慨有为，没有多么大的私心。这正是我所想学习的。（复就座于亭栏上）就拿做诗来讲吧，我们年纪大了，阅历一多了，诗便老了。在谋章布局上，在造句遣辞上，是堂皇了起来；但在着想的新鲜、纯粹、素朴上，便把少年时分的情趣失掉了。这是使我时时感觉着发慌的事。在这一点上，仿佛年纪愈老便愈见糟糕。（稍停）所以我尽力地在想向你们年青的人学，尽力地在想向那纯真、素朴的老百姓们学，我要尽力保持着我年青时代的新鲜、纯粹、素朴。这些话，我对你说过不仅一次，你应该记得的吧？

宋　玉　是，我是时常记着的。

屈　原　所以有许多人说我的诗太俗，太放肆了，失掉了“雅颂”① 的正声，我是一点也不介意的。我在尽量地学老百姓，学小孩子，当然会俗。我在尽量地打破那种“雅颂”之音，当然会放肆。那种“雅颂”之音，古古板板的，让老百姓和小孩子们听来，就好象在听天书。那不是真正把人性都失掉干净了吗？不过话又得说回来，我自己究竟比你们出世得早一些，我的年青时代是受过“典谟训诰”②、

① 指《诗经》中的二雅（《小雅》、《大雅》）、三颂（《周颂》、《鲁颂》、《商颂》），多为王室贵族作品。

② 前人认为《尚书》分六体：记述帝王言行者曰“典”，记述君臣谋议国事者曰“谟”，记述训导言词者曰“训”，发布施政文告者曰“诰”，记述告诫将士言词者曰“誓”，颁布帝王诏书、任命词者曰“命”。后遂以“典谟训诰”指称《尚书》。

“雅颂”之音的熏陶，因此我的文章一时也不容易摆脱那种格调。这就跟奴隶们头上的烙印一样，虽然奴隶籍解除了，而烙印始终除不掉。到了你们这一代就不同了，你们根本就没有受过烙印，所以你们的诗，彻内彻外，都是自己在作主人。这些地方是使我羡慕你们这一代的。

宋 玉 这正是先生的不断努力、不断学习的精神，我今天实在领受了最可宝贵的教训。先生这首《橘颂》是可以给我的吧？

屈 原 当然是给你的。我为你写的诗，怎么会不给你？

宋 玉 （拱手）我实在多谢先生，从今以后我每天清早起来便要朗诵它一遍。

屈 原 倒也不必那样拘泥。就诗论诗的话，实在也并不怎么好，不过你存心学做好人好了，做到象伯夷那样啦。

宋 玉 多谢先生的指示。但我总想学先生，象伯夷那样的人我觉得又象古板了一点。殷纣王本来是极残忍的暴君，为什么周武王① 不好去征伐他呢？诛锄了一个暴君，为什么一定要去饿死呢？这点我有些不大了解。

屈 原 讲起真正的史事上来的话，这里倒是有问题的。我们到园子里去走走，一面走，一面和你细谈吧。（步下亭阶。）

宋玉随后。

屈 原 照真正的史事来讲，殷纣王并不是怎样坏的人。特别

① 周武王，姓姬，名发，文王姬昌之子。他联合西南、西北各族东伐殷纣，灭商，建立周王朝。

是我们楚国人，本来是应该感谢他的。我们楚国，在前本是殷朝的同盟。[①] 殷纣王和他的父亲帝乙，他们父子两代费了很大的力量来平定了这南方的东南夷[②]，周人便趁着机会强大了起来，终竟乘虚而入，把殷朝灭了。我们的祖先和宋人、徐人[③] 在那时都受着压迫，才逐渐从北方迁移到南方来。北方有个地方叫着楚丘[④]，你应该是知道的吧，那就是我们祖先所在的地方了。假使没有殷纣王的平定东南夷，我们恐怕还找不到地方来安身，我们的祖先怕已经都化为周人的奴隶了。周朝的人把殷朝灭了自然要把殷纣王说得很坏，造了些莫须有的罪恶来加在他身上，其实他并不是那么坏的。伯夷要反对周武王，也就是证明了。

宋　玉　啊，先生这样的说法，我真是闻所未闻，真是太新鲜，太有意义了。

屈　原　这些古事，本来用不着多管，不过象伯夷那种气节，实在是值得我们景仰、学习的。他本来是可以做孤竹国的国君的人，但他把那种安富尊荣的地位抛弃了。因为他明白，在我们人生中还有比做国君更尊贵的东西。假使你根本不象一个人，做了国君又有什么荣耀？是，在周朝的

---

① 楚先人彭祖氏殷时曾为侯伯，故称。

② 指当时分布在今淮河中、下游的徐夷、舒夷、淮夷、泗夷等部族。

③ 宋、徐皆古国名。宋都商丘，在今河南商丘县南；徐故城在今安徽泗县北。

④ 春秋时楚之先人昆吾氏封于卫，楚丘即为卫都，在今河南滑县东。

人把殷朝灭了的时候，伯夷也尽可以不必死，敷敷衍衍地过活下去，别人也不会说什么话。假使他迁就一下，周朝的人也许还会拿些高官厚禄给他。但他知道，那种的高官厚禄、那种的苟且偷生，是比死还要可怕。所以他宁愿饿死，不愿失节。这实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你懂得我的意思么？

宋　玉　我此刻弄明白了。尤其是史事的背景弄明白了，更加觉得伯夷这个人值得尊敬。

屈　原　在这战乱的年代，一个人的气节很要紧。太平时代的人容易做，在和平里生，在和平里死，没有什么波澜，没有什么曲折。但在大波大澜的时代，要做成一个人实在不是容易的事。重要的原因也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贪生怕死。在应该生的时候，只是糊里糊涂地生。到了应该死的时候，又不能够慷慷慨慨地死。一个人就这样被糟蹋了。（稍停）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也正是大波大澜的时代，所以我特别把伯夷提了出来，希望你，也希望我自己，拿来做榜样。我们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你懂得我的话么？

宋　玉　我懂得了，先生。

屈　原　好的，我的话也说得太多。今天的天气实在太好，我们再到外面的田野里去走一会儿吧。

宋　玉　我愿意追随先生。（抱琴在左胁下。）

二人徐徐向外园门走去。

婵娟匆匆入场。

婵　娟　(趋前，呼屈原)先生，先生，刚才上官大夫靳尚来过，他留了几句话要我告诉你，便各自走了。

屈　原　他留了什么话?

婵　娟　他说：张仪要到魏国去了。国王听信了先生的话，不接受张仪的建议，不愿和齐国绝交。因此，张仪觉得没有面目再回秦国，他要回到他的故乡魏国去了。上官大夫他顺便来通知你。

屈　原　(带喜色)好的，这的确是很好的消息。(回顾宋玉)宋玉，我有件事情要你赶快去办。

宋　玉　是，先生，请你吩咐。

屈　原　我的书案上有一篇文稿，是国王昨天要我写的致齐国国王敦睦邦交的国书，我希望你去赶快把它誊写一遍。张仪既已决心离开，说不定国王很快就要派人把国书送到齐国去。

宋　玉　是，我抄好了，再送来请先生看。(向婵娟)这琴请你抱着。(把琴授与婵娟，由左门下场。)

婵　娟　(迟疑地)先生，刚才上官大夫走的时候，他还告诉了我一句话。

屈　原　他告诉你什么?

婵　娟　他说：南后曾经对他说过，准备调我进宫去服侍她。

屈　原　南后也曾对我说过，但她说得不太认真，所以我还不曾告诉你啦。婵娟，如果南后真的要调你进宫去，你是不是愿意?

婵　娟　(果断地)不，先生，婵娟不愿意。婵娟不能离开先生。

屈　原　你不喜欢南后吗？她是那样聪明、美貌，而又有才干的人。

婵　娟　不，我不喜欢她。我相信，她也不喜欢我。

屈　原　不喜欢你？怎么要调你进宫去呢？

婵　娟　那可不知道是什么打算了。我每一次看见她，都有点害怕。她那一双眼睛就跟蛇的眼睛一样，凶煞煞地、冰冷冷地死盯着你，你就禁不住要打寒噤。先生，我在你面前，我自己感觉着，我安详得就象一只鸽子。但我一到了南后面前，我就会可怜得象老鹰脚爪下的一只小麻雀了。先生，我希望你不要让我去受罪。

屈　原　（含笑）你形容得很好。是的，南后是有权威的人。你如果不愿进宫，等她认真提到的时候，我替你婉谢好了。（步至亭前踯躅，复不经意地走上亭阶，顺手将适才放置在栏杆上的两半橘子拿起，在手中把玩，合之分之者数次，但无食意。）

此时婵娟亦步上凉亭，把琴放在琴桌上，又静静地步下凉亭。公子子兰由右侧后园门入场。子兰年十六七，左脚微跛。

婵　娟　先生，公子子兰来了。

屈原回身，子兰趋至亭前，敬立阶下行拱手礼。

子　兰　先生，早安！

屈　原　（略略答礼）早安，你们可以到亭子上来坐坐。

婵娟导子兰入亭。

屈　原　你们随意坐坐，不必拘礼。

二人因屈原未坐，亦不敢就座。

屈　原　我这里有一个橘子，是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我送给

你们。

二人接受。

子　兰　多谢你。先生，你近来好吗？

屈　原　很好，我近来很愉快的。好几天不见你来了，是在家里用功吗？

子　兰　我没有，先生。因为这几天我有点儿伤风咳嗽，妈妈要我休息一下。我今天来，是妈妈要我来请先生的。（微微咳了几声。）

屈　原　南后在叫我吗？有什么事，你可知道？

子　兰　不，我也不十分知道。不过我想，恐怕是为的张仪要走的事情吧。爸爸在今天中午要替他饯行呢。……我妈妈为了张仪要走，很有点着急。昨天下午张仪同上官大夫一道突然来向我爸爸辞行。他说：秦国的国王尊敬爸爸，不满意齐国的不友好的态度，所以愿意奉献商於[1]之地六百里，请求楚国也和齐国绝交。爸爸既然听信三闾大夫[2]的话，不愿和齐国绝交，他没有面目再回到秦国去了。他要回到他的故乡魏国。又说他们魏国的美人很多，一个个就跟神仙一样，他准备找一位很好看的人来献给我爸爸啦。

屈　原　嗯，张仪说过那样的话吗？

子　兰　是啦，所以弄得我妈妈很着急。她昨天夜里还叫上官大夫靳尚送了一千五百个大钱去做路费呢。

---

① 古地名，在今河南淅川县一带。

② 战国时楚国官名，掌管昭、屈、景三姓王族。这里指屈原。

屈　原　一千五百个大钱？

子　兰　是啦，一千是送给张仪，五百是送给他的随从。

屈　原　张仪收了吗？

子　兰　详细的情形我不知道，我想是收了的，那样多的钱啦！

屈　原　哼，这样说来，那些鬼家伙是在作怪啦！

子　兰　我也感觉着是有点蹊跷。大约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妈妈要请先生去帮忙的吧。

屈　原　好的，你等我去把衣服换好来同你去。你就留在这儿。（向婵娟）婵娟，你也陪着公子在这儿，不过我希望你们不要折损花木。

子　兰　先生，你请放心。我是最爱惜花木的人。

屈　原　那很好，我回头就可以转来的。（徐徐步下亭阶，向左侧园门下。）

二人在亭口鹄立。

子　兰　（见屈原去后，立即放肆起来，以手携婵娟手，向亭内引去）婵娟，我们坐着谈谈心吧。

婵　娟　（缩回其手）你不要这样拉我，我自己晓得坐。

子　兰　好的。我是怕你站累了呢。（自行就亭阶口上坐下，面侧向前左。）

婵　娟　（坐于亭阶上）公子，你也请吃橘子。（取出一瓣来嚼食。）

子　兰　不，这橘子我不想吃。先生把这橘子一个人给我们一半，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是半边，你是半边，合拢来，不就是整个儿的吗？

婵　娟　你总爱说这些没有意思的话。

子　兰　你说没有意思，满有意思呢。婵娟，我倒要问你：先生这几天说过我什么坏话没有？

婵　娟　先生没有说过你什么坏话，不过也没有说过你什么好话。

子　兰　当然喽，先生哪里会说我的好话！他喜欢的就是那位专会在人面前讨好，比你还要媚态的宋玉小哥儿啦！一定又是怎样的纯真喽，勤勉喽，规矩喽。先生所喜欢的就是那种女性十足的漂亮小哥儿啦。

婵　娟　你一转身就要说朋友的坏话！

子　兰　婵娟，我伤到了你心上的人，是不是？

婵　娟　（微微生怒）谁个是我心上的人！你瞎说！

子　兰　我才不瞎说呢，你怕我不明白！那女性十足的漂亮小哥儿，就是你心上的人！

婵　娟　哼，我才不喜欢他呢。

子　兰　（起立）你不喜欢他！喜欢谁？

婵　娟　我喜欢我喜欢的人。

子　兰　（俯身以颜面就之）喜欢我吧，是不是？

婵　娟　我喜欢你，喜欢你受罪。（以手推之。）

子　兰　（欲拥抱之）我就让你受罪！

婵娟一闪身跑下台阶，子兰扑空倒地，几跌至阶下。

婵　娟　（捧腹憨笑）呵哈哈哈……跛脚公子，真是受罪！真是受罪！

子　兰　（起来，生怒地）你这黄毛丫头！你怕我不能惩治你！（曳

着微跛的脚急骤下阶，于阶下复失足倒地。）

婵　娟　（已作势欲逃，见子兰倒地，复大笑）呵哈哈哈……跛脚公子，你再来吧！你再来吧！有胆量？

子　兰　（慢慢爬起来，坐在最低一段的阶段上，揉着右膝，表示无再追逐之意）唉，我的脚不方便，反正我也调皮不过你。

婵　娟　（微露怜悯意，但也不想近身）恭喜你，恭喜你啦。右脚又跌着了吗？两只脚都跛起来，岂不就扯平了吗？（又笑。）

子　兰　（可怜地）你这刻薄鬼！我的脚不方便，你不晓得同情，偏要幸灾乐祸，加倍的嘲笑。你晓得不？你们女人们爱笑，是不祥的事啦。从前周幽王宠褒姒，在烽火台上戏弄诸侯，褒姒一笑而失天下。①齐顷公的母亲，萧同叔子笑了晋大夫郤克，萧同叔子一笑而使齐国遭兵灾。②你笑我嘛，我看你是得不到好死的！

婵　娟　（庄重了起来）是你自己不好啦。

子　兰　好的，好的，就算我不好吧。我是受了惩罚了。我现在连站都站不起来了。（作欲起立而不能之势）婵娟，好姑娘，好姐姐，请你来扶我一下好不？

婵　娟　（踌躇）我来扶你。你可不要再胡闹了。

子　兰　我不再胡闹了，我央求你啦。先生不要出来了？

---

①　周幽王（？—前771），姓姬，名宫湦，西周最后一个国君。　褒姒，褒国人，姓姒，周幽王宠妃。关于“褒姒一笑而失天下”事，见《史记·周本纪》。

②　齐顷公，名无野，齐惠公之子，前五九八——前五八一年在位。其母为萧君同（一作“桐”）叔之女，故称萧同叔子。顷公六年（前五九三年），晋大夫郤克使齐。郤克跛脚，拜会齐顷公时，顷公母萧同叔子于帷后观笑。郤克怒，誓曰：“所不此极，无能涉河！”后四年，郤克果率晋军伐齐复仇。

婵　娟　（稍存警戒意，步至子兰身边）好的，我就扶你起来吧。

（扶之起立。）

子　兰　（脚方立定，复反身拥抱婵娟而欲亲其吻）你这次总逃不掉了！好家伙！

婵　娟　（挣扎）你这骗子！你这跛脚骗子！（用力将子兰推开，反身向橘林中逃避。）

子兰追婵娟，二人在橘林中穿插追逐。

屈原由左门出场。

屈　原　你们在干什么？

子　兰　（故意做出可怜相）先生，婵娟欺侮我。她把我摔翻了，还骂我"跛脚骗子"。

婵　娟　不，是他先欺侮我的。

屈　原　（向婵娟，和婉地）婵娟，我看还是你的不是。他有残疾，行动不大方便，你应该照拂他，为什么反而欺侮他？（停一忽）一个人要有反抗性，但也要有同情心。尤其是你们年青一代的人，不能以欺侮弱者来显示自己的英勇。这是我经常告诉你们的话。

婵　娟　（表示自歉）先生，我错了。我要永远记着你的指示，不再忘记。

屈　原　（牵动子兰）好，子兰，我同你去见南后。

屈原与子兰向右首走去。

——幕　下

第二幕

楚宫内廷。

正面四大圆柱并列，中为明堂内室，左右有房，房前各有阶，右为宾阶，左为阼阶。室后壁有奇古之壁画。左右房与室之间及前侧二面均垂帘幕，可透视，房之后壁正中有门，门上有金兽含环，门及壁上均有彩画。（此在南面，柱用深红色，帘幕用黄色。）

右翼为总章内室之右房，亦有阶有柱有帘有壁画等事，与正面同。（此在正西面，柱色同，帘幕用白色。）

左翼为青阳内室之左房，布置同。（此在正东面，柱色同，帘幕用青色。）

正前隙地为中霤。正中及左右建构不相衔接，其间有侧道可通中霤。

明堂内室中设有王位，较高大，左右两侧各设一位。

幕开，南后郑袖立正中阶上指挥女史数人在室中布置。于王位面以虎皮，其前亦以虎皮席地。于左右位面以豹皮，其前亦以豹皮席地。另有女史数人在左右房中拂拭编钟编磬琴瑟等陈设。

南后年三十四五，美艳而娇健。俟布置停当后，略加巡视，表示满意。

南　后　你们倒还敏捷。我还怕你们来不及啦，现在算好，一切都停当了。

女史甲　启禀南后，那前面两房的帘幕，是不是就揭开来？

南　后　不，那等开筵之后再行揭开。歌舞的人都已经准备停当了吧？

女史乙　都早已准备停当了，西边是准备唱歌的，东边是准备跳舞的。

南　后　那很好，还要叫他们注意一下，不要耽误了时刻，不要弄乱了次序。

众女史　是，我们一定要严格地督率着他们。

南　后　我看，你们应该把职守分一下才好。（指女史甲）你管堂上奏乐和行酒的事。（指女史乙）你管堂下歌舞的事。你们两个各自选几个得力的人做帮手。今天的事情假使办得很好，我一定要奖赏你们的。假使办得不好，那你们可晓得我的脾气！

众女史　（表示惶恐，但亦显得光耀）是，我们一定要尽我们的全力办理。

南　后　要能够那样，就好。此外一些琐碎的事用不着我吩咐了，你们都是有经验的。总之要能够临机应变，一呼百诺，说要什么就有什么。在预定的节目内的，固然要准备，就是在预定的节目外的，也要有见机的准备。国王的脾气你们也是很清楚的！万一有什么差池，责任是要落在你们的头上。

众女史　是，我们知道。

南　后　好的，那么你们可以下去了，假使上官大夫到了，赶紧把他引到这儿来，说我在等他。

众女史　（应命）是。（分别由左右阶下堂，再行鞠躬，复向左右首侧道下场。）

南后一人由阼阶下堂，在中霤中来回踯躅，若有所思。有间，女史甲引靳尚由左翼侧道上。靳尚是一位瘦削的中年人，鹰鼻鹞眼，两颊洼陷，行动颇敏捷。

女史甲　启禀南后，上官大夫到了。

南后回顾，靳尚趋前行礼。

靳　尚　敬请南后早安！

南　后　（略略答礼，向女史甲）你可以下去。

女史甲应命，鞠躬由原道下。

南　后　（登上右翼总章右房之阶段上）上官大夫，我昨天晚上托你的事情，怎么样了？

靳　尚　启禀南后，我是早就应该来禀报的。昨天晚上太迟，今天清早又奉了命令要准备中午的宴会，竟抽不出时间来。刚才国王出宫外去了，我疑心他是去找三闾大夫，所以我特地跑到屈原那里去探望了一下。好在国王并不在那儿，恐怕是到令尹子椒那里去了！

南　后　（略有愠色）你怎这样的罗唆！我是在问你昨天晚上去会张仪的事情啦！

靳　尚　是的，南后，你听我慢慢地向你陈述吧。我跑到屈原那里去，是怕国王到了他那里，又受了他一番鼓吹。国王如果要他今天中午来陪客，那事情就不大好办。好在我跑去看，国王并不在他那儿，我是刚从那儿跑回来的。我想国王一定是到令尹子椒那里去了。要那样就毫无问题，

即使国王要叫令尹子椒来陪客，也是很好商量的。令尹子椒，那位昏庸老朽，简直是活宝贝啦……

南　后　哎，你赶快把我所问的事直截了当地回答吧，你到底要兜好多圈子！

靳　尚　是，是，很快就要说到本题了。因为事体很复杂，也很要紧，要慢慢把头绪理清楚，说来才不费事。南后，慢工出细货啦。

南　后　（生气，愈着急）哎，我看你这个人的话，真是大牯牛的口水，太长！

靳　尚　（故意，略呈惶恐）是，是，是，我就说到本题了。（向四下回顾了一下，把声音放低了些）我昨天晚上到张仪那里去，我把南后送给他的礼物，亲手交给了他。我说："阁下，南后命我来向阁下问安，送了这点菲薄的礼物，以备阁下和阁下的舍人们回魏国去的路费，真是菲薄得很，希望阁下笑纳。……"

南　后　你不必把我当成张仪，不要这样重皮叠髓地说！张仪到底表示了些什么态度？

靳　尚　张仪的态度吗？是，我看他接受了你的礼物，他很高兴。他说："请你回去禀报南后，我张仪实在是万分感激。这次由秦国来，没有多带盘费，舍人们的衣冠都破烂了，简直不能成个体统，得到南后这般的厚爱，实在是万分感激。望你多多在南后面前为我致谢。……"

南　后　哎呀呀，你又把你自己当成张仪了，真是糟糕！到底张仪对于我所要求的事，他表示了什么意见？

靳　尚　他表示了很多意见啦，南后，你听我说吧。我对他说："南后问你是不是很快地便要到魏国去?"他说："是呀。"我又说："南后听说你到魏国去，有意思替敝国的国王选些周郑①的美女回来，南后是非常感激的。……"

南　后　我怎么会感激？谁要你这样对他说？

靳　尚　唉，南后，你怎得聪明一世……唉，不好说得。

南　后　你说我"糊涂一时"吧！我没有你糊涂！

靳　尚　你想，我在张仪面前，怎好直说出你不高兴？你从前对待魏美人的办法，我是记得的，你恕我再唠叨一下吧。从前我们的国王有一次喜欢那位魏国送来的美人，你对她也不表示你的嫉妒，反而特别加以优待，显示得你比国王还要喜欢她。因此国王也照常地喜欢你，说你丝毫也不嫉妒。后来你就对那位魏美人说："国王什么都喜欢你，只是不喜欢你的鼻子。你以后见国王的时候，最好把鼻子掩着。"那魏美人公然也就听了你的话。到后来国王问你："那魏美人见了我为什么一定要掩着鼻子?"你就说："她是嫌国王有股臭气。"这样就使得我们的国王把那魏美人的鼻子给割掉了。② 你那个办法是多么精明呀！

南　后　哼，谁要你来恭维！我现在的年纪已经不比当年了，我急于要知道张仪的态度，而且急于要想方法来挽救，你偏偏在那儿兜圈子。你是有意和我作弄吗？

---

① 周，指东周，时都洛阳（今属河南）；郑，指春秋时郑国，都新郑（今属河南）。这里泛指当时的繁华地区洛阳、新郑一带。

② 事见《战国策·楚策四》。

靳　尚　南后，你用不着那么着急，事情已经有了把握，所以我才这样按部就班地告诉你。假使没有把握，我实在是比你还要着急呢。

南　后　哼，你讲，你究竟有什么把握？你讲！你直截了当地讲！

靳　尚　那张仪毕竟是个聪明人，他经我那么一提，倒有点出乎意外。他问我："那真是南后的意思吗？"我说："南后确实是那样告诉我的，大概总不会是假的吧。"他踌躕了好一会，接着又说：他往魏国倒并不是本意。因为他从秦国带来的要求，国王不肯接受：国王不肯和齐国绝交，不肯接受秦国的土地，他就没有面目再回到秦国去，所以也就只得跑回魏国了。（稍停）他就这样把他的真心话说了出来，所以这个问题据我看来，倒不在乎他到不到魏国去找中原的美人，而是我们要设法使他能够回到秦国。

南　后　你反正还是罗唆，这算得有什么把握呢？国王已经听信了屈原的话，要和齐国重申和亲的盟约，已经叫你们在草拟国书了。而且国王回头就要给张仪饯行送他回到魏国，你有什么把握能够使他回到秦国呢？

靳　尚　把握是有的。我们所当争取的也就是这个中午了。我同张仪商量过一下，我们的意见是应该就在这短期间之内打破国王对于屈原的信用！（口舌带着热情地流利了起来）这件事情，须得我同你两个内外夹攻。国王的性情和脾味我们是摸得很熟的。我自己是早有成竹在胸，不过在你这一方面，要望你把你的聪明多多发挥一下啦！

南　后　(呈出适意的神气)哼，你有什么成竹在胸，你不妨讲给我听听。(步下阶来。)

靳　尚　南后，我希望你把耳朵借给我。

南后以耳就靳尚，靳尚与之低语有间。

南　后　(略略摇首)可是，你这把握并不十分可靠。

靳　尚　所以要希望你后援啦。

南　后　哼，我老实告诉你，我也早就有我的把握的。我所关心的就是张仪的态度。只要他和我们扣在一起，有心回秦国，那问题就好解决了。

靳　尚　是，南后，你的把握，好不也让我知道一些？

南　后　那可不必。"机事不密则害成"，你回头慢慢看好了。三闾大夫是很快就会到我这儿来的。

靳　尚　(惊异)怎么？屈原会到这儿来？

南　后　是的，我叫子兰去请他去了，他是一定会来的。

靳　尚　(狐疑地)那么，南后，我简直不明白你的意思了。

南　后　我的意思，我也并不想要你明白。我认真告诉你：国王确实是到令尹子椒那里去了。去的时候我同他说过，回头我要派你去请他回来。你到子椒那里，一方面也正好趁着机会，把你想要说的话对他说。你等子兰回来，便可以走了。(突生警觉)外面已经有人的脚步声，你留意听。(又低声补说)还有，你引国王回来的时候从那边进来，(指着左翼)一定要叫两名女官先把门打开，再揭开帘幕，转身下去，你们再走进来。千万照着我所吩咐的做，不准有误。

靳尚点头，二人缄默倾听，向左翼侧道方面注视。

屈　原　（内声）子兰，南后是在什么地方等我？

子　兰　（内声）妈说，在青阳内室呢，你跟定我来吧。

二人由左翼侧道出场。见南后，即远远伫立。

子　兰　妈，我把三闾大夫请来了。

南　后　（呈出极喜悦的面容，向屈原迎去）啊，三闾大夫，你来得真好。我等了你好一会了。

屈　原　（敬礼）敬请南后早安，南后有什么事需要我？

南　后　大大地需要你帮忙啦。国王听信了你的话，不和齐国绝交，张仪是决心回魏国去了。回头国王要替他饯行，我们准备了一些歌舞来助兴，这是非请你来指示不可的。我们慢慢商量吧。（回向靳尚）上官大夫，你的任务，主要是在外面周旋，你须得叫膳夫庖人作好好的准备。说不定国王还要歃血为盟呢，珠槃玉敦① 的准备也是不可少的。

靳　尚　（鞠躬）是，我一定要样样都准备得很周到。我便先行告退。（向南后行礼，又向屈原略略拱手）三闾大夫，我刚才到你府上去来。

屈　原　（还礼）遗憾，有失迎迓。

靳　尚　你那可爱的婵娟姑娘把我的话告诉了你吗？

屈　原　婵娟已经传达了，谢谢你。

南　后　（向子兰）子兰，你去把那扮演《九歌》② 的十位舞师给

---

① 语出《周礼·天官·玉府》："若合诸侯，则共（供）珠槃玉敦。"

② 屈原仿楚地民间祭神乐歌而作的组诗，包括《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共十一篇。

我叫到这儿来，要他们通统都装扮好。

子　兰　知道了，妈。(向南后及屈原打拱，随靳尚由右翼侧道下。)

南　后　(向屈原)三闾大夫，你听我说。我这个孩子真是难养呢，左脚不方便，身体又衰弱，稍一不注意便要生出毛病。这一向又病了几天，先生那儿的功课又荒废了好久啦。

屈　原　那是不要紧的。公子子兰很聪明，只要身体健康，随后慢慢学都可以学得来。

南　后　做母亲的人一般总是抱着过高过大的希望，一面要孩子的身体好，一面又要孩子的学问好。不过有时候这两件事情实在也难得兼顾。所以我在一般人看来，恐怕对于我的孩子不免有点娇养吧？好在先生是他的老师，有你这样一位好老师，他将来一定可以成器。

屈　原　多承南后的奖励。子兰公子，我是把他当成兄弟一样在看待，我只希望他身体健康，心神愉快，将来能够更加用功。我自己是要尽自己的全力来帮助他的。

南　后　多谢你啦，三闾大夫，那孩子真真是幸福，得到你这样一位道德文章冠冕天下的人做他的老师。事实上连我做母亲的人也真真感觉着幸福呢。

屈　原　多承南后的奖励。

南　后　子兰的父亲也时常在说，我们楚国产生了你这样一位顶天立地的人物，真真是列祖列宗的功德啊。

屈　原　(愈益恭谨)臣下敢当不起，敢当不起！

南　后　屈原先生，你实在用不着客气，现在无论是南国北国，关东关西，哪里还找得到第二个象你这样的人呢？文

章又好，道德又高，又有才能，又有操守，我想无论哪一国的君长怕都愿意你做他的宰相，无论哪一位少年怕都愿意你做他的老师，而且无论哪一位年青的女子怕都愿意你做她的丈夫啦。

屈　原　（有些惶惑）南后，我实在有点惶恐。我要冒昧地请求南后的意旨，你此刻要我来，究竟要我做些什么事？

南　后　啊，我太兴奋了，你怕嫌我过于唠叨了吧？我请你来，刚才已经说过，就是为了歌舞的事情。我是已经叫他们把你的《九歌》拿来歌舞的。经你改编过的那些歌辞，实在是很优美。我是这样布置的，你看怎么样呢？（指点）在那明堂内室的左右二房里面陈列乐器，让乐师们在那儿奏乐。唱歌的就在这西边的总章右房，跳神的就从那东边的青阳左房出现。单独的跳舞在房中各舞一遍，一共十遍；最后的轮回舞在这中霤跳舞，把《礼魂》那首歌返复歌唱，唱到适度为止。你觉得这办法好不好呢？

屈　原　那是再好也没有。

南后与屈原对话中，子兰引舞者十人由右翼侧道登场。舞者均奇装异服，头戴面具，与青海人跳神情景相仿佛。舞者第一人为东皇太一，男像，面色青，极猛恶，右手执长剑，左手持爵。第二人为云中君，女像，面色银灰，星眼，衣饰极华丽，左手执日，右手执月。第三人为湘君，女像，面白，眼极细，周身多以花草为饰，两手捧笙。第四人为湘夫人，女像，面色绿，余与湘君相似，手执排箫。第五人为大司命，男像，面色黑，头有角，手执青铜镜。第六人为少司命，女像，面色粉红，手执扫帚，司情爱之神也。第七人为东君，太阳神，男像，面色赤，手执弓矢，青衣白裳。第八人为河伯，男像，

面色黄，手执鱼。第九人为山鬼，女像，面色蓝，手执桂枝。第十人为国殇，男像，面色紫，手执干戈，身披甲。①十人步至明堂内室前，整列阶下，身转向外。

子　兰　（俟南后与屈原对话告一段落）妈，这十个人我把他们引来了。

南　后　好的。（略作考虑）我看索性叫那些唱歌的、奏乐的，也通统就位，预先来演习一遍。三闾大夫，你觉得怎样？

屈　原　那是很好的，待我下去吩咐女官们，叫他们就位好了。

南　后　（急忙拦住他）不，不好要你去。子兰，你去好了。还要叫没有职务的女官们都不准进来！你也不准进来了！

屈　原　子兰走路太辛苦……

但屈原话犹未说完时，子兰已跛着由右首侧道跑下。

南　后　小孩子还是让他勤劳一下的好，这不是你素常的教条吗？（回顾十人）我看，你们坐下去好了，站着不大美观。本来是要让你们由那东边的青阳左房出场的，你们现在已经出来了，就坐在那儿好了。

十人坐下。

南　后　每一个人的独舞是要在房中跳舞的，时间不够，我看就只跳那最后的一轮合舞好了。（又回顾屈原）三闾大夫，你觉得怎样？

---

① 相传东皇太一是天之尊神，云中君是天神，湘君、湘夫人为湘水之神，大司命、少司命是主寿夭与爱情之神，东君是太阳神，河伯是河神，山鬼是山神，国殇是为国捐躯者的英灵。

屈　原　那样要好些，的确时间是不够了。

南　后　是的，国王恐怕也快回来了。他是到令尹子椒家里去了。你是知道他的，他平常每每喜欢做些出其不意的事。有好些回等你苦心孤诣地把什么都准备周到了，他会突然中止。但有时在你毫无准备的时候，他又会突然要你搞些什么。真是弄得你星急火急。我看他的毛病就是太随自己高兴，不替别人着想。就说今天的宴会吧，也是昨晚上才说起的。说要就要，一点也不能转移。你看，这教人吃苦不吃苦？

屈　原　南后，你实在太辛苦了。我在家里丝毫风声也不知道。刚才上官大夫到我家里来，才把消息传到了。我丝毫也没有出点力，心里很惶恐。

南　后　三闾大夫，你不必那样客气啦。我本来也想早些通知你的，请你来指导我们。不过我又想这样琐碎的事情不好来麻烦你。你们做诗的人，我自信是能够了解的，精神要愈恬淡，就愈好。你说是不是？

屈　原　有时候呢……（想说"有时候是这样"，但未说完。）

南　后　所以我决心不想麻烦你。我想到你的《九歌》，那调子是多么的活泼，多么的轻松，多么的愉快，多么的婉婉呀！那里面有好些辞句是多么的芬芳，多么的甜蜜，多么的优美，多么的动人呀！我想你做出了那样的好诗，一定是很高兴的。你使我们大家都高兴了，我们也应该使你更加高兴一下。因此我也就决心自己亲自来编排一次，让你看看你所给予我们的快乐是多么的大呀。

屈　原　啊，南后，你实在是太使我感激了。你请让我冒昧地说几句话吧：我有好些诗，其实是你给我的。南后，你有好些地方值得我们赞美，你有好些地方使我们男子有愧须眉。我是常常得到这些感觉，而且把这些感觉化成了诗的。我的诗假使还有些可取的地方，容恕我冒昧吧，南后，多是你给我的！

南　后　（表示极其喜悦）哦，真是那样吗？我真高兴，我真幸福，我真感激你啦！不过我自己是明白的，你不一定完全满意我。象我这样的人，你怕感觉着不太纯真，不太素朴，不太悠闲贞静吧？是不是？

屈原踌躇着，苦于回答。

南　后　你不说，你的心我也是知道的。不过这是我的性格。我喜欢繁华，我喜欢热闹，我的好胜心很强，我也很能够嫉妒，于我的幸福安全有妨害的人，我一定要和他斗争，不是牺牲我自己的生命，便是牺牲他的生命。这，便是我自己的性格。（略停）三闾大夫，你怕会觉得我是太自私了吧？

屈原仍苦于回答。

南　后　我看你不要想什么话来答复我吧，你不答复我，我是最满意的。你的性格，认真说，也有好些地方和我相同，你是不愿意在世间上作第二等人的。是不是？（略停）就说你的诗，也不比一般诗人的那样简单，你是有深度，有广度。你是洞庭湖，你是长江，你是东海，你不是一条小小的山溪水，你不是一个人造的池水啦。你看，我这些话

是不是把你说准确了？

屈　原　（颇觉不安）南后，我实在不知道怎样回答你的好。不过我自己的缺点很多，我是知道的，我是很想尽量地减少自己的缺点。

南　后　也好。或许你能够甘于寂寞，但我是不能够甘于寂寞的。我要多开花，我要多发些枝叶，我要多多占领阳光，小草、小花就让它在我脚下阴死，我也并不怜悯。这或许是我们的性格不同的地方吧。

在二人对话之中，唱歌及奏乐者已全部由内门入房就位，透过帘幕，隐约可见。

南　后　（转过意念）哦，这样的话说得太多了，歌舞的人都已经准备停当了，三闾大夫，我看我们就叫他们开始跳神吧。

屈　原　好的，就让他们跳《礼魂》。

南　后　（向房中奏乐及歌唱者）你们听见了吧！要你们试奏《礼魂》之歌。（又向舞者）你们可以站起来了。等我站到明堂的台阶上去，用手给你们一挥，你们的歌、乐、舞三种便一齐开始。要你们停止的时候也是这样。（向屈原）三闾大夫，我们上阶去。

南后先由西阶（右首宾阶）上，屈原改由东阶（左首阼阶）上，相会于正中之阶上。舞者十人前进至舞台前，向后转。房中人均整饬作准备，注视南后。

南后将左手高举，一挥，于是歌舞乐一齐动作。舞者在中雷成圆形旋转，渐集拢，又渐散开。歌者在房中返复歌《礼魂》之歌。

唱着歌，打着鼓，

手拿着花枝齐跳舞。

我把花给你，你把花给我，

心爱的人儿，歌舞两婆娑。

春天有兰花，秋天有菊花，

馨香百代，敬礼无涯。①

歌舞中左侧青阳左房之正中后门被推开，女官甲、乙走出，将房前帘幕向左右分揭套于柱上。对歌舞若无闻见者然，复由后门退下。

南后复将左手高举，一挥，歌舞乐三者一齐停止。

南　后　啊，我头晕，我要倒。（作欲倒状）三闾大夫，三闾大夫，你快，你快……（倒入屈原怀中。）

屈原因事起仓卒，且左右无人，亦急将南后扶抱。

楚怀王偕张仪、子椒、上官大夫出现于青阳左房，诸人已见屈原扶抱南后在怀，但屈原未觉，欲将南后挽至室中之座位。

南　后　（口中不断高呼）三闾大夫，三闾大夫，你快，你快……（及见楚怀王已见此情景，乃忽翻身用力挣脱）你快放手！你太出乎我的意外了！你这是怎样的行为！啊，太使我出乎意外了！太使我出乎意外了！（飞奔向楚怀王跑去。）

屈原一时茫然，不知所措。

楚怀王及余人由东房急骤下阶，迎接南后。

南　后　（由左阶奔下，投入楚怀王怀抱）太出乎我的意外了！太

---

① 以上诗句为《九歌·礼魂》的今译，原文是："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与。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

出乎我的意外了！

楚怀王　你把心放宽些，不要怕！郑袖呀！

南　后　啊，幸亏你回来得恰好，不然是太危险了！我想三闾大夫怕是发了疯吧？他在大庭广众之中，便做出那样失礼的举动！

屈　原　（此时始感觉受欺，略含怒意地）南后，你，你，你怎么……

楚怀王　（大怒）疯子！狂妄的人！我不准你再说话！

屈原怒形于色，无言。

南　后　（气稍放平）啊，我真没有料到，在这样大庭广众当中，而且三闾大夫素来是我所钦佩的有道德的人。

楚怀王　（拥扶着南后）你再放宽心些，用不着害怕，用不着害怕。

楚怀王扶南后上阼阶，余人亦随后上阶。

屈　原　（见楚怀王走近身来，拱手敬礼）大王，请容许我申诉！

楚怀王　（傲然地）我不能再容许你狂妄！唬，你这人真也出乎我的意外！我是把你当成为一位顶天立地之人，原来你就是这样顶天立地的！你在人前夸大嘴，说我怎样的好大喜功，变换无常，我都可以容恕你。你说楚国的大事大计、法令规章，都出于你一人之手，我都可以容恕你。你说别人都是谗谄奸佞，只有你一个人是忠心耿耿，我都可以容恕你。但你在大庭广众之中，在我和外宾的面前，对于南后竟做出这样狂妄滔天的举动，我怎么也不能容恕！

屈　原　（毅然）大王，这是诬陷！

楚怀王　（愈怒）诬陷？我诬陷你？南后她诬陷你？我还能够

相信得过我自己的眼睛啦。假使方才不是我自己亲眼看见，我也不敢相信。哼，你简直是疯子，简直是疯子！我从前误听了你许多话，幸好算把你发觉得早。你以后永远不准到我宫廷里来，永远不准和我见面！

屈　原　（沉着而沉痛地）大王，我可以不再到你宫廷里来，也可以不再和你见面。但你以前听信了我的话一点也没有错。你要多替楚国的老百姓设想，多替中国的老百姓设想。老百姓都想过人的生活，老百姓都希望中国结束分裂的局面，形成大一统的山河。你听信了我的话，爱护老百姓，和关东诸国和亲，你是一点也没有错。你如果照着这样继续下去，中国的大一统是会在你的手里完成的。

楚怀王屡欲爆发，但被南后从旁制止。

南后、张仪及余人均采取冷笑态度。

屈　原　（愈益沉痛）但你假如要受别人的欺骗，那你便要成为楚国的罪人。

楚怀王　（怒不可遏）简直是一片疯话！……这……这……这……

南　后　（从旁制止）你让他把疯话说够吧。

屈　原　（愈益沉痛）你假如要受别人的欺骗，一场悲惨的前景就会呈现在你的面前。你的宫廷会成为别国的兵营，你的王冠会戴在别人的马头上。楚国的男男女女会大遭杀戮，血水要把大江染红。你和南后都要受到不能想象的最大耻辱。……

楚怀王　（暴怒至不能言）这……这……这……

南　后　（奚落地）南国的圣人，不能再让你这样疯狂下去了。（回顾令尹子椒及靳尚）你们两人把他监督着带下去，不然他在宫廷里面不知道还要闹出什么乱子。

楚怀王　（怒不可遏）把他的左徒① 官职给免掉！

子　椒　（鞠躬）是。

靳　尚　（同时）我们遵命。

子椒及靳尚上前挟持屈原。

屈　原　（愤恨地）唉，南后！我真没有想出你会这样的陷害我！皇天在上，后土在下，先王先公，列祖列宗，你陷害了的不是我，是我们整个儿的楚国呵！（被挟持至西阶，将由右翼侧道下场，仍亢声斥责）我是问心无愧，我是视死如归，曲直忠邪，自有千秋的判断。你陷害了的不是我，是你自己，是我们的国王，是我们的楚国，是我们整个儿的赤县神州呀！……

南后闻屈原言，为之切齿，似恨复似畏。

楚怀王　唉，简直是发了疯，简直是发了疯。（扶南后坐左席）你不用害怕，好生休息一下。

南　后　（振作起来）不，大王。我并不怕他，我怕的是对于张仪先生太失礼了。

楚怀王　（此时仿佛才忽然记起张仪在自己身边）啊，是的，张先生，真是太失礼了。请坐，请坐。（肃张仪就右席。）

---

① 战国时楚国官职名。参与议论国事，发布号令，接待宾客。

张　仪　（拱手谦让）岂敢，岂敢。（就座。）

楚怀王亦就正中座位。

张　仪　请恕客臣冒昧，这位高贵的人就是南后郑袖吗？（对南后作拱手状。）

楚怀王　（忙作介绍）呵，是的，是的，这就是我的爱妃郑袖。（向南后）这位就是秦国的丞相张仪先生啦。我们在子椒那里碰了头，所以便把他拉来了。

南后、张仪相互目礼。

张　仪　我今天第一次拜见了南后，要请南后和大王再恕客臣的冒昧，我才明白……（欲语，但又踌躇。）

南　后　张仪先生，你有什么话就请不客气地说吧，反正我是南国的女人，不懂中原的礼节的。

张　仪　（再作道歉状）要请恕我的冒昧，我今天拜见了南后，我才明白——屈原为什么要发疯了。

楚怀王　（大喜，狂笑）呵，哈哈哈……真会说话，真会说话。

南　后　（微笑）张仪先生，你真是善于辞令。

张　仪　真的，客臣走过了不少的地方，凡是南国北国、关东关西，我们中国的地方差不多都走遍了。而且也过过各种各样的生活，以一介的寒士做到一国的丞相，公卿大夫、农工商贾、皁隶台舆、蛮夷戎狄，什么样的人差不多我都看过了。但要再请恕臣的冒昧。（又作一次道歉状）我实在没有看见过，南后，你这样美貌的人呵！

楚怀王　（愈见高兴）呵，哈哈哈……我原说过，天地间实在是不会有第二个的。

张　仪　没有，没有，实在没有。

楚怀王　昨天你还在替中原的女子鼓吹，你不是说“周郑之女，粉白黛黑，立于街衢，见者人以为神”吗？

张　仪　唉，那是客臣的井蛙之见喽，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啦。我自己是周郑之间的人，我所见到的多是周郑之间的女子，可我今天是开了眼界了。（又向南后告罪）南后，请你再再恕我的冒昧，你怕是真正的巫山神女下凡吧？

南　后　（微笑）张仪先生，你真是善于辞令。

楚怀王　好了，好了，你们两位不必再互相标榜了。（起立，执张仪手一同起立）总之，张仪先生，我很佩服你。你说凡是一口仁义道德的人，都是些伪君子，真是一点也不错。我看你是用不着到魏国去了，我也不希望你去给我找什么美人。我是不再听那个疯子屈原的话了，你能够使秦王听信你的话，对于我特别表示尊敬，我很满意。我一定要和齐国绝交，要同秦国联合起来，接受秦国商於之地六百里。

张　仪　那真是秦、楚两国的万幸！

楚怀王　（又至南后前执其手，使之起立）今天你实在是辛苦了。疯子屈原做的东西，我现在再也不能忍耐。今天的跳神可以作罢。（稍停又一转念）就是今天的宴会也可以作罢。我们同张仪先生此刻到东门外去散步，也不要车马，我们到东皇太一庙去用中饭，那倒是满好玩儿的。（回向张仪）好，张仪先生我们就走吧。这些鬼鬼怪怪的东西（指中霤中之跳神者，见他们仍因未奉命不能退场，只三三两两或坐或立，散布

于庭中——东皇太一与云中君坐东房阶上，山鬼立于其侧；大司命与少司命坐西房阶上，国殇立于其侧；东君与河伯倚东房之柱而立；湘君与湘夫人倚西房之柱而立）就尽他们来收拾好了。

三人行至阶前。

令尹子椒与靳尚复由右首出场，在阶下向楚怀王敬礼。

子　椒　启禀大王，屈原已经解除了他的职位。放他走了。

靳　尚　他走的时候仍然叫不绝口，把冠带衣裳通统当众撕毁了。

楚怀王　（复厉声大怒）哦，真是疯子！你们把这些鬼鬼怪怪的东西，通统给我撤消下去！

——幕　下

第 三 幕

景与第一幕同。时间在中午过后不久。

宋玉执竹帚在园中扫除。扫除毕后，复将竹帚倚置亭阶前。

宋　玉　（背倚一株橘树，从怀中取出《橘颂》帛书放声诵读）

辉煌的橘树呵，枝叶纷披。

生长在这南方，独立不移。

绿的叶，白的花，尖锐的刺。

多么可爱呵，圆满的果子！（读至此，闭目暗诵。诵至“独立不移”不能记忆，乃复张目视书，立即闭目暗诵，又将八句重诵一遍。然后再张目视书，继读下文）

由青而黄，色彩多么美丽！

内容洁白，芬芳无可比拟。

植根深固，不怕冰雪雰霏。

赋性坚贞，类似仁人志士。（又闭目暗诵。至“内容洁白”复不能记忆，张目视书，复掉头暗诵。诵毕又从头诵起，虽途中略有停顿，但终于成诵。于是复继读下文）

呵，年青的人，你与众不同。

你志趣坚定，竟与橘树同风。

你心胸开阔，气度那么从容！

你不随波逐流，也不故步自封。（读至此，复行闭目暗诵。）

此时公子子兰偷偷由后门入场，轻脚走至宋玉身边，宋玉未觉。子兰以手抓宋玉左股，学狗叫。

宋　玉　（大惊）啊，你骇了我一大跳。

子　兰　（捧腹而笑）呵，哈哈哈。……

宋　玉　你怎么又跑来了，先生呢？

子　兰　先生在明堂内室和我妈在商量跳舞《九歌》的事啦。《九歌》的跳神我觉得是满好玩儿的，我实在是很想看，但妈不要我看。今天真奇怪，平常凡是有歌舞的时候，都是准我看的。独于今天连演习都不准我看，所以我就偷着空儿跑到这儿来啦。

宋　玉　你怕你妈吗？

子　兰　哼，不仅是我，连我爸爸都还怕她呢。我看宫廷里面的人恐怕没有一个不怕她。就是上官大夫虽然和她感情很好，也是害怕她的。他在妈的面前，凡事都只有唯唯听命而已。

宋　玉　我看，我们先生似乎不怕她。

子　兰　唉，不错，先生好象不怕她。看来，使人害怕的人，自己总是不怕人的。除我妈而外，先生也是使我害怕的一个。

宋　玉　不过先生是威而不猛，南后恐怕是猛而不威吧？

子　兰　吓，你公然有胆量，说我妈的坏话啦！

宋　玉　（拱手谢罪）我是说顺了口，有罪有罪。

子　兰　你在我面前说说倒没有什么，不过你倒要谨慎些，担心你的脖子呢。你在读什么？

宋　玉　（以《橘颂》示之）是先生今早做的一首诗。

子　兰　（略略看看即退还宋玉）唔，《橘颂》。为什么不写首《兰颂》呢？那样的时候，我就占便宜了。

宋　玉　先生的诗里面，有很多地方是咏到兰花上来的，我看你占的便宜已经不少了。

子　兰　那倒不错，先生是很喜欢兰花的，只可惜不大喜欢我这一个“兰”。他常常说我不肯用功，他挖苦我，说我会变成蓍茅草，使我怪难为情的。我有时候倒很想改名字呢。

宋　玉　你不肯用功，倒也是实在情形。我看你也用不着用功吧，你是王孙公子，反正也是变不成蓍茅草的。

子　兰　对喽，兰为王者之香，说不定我还要变成为楚国的国王呢。

宋　玉　可惜你哥哥在做太子，他现在还在秦国，还没有死！

子　兰　他不会早死，你能够断定吗？况且我爸爸喜欢我妈，我妈又喜欢我，只要我妈是高兴我做国王，你怕我做不成国王吗？

宋　玉　（戏以帛书卷为笏，向子兰敬礼）启禀国王，臣宋玉再拜稽首，对扬王休。

子　兰　（俨然受之）好！我将来假使做了国王的时候，我一定要封你为令尹啦。假使你不会做令尹，也要封你为左徒，就跟先生现在的官职一样，让你专门管文笔上的事情。

宋　玉　不错，这层我倒是很愿意的。文笔上的事情，我觉得很有把握。认真说，就是先生的文章，有好些我也不好佩服。就象他这篇《橘颂》，还不是一套老调子！而且有好些话说了又说，岂不是台上筑台，屋上架屋吗？先生的脾气总有些大刀阔斧的地方。他是名气大了，写出来的东西人家总说好，假使这《橘颂》换来是我写的，人家一定要说是幼稚了。

子　兰　你的见解，我不能全部同意。这《橘颂》，我觉得在先生的诗里倒还要算雅致一些。他的好些诗，总爱把老百姓的话渗在里面，我就有点看不惯。上官大夫和令尹子椒们也不恭维他，说他太粗糙，太鄙俚了。你假如作了我的左徒，那你可不能过于放肆。（心机转变）哦，婵娟呢？怎么不见人呢？

宋　玉　她在前面用功啦，你来是特地找她的吧？

子　兰　假使是那样，又会使得你不高兴，是不是？

宋　玉　我有什么不高兴啦？你不要任意忖度人。你以为我喜欢那种没斤两的吗？哼，我和你的派数不同。你们做王孙公子的人，专爱讨便宜，想尝尝小家碧玉的味道。我们出身寒微的人，老实说是想高攀高攀一下的啦。愈难得到手的东西，才叫愈好吃。

子　兰　唉，你还有这一套见解！那么你是不喜欢婵娟了。

宋　玉　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喜欢。不过喜欢她又怎么样呢？她那样古古板板的人丝毫也不能帮助我，而且她是丫头出身啦！假使要拿来做老婆的话，岂不是前途的障碍吗？

子　兰　唉，你这个宝贝！原来比我还要势利。你一向装得来那样的清高！好的，我从今天起把你当成好朋友了。我们将来一定要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你高兴不高兴？

宋　玉　我当然是高兴的。就跟先生目前对于你爸爸是很大的帮助一样，我将来对于你也一定有不小的帮助。特别是文字上的工作我是很有自信的。

屈原散发，着袭衣，以异常愤激的神态由外园门入场。

宋玉与子兰二人见之均大惊，迎接上去。

宋　玉　先生，你怎的？

子　兰　（同时）出了什么事吗？先生！

屈　原　（不加理会，愤愤走至亭阶前停步）哼，真没有想出，你会这样的陷害我！可你陷害的不是我，是我们整个儿的中国呵！

弟子二人畏缩地走至屈原身边，欲有所问。

屈　原　你们不要挨近我，我要爆炸！（以急骤的步伐登上亭阶，在亭栏上任意就座。以两手紧捧其头，时抓散发。默坐有间，复以拳头击膝，愤然而起，在亭中返复回旋。）

弟子二人不敢近身，只虔立于阶下，面面相觑，手足无所措。

屈　原　哼，我是问心无愧，我是视死如归，曲直忠邪，自有千秋的判断。你陷害的不是我，是我们楚国，是我们整个儿的中国呵！

此时篱栅之外已纷纷有人探视，但又不敢进园。屈原见有人在园外探视，乃匆匆步下亭阶，向内园门走去。

宋　玉　（胆怯地）先生，好不让我来扶你？

屈　原　不，我不愿见任何人的面孔。人的面孔使我害怕！（愤愤然下场。）

弟子二人茫然。

园外观众有惋惜、有诧异、亦有嗤笑者。

宋　玉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子　兰　看那样子，先生好象失了本性啦。

宋　玉　怎么没有人跟着他一道回来呢？

子　兰　奇怪，真是奇怪！

宋　玉　我看，你跑回宫里去，探听探听一下情形吧。

子　兰　好的，我正在这样想。我在宫里的时候，看见他同母亲两个人讲得非常投机的。该不是在路上遇着了疯狗吧？

宋　玉　就遇着疯狗也不会有那样快的啦。总之你还是回去探听一下的好。

众人将园门让开，上官大夫入场。宋玉与子兰迎接上去。

靳　尚　（一面前行，一面问）怎么样，子兰公子，你也在这儿？你们先生回来了吗？

宋　玉　刚才回来了。他说，他不愿见任何人的面孔，见了要爆炸。

靳　尚　哎，事情真是出乎意外。

宋　玉
子　兰　（同时）是怎么一回事呢？

靳　尚　真是出乎意外，不是亲眼看见，恐怕任何人都不会相信。

宋　玉
子　兰　到底是什么事情呢？

靳　尚　你们想晓得么？我告诉你们吧。子兰，你来，我先告诉你。（贴耳与子兰私语。）

子　兰　吓？先生会有那样的事？

靳　尚　我原说不是亲眼看见，谁也不会相信的啦。（信步走上台阶，故意选择一地点向园外群众而坐。）

子　兰　（随之而上）详细的情形究竟是怎样的呢？

靳　尚　让我慢慢地同你们讲吧，你不要着急。

宋玉立阶下，此刻返身驱逐群众。

宋　玉　你们这些没事的闲人，请走开吧，没有什么好看的。

靳　尚　（阻止之）宋玉，你让他们听听啦。反正今天的事情在都城里恐怕都已经传遍了，他们早迟也是会晓得的。让我亲眼看见的人对他们说说，也免得以讹传讹。你最好放他们进园子里来！

群众闻靳尚言均拥挤入园，宋玉无法制止，只跑到内园门次，将门掩上。

群　众　三闾大夫是怎样的？请你告诉我们！

靳　尚　（起立步至亭阶）各位邻里，各位乡长，你们都知道三闾大夫是最有德行的人吗？

群　众　一点也不错。——他是我们南国的圣人啦！

靳　尚　你们都知道三闾大夫是最会做文章的人吗？

群　众　是呵。——我们知道。——他是我们楚国最大的文豪！

靳　尚　他把祭神的《九歌》改编了一遍，你们是知道的吗？

群　众　知道的。——他的新的歌词我们都能够唱哪！喏，（零星唱出）

暾将出呵东方，揽余马呵扶桑。……

魂魄毅呵为鬼雄。……抚长剑呵拥少艾。……①

靳　尚　那就好了。我现在要把三闾大夫遇着的事情告诉你们。

群　众　好啊！——我们很愿意听。

靳　尚　今天中午，国王要给秦国的丞相张仪饯行，我们的南后亲自把三闾大夫的《九歌》排演起来，要让张仪鉴赏。

一部分群众　南后的本领真不小啦！

靳　尚　南后又请三闾大夫去指导。还是叫这位公子子兰亲自到这儿来恭请的啦。

少数群众　结果又怎样呢？

靳　尚　南后和三闾大夫在宫中导演的时候，叫我到令尹的府上去，把国王请回来；国王是去和令尹商量大事去了的。我到了令尹家里，碰着张仪也在那儿。国王便顺便把张仪、令尹和我一同约回宫里。

少数群众　又怎么样了呢？

靳　尚　吓，真真是出乎意外。在我们回到宫里的时候，《礼魂》歌刚好跳完，再奇怪也没有的就是我们的三闾大夫

---

① 首二句语出《九歌·东君》："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第三句语出《九歌·国殇》："魂魄毅兮为鬼雄"；末句语出《九歌·少司命》："竦长剑兮拥幼艾"。

了。你们猜，他是怎样了？

群　众　怎么能够猜得出呢？——这是苦人所难了。——这怎么猜得着！

老　者　该不是因为过于高兴，便失了本性吧？

群　众　那里，三闾大夫决不会那样！——三闾大夫不是那样的人！——老头子，你侮辱了三闾大夫！……

靳　尚　没有亲眼看见的人谁也猜不着，而且在说出来之后恐怕是谁也不大相信的。

群　众　究竟是怎样的呢？

靳　尚　（徐徐地）唉，我们跟着国王回到宫里的时候，《礼魂》歌刚刚跳完了，国王走在最前头，张仪第二，令尹子椒第三，我在最后。我们亲眼看见，我们的三闾大夫站在明堂内室的台阶上，紧紧地把我们的南后抱着，要逼着和南后亲嘴啦！

群　众　（哗然）吓？三闾大夫会做出那样？——我们不相信！——谁也不相信！——你侮辱三闾大夫！……

靳　尚　我原说过，没有亲眼看见的人恐怕是谁也不肯相信的。三闾大夫是那样有品行的人，地方呢是极其庄严的宫廷，人呢又是我们举国敬仰的南后，那样的事情怎么会做得出来呢！（瞥见令尹子椒赶至外园门口）哦，令尹也到了，又是一位见证到了。你们赶快把路让开。

群众回头，同时将路径让开。仍然是哗然不安，议论纷纷。

令尹子椒走入，宋玉由内园门次迎接上去。

子　椒　怎么样？三闾大夫没有回来吗？

宋　玉　启禀令尹，先生是回来了的，不过他的精神很不好，他说他不愿意和任何人见面。此刻大概在前面休息吧。

子　椒　（见靳尚与子兰）你们两位也早到这儿来了。你们见到三闾大夫吗？（步上亭阶。）

宋玉随上。

子　兰　我是见到先生的，他的衣服也脱了，帽子也掉了，气愤愤地只是说要爆炸。又说是谁陷害了他，但陷害了的又不是他，是楚国。

子　椒　我看他的病实在很深沉啦。（向靳尚）你来，见到他吗？

靳　尚　我特别关心他，跑来，还是没有见到。

子　椒　（向宋玉）我看怕最好去请位巫师来替他招招魂吧，他是失掉了本性的啦。

宋　玉　令尹，先生对南后有失礼的举动是实在的吗？

子　椒　怎么不实在呢？我同上官大夫都亲眼看见，国王和秦国的丞相张仪也亲眼看见的啦。不过我们幸好回去得早，看见他正搂抱着南后要和南后亲嘴，南后在死死地挣持，喊他快丢手，快丢手。他大约也是看见了国王，也就让南后挣脱了身。结果嘴是没有亲到的。幸好我们回去得早，假使再迟得一刻，恐怕三闾大夫不仅是丢官，而且还会丢命的啦。你想，国王看在公族的份上即使能够容恕他，南后怎能够对他容恕？好在他是作恶未遂，真是不幸中之一幸呢。

宋　玉　（叹息）哎，我再也没有想到，我们的先生会走到这

一步！

子　椒　其实我早就劝告过他的。他的太太去世了两年多，我早就劝他再讨一位，他总是拖延着。你想，一个四十岁的鳏夫子，又到了百花烂漫的春天，怎么不出乱子呢？我来本是要看看他的，他现在虽然失掉了官职，但我们是同过事来。不过他现在既不想见人，我也不想去惊动他了。（向宋玉）宋玉，你是聪明的孩子，我看你听我的话，务必要替他招招魂啦。能够使他回复得本性，我也不枉和他做了多年的同事，你们也不枉做了一世的师生。……

老　者　是的，我们也不枉做了一辈子的邻里啦。（向群众）各位邻里们，你们快走两位去扎劄一个茅草人来吧！

群众中有二三人应声下场，其余仍有人表示怀疑，或摇头，或翻白眼。

老　者　（又回向宋玉）宋玉小哥，你快去把你先生用的衣服取一件来。

宋玉颇为迟疑。

子　椒　宋玉，你照他的吩咐做去，你是你先生的得意门生，应该特别尽这一点孝心。

宋　玉　不过我怕先生知道了，会生气的。

子　椒　你悄悄地叫婵娟把衣服给你，不要声张好了。

宋　玉　为尽我的一点孝心，我也就照着这样做吧。

子　椒　那是很好的，我可不能在这儿久留了，我要赶着回去。

靳　尚　我也同你一道走啦，令尹。（回顾子兰）你怎么样？

子　兰　我要留在这儿看招魂啦，我也是要尽我一点儿孝心的。

子　椒　很好，很好。你也是先生的弟子，是应该的，万一南后回来了，我要替你声明啦。好的，各位邻里和这位乡长，一切的事情就请费心了。

群　众　我们是一定要尽心的，请令尹放心。

靳　尚　好，我们可以走了。

子椒前，靳尚后，一面走，一面说，下亭，向园门走去。

子　椒　唉，真是天有不测的风云喽。人太固执了，实在也是招祸的事。

靳　尚　不过你叫三闾大夫再讨一个，也不是容易的事呵。他是悬想过高，不是神女下凡，恐怕是不能满意的。

子　椒　那就是坏事的根本喽。会做文章的人总爱胡思乱想。想到尽头，还是自己害自己啦，何苦来。

靳　尚　真的啦。"嫫母有所美，西施有所丑"①，不知道满足的人，实在是自取灭亡呀。

子椒与靳尚下。

老　者　（待二人去后）宋玉小哥，就请你快去，把先生的衣服取来。

宋　玉　（向子兰）公子子兰，那内园门要请你照料一下。

宋玉与子兰向内园门走去。

子　兰　你去好了，我还希望你把婵娟也叫出来啦。

---

① 语见《淮南子·说山训》。

宋　玉　我可以替你叫，不过她出来不出来我就不敢担保。我看你恐怕也要让这位老伯伯替你招招魂吧。

子　兰　你这刻薄鬼，先生疯了，你才高兴啦，现在没有人能够盖得过你了，是不是？

宋　玉　哼！你真聪明！（下。）

老　者　（摇头）哎，这些年青人，真是毫没有点真正的孝心！呵，茅草人也扎来了。你们真快。

扎草人者由后园门跑回，将茅人交与老者。

群众之一　我们能齐心，就干得很快。

老　者　现在是赶急，愈快愈好啦。（接受茅人在手，抱之入亭，倚立栏杆上。又返向群众）你们大家先来做一番法式。你们围成一个圈，等我开始施法的时候，你们就唱《礼魂》，要一面唱，一面跳。

群众围成一圈，但仍有人怀疑。

宋玉抱白衣一袭，婵娟抱黄犬同由内园门入场。老者奔下亭来接去白衣，复奔至亭上。

老　者　还要几珠亲人的血来滴在茅人头上，要童男、童女的才行。三闾大夫没有亲人在场，婵娟姑娘的血是可以用的啦。婵娟姑娘，你请来，把你的指头刺破，滴几珠血在这茅人头上。

群众之一　（见婵娟踌蹰）你连这点孝心都没有吗？我们都在帮忙啦。

婵娟将黄犬放下，任其自由动作，奔至亭上。

老　者　（向群众唱）招魂开始，请先唱《礼魂》之歌。（持衣至茅

人前行垂拱礼。)

群　众　(唱歌)

唱着歌,打着鼓,

手拿着花枝齐跳舞。

我把花给你,你把花给我,

心爱的人儿,歌舞两婆娑。

春天有兰花,秋天有菊花,

馨香百代,敬礼无涯。(返复三遍。停止,散立亭下。)

老　者　(唱)《礼魂》已毕,再请灌血。(领婵娟至前,取小刀刺破其右手中指,滴血数珠于茅人头上。挥婵娟下亭。)

婵娟下亭步至宋玉处。

老　者　(持衣向空中招展)东皇太一,赫赫明明,大小司命,云中之君,请你们齐来鉴临。今有楚大夫屈原,魂魄离散,邻里乡党,为之招魂。敬求各大明神怜鉴,将其魂魄放还故乡。(祝毕,将衣裹于茅人身上,复行垂拱礼一次,将茅人抱起,先向东方招展。拖长声音唱唤)三闾大夫,你回来呀!①

群众同声和之。

老　者　你不要到东方去,东方有十个太阳,把金石都要融掉,又有一千丈长的魔鬼,要把你的灵魂抓去的。(向南方招展)三闾大夫,你回来呀!

群众和之。

老　者　你不要到南方去,南方有吃人的蛮子,头上雕着花,

① 以下老者的招魂歌系《楚辞·招魂》中心部分的今译。

牙齿是漆黑的，又有吃人的蟒蛇，吃人的狐狸精，吃人的九头蛇，都会要把你吃掉的。（向西方招展）三闾大夫，你回来呀！

群众和之。

老　者　你不要到西方去，西方有千里的流沙，你滚进去便会烂掉。又有和象一般大的红蚂蚁，和葫芦一样大的黑马蜂，会把你蛀得精光的。（向北方招展）三闾大夫，你回来呀！

群众和之。

老　者　你不要到北方去，北方是一片的雪海冰山，草也不能生，木也不能长，你去是要冻坏的。（立亭正中向天上招展）三闾大夫，你回来呀！

群众和之。

老　者　你不要到天上去，天上有九重天门，都有虎豹把守。还有九头的怪神，赶着一大群豺狼，专等人去便抓来投进深渊。上帝是不大管事的呀。（走至亭口，将茅人向地下招展）三闾大夫，你回来呀！

群众和之。

老　者　你不要到地下去，地下有土伯把守，三只眼睛两只角，头如老虎身如牛，把人捉去当点心，背脊隆起血满手，你千万不要去吧。（在亭中开始打回旋）三闾大夫，你回来呀！

群众和之。

老　者　回到你的故乡来。你的橘子园在这儿，你的亭台在

这儿，你的邻里在这儿，你的婵娟在这儿，你的子兰和宋玉在这儿，你的小黄狗儿也在这儿呀！（回旋愈转愈急）三闾大夫，你快请回来呀，快请回来呀……（愈唱愈快。）

群众均齐声和之。

屈原身着黑色长衣，披发，突由内园门走出，群众及宋玉、子兰因回旋呼唱，婵娟则因注意众人行动，均未觉察。

屈　原　（愤愤然）你们在这儿闹些什么！

宋玉、婵娟、子兰及群众均大惊，向后退。屈原急急步至亭前。

老　者　（趋下亭，向屈原行拱手礼）三闾大夫，我们在替你招魂呢。

屈　原　谁要你们替我招魂？你们要听那妖精的话，说凤凰是鸡，说麒麟是羊子，说龙是蚯蚓，说灵龟是甲鱼。谁要你们替我招魂！你们要听那妖精的话，说芝兰是臭草，说菊花是毒草，说玉石是瓦块，说西施是嫫母。谁要你们替我招魂！（急由老者手中将茅人夺去。）

老　者　（大惊，抱头鼠窜）呵，真是疯子！真是疯子！要打人啦！

群众急向后门逃窜，或复回顾，仍表示同情或怀疑。

屈　原　（愤愤地望着众人的背影，最后将茅人投掷于地）唉，你陷害我，你陷害我，但你陷害了的不是我，是我们整个儿的楚国呵！（抱头一转身，复急骤地走入内园门，下。）

宋玉、子兰、婵娟三人伫立望门内，默然有顷。宋玉一人拾茅人步上亭中倚之于亭栏上，徘徊，有沉思之态。

子　兰　呵，简直把我骇倒了。这儿我是不敢再呆的，我也永

远不想再来了。婵娟，你怎么样？

婵　娟　我怎么样？

子　兰　你不怕疯子吗？

婵　娟　要你才是疯子，我不相信你们的话！

子　兰　哼，摆在眼面前的事你都不相信吗？

婵　娟　我说不相信就不相信，我们先生不是明明说遭了陷害吗？不过我还没有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罢了。

子　兰　刚才令尹子椒和上官大夫都来过，他们所说的话，可惜你没有听见。

婵　娟　他们说了些什么话？

子　兰　他们本来是来看先生的，因为先生不愿见人，他们便和我们大家说了一些话便走了。

婵　娟　究竟说了些什么话？

子　兰　他们说：他们亲眼看见，先生在宫廷里面抱着我的母亲要亲嘴呢。

婵　娟　瞎说！我才不相信这些鬼话！

子　兰　鬼话？哼。详细说起来呢，恐怕也不由你不相信。今天清早我来请先生进宫里去，你是晓得的。妈妈请他，为的要跳《九歌》神给张仪看。妈妈和先生在宫里作准备。爸爸呢，到令尹子椒家里去了。时间快到了，妈妈叫上官大夫去把爸爸请回来，碰着张仪也到了令尹子椒家里。爸爸便同着张仪、令尹子椒、上官大夫一道回宫。谁个想到他们一走进宫里，便看见先生就这样……（作欲搂抱势。）

婵娟惊退。

子　兰　搂抱着妈妈，妈妈也正在和他死拚。你想，这还成什么体统呢？好在先生一看见爸爸就把妈妈丢了。爸爸生了气，撤了先生的职。令尹子椒刚才说：他们回去得恰好，假使再迟得一刻，恐怕先生仅仅丢官还不能够了事的呢！

婵　娟　他们真是这样说的？

子　兰　谁还骗你？你去问宋玉好了。对不住，我还有点儿要紧的东西要去收拾一下。（入内园门。）

婵　娟　（步至亭前）他们真是那样说的吗？

宋　玉　可不是！而且先后不同时地来，先后不同时地说，两人的话说得来却是完全一致的。

婵　娟　你肯相信？

宋　玉　我现在正在为这件事踌蹰，要想不相信吧也好象不由你不相信。先生鳏居了两年多，又是春天啦。

婵　娟　哼，你也要侮辱先生！我早就晓得你这个人是靠不住的！

宋　玉　你骂我好了，其实我也希望能够不相信啦。你要说不相信的话，你又有什么证据呢？

婵　娟　不是我亲眼看见的，任你怎么说，我也不相信。你说证据吗？我自己就是一个证据啦。你想，我朝夕都在先生近前服侍，先生待我完全就跟自己的嫡亲的女儿一样，丝毫也没有过什么苟且的声色。这不就是铁的证据吗？

宋　玉　（微笑）吓吓，婵娟姑娘，你也未免把你自己太看高了！

婵　娟　什么！你这样说，你简直是先生的叛徒！

宋　玉　抱歉得很，实在也没有办法。我也感觉着在这儿呆不下去了。辜负了先生教育了我一场，不过我也算把先生的长处学到了。婵娟，你请上来，我要送你一样东西。

婵　娟　谁要你送我什么东西！

宋　玉　是先生写的东西啦。

婵　娟　（跑上亭去）先生写的？

宋　玉　（自怀中将《橘颂》取出）是今天清早先生写的一首新诗。（授与婵娟。）

婵　娟　（受书展视，呈喜悦色）呵，《橘颂》，赞美橘子的诗，橘子是我顶喜欢的东西。

宋　玉　今天清早就在这座亭子上，先生把这首诗给了我，同时还给了我一席很长的教训话呢。

婵　娟　你把那教训话也给我吧。

宋　玉　太长了，我也记不清楚了。听的时候倒觉得很深刻。现在呢？可又是一番感觉了，不过大意我是还记得的。先生要我把橘子树来做老师，说橘子树是怎样的不怯懦，不懈怠，不迁就，就是把这诗里面的意思来敷衍了一遍的。

婵　娟　还说过什么话没有呢？

宋　玉　还说过一些在大波大澜的时代，要我把饿死在首阳山上的伯夷来做榜样，就是气节要紧。他说我们处在目前的大波大澜的时代，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

婵　娟　哦，这话多么好呵！

宋　玉　是好呵。我清早听见的时候，委实是刻骨铭心的。不

过我现在是这样感觉着：说话倒还容易，做人实在是太不容易呀。

婵　娟　你的意思是说先生言行不符了？

宋　玉　我只是说我自己的感觉，你不要又扯到先生名下去，不过先生还告诉了我一些话，我实在是受益不浅。

婵　娟　还告诉了些什么话呢？

宋　玉　是关于做诗的经验啦。先生说他是拚命的在向老百姓学，在向小孩子们学。他教我不要把先生看得太高，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低。

婵　娟　哼，大约你现在很觉得比先生还要高些吧？

宋　玉　不要尽是那样挑剔吧，婵娟。向老百姓学，实在是一个宝贵的教训。我不瞒你说，我刚才在这儿看见那位老头子在给先生招魂的时候，我得到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停两天我一定要把它写出来，就安它一个《招魂》的题目吧。我相信这一定可以成为一篇杰作，比起先生的《九歌》来，是会毫无愧色的。

婵　娟　真是恭喜你啦，但希望你不是做来招你自己的魂。

宋　玉　你高兴要骂，你就骂吧。（下亭阶）反正我在这儿呆不下去了。

此时子兰抱若干古老竹帛卷册复由内园门入场。屈原之老阍人阿汪，及老灶下婢阿黄各负行李随其后。

婵　娟　（在亭上叫出）阿汪，阿黄，你们要到哪里去?!

阿　汪　对不住，我们在这儿呆不下去了。

阿　黄　我害怕呢，婵娟姑娘。

婵　娟　你们到底要往哪里去?!

阿　黄　子兰公子同情我们……

阿　汪　要把我们收进楚王宫里去啦。

宋　玉　（下阶，与子兰对面）公子子兰，请你也把我收进宫里去吧。

子　兰　那不成问题。我的妈也喜欢你，她一定是很高兴的。

宋　玉　放在先生这儿的东西，我想一概也不带了。

子　兰　你还带什么，你怕宫里少了你的使用吗？我这些东西（示以所抱卷册）你是晓得的，是从宫里抱出来的楚国的国史《梼杌》啦，我不抱回去，那关系可太大。事实上连阿汪、阿黄我都不要他们带行李的，他们偏偏要带，也就只好听随他们了。

宋　玉　把《梼杌》让我来抱一部分吧。

子　兰　好得很。（分一半与之。）

婵娟一人立于亭口，将牙关紧紧咬定，心中有无限的悲愤、憎恨、凄凉，种种复杂的情绪潮涌，自脸上可以看出。

子　兰　（步近亭阶，故意郑重地向婵娟）婵娟姑娘，我要向你告辞了。不过在我临走之前，我还要奉承你几句，你允许我吧？

婵娟仍鹄立不动，并缄默无言。

子　兰　今天清早我在这座亭子上问过你：你到底喜欢什么人？你答应我说：你喜欢你喜欢的人。现在我算确确实实地弄明白了。你喜欢的不是我这跛了脚的公子，你喜欢的是那失了魂的疯子啦！

婵　娟　（怒极欲涕）你们这些没有灵魂的东西！

子　兰　你也不必那样动怒。我还要告诉你一个使你也失掉灵魂的消息——先生已经失踪了！！！

婵　娟　（大惊）什么？

阿　汪　是的，先生刚才从前门跑出去了！

阿　黄　先生刚才从园子里面转去的时候，便戴上一顶高帽子，佩着那把很长的宝剑，跑出去了！

婵　娟　先生要到什么地方去，没有对你们讲过？

阿　黄　他老是那样气汹汹的，什么也不说。

阿　汪　谁也不敢问他一声啦。

宋　玉　（初闻失踪之说亦略略表示吃惊，继而沉静下来，此刻更沉静地）我看，先生这一出去，不是想杀人，便是自杀啦！

婵　娟　宋玉，你快去追寻先生吧，快请你去啦！

宋　玉　（迟疑）我去有什么用呢？先生疯了，不死比死了还坏。活着有什么好处？我已经决心跟随公子子兰进宫，请你原谅。

婵　娟　宋玉！你们把先生看得那样下贱！先生哪里会疯呢？先生是楚国的栋梁，是顶天立地的柱石，你不知道吗？楚国如果失掉先生，那会是多么大的一个损失？我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儿，我是先生的侍女，我的责任是服侍先生，是洒扫庭堂，整理用具，我不象你们一样能够吟诗作赋，谈论国家大事，但我就知道先生一人的存在关系着楚国的安危。先生是我们楚国的灵魂，先生如果死掉，那我们的楚国就会完了。（见宋玉不应，回向众人）你们谁也不去

找回先生吗？

余人不应。

婵　娟　你们都这样忍心吗？

余人不应。

婵　娟　呵！先生，你的婵娟是不能离开你的，如果你死，婵娟也要跟着你一道死！（飞奔下亭，向内园门跑去。）

子　兰　呵，快走，快走，又出了一个疯子！

余人均向外园门跑去。

——幕　下

第 四 幕

楚国郢都之东门外，右首一带城墙，有城门一座，城门上篆书“龙门”二字。以自然之小河为濠，濠上有堤，遍栽杨柳，濠水在舞台上横贯，折向左翼，有桥在左露出，与城门约略正对，桥之彼端隐没。

堤上右翼靠城处有一中年人颇似隐士，在柳荫下垂钓，另有一渔父在桥头近处守着一架四角网，时而举出水面，时复放下。

钓　者　（唱）农民困在田间，

两腿泥巴糊遍。

一年的收成血和汗，

把主人的仓库填满。

王侯睡在宫殿，

美姬仿佛神仙。

蚊虫和虱子真有眼，

不敢挨近他们身畔。

上帝呆在云端，

两旁都是醉汉。

世间有多少灾和难，

他们闭着眼睛不管。

太阳西斜的时候，天上云霞时刻改变颜色。

婵娟仓皇由城门跑出，四下张望，遇老媪一人，由桥头过来，行将入城。

婵　娟　老妈妈，你在桥那头的路上看见我们的先生没有？

老　媪　你的先生是谁？

婵　娟　三闾大夫啦。

老　媪　哦，官家的人都说他疯了，我可没有看见他啦。（入城。）

婵娟伫立路头，踌躇有间，继奔至桥头向渔父发问。

婵　娟　老伯伯，你在这儿看见过三闾大夫没有？

渔　父　我没有看见过啦，听说他发了疯，不晓得是怎么样了。

钓　者　（向渔父）你们都说三闾大夫发了疯，其实真是活天冤枉！

渔　父　先生，我不过是听见路过的人那样说，我并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咧。

钓　者　大家都在说：三闾大夫发了疯，三闾大夫淫乱宫廷，唉，真真是天晓得！

婵　娟　（向钓者走近）先生，你晓得那详细的情形吗？

钓　者　我是亲眼看见的啦，姑娘。

婵　娟　好不，请你告诉我？

钓　者　（把婵娟打量了一下）姑娘，你是三闾大夫的什么人？

婵　娟　我是服侍先生的婵娟啦。

钓　者　哦，是的，《九歌》里面有你的名字，在《湘君》歌里面，我记得有"女婵娟呵为余太息"的一句啦。

渔　父　（插入）你就是婵娟姑娘吗？你在替你老师太息，你的老师却在替我们老百姓太息啦。他有两句诗多好呵，"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① 能够为我们老百姓所受的灾难，太息而至于流眼泪的人，古今来究竟有好几个呢？

钓　者　那还用问吗？一向的诗人就只晓得用诗歌来歌颂朝廷的功德；用诗歌来申诉人民疾苦的，就只有三闾大夫一人啦。哦，婵娟姑娘，我倒要先问你，三闾大夫从宫廷里回家去之后是怎样了？

婵　娟　先生回到家里很生气，不知道怎的，冠带、衣裳都没有了，任何人也不愿意见。后来后园子里面有很多邻里来替他招魂，都说他是疯了，要把他的魂魄招转来。听说上官大夫和令尹都到过我们的后园来，也都说先生是疯了。先生到园子里来看，更加生气，他便跑到外面来了，不晓得他是到什么地方去了。

钓　者　唉，大家那样没见识，倒真的会把三闾大夫逼疯呢！我是明白的，今天的事情实在够三闾大夫忍受。

婵　娟　先生，请你告诉我吧，那详细的情形我还丝毫也不知道。

---

① 语见屈原《离骚》。

钓　者　好的，我就告诉你吧。婵娟姑娘，你可曾知道秦国丞相张仪，到了我们楚国来的这一件事吗？

婵　娟　我是听见先生说过，说他到我们楚国来，要我们和齐国绝交，和秦国要好啦！

钓　者　是的，张仪就是那样的一位连横家，他专门挑拨我们关东诸侯自相残杀，好让秦国来个别击破，并吞六国。但是我们三闾大夫的主张和他恰恰相反，你是知道的啦。

婵　娟　是的，我早知道。我们先生是极力主张和齐国联合的。

钓　者　所以，我们楚国幸亏有三闾大夫，平常我们的国王也很听信三闾大夫的话。这一次张仪来也没有达到他的心愿。我们的国王是听信了三闾大夫的话，不肯和齐国绝交，也不愿和秦国要好，因此张仪便想朝魏国跑了，魏国是他的祖国啦。

渔　父　张仪是魏国的人吗？

钓　者　可不是！他还是魏国的公族余子呢。张仪要到魏国去，国王打算在今天中午替他饯行。

婵　娟　我也听见这样的消息，但不知道详细的情形是怎样。

钓　者　今天中午，国王打算替张仪饯行，南后便命令我们在明堂中庭跳神，就是跳三闾大夫的《九歌》，我扮演的是那河伯。姑娘你要知道，我是一位舞师啦，我是顶喜欢三闾大夫的歌词的一个人。

婵　娟　哦，是那样的，后来怎么样呢？

钓　者　快到中午时分，公子子兰来叫我们到中庭去，准备听

南后和三闾大夫的指示。我们到了那儿，看见南后和三闾大夫两人立在那儿。南后回头又叫唱歌的和奏乐的通统就位，便叫我们跳《礼魂》，南后和三闾大夫便立在明堂的阶墀上看我们跳神。我也记不清跳了好几个圈子的时候，东首的青阳左房的后门被推开了，有两位女官走出来又把前面的帘幕揭起了，悄悄地又退了下去。接着南后便命令停止歌舞。我这时候刚跳到明堂阶前，我是听得清清楚楚的。我听见南后对三闾大夫说："啊，我发晕，我要倒，三闾大夫，三闾大夫，你，你快，你快！"便倒在三闾大夫的怀里去了。

婵　娟　南后病了吗？

钓　者　你听我慢慢地说吧。就在那个时候，国王和张仪、令尹以及上官大夫在青阳左房里出现了。吓，就在那个时候，那南后真凶，真毒辣。一个鹞子翻身，大声喊着："三闾大夫，你快，你快，你快放手！你太使我出乎意外！你太使我出乎意外！在这样大庭广众当中，你敢对于我这样的无礼，你简直是疯子！"

婵　娟　（切齿扼腕）哎，南后竟这样，竟这样的陷害先生！

钓　者　她跑到国王怀里去，国王也就大发雷霆，骂三闾大夫是疯子，叫令尹和上官大夫两人把他押下去，撤了他的官职。三闾大夫的衣裳、冠带，听说都是当着众人自己撕毁了的。

婵　娟　（愈见切齿，欲泣）这，这，先生一定是很危险。

钓　者　真的啦，那样的毒辣，连我们旁观者的脑子差不多都

震昏了。

婵　娟　（愈见切齿，欲泣）先生一定很危险，一定很危险！（飞奔沿着城墙跑下。）

渔　父　唉！想不出竟有这样冤枉的事啦。

钓　者　其实事情也很简单，只要当场问一下便可以弄明了的。但我们的国王在盛怒之下，全然不想问问我们当场的人——当场的人并不少，我们跳神的是十个，还有唱歌的和奏乐的。他不想问问我们，三闾大夫申诉了几句，他也全不理会，生抢活夺地便加上了一个淫乱宫廷的疯子的罪名。

渔　父　这怎么受得了呢？不疯也会疯的！

钓　者　你没有当场听见，三闾大夫在被押走的时候，说的那几句愤激的话呢。

渔　父　他是怎样说的？

钓　者　他说："南后，我真没有想出你竟这样的陷害我！我是问心无愧，我是视死如归，曲直忠邪自有千秋的判断。你害了的不是我，是你自己，是我们楚国，是我们整个儿的中原呵！"他这几句话真是把我们全身的骨节脏腑都震撼了。

渔　父　就连我现在都还听得毛骨竦然呢。

钓　者　后边有人来了，回头再讲吧。

二人沉默。

屈原由左首登场，冠切云之高冠，佩陆离之长剑，玄服披发，颜色憔悴，与清晨在橘园时风度，判若两人。颈上套一花环，为各

种花草所编制，口中不断讴吟，时高时低。步至桥头略略伫脚，欲过桥，但又中止，仍沿着濠堤前进。

断续可闻之歌咏乃《九章·惜诵》①词句，唯前后参差，不相连贯，盖此时《惜诵》章正在酝酿之中，尚未达到完成境地。

屈　原　　我言行一致，表里如一，②

事实俱在，我虽死不移。

要九折肱才能成为良医，

我今天知道了这个真理。

晋国的申生，他是孝子，

父亲听信谗言，让他死了。③

伯鲧耿直而遭受死刑，

滔滔的洪水，因而未能治好。④

吃一堑便能够长一智，

我为什么不改变态度？

丢掉梯子要想攀上天，

---

① 《九章》为屈原所作的组诗，包括《橘颂》、《悲回风》、《惜诵》、《抽思》、《思美人》、《哀郢》、《涉江》、《怀沙》、《惜往日》。

② 以下四节为《九章·惜诵》有关诗句之今译，与作者《〈屈原赋〉今译》的文字、顺序均有不同。

③ 申生，春秋时晋献公之子。献公宠骊姬，骊姬欲立其子奚齐，向献公进谗，申生被赐死。

④ 尧时天下大水，四岳以伯鲧为贤人，向尧荐举，尧遂命鲧治水。但鲧九年不成，被舜奏请尧杀于羽山。

我和做梦一样地糊涂。

我忠心耿耿而遭祸，
始终是不曾预料。
我超越流俗而跌跤，
自惹得人们耻笑。（返复讴吟，俯首徐行，行至垂钓者前。）

钓　者　（起立）三闾大夫，你不是三闾大夫吗？

屈　原　（初不加以理会，继乃含愠地）我不是三闾大夫，我已经不是三闾大夫了！

钓　者　是的，屈原先生，请你恕罪，我是知道的，刚才有位婵娟姑娘在这儿来找过你啦。

屈　原　你是什么人？

钓　者　我是黄河的神。

屈　原　（以为受了玩弄）哼，你！没灵魂的！

钓　者　先生别生气，我是今天跳你《九歌》中的河伯的人。

屈　原　今天的事你是在场啦。

钓　者　我最能明白先生，你那一腔的冤屈。

屈　原　唉，我多谢你。（拱手）我算第一次受到了真正的安慰。

钓　者　我扮演河伯正跳到阶前，南后对你说的话我听得最清楚。

屈　原　唉，我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那样的陷害我！

钓　者　屈原先生，那原因我倒是很知道的。

屈　原　你知道的？你怎么会知道？

钓　者　先生，你被他们强迫走了之后，国王和南后还和那张仪谈过好一阵的话呢。

屈　原　他们谈了些什么？

钓　者　哼，那张仪真是一个奸猾小人！从前他在我们楚国做过小偷，偷过丞相家里的璧玉，① 我看是千真万确的。他真是一个巧言令色的小人。

屈　原　他究竟说了些什么？

钓　者　他当着楚王和南后面前，把南后恭维得无以复加，说她是巫山神女下凡，说她是天下第一，国色无双，把楚王和南后都说得不亦乐乎，而且他还中伤了你呢。

屈　原　在他是必然的，我屈原就是他张仪的眼中钉啦。他又是怎样中伤我？

钓　者　他说，他得见了南后一面，才明白你为什么要发疯了。

屈　原　哼，真是下流！是这样看来，分明是张仪在和南后通同作弊啦。

钓　者　我也正是这样想，而且有充分的证据。他把国王甜着了，国王便高兴得昏天黑地，他说："张仪先生，我佩服你，你说屈原是伪君子，一点也不错。我也再不听那疯子屈原的话了，我决定和齐国绝交，决定和秦国要好，接受商於之地六百里。……"

---

① 事见《史记·张仪列传》。

屈　原　（心气渐见和平起来）是这样看起来，完全是张仪那小子在兴妖作怪啦。

钓　者　我也正是这样作想。我看一定是那张仪，看见国王听信你的话，不肯和齐国绝交，所以就想用女色来打动国王，同时也是威逼南后，要她在国王面前毁坏你的信用。你的信用毁坏，他的奸计也就得售了。

屈　原　一点也不错，哼，我们的楚国便被这小偷偷去了！（厉声叫出）啊，南后，我们的国王，你们怎么那样的愚昧呀！

楚怀王、南后、张仪由桥头步出，卫士八人稍隔一间，随后。

楚怀王　（偕余人步至桥前踞地，手指屈原）哦，那疯子还在那儿骂我们啦！

南　后　（急急献媚）你不要生气，我们叫他来问问吧，逗逗疯子，是满好玩儿的。

楚怀王　啊，很好。（回顾卫士）你们走两个去，把三闾大夫请来。

卫士甲乙　（应命行至屈原前）三闾大夫，国王请你去。

屈　原　（喜形于色）好的，我就去。（回顾，向钓者）刚才多谢了你。

钓　者　希望先生保重。

屈原偕卫士甲、乙至国王及南后前行垂拱礼，唯对于张仪不加理会。

南　后　（含笑）三闾大夫，你那花环是哪个送给你的啦？

屈　原　是我自己编的。

南　后　好不送给我？

屈　原　南后喜欢，我愿意奉献。（取下奉上。）

南　后　（接受以戴于颈上，故作种种姿态）啊，这是多么美丽，多么芬芳呀！这比任何珠玉、琼琚的环佩还要高贵，我自己就好象成了湘夫人，成了巫山神女啦。（突然呈出狂态）是的，吾乃巫山神女是也，三闾大夫，你刚才向我求爱，你现在又送我花环，你准备什么时候和我结婚？

楚怀王及张仪均笑。

屈　原　（颇窘）南后，请你不要以为我是疯子，你不要中了坏人的诡计，我并没有疯。

南　后　是的，你并没有疯。我知道你是诚心诚意地爱我，我也诚心诚意地爱你啦。我要请求上帝，封你为巫山山神，你可高兴吧？（转眼向天，拱手而诉）啊，上帝，我赫赫明明的上帝，下神乃巫山神女，皆因有南国诗人，三楚才子，姓屈名平字原者，迷恋妾身，神魂离散，务求上帝怜鉴，封之为巫山十二峰之山神土地，以便与小女神朝朝暮暮为云为雨。

楚怀王及张仪益笑。

屈　原　（更窘）我诚恳地请求你，南后，你不要降低了你的身份。

南　后　是呵，我的身份是很高的。哦，我想起来了，吾乃大舜皇帝之妃湘君湘夫人是也。可怜的大舜皇帝呀，你的灵魂失掉在苍梧之野，你怎么在这儿飘荡呀？……

(一转眼觑着屈原。)

楚怀王、张仪捧腹绝倒。

屈　原　(忍无可忍,怒叱张仪)张仪！你这盗窃璧玉的小偷。有什么值得你笑！你这卖国求荣的无赖，你这巧言令色的小人,有什么值得你笑！你的下体挨过打的瘢痕还在吧？有什么值得你笑！

楚怀王与南后仍笑不止,张仪则愕然。

屈　原　你曾经在我们楚国做过小偷，偷了我们令尹家里的璧玉,你挨过好几百板子,你忘记了？

楚怀王与南后仍笑不止,张仪无言。

屈　原　你曾经到苏秦那里去讨过口①，你该还记得？你叫你老婆看过你嘴里的舌头，看被打掉了没有，你该还记得？你生为魏国之人，而且是魏国的公族余子，你跑到秦国去便怂恿秦国征伐魏国，你跑回魏国去又劝诱魏国去投降秦国，你简直是不知羞耻的卖国贼！你连你自己的父母之邦都要出卖，你何所爱于我们楚国？你是最阴险的秦国的奸细！你叫我们和齐国绝交，那才好让你们来各个击破啦！你说要献商於之地六百里，谁个能够相信你的鬼话！

楚怀王与南后止笑,渐就严肃。

张　仪　(颇含愠怒)屈先生,我希望你讲求一下礼节，假如你

---

① 苏秦(？—前317),战国时东周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纵横家。曾游说关东六国联合抗秦,任过六国纵约长。后至齐为客卿,与齐大夫争宠,被刺死。据《史记·张仪列传》载,张仪相秦之前,曾谒见苏秦,被苏秦奚落。

不是疯子。

屈　原　哼，疯子！你这谗谄面谀的小人！你在国王面前说过的话你怕我不知道，你在南后面前说过的话你怕我不知道，你把我们的国王当成了什么人？你把我们的南后当成了什么人？你把我当成了什么人？

张　仪　（抢着说）我把你当成着病人！

屈　原　（不等他说完，亦抢着说）你说要为国王去寻求周郑之间的美女，你说南后是巫山神女下凡，你说我是为了南后而发狂，你这无耻的谰言，你这巧言如簧的挑拨离间，亏你还戴着一个人的面孔！（略停，调整呼息。）

楚怀王与南后无言，楚怀王时而瞥视南后，有欲发作之意，但见南后无表示，则复隐忍。

张　仪　（故示镇静）你发泄够了吧！我是在国王和南后面前，不愿意和你这病人多作纠缠，你是愈说愈不成话了！

屈　原　不成话？你简直不是人！你戴着一个人的面具，想杀尽中原的人民来求得秦国的胜利，来保障你的安富尊荣，你怕我没有看透你？你离间我们齐、楚两国的邦交，好让秦国来奴役我们，你怕我没有看透你？……

张　仪　哼，你口口声声要说齐国好，当然有你的理由。据我所知道的，你死了的太太是齐国人，似乎还丢下了一位陪嫁的姑娘跟着你，而且齐国近来也送了你很多贿赂啦。

屈　原　哼，你这信口雌黄的无赖！要你才是到处受贿，专门卖国的奸猾小人！你怕我不知道吗？你昨天晚上都还领受了我们南后一千五百个大钱啦。……

南　后　(快然)简直是疯子，满嘴的胡说八道！

楚怀王　(大发作，向卫士)你们把他抓下去！把他抓到东皇太一庙里去，要郑太卜监视着他，不要让他出来兴妖作怪！

卫士甲、乙、丙猛烈上前，将屈原挟持着。

楚怀王　你们把那沙锅盖子给他摘下，把那拨火棍子给他拔掉！

另卫士二人扯去屈原之切云冠，解去其长剑。

屈　原　大王，你是始终不觉悟吗？楚国的江山社稷在你一个人身上，你不要使我们若敖氏① 的列祖列宗，断绝香烟血食呀！

楚怀王　(愈怒)赶快！赶快把他抓下去！

卫士乙、丙挟持屈原上桥。

屈　原　我受侮辱是丝毫也不芥蒂的，我是不忍看见我们的祖国，就被那无赖的小偷偷了去呀！(下，尚闻其声)皇天后土，列祖列宗，我希望你总有悔悟的一天呀。……

南　后　唉，简直是疯子，满嘴的胡说八道！(向张仪)张先生，今天实在对你不住喽。

楚怀王　实在是使你太受了委屈。

张　仪　客臣是丝毫也不介意的。贵国失掉了这样一位文章家，我倒觉得很可惜呢。

南　后　其实倒也寻常，近来出了一批青年文章家，似乎比他还要高明些呢。

---

① 若敖，周代楚王熊仪的名字。后沿用为姓氏，并视若敖氏为楚国的先祖。

张　仪　是哪儿位名手，倒很想见识见识。

南　后　象宋玉、唐勒、景差这一批人，我觉得都很有希望。他们将来的成就会比这位疯子还要高超些呢。

楚怀王　不错，我也早听见说过他们的名字，我一定要提拔提拔他们。

张　仪　提拔青年文章家不用说是很要紧的，不过，我倒有一点意见。我这意见早就是想到的，到了今天我才迫切地感觉着有推行的必要。

南　后　张先生的高见何妨对我们说说呢？

张　仪　我是觉得：文章家总该专门做文章，不好来干预政事的。

南　后　是的，一点也不错。文章家一谈政事，总是胡说八道。

楚怀王　好的，我今后要照着这个意见办，我要绝对禁止文章家谈政事！假使有人要谈，我一定要把他抓来关在东皇太一庙里！我们现在慢慢回城去吧。（开始走动。）

南后、张仪及卫士六人随后。自楚怀王等出桥以来，道上颇有来往行人，俱畏缩避道，集于堤上观望，人数不宜太多，但亦不宜太少，可酌量情形而定。婵娟突由左首急骤入场，盖已沿绕城濠，将城环走一遍，跑入场后，见楚怀王、南后诸人，突然止步。

南　后　（早瞥见，指之示楚怀王）这就是张先生所说的那个陪嫁丫头了。

诸人均止步。

张　仪　才只十六七岁啦，难怪得。

楚怀王　顶多也不过十八岁。

南　后　（招婵娟）婵娟，你来。

婵娟瑟缩地走近，但仍留有间隔而立定。

南　后　你在做什么？

婵　娟　我在找我们先生，我沿着这城墙跑了一转，都没有把他找着。

南　后　你哪里找得着他，他疯了，早就跳进水里面去淹死了！

婵　娟　（大吃一惊地）先生淹死了？！

南　后　可不是吗！我们刚才在东皇太一庙的门前，看见好些老百姓把他的尸首从一个池塘里打捞了起来。真也是怪可怜见的呵。

婵　娟　（哭出）南后，你说的是真话？

南　后　怎么不是真话？你不相信，你看他所剩下来的这把宝剑和这顶切云冠啦。（指卫士一人手中所持者示之）他解在岸上，我们替他拣了来，还有一双草鞋，我们便没有要了。（忽然想起）哦，对了，还有这个花环呢。（从颈上取下）我看你戴倒是很合适的。（顺手为之戴上。）

婵　娟　（伤心痛哭）啊，南后，那么你简直把他害死了！先生，先生呵，你说别人家陷害的不是你，但结果还是把你害死了！南后呀，你真忍心啦！你为什么要把先生害死？要把那么好的一位先生害死？你，你真忍心呵！……

南　后　（大笑）你这丫头大概也是发了疯吧，你怎么会说是我把先生陷害了的？你要当心啦！

婵　娟　南后，你不要骇唬我，我现在一点也不怕你了。是你

把先生陷害了的，是你，是你，一百个是你。

南　后　哈哈，今天真好玩儿，真是暮春天气疯狗多呀。

婵　娟　你老是爱说，这个是疯子，那个也是疯子，你所做的事，你怕没有人知道吗？你是不是多少还有点良心呵？你假如还有点良心，你要知道你所犯的罪是多么的深重呀！

楚怀王　（欲发作）这个丫头，我可不能忍耐！

南　后　（慰止之）童言无忌，你让她说，满好玩儿的！

婵　娟　（激昂地）哼，你把人当成玩具，你把一切的人都当成玩具，但你要知道，你所犯的罪是多么深重呀！你害死了我们的先生，你可知道这对于我们楚国是多么大的一个损失，对于我们人民是多么大的一个损失呀！（语气转沉着）天上就只有一个太阳，你把这个太阳射落了！你把他吃了，永远地吃了。（又转激昂）你这比天狗还要无情的人呀，你总有一天要在黑暗里痛哭的吧！永远痛哭的吧！

楚怀王　这个小泼妇，我实在不能忍耐！

南　后　（再慰止之）你不要着急，你等我再问她一些话。（问婵娟）婵娟，你年纪青青的女孩子，为什么学得这样泼辣？你口口声声说我陷害了你的先生，到底我是怎样陷害了他的呢？他发了疯，侮辱了我，还要说是我陷害他吗？

婵　娟　哼，你怕你做的事就没有人看见，就没有人知道。你在先生面前明明说你头发晕，你要倒，要先生扶你，待你一看见了国王，你就反转身来栽诬先生，你怕没有人听见你的话，没有人看见你的动作吗？

南　后　(生怒)你在信口开河！谁个看见，谁个听见？

婵　娟　总有人啦，你是在大庭广众之中做的事啦！

南　后　是谁造出了这样的谣言，谁个告诉你的？

婵　娟　有那样的人告诉我。

南　后　究竟是谁，你说，你说！

婵　娟　我说了，你好再去陷害人？

南　后　你不说就是你在造谣生事！我要割掉你的舌头！

婵　娟　唔，你就割掉我的头，我也不给你说。

南　后　(握婵娟头发)究竟是谁？你说！你说！你说！

婵　娟　尽你把我怎样我也不说。

南　后　你怕我真的不能割掉你的舌头？

婵　娟　你割好了，尽你割，我早就不愿意见你这样的人！你割好了！(把舌头伸出。)

南　后　(向卫士之一)你把那宝剑递给我！

卫士递剑。

南　后　(拔剑出鞘)究竟告诉你的是谁？

此时钓者在堤上从人群中挺身而出。

钓　者　(大声急呼)是我！是我呵！你不要杀那可怜无告的人，你来杀我！

楚怀王　(大怒)去把那家伙捉来。

卫士二人奔去。

钓　者　(仍大呼不辍)你陷害了三闾大夫的话，是我对她说的。刚才三闾大夫说的话，也是我对他说的。你们来杀我！来杀我！

南　后　（亦大怒）你是什么人？

钓　者　（在二卫士挟持中，仍不断叫骂）我亲耳听见你向三闾大夫说你头发晕，我也亲眼看见你倒在了三闾大夫的怀里，你就忘记了在你的周周还有很多的人啦，——跳神的、奏乐的、唱歌的！你白白地残害忠良，你是上了那张仪的当呀！

南　后　哼，又是一个疯子！把嘴勒住，抓进城去！（纳剑入鞘。）

二卫士如命，挟持钓者进城。

婵　娟　哦，南后，原来你是受张仪指使的呀！

南　后　也把她的嘴勒住，抓进城去！（向婵娟）哼，我要让你这丫头多受活罪，再把你剁成肉酱！

又有卫士二人如命，将婵娟挟持进城。

楚怀王徐徐向城门走去，余人相随。

楚怀王　（向张仪）张丞相，我们楚国的疯子太多了，今天实在冒犯了你。

张　仪　（走着）啊，岂敢岂敢，疯子多，是四处皆然的，不过我真佩服我们南后呢。（向南后）南后，你真是精明呀！尤其是封锁疯子们的嘴，那是最好的办法。

南　后　多承你夸奖。

楚怀王　是的啦，封锁住疯子们的嘴，免得他们胡说八道，扰乱人心。……

此时公子子兰与宋玉由城门出场，趋至楚怀王与南后前行垂拱礼，余人暂时伫脚。

南　后　（指宋玉示张仪）张先生，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青年文章家的领袖，宋玉了！

张　仪　哦，生得满俊秀啦！和公子子兰就象兄弟一样。

南　后　是的，我也很喜欢他。子兰，你们要到什么地方去？

子　兰　我是专诚来迎接父亲和母亲，有点事情要向母亲请示。

南　后　你有什么事？

子　兰　就是这位宋玉小哥，他不愿意再在先生那儿住，我打算把他引进宫里去作伴啦。

南　后　那是很好的。

楚怀王　（向南后）你看，好不就让他做我们的左徒？（开始行动。）

南　后　年纪太青了，恐怕别的文武官员要说话啦。（向宋玉）宋玉，我想收你为我的小臣，你高兴不高兴？

宋　玉　小臣实在是万分荣幸。（拜手谢恩，同时并拜谢楚怀王。）

楚怀王　（高兴）这孩子委实可爱，我们可以收他为义子啦！……（入城。）

余人均随楚怀王而入。

群众留于场上未散，均翘首望着城门表示敢怒而不敢言之态。守四角网之渔父，木立堤上，忽然掉过头去，顿了一脚，"哼"了一声。

——幕　下

第　五　幕

第　一　场

夜，月光皎洁。一带宫墙，于正中偏右处放置一木槛，婵娟被囚于槛内，衣貌已颇狼籍，花环零乱，仍在颈上。

卫士甲于槛之附近，执戈看守，往来盘旋。公子子兰与宋玉沿墙壁由右首出场。此时宋玉已改着华丽之服装。

卫士甲　（惊觉）谁呀？

子　兰　我是子兰公子！

宋　玉　（同时）公子子兰啦！

卫士甲直立，静侍。

子　兰　那婵娟姑娘的囚槛是放在这儿的？

卫士甲　是，就在这儿。

子　兰　我有几句话要同她说，你可以方便一下。

卫士甲　是，公子是可以随便同她讲话的。不过要请原谅：因为我有看守的责任，我不能够离开这儿。

子　兰　那是用不着道歉的。

二人走近囚槛。

子　兰　是不是可以暂时放她出来一下？

卫士甲　只要有公子担戴，我想是可以的。

子　兰　那就把她放出来一下。

卫士甲　是。（取腰间钥匙将开囚槛。）

婵　娟　（在槛内）不，我不出去！我不愿意接受任何人的恩惠！

卫士甲踌躇，回顾子兰。

子　兰　婵娟，你又何必呢。听说你挨了皮鞭，周身都打伤了，出来舒展一下也是好的啦。

婵　娟　不，我不愿意接受任何人的恩惠！

宋　玉　不必那样倔强吧。

婵　娟　我不愿意同你讲话，我不愿意见你。你们走开，不要挨近我！

子　兰　好的，不要那样虎声虎气的。你不愿意出来也不勉强，我只想同你说几句话，并不多麻烦。

卫士甲让开，在槛之右侧稍远处伫立。

婵　娟　我是说过的，我不愿意讲话，也不愿意见谁。（说罢将两手紧覆颜面，头向下。）

子　兰　讲不讲由你，见不见也由你，我们来是完全出于好意的。

婵娟姿态不动，无言。

子　兰　婵娟，我是一心想救你，我也不能在这儿多作逗留，我只直截了当的向你说几句话。（稍停）我希望你能够对我说：你是喜欢我。即使你心里不真是喜欢也不要紧，只

要你听从我的话，在我的身边服侍我，我立刻便可以向母亲说，把你饶恕了，母亲是一定许可的。你究竟愿不愿意？

婵娟姿态不动，无言。

子　兰　（稍停后）你说吧。只要简单地说一个字都可以。只是说"愿"或者"不"，就只这样简单的一个字啦，你说吧，你请说吧。

婵娟姿态不动，始终无言。

子　兰　（更婉婉地）你不肯说，就请把头动一下也好啦。或者点一点，或者摇一摇，我是绝对尊重你的意志的。

婵娟姿态不动，毫无表示。

子　兰　唉，简直就跟石头人一样啦。

宋　玉　婵娟，我知道你现在恐怕顶不高兴我，不过我也想尽我的一份友谊。你对于公子子兰的好意是不好辜负的。你自己恐怕还不知道，你的命运说不定就只有今天这一个晚上了。我们楚国的惯例，斩决囚犯是在清早行刑。下午捉着犯人的时候，罪轻的便丢监，罪重应该斩决的便囚在槛里，等到明天清早再推出去斩首示众。你怕还不知道吧，同你一道抓进城来的那位舞师都下了监，而你偏偏囚在了槛子里。可见南后是一定要处死你的。你也未免太倔强了。你骂了南后，又骂了国王，怎么不遭大祸呢？现在公子子兰的确是一片诚心，他放下了他的公子的身份来请求你，我看你是不好那么执拗的。

婵娟丝毫不动。

宋　玉　(停了一会之后)婵娟，你即使把你自己的性命看得很轻，但我知道你是把先生看得很重的。先生的命运同你也是一样啦，他得罪了南后，又得罪了国王，而且又在国王和南后面前侮辱了显贵的国宾。我是知道的，先生的命运怎么也延长不过明天！公子子兰此刻来救你，其实也是想救先生。只要你答应了公子的请求，公子可以立即在南后面前讲情，不仅你可以得救，先生也是可以得救的。这一点我是可以保证的。(稍停)我看，假使你不放心，你尽可以把救先生这件事作为交换条款啦。(回向子兰)公子子兰，你觉得怎样？我看婵娟可以向你这样提出，便是要你今天晚上便从南后那里得到赦免先生和婵娟的手诏。假使今天晚上你能得到那手诏，她便允许你。假使得不到手，那就没有话再说了。你看怎样呢？

子　兰　我是没有什么的。只要看婵娟怎样。

宋　玉　(又向婵娟)婵娟，你是听见的啦，你的意思是怎样呢？这是最近情理的办法了！

婵娟仍丝毫不动。

宋　玉　唉，你怎么总不表示态度呢？你把头点一点呢，摇一摇呢。

婵娟仍丝毫不动。

宋　玉　没有办法，简直是比先生还要顽固。你自己的性命不要紧，难道看到先生死到临头都还不想搭救吗？

婵　娟　(如水破闸门般地痛哭出声，并责骂)你们这些没灵魂的！先生死都死了，你们还在这儿假惺惺！

宋　玉　（出乎意外）唔，先生死了？

子　兰　谁对你说的？

婵　娟　（哭）谁对我说的？就是南后对我说的。

子　兰　妈在什么时候对你说的？

婵　娟　她在东门外看见我的时候。

宋　玉　怎么样死的呢？

婵　娟　是跳进东皇太一庙前的池塘里淹死了的。

宋　玉　南后看见他死的吗？

婵　娟　南后说：看见老百姓们把他的尸首打捞起来了，南后还把先生的切云冠和长剑拿了回来，又把先生戴过的这个花环给了我。（示二人以花环）这就是先生剩下的唯一的遗念啦！（说罢大哭）啊，先生，先生，你是白白被人陷害了！别人家轻易地残害了忠良，出卖了楚国，白白地把你陷害了。我知道你是死不瞑目的，死不瞑目的呀！……

宋玉与子兰二人亦惨然无言者有间。

卫士甲　（前进数步）子兰公子，好不让我说几句话？

子　兰　你有什么话要说？

卫士甲　三闾大夫并没有死，我知道得最清楚。南后的话是说来骗她的。

婵　娟　（止泣）什么？你说什么？

卫士甲　婵娟姑娘，我劝你不要伤心，你的先生并没有死。我是保护国王和南后去游东皇太一庙的一个人。哪有三闾大夫跳水的事啦？完全是假造的。我们回到东门的时候，还看见三闾大夫在城濠上大声地叫出"国王呀，南后呀，

你们怎么那样的愚昧呀!"真是太不凑巧，端端就在那时候，我们走到东门大桥，他的话便被国王听见了。

宋　玉　后来怎么样呢?

卫士甲　国王很生气，立刻要我们去把他抓来，还是南后出了一个主意，说：逗逗疯子玩儿，是满有意思的。因此国王便叫我们去把他请了来。

宋　玉　请了来怎么样呢?

卫士甲　请了来呀，我们的南后便一直和他开玩笑。不过三闾大夫的装束也很稀奇，他戴着一顶高帽子，佩着一把很长的宝剑。脖子上还戴着花环——就是婵娟姑娘戴着的那个了。南后开始向他把花环要了来戴上，便装起疯来。一会儿是装巫山神女，一会儿又装湘君湘夫人，老是把三闾大夫来开玩笑。国王和那位秦国的什么丞相张仪便笑得个不亦乐乎。逼得三闾大夫对于那位秦国的丞相大骂了一场呢。

宋　玉　哦，原来还有那么一回事?

婵娟此时改变神志，注意谛听，表示十分关心。

卫士甲　哎，那骂得可真也是不亦乐乎。他骂他是小偷……

宋　玉　(向子兰)对喽，从前张仪是在令尹家里偷过璧玉的。

卫士甲　他骂他是卖国求荣的奸贼。他是魏国的公族余子，跑到秦国去便叫秦国征服魏国，跑回魏国去又劝魏国投降秦国。他骂他连自己的父母之邦都不爱的人，那里会爱我们楚国。我看三闾大夫这番话实在说得顶有道理啦。

宋　玉　后来又怎样?

卫士甲　后来他又骂他愚弄国王，愚弄南后，想离间齐国和楚国的邦交，好让秦国来渔人得利。他骂他是秦国的间谍，骂他简直不是人。

宋　玉　张仪怎么样了？

卫士甲　张仪被骂得哑口无言，只是无赖地说三闾大夫死了的夫人是齐国人。并且还说到婵娟姑娘上来了呢。……

子　兰　他说婵娟姑娘怎样？

卫士甲　他说婵娟姑娘是陪嫁货，自然也是齐国人。接着便说屈大夫是受了齐国的贿赂，吃了齐国的大钱啦。

宋　玉　我相信先生一定是很生气的。

卫士甲　不错，屈大夫真是大生其气。他便骂张仪才是四处受贿的奸猾小人，骂他昨天晚上还受了南后一千五百个大钱。

宋　玉　南后为什么要送钱给他呢？

卫士甲　那我怎么会知道，不过经屈大夫这样一提，南后便大生其气，她说：简直是疯子，简直是胡说八道！于是国王便叫我们把屈大夫抓起来，把他的帽子摘取了，宝剑拔掉了，押送到东皇太一庙里去了。

宋　玉　是呵，我们原是听说关在东皇太一庙的啦。

婵　娟　你这话是真的？

卫士甲　（含愠）我要骗你做什么呢！你该是听见的，那位钓鱼的人出来替你说话的时候，不是说过，你说的话是他告诉的，刚才三闾大夫说的话也是他告诉的吗？看那情形，恐怕是……

婵　娟　（有所恍悟）唔，是的，恐怕我走了之后先生来，先生走了之后我又来的。

子　兰　好了，话还是说回头吧。我是不好在这儿久留的。时间也不允许我久留。婵娟，先生是还在，我自信有本领救你，也有本领救先生。就看你的态度怎样。

婵　娟　我的态度怎样？我的态度就跟先生一样。先生说过：我们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先生决不愿苟且偷生，我也是决不愿苟且偷生的！这就是我的态度！

子　兰　好的好的，算我枉费了唇舌。我们恭喜先生成为烈士……

宋　玉　婵娟，也恭喜你成为烈女啦！

婵　娟　宋玉，我特别的恨你！你辜负了先生的教训，你这没有骨气的无耻的文人！

宋　玉　随你怎么骂都好，各人有各人的路，不好勉强的。公子子兰，我们走吧。

子　兰　（行而复返）婵娟，你究竟怎么样？

婵　娟　我决不服从你！你们要救先生，偏偏要拿我来做交换品，你们简直是禽兽！

子　兰　（拉着宋玉转身便走）好，我们走，我们走！简直不成话，受不了，受不了！……

二人由原路下。

舞台沉默，卫士甲复如前往复踯躅。

有顷，月光消失。一更夫手提红灯，执柝，由右首入场。

更　夫　（自语）嚇，天气变得好快，怕要有雷雨啦。

卫士甲　现在什么时候了？

更　夫　我要准备打三更了。

卫士甲　就快半夜了吗？

更　夫　可不是！

更夫走过，卫士甲忽有所思，凝视其背影，欲呼而止者再。俟更夫已下场，卫士甲终于决心呼出。

卫士甲　打更的朋友，你转来一下。

更　夫　（内声）什么事呀？

卫士甲　有点事同你商量。

更夫上。

更　夫　有什么事呀？

卫士甲　请你过来一下。

更　夫　（走至卫士甲前）你究竟有什么事呀？老兄！是不是要出恭呵？

卫士甲　是，就是打算要登登坑。这宫廷里的钥匙通在你老兄身上吗？

更　夫　（向腰间拍了拍，起金属之声）哼，到了晚上来，我们一个更夫比国王还要厉害。国王就要出宫，也非得启禀我们不可啦。

卫士甲　对你不住，要请你老兄帮我代理一下。借你的灯来用一用。

更　夫　不过，你要快点儿才行呢。老兄，我是有职务之人，把更头弄迟了，要受处分的啦。（以灯授之。）

卫士甲　（接灯后，却将灯与戈均插放于槛次。在身上搜索）糟糕，没

有方便的东西。

更　夫　真的，要快点呀，老兄！

卫士甲　对你不住。（出其不意地，将更夫颈子用两手套上。）

更夫一时气咽。

卫士甲　（见更夫气咽后，将其衣帽脱下，复取其钥匙与击柝之具，然后一面打开囚槛，一面向婵娟）婵娟姑娘，我要搭救你。请你一点也不要踌蹰。乘着这月黑的时候，你装着打更的，我们一道跑出城去。我们去救三闾大夫。

婵　娟　你为什么要杀他，未免太残忍了吧？

卫士甲　姑娘，你不知道。这是我们的一种法术，叫作"活杀自在"。他并没有死，回头我要把他救活转来的。你赶快出来。

婵娟勉强出槛，虽身受鞭伤，但尚能行步，卫士甲解其锁链，以更夫衣帽授之。

卫士甲　你赶快改装吧。哦，你身子不方便，我帮助你。（为之戴上更夫之帽。将为穿衣，欲取去其花环）这个可以丢掉了。

婵　娟　（急止之）不，我要的！就把衣裳套在这上边好了。

卫士甲如嘱为之穿衣，一面用锁链将更夫之手反剪，一面更以衣物紧勒其口，拖入槛内，锁好，再隔栏按其颈而活之。

卫士甲　（向更夫）老兄，对你不住，我们真正出宫去了。

婵娟提灯，击柝，徐徐由右首下场。卫士甲随之下。舞台转暗。

第 二 场

东皇太一庙之正殿。与第二幕明堂相似，四柱三间，唯无帘幕。三间靠壁均有神像。中室正中东皇太一与云中君并坐，其前左右二侧山鬼与国殇立侍，右首东君骑黄马，左首河伯乘龙，均斜向。马首向左，龙首向右。左室为一龙船，船首向右，湘君坐船中吹笙，湘夫人立船尾摇橹。右室一片云彩之上现大司命与少司命。左右二室后壁靠外侧均有门，左者开放，右者掩闭。各室均有灯，光甚昏暗，室外雷电交加，时有大风咆哮。

靳尚带卫士二人，各蒙面，诡谲地由右侧登场。

靳　尚　（命卫士乙）你去叫太卜郑詹尹来见我。

卫士乙　是。（向湘夫人神像左侧门走入。）

俄顷，一瘦削而阴沉的老人，左手提灯，随卫士乙由左侧门入场。靳尚除去面罩，向郑詹尹走去。

靳　尚　刚才我叫人送了一通南后的密令来，你收到了吗？

郑詹尹　（鞠躬）收到了。上官大夫，我正想来见你啦。

靳　尚　罪人怎样处置了？

郑詹尹　还锁在这神殿后院的一间小屋子里面。

靳　尚　你打算什么时候动手？

郑詹尹　（迟疑地）上官大夫，我觉得有点为难。

靳　尚　（惊异）什么？

郑詹尹　屈原是有些名望的人，毒死了他，不会惹出乱子吗？

靳　尚　哼，正是为了这样，所以非赶快毒死他不可啦！那家伙惯会收揽人心，把他囚在这里，都城里的人很多愤愤不平。再缓三两日，消息一传开了，会引起更大规模的骚动。待消息传到国外，还会引起关东诸国的非难。到那时你不放他吧，非难是难以平息的。你放他吧，增长了他的威风，更有损秦、楚两国的交谊。秦国已经允许割让的商於之地六百里，不用说，就永远得不到了。因此，非得在今晚趁早下手不可。你须得用毒酒毒死了他，然后放火焚烧大庙。今晚有大雷电，正好造个口实，说是着了雷火。这样，老百姓便只以为他是遭了天灾，一场大祸就可以消灭于无形了。

郑詹尹　上官大夫，屈原不是不喝酒的吗？

靳　尚　你可以想出方法来劝他。你要做出很宽大、很同情他的样子。不要老是把他锁在小屋子里。你可让他出来，走动走动。他带着脚镣手铐，逃不了的。

郑詹尹　（迟疑地）你们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呢？

靳　尚　（含怒）你这是什么话？

郑詹尹　我觉得你们把屈原又未免估计得过高。他其实只会做几首谈情说爱的山歌，时而说些哗众取宠的大话罢了，并没有什么大本领。只要你们不杀他，老百姓就不会闹乱子。何苦为了一个夸大的诗人，要烧毁这样一座庄严的东皇太一庙？我实在有点不了解。

靳　尚　哈哈，你原来是在心疼你的这座破庙吗？这烧了有什么可惜？国王会给你重新造一座真正庄严的庙宇。好

了，我不再和你多说了。你烧掉它，这是南后的意旨。你毒死他，这是南后的意旨。要快，就在今晚，不能再迟延。南后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你尽管是她的父亲，但如果不照着她的意旨办事，她可以大义灭亲，明天便把你一齐处死。（把面巾蒙上，向卫士）走！我们从小路赶回城去！

靳尚与二卫士由左首下场。

郑詹尹立在神殿中，沉默有间，最后下出了决心，向东君神像右侧门走入。俄顷，将屈原带出。

郑詹尹　三闾大夫，请你在这神殿上走动走动，舒散一下筋骨吧。这儿的壁画，是你平常所喜欢的啦。我不奉陪了。

屈原略略点头，郑詹尹走入左侧门。

屈原手足已戴刑具，颈上并系有长链，仍着其白日所着之玄衣，披发，在殿中徘徊。因有脚镣行步甚有限制，时而伫立睥睨，目中含有怒火。手有举动时，必两手同时举出。如无举动时，则拳曲于胸前。

屈　原　（向风及雷电）风！你咆哮吧！咆哮吧！尽力地咆哮吧！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梦里，都死了的时候，正是应该你咆哮的时候，应该你尽力咆哮的时候！

尽管你是怎样的咆哮，你也不能把他们从梦中叫醒，不能把死了的吹活转来，不能吹掉这比铁还沉重的眼前的黑暗，但你至少可以吹走一些灰尘，吹走一些砂石，至

少可以吹动一些花草树木。你可以使那洞庭湖，使那长江，使那东海，为你翻波涌浪，和你一同地大声咆哮呵！

啊，我思念那洞庭湖，我思念那长江，我思念那东海，那浩浩荡荡的无边无际的波澜呀！那浩浩荡荡的无边无际的伟大的力呀！那是自由，是跳舞，是音乐，是诗！

啊，这宇宙中的伟大的诗！你们风，你们雷，你们电，你们在这黑暗中咆哮着的，闪耀着的一切的一切，你们都是诗，都是音乐，都是跳舞。你们宇宙中伟大的艺人们呀，尽量发挥你们的力量吧。发泄出无边无际的怒火把这黑暗的宇宙，阴惨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

雷！你那轰隆隆的，是你车轮子滚动的声音？你把我载着拖到洞庭湖的边上去，拖到长江的边上去，拖到东海的边上去呀！我要看那滚滚的波涛，我要听那鞺鞺鞳鞳的咆哮，我要飘流到那没有阴谋、没有污秽、没有自私自利的没有人的小岛上去呀！我要和着你，和着你的声音，和着那茫茫的大海，一同跳进那没有边际的没有限制的自由里去！

啊，电！你这宇宙中最犀利的剑呀！我的长剑是被人拔去了，但是你，你能拔去我有形的长剑，你不能拔去我无形的长剑呀。电，你这宇宙中的剑，也正是，我心中的剑。你劈吧，劈吧，劈吧！把这比铁还坚固的黑

暗，劈开，劈开，劈开！虽然你劈它如同劈水一样，你抽掉了，它又合拢了来，但至少你能使那光明得到暂时间的一瞬的显现，哦，那多么灿烂的、多么眩目的光明呀！

光明呀，我景仰你，我景仰你，我要向你拜手，我要向你稽首。我知道，你的本身就是火，你，你这宇宙中的最伟大者呀，火！你在天边，你在眼前，你在我的四面，我知道你就是宇宙的生命，你就是我的生命，你就是我呀！我这熊熊地燃烧着的生命，我这快要使我全身炸裂的怒火，难道就不能迸射出光明了吗？

炸裂呀，我的身体！炸裂呀，宇宙！让那赤条条的火滚动起来，象这风一样，象那海一样，滚动起来，把一切的有形，一切的污秽，烧毁了吧，烧毁了吧！把这包含着一切罪恶的黑暗烧毁了吧！

把你这东皇太一烧毁了吧！把你这云中君烧毁了吧！你们这些土偶木梗，你们高坐在神位上有什么德能？你们只是产生黑暗的父亲和母亲！

你，你东君，你是什么个东君？别人说你是太阳神，你，你坐在那马上丝毫也不能驰骋。你，你红着一个面孔，你也害羞吗？啊，你，你完全是一片假！你，你这土偶木梗，你这没心肝的，没灵魂的，我要把你烧毁，烧毁，烧毁你的一切，特别要烧毁你那匹马！你假如是有本领，就下来走走吧！

什么个大司命，什么个少司命，你们的天大的本领就

只有晓得播弄人！什么个湘君，什么个湘夫人，你们的天大的本领也就只晓得痛哭几声！哭，哭有什么用？眼泪，眼泪有什么用？顶多让你们哭出几笼湘妃竹吧！但那湘妃竹不是主人们用来打奴隶的刑具么？你们滚下船来，你们滚下云头来，我都要把你们烧毁！烧毁！烧毁！

哼，还有你这河伯……哦，你河伯！你，你是我最初的一个安慰者！我是看得很清楚的呀！当我被人们押着，押上了一个高坡，卫士们要息脚，我也就站立在高坡上，回头望着龙门。我是看得很清楚，很清楚的呀！我看见婵娟被人虐待，我看见你挺身而出，指天画地有所争论。结果，你是被人押进了龙门，婵娟她也被人押进了龙门。

但是我，我没有眼泪。宇宙，宇宙也没有眼泪呀！眼泪有什么用啊？我们只有雷霆，只有闪电，只有风暴，我们没有拖泥带水的雨！这是我的意志，宇宙的意志。鼓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把一切沉睡在黑暗怀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呀！

郑詹尹左手提灯，右手执爵，由湘夫人神像左侧之门入场。

郑詹尹　三闾大夫，你又在做诗了吗？你的声音比风还要宏大，比雷霆还要有威势啦。啊，象这样雷电交加的深夜，实在可怕。我连庙门都不敢去关了。你怎么老是不去睡呢？是的，我看你好象朗诵了好长的一首诗啦。你怕口渴吧。我给你备了一杯甜酒来，虽然没有下酒的东西，请你润润喉，也好啦。

屈　原　多谢你，请你放在那神案上，手足不方便，对你不住。

郑詹尹　唉，真是不知道要闹成个什么世界了。本来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这个体统也弄得来扫地无存了。连我们的三闾大夫，也要让他带脚镣手铐。三闾大夫，这脚镣手铐假如是有钥匙，我一定要替你打开的啦。可恨的是他们把钥匙都带走了啊。

屈　原　多谢你，这脚镣手铐我倒并不感觉痛苦，有这些东西在身上，倒反而增加了我的力量，不过行动不方便些罢了。

郑詹尹　我看你的喉嗓一定渴得很厉害的，这酒我捧着让你喝。还要睡一睡才能天亮呢。

屈　原　多谢你，我现在口不渴。我本来也是不喜欢喝酒的人。回头我口渴了，一定领你的盛情好了。请你不要关照。

郑詹尹　（将爵放在神案上）慢慢喝也好。其实酒倒也并不是坏东西。只要喝得少一点，有个节制，倒也是很好的东西啦。

屈　原　是的，我也明白。我的吃亏处，便是大家都醉而我偏不醉，马马虎虎的事我做不来。

郑詹尹　真的，这些地方正是好人们吃亏的地方啦。说起你吃亏的事情上来，我倒是感觉着对你不住呢！

屈　原　怎么的？

郑詹尹　三闾大夫，你忘记了吧，郑袖是我的女儿啦。

屈　原　哦，是的，可是差不多一般的人都把这事情忘记了。

郑詹尹　也是应该的喽。她母亲早死，我又干着这占筮卜卦

的事体，对于她的教育没有做好。后来她进了宫廷，我更和她断绝了父女的关系。她近来简直是愈闹愈不成个体统，她把你这样忠心耿耿的人都陷害成这个样子了。

屈　原　太卜，请你相信我，我现在只恨张仪，对于南后倒并不怨恨。南后她平常很喜欢我的诗，在国王面前也很帮助过我。今天的事情我起初不大明白，后来才知道那是张仪在作怪啦。一般的人也使我很不高兴，成了张仪的应声虫。张仪说我是疯子，大家也就说我是疯子。这简直是把凤凰当成鸡，把麒麟当成羊子啦。这叫我怎么能够忍受？所以别人愈要同情我，我便愈觉得恶心。我要那无价值的同情来做什么？

郑詹尹　真的啦，一般的老百姓真是太厚道了。

屈　原　不过我的心境也很复杂，我虽然不高兴他们的厚道，但我又爱他们的厚道。又如南后的聪明吧，我虽然能够佩服，但我却不喜欢。这矛盾怕是不可以调和的吧？我想要的是又聪明又厚道，又素朴又绚烂，亦圣亦狂，即狂即圣，个个老百姓都成为绝顶聪明，你看我这个见解是不是可以成立的呢？

郑詹尹　这是所谓“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话啦。

屈　原　不，不是那样。我不是要人装傻，而是要人一片天真。人人都有好脾胃，人人都有好性情，人人都有好本领。可是我自己就办不到！我的性情太激烈了，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偏，要想矫正却不能够。你看我怎样的好呢？我去学农夫吧？我又拿不来锄头。我跑到外国去吧？我

又舍不得丢掉楚国。我去向南后求情，请她容恕我吧？她能够和张仪合作，我却万万不能够和张仪合作。你看我怎样办的好呢？

郑詹尹　三闾大夫，对你不住。你把这些话来问我，我拿着也没有办法。其实卜卦的事老早就不灵了。不怕我是在做太卜的官，恐怕也是我在做太卜的官，所以才愈见晓得它的不灵吧。古时候似乎灵验过来，现在是完全不行了。认真说：我就是在这儿骗人啦。但是对于你，我是不好骗得的。三闾大夫，象我这样骗人的生活，假使你能够办得到，恐怕也是好的吧。我们确实是做到了"大愚若智，大拙若巧"的地步，呵哈哈哈哈……风似乎稍微止息了一点，你还是请进里面去休息一下吧，怎么样呢？

屈　原　不，多谢你，我也不想睡，请你自己方便吧。

郑詹尹　把酒喝一点怎么样呢？

屈　原　我回头一定领情的啦，太卜。

郑詹尹　你该不会疑心这酒里有毒的吧？

屈　原　果真有毒，倒是我现在所欢迎的。唉，我们的祖国被人出卖了，我真不忍心活着看见它会遭遇到的悲惨的前途呵。

郑詹尹　真的啦，象这样难过的日子，连我们上了年纪的人，都不想再混了。

屈　原　大家都不想活的时候，生命的力量是会爆发的。

郑詹尹　好的，你慢慢喝也好，我还想去躺一会儿。

屈　原　请你方便，怕还有一会天才能亮呢。

郑詹尹复提着灯笼由原道下场。

大风渐息，雷电亦止，月光复出，斜照殿上。

屈　原　啊，宇宙你也恬淡起来了。真也奇怪，我现在的心境又起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变换。我想，毕竟还是人是最可亲爱的呵。不怕就是你所不高兴的人，在你极端孤寂的时候和他说了几句话，似乎也是镇定精神的良药啦。（复在殿中徘徊）啊，河伯！（徘徊有间之后，在河伯前伫立）请让我还是把你当成朋友，让我再和你谈谈心吧。你知道么？现在我所最担心的是我的婵娟呀！她明明是被人家抓去了的。她是很尊敬我的一个人，她把我当成了她的父亲、她的师长，她把我看待得比她自己的性命还要贵重。（稍停）她最能够安慰我。我也把她当成了我自己的女儿，当成了我自己最珍爱的弟子。唉，我今天实在不应该抛撇了她，跑了出来。她虽然在后园子里面看着那些人胡闹，她虽然把我的衣裳拿了一件出去，但我相信那一定是宋玉要她做的，宋玉那孩子，他是太阴柔了。（将神案上的酒爵拿起将饮，复搁置）唉，这酒的气味，我终竟是不高兴。河伯，你是不是喜欢喝酒的呢？你现在的情形又是怎样？我也明明看见，别人也把你抓去了。你明明是为我而受难，为正义而受难呀。啊，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报答你的好呵！（复在神殿中徘徊。）

此时卫士甲与婵娟由右首出场。屈原瞥见人影，顿吃一惊。

屈　原　是谁？

婵　娟　啊，先生在这儿啦，我婵娟啦！（用尽全力，踉跄奔上神

殿，跪于屈原前，拥抱其膝，仰头望之，似笑，又似干哭。）

屈　原　（呈极凄绝之态）啊，婵娟，你怎么来的？你脸上怎么有伤呀？你怎么这样的装束？

婵　娟　（断续地）先生，我高兴得很。……你请……不要问我。……我……我是什么话都不想说。我只想……就这样……就这样抱着先生的脚，……抱着先生的脚，……就这样……死了去吧。

屈原不禁潸然，两手抚摩着婵娟的头，昂头望着天。如此有间。婵娟始终仰望屈原，喘息甚烈。

屈　原　（俯首安慰）婵娟，我没有想到还能够看见你，你一定是逃走出来的，你是超过了死线了。你知道宋玉是怎样吗？

婵　娟　（仍喘息）他……他跟着公子子兰……搬进宫里去了。

屈　原　那也由他去吧。谁能够不怕艰险，谁才可以登上高山。正义的路是崎岖的路，它只欢迎勇敢的人。……那位钓鱼的人呢？

婵　娟　听说丢进监里去了。

屈　原　（沉默一忽之后）婵娟，你口渴吧？

婵娟点头。

屈　原　（两手移去，将案上酒爵取来）这儿有杯甜酒，你喝了它吧。

婵娟就爵，一饮而尽，饮之甚甘，自己仍跪于地，紧紧拥抱着屈原的两膝，昂首望之。屈原以两手置爵于神案上之后，仍抚摩其头。俄而，婵娟脸色渐变，全身痉挛。

屈　原　（屈膝俯身，以两手套其颈，拥之于怀）啊，婵娟，你怎样？你怎样？

婵　娟　（凝目摇头）先生，……那酒……那酒……有毒。……可我……我真高兴……我……真高兴！（振作起来）我能够代替先生，保全了你的生命，我是多么地幸运呵！……先生，我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儿，我受了你的感化，知道了做人的责任。我始终诚心诚意地服侍着你，因为你就是我们楚国的柱石。……我爱楚国，我就不能不爱先生。……先生，我经常想照着你的指示，把我的生命献给祖国。可我没有想到，我今天是果然作到了。（渐渐衰弱）我把我这微弱的生命，代替了你这样可宝贵的存在。先生，我真是多么地幸运呵！……啊，我……我真高兴！……真高兴！……

屈　原　（紧紧拥抱着婵娟）婵娟！你要活下去呵！活下去呵！婵娟！婵娟！……

婵　娟　（更衰弱）……啊，我……真高兴！……（喘息与痉挛愈烈。终竟作最大痉挛一次，死于屈原怀中，殿上灯火全体熄灭，只余月光。）

屈原无言，拥着婵娟尸体，昂首望天，眼中复燃起怒火。

卫士甲在前直静立于殿下，至此始上殿至屈原之前。

卫士甲　三闾大夫，请你告诉我，那酒是谁个送给你的？

屈　原　（回顾，含怒而平淡地）是这儿的太卜郑詹尹。（说罢复其原有姿态。）

卫士甲　哼，就是那南后的父亲吗？我是认识他的。（急骤地向

左侧房屋走入。）

屈原仍如塑像一般，寂立不动。

少顷，卫士甲复急骤而出。

卫士甲　三闾大夫，请你容恕我，我把那恶人郑詹尹刺杀了。在他的身上还搜出了一通密令，我念给你听。“太卜执事：比奉南后意旨，望执事于今夜将狂人毒死，放火焚庙，以灭其迹。上官大夫靳尚再拜。”密令是这样，因此我也就照着南后的意旨，在郑詹尹的床上放了一把火。这罪恶的神庙看看也就要和那罪恶的尸体一道消灭了。

屈　原　那很好。我还希望你帮助我，把婵娟安放在神案上，我们应该为她举行一个庄严的火葬。

卫士甲　待我先解除先生的刑具。（解除其刑具）婵娟姑娘穿的还是更夫的衣裳，应该给她脱掉啦。

屈　原　（起立先解婵娟之衣）哦，戴得有这样的花环。（更进行其它动作。）

卫士甲　（一面帮助，一面诉说）先生，这还是你编的花环呢。在东门外被南后给你要去了，后来南后又给了婵娟姑娘。她一身都是挨了鞭打的，你看这手上都有伤，脸上都有伤，鞭打得很厉害。南后更打算明天便处死她，把她装在囚槛里，由我看守。……夜半将近的时分，你的两位弟子宋玉和公子子兰走来劝婵娟，要她听从公子子兰的要求，做他的侍女，他们便搭救她。但是婵娟始终不肯。……她所说的话和她的精神太使我感动了，因此我就决心救她。从宋玉口中听说先生今晚上也有生命的危险，所以我也就

决心陪着她来救你。……我们是从宫中逃出来的，就是用了一点诡计把一个更夫来顶替了婵娟。在我替她换上更夫装束的时候，婵娟姑娘她还坚决地不肯把你这花环丢掉呢！

二人已经将婵娟妥置于神案，头在左侧。

屈　原　（整理婵娟胸部，自其怀中取出帛书一卷，展视之）哦，这是我清早写的《橘颂》啦。我是写给宋玉的，是宋玉又给了你吧！婵娟，你倒是受之而无愧的。唉，我真没有想出，我这《橘颂》才完全是为你写出的哀辞呀。

卫士甲　先生，那么，你好不就拿给我念，我们来向婵娟姑娘致祭。

屈　原　好的，你就请从这后半读起。（授书并指示）一首一尾你要加些什么话，也由你斟酌好了。

屈原移至婵娟脚次，垂拱而立，左翼已有火光及烟雾冒出。

卫士甲　（立于屈原之右，在神案右后隅，展读哀辞）维楚大夫屈原率其仆夫致祭于婵娟之前而颂曰：

呵，年青的人，你与众不同。
你志趣坚定，竟与橘树同风。
你心胸开阔，气度那么从容！
你不随波逐流，也不故步自封。
你谨慎存心，决不胡思乱想。
你至诚一片，期与日月同光。
我愿和你永做个忘年的朋友。
不挠不屈，为真理斗到尽头！

你年纪虽小，可以为世楷模。

足比古代的伯夷，永垂万古！——哀哉尚飨。

屈原再拜，卫士甲亦移至其后再拜。礼毕，卫士甲将帛书卷好，奉还屈原。

屈　原　现在一切都完毕了，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卫士甲　先生，你不必问我的姓名，我要永远做你的仆人，你就叫我"仆夫"吧。

屈　原　你今后打算要我怎样？

卫士甲　先生，你怎么这样问我呢？

屈　原　因为我现在的生命是你和婵娟给我的，婵娟她已经死了，我也就只好问你了。

卫士甲　先生，我们楚国需要你，我们中国也需要你，这儿太危险了，你是不能久呆的。我是汉北的人，假使先生高兴，我要把先生引到汉北去。我们汉北人都敬仰先生，受了先生的感召，我们知道爱真理，爱正义，抵御强暴，保卫楚国。先生，我们汉北人一定会保护你的。

屈　原　好的，我遵从你的意思。我决心去和汉北人民一道，就做一个耕田种地的农夫吧。你赶快把服装换掉啦。那儿有现成的衣帽。（指示更夫衣帽。）

卫士甲　哦，我真糊涂，简直没有想到，幸好有这一套啦。（换衣。）

火光烟雾愈燃愈烈。

屈　原　（高举手中帛书）啊，婵娟，我的女儿！婵娟，我的弟子！婵娟，我的恩人呀！你已经发了火，你把黑暗征服了。你

是永远永远的光明的使者呀!(执帛书之一端向婵娟抛去，帛书展布于尸上。)

——幕徐徐下

幕后唱《礼魂》之歌：

唱着歌，打着鼓，
手拿着花枝齐跳舞。
我把花给你，你把花给我，
心爱的人儿，歌舞两婆娑。
春天有兰花，秋天有菊花，
馨香百代，敬礼无涯。

1942年1月11日夜

附　录

我怎样写五幕史剧《屈原》

在《棠棣之花》第二次上演的时候，有好些朋友怂恿我写《屈原》，我便起了写的念头。但怎么写法，怎样才可以写得好，却苦恼着我。

第一，屈原的悲剧身世太长。在楚怀王时代做左徒时未满三十，在楚襄王①二十一年郢都陷落而殉国时，年已六十有二。三十多年的悲剧历史，怎样可以使它被搬上舞台呢？我为这问题考虑了相当长的时间，因不易解决使我不能执笔者有三个星期之久。

其次是屈原在历史上的地位太崇高了，他的性格和他的作品都有充分的比重。要描写屈原，如力量不够，便会把这位伟大人物漫画化。这是很危险的。有好些朋友听说我要写《屈原》，他们对于我的期待似乎未免过高。在元旦的报章上就有人预言，"今年将有《罕默雷特》和《奥塞罗》型的史剧出现。"②这种鼓励无宁是一种精神上的压迫。欧洲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重庆《中央日报》副刊，题为《写完〈屈原〉之后》；收入《蒲剑集》时改题《写完五幕剧〈屈原〉之后》；收入《沫若文集》时改今名。

① 楚襄王，楚怀王之子，名横，谥顷襄，前二九八——前二六二年在位。

② 黄芝冈《新年谈历史剧》称："历史剧今年才看出它将有重大的开展，谁也不敢有此妄想，说今年中国剧坛真会有哈孟雷特、奥赛罗之类的形象出现（但我愿以此期待未完成的《屈原》）。"（该文载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重庆《新蜀报》副刊《蜀道》。）

文学中并没有好几篇《罕默雷特》和《奥塞罗》，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也就算这二篇最为壮烈。现在要教人一跃而跻，实在是有点苦人所难。批评家是出于好意还是出于"看肖神"，令人有点不能摩捉。

然而我终竟赌了一口气，不管它怎样，我总要写。起初是想写成上下两部，上部写楚怀王时代，下部写楚襄王时代。这样的写法是有点象《浮士德》。我把这个意思同阳翰笙①兄商量过，他也很赞成，觉得只有这样才是办法。分写成上下两部，每部写它个五六幕，而侧重在下部的结束，这是当初的企图。我现在还留有一张关于下部的分幕和人物表，不妨把它抄录在下边吧。

一、服丧——襄王、子兰、郑袖、屈原、女须、婵娟、群众。

二、屈服——襄王、子兰、郑袖、屈原。

三、流窜——襄王、子兰、郑袖、秦嬴、屈原、詹尹、女须、婵娟。

四、哀郢——襄王、子兰、郑袖、白起、秦兵、屈原、女须、婵娟、群众。

五、投江——屈原、渔父、群众、南公。

"服丧"是想写襄王三年，怀王囚死于秦归葬时候的事。当时楚国反秦空气极高，屈原得恢复其社会上的地位，凭着群情的共愤，使当时的执政者终于和秦国绝了交。

"屈服"是想写襄王六年时事。秦将白起②战败韩国，斩首二十四万于伊阙③。秦王借此余威，向楚压迫，要求决战。襄王慑服，向秦求和，并迎妇于秦为其半子。④此时屈原理应反对最烈，然而于事无补。

---

① 阳翰笙，原名欧阳继修，笔名华汉，一九〇二年生，四川高县人。剧作家。著有《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草莽英雄》等。

② 白起(?—前257)，战国时秦国郿(今陕西眉县)人。秦昭王时为将，率兵攻取楚之郢都，封武安君。后与应侯范雎有隙，称病不出，被赐死。

③ 古地名，在今河南洛阳市南。

④ 事见《史记·楚世家》。

"流窜"是接着"屈服"而来的，想写成两场，首因激怒当局而遭窜逐，继则偕其亲近者在窜逐生活中向郑詹尹卜居。

"哀郢"是想写襄王二十一年白起破郢都，襄王君臣出走时事。楚国险遭亡国的惨祸。屈原在这国破的情境当中还须失掉女须与婵娟，增加其绝望。

"投江"便是想写投汨罗时的最后情景。渔父出了场之外，我还想把南公也拉出场。南公见《史记·项羽本纪》，有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几句话。本来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的人，或许还会后于屈原，但我把他拉到这里来作为群众的领率，群众是在屈原死后来打捞他的尸首的。

约略这样的一个步骤，然而在认真开始执笔而且费了几天功夫把目前的《屈原》写出了时，却完全被打破了。目前的《屈原》真可以说是意想外的收获。各幕及各项情节差不多完全是在写作中逐渐涌出来的。不仅在写第一幕时还没有第二幕，就是第一幕如何结束，都没有完整的预念。实在也奇怪，自己的脑识就象水池开了闸一样，只是不断地涌出，涌到了平静为止。

我是二号开始写的，写到十一号的夜半完毕。综计共十天。但在这十天当中，我曾作过四次讲演，有一次（十号）还是远赴沙坪坝的中大①，我每天照常会客，平均一天要会十个人。照常替别人看稿子，五号为看凌鹤②的《山城夜曲》整个费了一天功夫，也照常在外面应酬，有一次（七号）苏联大使馆的茶会，看影片到深夜。故尔实际上的写作时

---

① 即中央大学。前身最早为三江师范学堂，一九〇二年创办。一九二八年改名中央大学。抗日战争时期迁重庆郊区沙坪坝，抗战胜利后在南京复校。解放后改名南京大学。

② 即石凌鹤。一九〇六年生，江西乐平县人。剧作家。著有《黑地狱》、《山城夜曲》等。

间，每天平均怕不上四小时吧。写得这样快实在是出乎意外。

写第一幕的时间要费得多些。我的日记上写着：一月二号“晚间开始写《屈原》得五页。”一月三号“午前写《屈原》得十页左右。”一月四号“晚归续草《屈原》第一幕行将完成矣。”一月六号“写完《屈原》第一幕，续写第二幕。”

写第一幕时在预计之外我把宋玉拉上了场，在初并没有存心要把他写坏，但结果是对他不客气了。我又把子兰认为郑袖的儿子，屈原的学生，为增加其丑恶更写成了跛子，都是想当然的事，并不是有什么充分的根据的。《屈原传》称子兰为“稚子子兰”，把郑袖认为他的母亲，在情理上是可能的。屈原在怀王时有宠，能充当子兰的先生也是情理中的事，故尔我就让他们发生了母子、师生的关系。

我在写第一幕的时候，除造出了一个婵娟之外，本来是想把女须拖上场的，但到快要写完一幕时，我率性把她抛弃了。旧时认女须为屈原之姐，唯一的根据就是贾侍中说“楚人谓姐为须”①。但只这样，则“女须”犹言“女姐”，不能算是人名。郑玄以为妹，朱熹以为贱妾，是根据《易经》②上的“归妹以须”。古时女子出嫁，每以同姓之妹或侄为媵，故“须”可解为妹，亦可解为妾。这样时，“女须”也不能算是人名。因此我率性把女须抛弃了。我别立了一种解释，便是把《离骚》上的“女须之婵媛”解释为陪嫁的姑娘，名叫婵娟。就是《湘君》中的“女婵媛兮，为余太息”，《哀郢》中的“心婵媛而伤怀兮，眇不知其所蹠”，我都想把它解释成人名。虽然没有其它的根据，但和把“女须”释为姐或妹之没有其它的根据是一样的。又“女须”亦可解作天上的星宿“须女”，此解比较合理，但我在本剧中没有采用。

---

① 贾侍中，指贾逵，东汉经学家，和帝时累官侍中。“楚人谓姐为嬃”，语见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注引。《说文》作“姊”，不作“姐”。

② 亦称《周易》，儒家经典之一。

第二幕以下的进行情形，让我还是抄写日记吧。

一月七日："继续写《屈原》，进行颇为顺畅。某某等络绎来，写作为之中断。"

一月八日："上午将《屈原》第二幕草完，甚为满意。……本打算写为上下部者，将第二幕写成之后，已到最高潮，下面颇有难以为继之感。吃中饭时全剧结构在脑中浮出，决写为四幕剧，第三幕仍写屈原之橘园，在此幕中刻画宋玉、子椒、婵娟等人物。第四幕写《天问》篇中之大雷电，以此四幕而完结。得此全像，脑识颇为轻松，甚感愉快。"

一月九日："《屈原》须扩展成五幕或六幕，第四幕，写屈原出游与南后相遇，更展开南后与婵娟之斗争，但生了滞碍。创作以来第一次遇着难关，因情调难为继。"

一月十日："第四幕困难得到解决，且颇满意。上午努力写作，竟将第四幕写成矣。……夜为第五幕复小生滞塞，只得早就寝。"

一月十一日："夜将《屈原》完成，全体颇为满意，全出意想之外。此数日来头脑特别清明，亦无别种意外之障碍。提笔写去，即不觉妙思泉涌，奔赴笔下。此种现象为历来所未有。计算二日开始执笔至今，恰好十日，得原稿一二六页，……真是愉快。今日所写者为第五幕之全体，幕分两场，着想自亦惊奇，竟将婵娟让其死掉，实属天开异想。婵娟化为永远之光明，永远之月光，尤为初念所未及。……"

目前的《屈原》实在是一个意想外的收获，我把这些日记的断片摘录了出来，也就足以证明在写作过程中是怎样的并没有依据一定的步骤。让婵娟误服毒酒而死，实在是在第五幕第一场写完之后才想到的。因此便不得不把郑詹尹写成坏人。我使郑詹尹和郑袖发生了父女关系，不用说也是杜撰的。根据呢？只是他们同一以郑为氏而已。祭婵娟

用了《橘颂》这个想法，还是全剧写成之后，在十二号的清早出现的。回想到第三幕中宋玉赠婵娟以《橘颂》尚未交代，便率性拉来做了祭文，实在再适合也没有。而且和第一幕生出了一个有机的叫应，俨然象是执笔之初的预定计划一样。这也纯全是出乎意外。

我把宋玉写成为一个没有骨气的文人，或许有人多少会生出异议吧。不过我这也并不是任意诬蔑。司马迁早就说过："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再拿传世的宋玉作品来说，如象《神女赋》、《风赋》、《登徒子好色赋》、《大言赋》、《小言赋》等，所表现的面貌，实在只是一位帮闲文人。《招魂》一篇依照《史记》，应该是屈原的作品，但我为行文之便，却依照王逸的说法划归了宋玉①。考据与创作并不能完全一致，在这儿还须得附带声明一句。

南后郑袖这个性格是相当有趣的，我描写她多是根据《战国策》上的材料，如送贿给张仪及谗害魏美人的故事都是，(《韩非子》②上也有，因手中无书，未及参证。)这个人是相当有点权变的，似乎不亚于吕雉③与武则天。在我初期的计划中，是想把她的权势扩展到襄王一代，把襄王写成傀儡，把她写成西太后④，前面所列的人物表中一直到最后，都有

---

① 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今属湖北）人。东汉文学家。安帝时为校书郎，顺帝时官侍中。所作《楚辞章句》是《楚辞》现存最早注本。《楚辞章句》中说："《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

② 战国时韩国韩非著，共二十卷。该书《内储说下·六微》篇有两处记述郑袖谗害魏美人事。

③ 吕雉(前241—前180)，汉高祖刘邦后。曾助刘邦定天下。生惠帝。惠帝崩，少帝即位，临朝称制八年。

④ 即慈禧太后(1835—1908)，姓那拉氏，咸丰帝妃。于同治、光绪两朝垂帘听政达四十七年之久。

郑袖，便是这个意向的表示了。但就在本剧中，她的性格已经完成，我也感觉着没有再写的必要了。

依据《史记》，在怀王时谮屈原的是上官大夫靳尚，但我把主要的责任，嫁到郑袖身上去了。这虽然也是想当然的揣测，但恐怕是最近乎事实的。《卜居》①里面有"将哫訾栗斯，喔咿儒儿，以事妇人乎？"的一问，所说的"妇人"应该就是指的郑袖。又《离骚》亦有"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的话，虽是象征的说法，但亦必含有事实。——《离骚》这两句是写到此处时才偶然想到的，与剧中情节不无相合之处，也是意外。

关于令尹子椒的材料很少，《离骚》里面有"椒专佞以谄慢"一句，向来注家以为即是子椒。又楚襄王时是"以其弟子兰为令尹"的，因此我便把子椒作为怀王时的令尹而写成为了昏庸老朽的人。

写张仪多半是根据《史记·张仪列传》及《战国策》，把他写得相当坏，这是没有办法的。在本剧中他最吃亏，为了禋祀屈原，自不得不把他来做牺牲品。假使是站在史学家的立场来说话的时候，张仪对于中国的统一倒是有功劳的人。

第四幕中的钓者是得自《渔父辞》②中的渔父的暗示，性格不用说是写得完全不同。第五幕中的卫士成为"仆夫"是因为《离骚》里面有"仆夫悲余马怀"的一个仆夫。这位仆夫要算是忠于屈原的唯一有据的人物。然而他的姓名无从考见。又这位仆夫我把他定成为了汉北的人，原因是《抽思》里面有"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的一句，足见屈原初放流时是在汉北，故《思美人》章又有"指嶓冢之西隈兮，与纁黄以为期"之语。流窜江南，当是襄王时代的事了。

第五幕中卫士处置更夫，我写出了个活杀自在法，在这儿是相当费

① 《楚辞》篇名。王逸说是屈原所作，后世多疑其非。

② 《楚辞》篇名。

了一点思索的，前面日记中所说："夜为第五幕复小生滞塞，"也就是指的写这儿的情形。我起初本是想很干脆地便把更夫勒死，但想到为要救活一人便要杀一无辜者觉得于心不安。又曾想到率性把更夫写成坏人，譬如让更夫来毒杀婵娟，觉得也不近情理。于是便想到活杀自在法，这在日本的柔道家是有的，似乎是把人的会厌骨向下按，便可使人一时气绝，再将骨位复原，人又可以苏醒。日本救不会泅水的人也每用此法，以免手足纠缠。这个方法我相信是由中国传过去的，但我问了好些朋友都不知道，我自己并不懂这个法术，也无从实验，因此又不免有些踌躇。但我终竟还是那样写出了，为了在舞台上能安婵娟的心，我想也是必要的。

关于靳尚，在《战国策》里面有一段故事极富有戏剧价值，便是怀王要放张仪的时候，有点不放心，靳尚便自告奋勇去监送张仪。有一位楚小臣，和靳尚有仇，他对魏国的张旄献计，要他派人在路上暗杀靳尚，以离间秦楚。张旄照办了，靳尚便在路上遭了刺杀。于是楚王大怒，秦、楚构兵而争事魏。这个故事在初本也想写在剧本里面的，但结果是割爱了。假使戏剧还要发展的话，那位钓者，倒也可以作为楚小臣的。

就这样本打算写屈原一世的，结果只写了屈原一天——由清早到夜半过后。但这一天似乎已把屈原的一世概括了。究竟是不是《罕默雷特》型或《奥塞罗》型不得而知，但至少没有把屈原漫画化，是可以差告无罪的。

1942年1月20日夜

《屈原》与《鳌雅王》

——这是回答徐迟①先生的一封信。原信附后。

你在路上辛苦了两个月，然而平安地从香港回来了，真是令人高兴的事。二十五日你出现到我眼前的时候，我如象接触着一种奇迹。我看你对于我也分外表示着依依的情绪。十个月不见，人是瘦了，情谊是肥了。人在孤独之中，尤其在经过患难之后，连草木虫鱼都是倍觉亲切的。

多谢你二十六日夜半的信。《屈原》使你那样激动，这对我是无上的安慰。那剧本，实在是 spontaneous②地写出的，产生得相当快，自己也颇觉得就好象卸下了久远肩着的一付担子一样，实在轻松了好几天。这好几天当中就好象变成了小孩子，总喜欢拿来朗诵给朋友们听。有好些朋友给与了我鼓励，但我也发觉着有一些朋友根本不愿意听。但我不管，我有时高兴到连费四五个钟头来念，都不感觉疲劳。这的确是好笑的事。这就是所谓自我陶醉，我是很知道的。这陶醉状况大约支持了有三个星期的光景，在二月二号开始写《虎符》的时候，便渐渐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重庆《新华日报》“《屈原》公演特刊”栏。

《鳌雅王》，通译《李尔王》，莎士比亚作。

① 徐迟，一九一四年生，浙江吴兴人。作家。著有诗集《二十岁人》、文集《歌剧素描》等。

② 英语，意为“自然的”、“自发的”。

清醒了。

昨天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①四周年纪念的聚餐席上，还有朋友问过我：屈原恐怕是不喜欢喝酒的吧？是的，他说过"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如照字面讲时，他怕是不喜欢喝酒的。也有一位朋友从旁边插说：怕一定酒量大啦，因为酒量大，故尔喝不醉。不过照我看来，屈原一定是时常醉的，他不必陶醉于酒，而必陶醉于他的诗。他如果没有这项陶醉，我看他是"吃不消"，他怎么也抵挡不住那周围的恶势力的压迫，而耐性地活到六十二岁才自杀。

什么酒都可以醉人。同样，要说到自我陶醉的话，凡是自己费了些劳力所做出来的东西，都是可以陶醉的。这点可怜的人性的脆弱面，有时却要成为一个人的最坚强的支柱。这样说来好象有点感伤，但无须乎掩饰吧，反正是事实。因而我也时而宽容自己，时而向这脆弱面伸出腿去。就是暂时也好，暂时让我在这籐靠椅上舒舒气息。

好些朋友都说《屈原》有些莎士比亚的风味，更有的说象《罕默雷特》。我自己多少也有这样的感觉，但我说不出究竟是那些地方象。拿性格悲剧的一点来说，要说象《罕默雷特》，也好象有点象，然而主题的性质和主人公的性格是完全不同的。《罕默雷特》是佯狂而向恶势力斗争，而与恶同归于尽，屈原是被恶势力逼到真狂的界线上而努力撑持着建设自己。在主题上前者较后者要积极，而在性格上后者却较前者更坚毅。罕默雷特焦躁逡巡，屈原则坚苦创造。关于屈原的精神建树，可惜我在剧本里面没有表现得充分。虽然多少勉强得一点，婵娟的存在似乎是可以认为屈原辞赋的象征的，她是道义美的形象化。究竟化成功了没有，我自己不敢保，不过婵娟虽然是我创造出来的人，然而没有屈原精神的暗示，我却写不出那样的婵娟。

---

① 抗日战争时期文艺界统一战线的组织，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成立于汉口，出版刊物《抗战文艺》。作者是该协会主要负责人之一。

多谢你，承你指出《屈原》与《鳌雅王》的相似。我接到你的信后，立即把《鳌雅王》，尤其第三幕来读了一遍，的确是有些相似，相似得令我自己都感觉着有点惊讶。但我要告诉你，我很惭愧，象这《鳌雅王》——这"戏剧中最完全的典型"（雪莱语）①，我却是第一次才阅读的。三十年前读过兰谟的《莎翁本事》（林纾译《英国诗人吟边燕语》）②，向暴风雨愤怒的一段大概也是有的吧，目前兰谟的原书和林译本都没有，无法引证。但莎翁原剧里面的台词和气势的确和我的"有平行"。——几天前我买了一部英文的《莎士比亚全集》，花了两百多块钱，近来读书真是不容易呀，记得你来访我时我曾经告诉过你。又还有一部坪内逍遥③译的日文全集本，略有残缺，也是才不久乃超④给我送来的。朋友们怂恿我研究一下，我也很想大大地畅读一番，但一直还没有动手。就幸喜有这两种书在我手里，我得到你的信便能够立即翻阅原文，实在是愉快得很。原剧第三幕的第二景"荒原的另一部分，暴风雨继续着"，鳌雅王与弄臣出场，鳌雅王便唱着：

> 吹吧，风，把你的嘴巴吹爆！发狂吧！吹吧！
>
> 你倾盆的瀑布和龙卷倾泻吧，
>
> 让水淹掉风车，浸到塔顶！

---

① 见《为诗辩护》。

② 兰谟，通译为兰姆，即查理士·兰姆（C. Lamb，1775—1834）与玛丽·兰姆（M. Lamb，1764—1847）姐弟俩的简称。《莎翁本事》（今译《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是他们从莎士比亚剧作中选出二十个剧本改写而成的，一八〇七年出版。　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英国诗人吟边燕语》为他与魏易合译，一九〇四年出版。

③ 坪内逍遥（1859—1935），日本文学家，曾任早稻田大学教授等职，以提倡新戏剧和介绍欧洲文学知名。著有《小说神髓》、《新戏剧论》等，并译有《莎士比亚全集》。

④ 即冯乃超（1901—1983），原籍广东南海县，出生于日本横滨市。作家。著有诗集《红纱灯》、小说集《傀儡美人》等。

你硫黄臭的如心意般迅速的火呵，
你劈破槲树的雷霆的先驱，
把我的白头烧焦！你震撼万物的雷，
把这圆而厚的地球打成平板！
把自然中一切造型粉碎，把那
使人忘恩负义的一切胎芽一举而溃灭！

在这儿由弄臣插上了几句回话之后又唱：

你尽兴地吹吧！喷呵，火！倾呵，雨！
你们风雨雷电并都不是我的女儿，
你们这些元素，我并不责备你们不孝，
我从不曾慈爱过你们，不曾叫你们为儿女；
你们于我没有什么义务，因此尽可以
横行无忌，我站在这儿，就象你们的奴隶，
是一个可怜，脆弱，衰朽，无告的老头儿——
可是你们这些尊驾也够无赖啦，
你们同我那两个忤逆的女儿伙在一起，
把你们的天兵天将向我这样衰老发白的
头上进攻！啊，啊，这是卑鄙！

这以下还有一节要叫在头上愤怒着的诸大神明，寻出所针对的仇敌，叫一切有罪孽的人战栗，在这神威之前求饶，中间虽然有别的人物的言语间断，但始终是一贯的独白的气势。的确是有些相象：同样的是临到了要发狂的境界，同样的以自然元素拟人而向之发泄愤懑；同样在怨天恨人，骂神骂鬼。但我却深自庆幸，我在写《屈原》之前不曾读过《鳌雅王》。假使我是读过而且读得很熟，我的《屈原》恐怕是写不出来的。"崔颢在上，李白不敢题诗"①啦！不要误解，我并不是自比为李白，只是到了目前的年龄，已失去雷同因袭的勇气了。好在《屈原》

的雷电独白和《鳌雅王》的也有一些很大的不同，便是屈原是与雷电同化了，而鳌雅王依然保持着异化的地位，屈原把自然力与神鬼分化了，而鳌雅王则依然浑化，屈原主持自己的坚毅，厘雅则自承衰老——有这些悬异，虽然并没有那种 titanic② 的野心，想同莎士比亚比赛，但至少或许可以免掉复制版的嫌疑吧？

你为我开列出的两种方案，也可以说是药剂，都很好。照你所指示的那样写去，或者会把屈原写得更“崇高”一些。但要请你原谅我，我觉得假使要照着那样修改的时候，恐怕非把全剧另作一遍不可。全剧虽然是自发地写出的东西，但下笔时，——尤其在写完一幕以后，我的意识或下意识，即灌注在这最末一景。《屈原》是抒情的，然而是壮美而非优美，但并不是怎么哲学的。读他的东西实在是苦闷得很，是以烦恼为主题的一部回旋曲。因此，写他时不敢过分的清新。向雷电泄愤一景本来就是从《天问》篇得出来的暗示，那里有“薄暮雷电”的一句，因而幻想成了那一景。本来也很想把他的《天问》问些出来，但那一共一百七十二个问题，不能象《招魂》那样译成今语，同时并没有包含多大的哲学成分，为求全剧的气氛的统一，我便抛弃了个别译出的办法，而采取了其中的暗示，成为对于怪力乱神的泄愤。第三第四两幕的作用，都为的是要结穴成这一景。在第二幕中一度高潮了的愤懑，借第三幕的盲目的同情——而其实等于侮辱，来加以深化。在第四幕中借诗歌的力量本已有可能陷入陶醉而得到解脱，又借着南后与张仪的侮辱而更加深化。这深深的精神伤害，仅仅靠着骂了张仪是不能够平复的。而在骂

---

① 崔颢（？—754），汴州（今河南开封市）人。唐代诗人。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一）“崔颢”条：“（颢）后游武昌，登黄鹤楼，感慨赋诗。及李白来，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无作而去，为哲匠敛手云。”

② 英语，巨大的。

了张仪之后，终竟遭了缧绁，我是存心使他所受的侮辱增加到最深度，彻底蹂躏诗人的自尊的灵魂。这样逐渐叠进到雷电独白。屈原写《天问》时的心境，恐怕确实也有这样的情形的吧？因为一个冷静的哲学头脑，是不能一下子提出一百七十二个问题的。他在《卜居》里面也提出了好些问题，我只在和詹尹的对话中摄取了一点点。把詹尹写成了恶人，我也觉得有点残忍，但我为要制造婵娟，却不能不把他拿来做牺牲。婵娟——诗的魂，这是使屈原得到安慰而继续奋斗到死的唯一力量。作诗也是奋斗啊，特别是屈原式的那种作诗，那是以生命的血肉来凝铸塑造的。问题是看婵娟是否造成了功，如婵娟造成了功，则詹尹的牺牲是值得的。他也可以说是死得其所。

雷电场面在舞台上的效果，有时也有相反的时候。《鳌雅王》似乎便是一例。兰谟曾经说过："《鳌雅》之伟大非以其躯廓之大，而以其禀性之大。其激情之爆裂，如喷火山之可怖。赤裸裸地剥露于外的是他的心。肉和血几乎是度外视了，主人公自已也把这付之等闲。然而在舞台上却只显得形骸的孱弱，只显得愤怒之无力。在读剧本的时候，没有看见鳌雅，我们自己便化为鳌雅其人，那是与之同化。然而（在舞台上）一个老人在暴风雨中蹒跚跄踉着的情形实在是只觉得可怜，只觉得狼狈。"（据坪内逍遥日译本序所引。）大约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吧，据说十八世纪的改作本把雷电风雨中的会话完全删除了。我在无心之间又采取了这雷电场面，起初倒并没有存心要摄取其舞台效果，目前读了兰谟这段话，我倒有点担心。不过屈原比鳌雅王年青，境地不是旷野，有镣铐缧绁助愤，而主人公自身与雷电同化而未向任何鬼神求饶，或许不至于显得可怜而狼狈。扮演屈原的金山①兄关于这层定有深刻的了解，相信也不至于演得可怜而狼狈吧。

---

① 金山（1911—1982），湖南沅陵人。戏剧家。

这次演出，从演员、导演以至一切工作人员都很用心，尤其是金山兄他在研究上特别用功夫。他是和你一样从香港回来的，在极端的险厄之后，尘劳未定，便委屈他来担任了这一次的苦役。我是十分感谢而又感觉不安，前两天我看见他比初来时瘦了。就靠着朋友们的献身的努力，你所担心的事情，我相信是不会有的。他们一定“能消化了屈原的人与诗”；比我所能消化的更彻底，而使我剧本中所会有的缺点得到补正。——但假使说演失败了的话，那是我的剧本根本没有写好。

你那四开版第一与第二(Quarto. I. II.)与对开版(Folio)三个版本都抛在了澳门，真是可惜。那怕是 King Lear 而不是Hamlet①吧？据说《鳌雅王》的四开版中有二百八十七行诗句，为对开版所没有，而对开版中又有四开版所没有的一百十行左右的诗句。这些大约是经作者自己所增损了的。在这些地方正表示着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心向，而使我们得到创作的方法。

还有，你所拟出的文学语言的发展程序很有意思，但我觉得热骂不是最末的么兄弟，而是最老的老大哥，他不仅老于冷嘲，而且还老于天真的语言、爱的语言和绮语。对天真的语言和爱的语言赋与以最高的文学价值是人类十分开化了以后的事。人类初期的“文学”似乎就只有巫祝式的诅咒，战士的呐喊。“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之大文也就只能限于这些了。所以“大小雅”里面的诅咒热骂实早于《国风》中的天真和蔼。荷马②诗里面虽然没有冷嘲，然而却是有热骂。被锁在高加索斯山下的盗火的巨神 Prometheus③，他的愤怒我们是不好忘记的。

---

① King Lear，英语，《李尔王》。　Hamlet，英语，《哈姆雷特》。

② 荷马(Homeros)，相传为公元前九世纪古希腊行吟盲诗人。著有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③ 即普罗米修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他曾粘土造人，教人技艺，并劫天火给人间，因而触怒天帝，被缚在高加索山上，受鹫鸟啄食肝脏的苦刑。

冷嘲照文艺的技巧上讲来，实在更高。多少也有些生性的关系，有的人生来便坦率，有的人生来便富于曲折。但由于教育和阅历，后天的，是可使一个热骂性的人变而为冷嘲性的。鲁迅先生你说他是热骂性格，我看恐怕还是近于冷嘲性格吧。当然，要说他的冷之中有无限的热，那是毫无问题的，但我们在这儿并无须乎使用文字上的魔术。

多谢你，你的信实在太使我愉快了，因此你虽然叫我“撕了”，但我却要替你公布出来。你那不仅是一篇很好的批评，而且是一首很好的诗。

1942年 3月28日

附录：徐迟先生来信

今日迁入文协，三个月来第一次宁静。拜读《屈原》激动万分，遂至失眠。这正如在港时，炮火下读《阿 Q 正传》一遍，所产生的同样激动。

忽然电灯亮了，坐起来写一点点意见。

《屈原》第五幕第二景风雷电的 Soliloquy，我不赞成，因为这是 King Lear。甚至詹尹的出现，也象K.L.中的傻子或可怜的汤姆，竟使人感觉一点点温暖了。然而温暖的感觉突然又因婵娟之死而大破坏。最后又在卫士那儿感觉到了。不应该给詹尹的嘴再撒这么一片假仁义的话，我就有些被 misleading 了。再则，后来打击大，该丑恶他似的。

至于——

电，你这宇宙中的剑，

也正是，我心中的剑。

你劈吧，劈吧，劈吧！

把这比铁还坚固的黑暗，

劈开，劈开，劈开！

与 K.L.的——因为背不出来，所以不引莎翁的句子——有平行。所以虽是光辉的诗句，我还是不主张这一段独白存在于《屈原》剧中。

依据屈原的性格来说，他也不是暴风雨的性格。

我曾感觉到，人类的语言是在这样的程序下发展的：

起初，人类有天真的语言，跟着人类有爱的语言。社会复杂以后，有使佛大呼孽障的绮语，如海涅散文的拿手的绮语。

于是有了冷嘲（Irony）。记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哲人 Vico 说："在荷马诗里是没有冷嘲的"。Achilles 的狂怒也是一种爱的语言。

而更后于冷嘲，有了热骂。鲁迅先生正是一个热骂性格。暴风雨之出现于 King Lear 也因为这糊涂的老王体内孕藏着暴风雨式的与莎翁（有时）体内孕藏的热骂性格。

《屈原》多份是抒情的，也许更多是哲学的，所以有《天问》。

我相信在屈原的疯狂（Frenzy）过后，他多半会天问，而不会再象热骂张仪一样的。

你们滚下云头来，

我都要把你们烧毁！

他不会有审判，但一定问，抒情的地，哲学的地。

"假若你们风雨雷电也同谋了来凌辱我这个老人啊！……"在暴风雨的题材里，莎士比亚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高度，因此超过它是需要一个 titanic 的劳役的。

宋玉的《招魂》怎样自人民的语言偷来，这一段真是辉煌啊！何以没有把屈原的作品（活形象）译成今天的活语言，让听众再"激动"，你为什么不这样尝试呢？为什么剧本里不提起《天问》。（我

是不是太荒谬，这样向你——溶化了屈原的人与诗的诗人，信口雌黄起来？）

第五幕第二景的不协和弦及其解决，我好象感到是：

一、或歌颂祖国——人民、泥土、战争的惨痛。——阳光、田舍、小花，一切卑微然而最可骄傲的灵魂与感情。——抒情的诗篇！

二、或——也许更足以传达屈原的性格之一部分。——哲学的、寒冷的、歌德式的"天问"，——问得听众发现自己，毛骨竦然，——是一种我仅能想象而抓不到纸上来的"崇高"……（手头可惜没有作品，否则，我真要引用一下，大大地信口一下。）

我真爱这个剧本。但将来上演了，从演员导演到批评家，假使不能消化了屈原的人与诗，会辜负了你的剧，但自然听众是丰收了的。

读了你的序文，知道这是一个 spontaneous 的作品。但是我想起了这次流亡途中，那本抛弃在澳门的 Verlag 版的 Hamlet（沫若案：此字曾问徐兄，并非 King Lear的笔误），莎翁的 Q 1 与 Q 2 与 F 三个版本是如此的不同。请你原谅我，我真是要提议呢，把暴风雨的场面改为《天问》的场面，或别的场面，如萧班之 Sonata in B Flat Minor 送葬而又孕着希望的场面。……

暴风雨是 dramatic 而且 theatrical 的，但你一定同意，好象 Dryden 在那篇论诗剧的文章里所说，戏剧的精华在诗的里面，《天问》尽可以不投合近来那大量的时髦而注重生意的剧作者的胃口，若你把《天问》构制起来，我相信，你的诗句是天上的静静的夜的大戏院里，那些星座一样灿烂，无穷的灿烂的诗句，能使听众晕倒。

请你原谅我这样激动，把这信撕了。

徐　迟

P·S·钓者与卫士使我的心充满了温暖，不晓得那两位演员能否使听众体味到人间的阳光。

又，真可惜张光宇还在沦陷的香港，他久想画一套《九歌》的Costume，他这样善于创造古风的舞台装置。

可惜思聪又是在逃亡途中，我所珍视的这个国宝，他一定乐于配制你的剧本中的插曲。

迟

3月26日夜半，文协宿舍。

瓦石劄记

一 “如含瓦石”

宋云彬①兄自桂林来信中有一节文字蒙教以不逮，录之如次。

“顷读大著《羽书集》中《龙战与鸡鸣》篇，述及汪某诗中‘如含瓦石’一典。按《晋书·卞壸传》‘阮孚谓壸曰：卿恒无闲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劳乎？壸曰：诸君以道德恢弘，风流相尚，执鄙吝者，非壸而谁？’（似又见《世说新语》，手头无此书，待查。）则汪某之所谓‘如含瓦石愧先贤’者，意谓勤劳不如先贤耳，亦可谓恬不知耻矣。偶翻旧书，得此一则，录之以供一粲。”

此典余初不知其出处，以为如系用精卫含石的典故，则不应该多一个“瓦”字，遂解为汪某②之良心发现，殆自认已死而腐朽，乃含珠含玉之反。今得云彬示教，知其不然矣。

二 一字之师

是《屈原》演到第三场或者第四场的晚上吧，我在后台和饰婵娟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五日桂林《文学创作》月刊第一卷第四期，题为《劄记四则》，包括《“如含瓦石”》、《一字之师》、《南后郑袖》、《离骚一句》。《沫若文集》第三卷仅收两则，现将另两则（《“如含瓦石”》、《离骚一句》）补入，并恢复最初发表时四则的顺序。

① 宋云彬（1897—1979），浙江宁海人。作家。著有《东汉之宗教》等。

② 指汪精卫（1883—1944），名兆铭，字季新，浙江绍兴人。汉奸。

张瑞芳①女士谈到第五幕第一场婵娟斥责宋玉的一句话：

"宋玉，我特别的恨你。你辜负了先生的教训，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

我说："在台下听起来：这话总觉得有点不够味。似乎可以在'没有骨气的'下边再加上'无耻的'三个字。"

饰钓者的张逸生②兄正在旁边化妆，他插口说道：

"'你是'不如改成'你这'。'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那就够味了。"

听了他这话，我受了莫大的启示，觉得这一个字真是改得非常恰当。

我回头也考虑了一下，这两种语法，为什么有那样强弱的不同。

"你是什么"只是单纯的叙述语，没有更多的含义，有时或许会是"不是"。

"你这什么"便是坚决的判断，而且还必须有附带语是省略了。譬如说："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这下面是省略得有"你真该死！"或"你真不是东西！"或"你真是禽兽！"之类的极度强烈的语句。这样的表现自然是特别地强而有力了。

我得到这一启示，在后来做《水牛赞》的时候，也应用过，便是那：

> 你这殉道者的风怀。
>
> 你这革命家的态度……

两个"这"字，在初稿上都是"有"字。"有"改为"这"同样增强了语势。

1942年5月30日

---

① 张瑞芳，一九一八年生，北京人。话剧、电影演员。

② 张逸生，一九一三年生，江苏徐州人。话剧演员、导演。曾饰演《棠棣之花》中的侠累，《屈原》中的钓者和《孔雀胆》中的车力特穆尔。

三 南后郑袖

南后郑袖见《战国策·楚策》三：

张仪之楚贫，舍人怒而归。张仪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归。子待我为子见楚王。"当是之时，南后郑袖贵于楚。张子见楚王。楚王不说。张子曰："王无所用臣，臣请北见晋君。"楚王曰："诺。"张子曰："王无求于晋国乎？"王曰："黄金珠玑犀象出于楚，寡人无求于晋国。"张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张子曰："彼周郑之女粉白黛黑，立于衢间，非知而见之者以为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国也，未尝见中国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之独何为不好色也？"乃资之以珠玉。南后郑袖闻之大恐，令人谓张子曰："妾闻将军之晋国，偶有金千斤，进之左右，以供刍秣。"郑袖亦以金五百斤。张子辞楚王曰："天下关闭不通，未知见日也。愿赐之觞。"王曰："诺。"乃觞之。张子中饮再拜而请曰："非有他人于此也，愿王召所便习而觞之。"王曰："诺。"乃召南后郑袖而觞之。张子再拜而请曰："仪有死罪于大王。"王曰："何也？"曰："仪行天下遍矣，未尝见人如此其美也！而仪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释之，吾固以为天下莫若是两人也。"

余于《屈原》剧本中系将南后郑袖作为一人，盖南后系表示郑袖身份，如《楚策》二称"幸夫人郑袖"，《楚策》四称"夫人郑袖"也。近闻有人在某晚报中指摘，（因得自传闻，未见原报，故于报名及作者名均未审，非故为隐匿。）谓南后与郑袖系两人，中间馈金一节既言南后以千斤，郑袖以五百斤，文末又分明言"两人"，不可合而为一。案此说亦颇有根据，惟所根据者，适为余所怀疑之处，且可别作解释。

《战国策》一书文多残阙，即以本节而论，如首段言"舍人怒而归"，以下文按之，即当作"舍人怒而欲归"方合文理。馈金一段文尤不备。

"郑袖亦以金五百斤"之下当有夺文，如补之以"馈说者"或"馈张子舍人"，则可毫无问题。"天下莫若是两人"乃"天下无双"之意，译成白话便是"天下不会有两个这样的人"。

以情理揆之，南后与郑袖如系两人，两人同时并"贵"，同时参预一种阴谋，虽不必是绝对不可能，但总是罕有的事。又如一为正后，一为宠姬，则不应通以"便习"目之。和张仪发生联系的，各种资料中屡次都仅见郑袖，此处忽然又出现第二个人，且其权势在郑袖之上，似乎也说不过去。因此我觉得还是以解释为一个人的较为妥帖。可惜南后之名仅此一见，假使此外尚有别种根据可以证明确是二人，那我也并不固执，我是乐于改正我的错误的。好在我是在写剧本，并不是在做考证，即使真是两个人，我把她们合而为一了，无论古今中外，对于一个作家都是可以宽容的。

1942年7月13日

四　离骚一句

《离骚》里面有这样的几句：

"索琼茅以筳篿兮，

命灵氛为余占之。

曰两美其必合兮，

孰信修而慕之？"

"孰信修而慕之"这一句译成白话是"那有真正好的而羡慕他！"在文法上说不过去。而且"慕"字和"占"字也失韵。我以前翻译《离骚》的时候便注意到这一点，我觉得"慕"字一定是"莫X"两个字合拢来的，原来的语意一定是"那有真正好的人而莫人喜欢他"？"莫"下一字，照韵脚来讲我以为"眈钦探琛寻朋等必居其一"。近见闻一多《楚辞校补》①著对于此句亦有所讨论。

闻氏云：

“此字必其音能与‘占’相叶，其义又与‘求美’之事相应，此固不待讨论，而字形之下半尤必须能与‘莫’相合而成‘慕’，今郭氏所拟，音固合矣，义亦庶几近之，于形殆无一能与‘莫’合而成‘慕’者，于以知其不然。余尝准兹三事以遍求诸与‘占’同韵之侵部诸字中，则惟‘念’足以当之。‘念’字缺其上半，以所遗之‘心’上合于‘莫’，即‘慕’之古体‘慕’（杨统碑，繁阳令碑，慕字如此作）矣。念，思也，恋也。‘孰信修而莫念之’，与上下文义亦正相符契，郭氏殆失之眉睫耳。”

今案说为“念”字于音与义俱可相符，然于形则尚有问题。盖如果是“念”字缺上，则二字必愈相离而不致相合，因此我觉得“念”也还是不稳当。我在四个月以前校补《屈原研究》②的时候，我却另外想到一个字，就是“心”字。“心”字也在侵部。和“占”同韵，同是收唇音。“心”字作为动词用。“心之”者，所谓“心乎爱矣”，“中心藏之”之谓。“莫心”二字相合即成“慕”字，最为自然顺手。后人盖亦少见“心”字作动词用者。故误合之耳。此说余已收入于《屈原研究》中，因当时未见闻说，故今复敷陈如此。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日

---

① 闻一多（1899—1946），本名家骅，湖北浠水人。诗人、学者。著有诗集《红烛》、《死水》等。其《楚辞校补》出版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

② 一九四三年七月重庆群益出版社印行，收《屈原身世及其作品》等四篇。

校　后　记（群益版）

这个剧本，趁着改版的机会，我又校读了一遍。我把第四幕的末尾整个改了。前几年，我在重庆时也曾经修改过一次，改稿交给了陈鲤庭①兄，恐怕他已经丢掉了。第五幕中也添改了几句重要的话，便是“要人一片天真”的那几句。这样在思想上可以使屈原更完整得一点。

幕景可以不必拘泥。本剧在重庆演出，是由鲤庭兄导演的，他处理得很好。希望不久的将来，能看到这个剧自由地上演。

1948年3月31日，九龙。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四九年八月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的《屈原》。

① 陈鲤庭，一九一〇年生，上海人。剧作家、导演。

新版后记

一

世界人民和平大会①闭幕，由维也纳乘火车回莫斯科之后的第二天（十二月二十八日），《屈原》剧本的俄文译者费德林②博士与导演家珂米沙日夫斯基同志来访，谈上演《屈原》事。

珂米沙日夫斯基同志对剧本已经作了仔细的研究。他说，他完全爱上了这个剧本，为了使苏联观众更易于接受起见，他建议对于剧本的某些部分加以补充。

他谈得非常热情，足以证明他对于剧本是有充分的爱。他所提的意见我大体接受了。我在滞留莫斯科的几天中，基本上便照着了他的意见，进行了剧本的修补。

我现在把几处比较重要的修改叙述在下边。

在第一幕中把靳尚出场的一节删去了。不让靳尚轻易出场，先让屈原批评他一番，用以表明两人的对立。靳尚所说的话中和剧情有关者，分别由婵娟传达或由公子子兰口中说出。这样可以使剧情更紧凑，而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五三年五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第二版《屈原》。

① 此会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至二十日在维也纳举行。大会主要讨论民族独立与国际安全问题。中国有五十一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宋庆龄任团长，作者任副团长。

② 费德林（Н.Т.Федоренко），一九一二年生，苏联文学家、汉学家。著有《现代中国文学概论》、《屈原问题》等。一九四六年六月曾俄译《屈原》剧本。

且把关系也介绍得更周密一些。

第一幕末尾的收场也作了修改。原是宋玉出场，由公子子兰以取笑的话结束，改为屈原再出场，说出了一番有教育意义的话。

在第二幕中把屈原受到楚怀王怒骂时，请求赐死以表明清白的对话改了。不是那样消极地表示屈原的愚忠，而是积极地提出屈原的正面主张来，表明他的耿直。

在第三幕中把公子子兰批评屈原作品的话改了。原来是把公子子兰的意见和上官大夫、令尹子椒的意见对立了起来，改成他们都是同一意见，站在统治者的守旧立场，反对屈原的革新与通俗。

在这一幕的末尾，在婵娟下场前补充了一段说话，主要是把婵娟的形象刻画得更清楚些。

在第四幕的序幕中加入了钓者所唱的一首歌，借以表明当时的社会思想。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多是同情农民的，而对于君权、神权也多采取怀疑或否认的态度。

在第五幕第二场中加入了靳尚入场一节。这样使观众早知道郑詹尹献给屈原的是毒酒，而增加心理上的紧张，同时也更形象地显示出靳尚的性格。

婵娟死时加入了相当长的一段说话。这是导演特别强调非加入不可的。他说，将来上演时，苏联演员担任婵娟一脚的，在她死时都不让她多说些话，她一定会提出严重抗议。其实，十年前在重庆上演时，演婵娟的张瑞芳早就抗议过了。因此，我抛弃了沉默胜于雄辩的旧式想法。

1953年1月4日写于莫斯科

二

剧本中所引用的屈原原作，如《橘颂》、《礼魂》、《惜诵》的节录，我

都把它们翻译成了口语，这样在舞台上念出来更容易使人听懂，也使剧本更统一些。

翻译主要采取了意译，在解释上和前人有些不同的地方。

例如《橘颂》的开头一句"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后皇"，在我看来，只是辉煌或堂皇的意思，并不是什么"皇天后土"。如果是"皇天后土"，又何不可以解为"皇娥（少昊之母）后稷"①呢？

西汉郊祀歌②中祀汾阴后土③的乐章以"后皇嘉坛，立玄黄服"开头，不用说是脱胎于《橘颂》。这是把"后皇"解释成为后土。我觉得也不妥当。

"徕服"犹离披、丽靡、丽尔，是叠韵联语，并不是什么"来服水土"的意思。

1953年1月29日记于北京

〔**本剧注释者**：楼栖　金钦俊　王剑丛〕

① 皇娥，即嫘祖。传说为黄帝之妻。　后稷，传说中古代周族的始祖。

② 指汉代郊庙歌辞，用以祀天地、太庙、明堂、籍田、社稷。

③ 汾阴，古地名，战国魏邑。治所在今山西万荣县西南之宝鼎。因在汾水之南，故名。　后土，土地神。

虎　符

① 本剧最初于一九四二年十月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出版。

人　　物

信陵君——魏安釐王之异母弟，名无忌，年近四十。

魏太妃——信陵君之母，年六十。

平原君夫人——信陵君之姐，年四十左右。

魏王——即魏安釐王，年五十左右。

如姬——魏王之宠妃，年二十五六。

唐雎——信陵君之客，年九十余。

侯嬴——夷门监者，又称侯生，信陵君之友，年七十。

朱亥——大梁屠户，侯嬴与信陵君之友，年四十左右。

侯女——侯嬴之女，年十九。

朱女——朱亥之女，年十七。

此外姬甲、姬乙、叟甲、叟乙、农妇、乞丐、青年、男仆、老兵、壮兵、少兵各一人，屠户二人，赵女兵及魏宫女各四人，卫士及群众各若干人。

时　　代

魏安釐王二十年，纪元前二五七年。

地　　点

魏国都城大梁，今之开封。

第 一 幕

信陵君邸之庭园，后右为园中之别馆，乃其母魏太妃居室，仅现其左侧一半。建筑布置与日本式相仿佛。室之右面垂幔，绛色，绣有龙蛇，其后仍有内室。左前两面各悬三帘，帘淡黄，上有花绘，缀以朱缘。前卷左垂。后壁分为二龛，右龛壁上挂绢画魏昭王①像一帧（其像可以演魏安釐王者为模度），其前有铜壶一个插有桂花。左龛靠左之下半部有一壁橱，橱上陈列若干青铜器和玉器等小摆设，橱内藏放垫褥。两龛之间一琴柱，柱上挂七弦琴一张。室中布席，每席之边缘缀以朱锦。室外有回廊，廊际有透花栏杆。栏杆色黄，柱色朱。前左两面正中处均有石阶。园中花木可任意布置，唯须充分表示秋季。中有桂花树一株，大可合围，花正开放。其左为短篱，有门道，在舞台前部。

侍女二人，侯嬴与朱亥之女，在前面回廊上投壶。其法两人跪于两端，各执箭五枝，古人谓之"算"。一为红色，一为绿色。箭端非镞而系铅丸，以免伤人。两人之间置一壶，古人谓之"中"。其形下体为象（任何动物形均可，就有现成之古董用之，最宜），背上负一方壶，壶与象身联为一体。短箭之"算"以同等距离投入壶中，以所投入之多寡定胜负。今假定为：五算均投入者谓之公，四算侯，

① 魏昭王，名遫，魏襄王之子，魏国第五君，前二九五——前二七七年在位。

三算伯，二算子，一算男。①无算为罪人，当受罚。负者向胜者叩头，以算之多少定叩头之次数。如相差二算叩二头，以上类推。同算免叩。如为罪人，则于叩头之外，尚须由胜者以柴炭在额上画记，以表示黥刑。投者须端坐，不能倾欹。幕开时壶中已投入五红算，此为朱女所投者。侯女尚持五绿算跪于右端。

朱　女　（拍掌欢呼）呵，我一下就拜了公爵，高兴呀，高兴呀！

侯　女　（亦拍掌）真了不起。

朱　女　规矩你不要忘记啦。五算公爵，四算侯爵，三算伯爵，二算子爵，一算男爵，输了的就叩头。输多少算叩多少头。一算也没有就是罪人，叩了头，还要受黥刑的啦。

侯　女　我记得比你清楚。

朱　女　（起身将壶中之算拾起，仍归原位）好，该你投了，你投啦！

侯　女　（端正姿势）好的，我也要投个公爵给你比！（注意投掷，至少须能投得一算，能多至四算亦可，但不可与朱女同等。）

朱　女　呵，你输了，赶快向我叩头！

侯　女　投投玩的，不叩头好吧。

朱　女　不行，非叩不可！少了半个都不行。

侯　女　好，我就向你叩头。（照数叩头。）

朱　女　（俨然受礼）好了，现在该输家先投了。你再投看。

侯　女　（起拾算，复位，端正姿势再投）看吧，我这次一定要赢你。

---

①　古代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定位次尊卑和俸禄高低。《礼记·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

朱　女　（颇骄纵）你赢了我加倍给你叩头。

侯　女　不要翻悔，要加倍啦！

朱　女　决不翻悔，一定加倍。但你输了也要加倍。

侯　女　你这不是已经在翻悔了吗？怎么我也要加倍呢？

朱　女　你有把握，你就同我赌。

侯　女　好，我就不相信你会再赢我。我一定要惩罚你这骄傲的人。

朱　女　只要你能够。

侯　女　你看好了。（整势作投，至少须投入一算，能多至四算亦可，但不可多至五算）好，现在该你投了。（起拾算复位。）

朱　女　（整势作投）我一定要超过你，超不过你，我决不相信。（投算，须十分矜持，但或前或后，或左或右投去。一算也不能投入。）

侯　女　（拍掌大喜）好呵！你输了，而且当了罪人了。加倍叩头之外，还要画墨！

朱　女　我才不来呢。（舍算下园而逃。）

侯　女　（执柴炭追之）你这人撒赖，非惩罚不可。

二人在园中嬉笑追逐。

信陵君之母魏太妃与如姬由园门出场，魏太妃在前，如姬在后。魏太妃年六十，人甚谦和。如姬二十五六，貌美而庄重。

魏太妃　你们两个人又在闹些什么？

二人闻声，立罢追逐，肃立。

侯　女　我们在这儿投壶，起初我输了，阿朱一定要我叩头。我叩了。后来她输了，她便撒赖，不向我叩头，不肯受罚。

魏太妃　阿朱，你总是这样的豪强。（回向侯女）不过阿侯，你大方一点好了，不必和她计较。你们都要听我的话，阿朱，你好生把那些收了，（指廊上壶箅）回头再把我的内室好好整顿一下。

朱　女　是。（上廊收拾壶箅，置于室中左龛之右侧。毕，揭右壁之幔入内。）

魏太妃　阿侯，你到外面去等着，公子假如回来了，你说我在这儿等他，要他快点到我这儿来。

侯　女　是。（由园门下。）

魏太妃　（向如姬）我们上屋子里去坐坐吧。

如　姬　我觉得就在园里坐坐舒展些呢。

魏太妃　在外边也好，我喜欢那株桂花树。（指左翼一株大桂花树）我们在那下边坐坐吧。

如　姬　好，今年的桂花开得真好。

魏太妃与如姬走向树下，在二天然石上就座。

魏太妃　（微微叹息）无忌在那边和国王商量的情形怎么样了？

如　姬　我来的时候，辩论得很厉害。须贾和段干崇① 都说不要进兵，有人甚至说向秦国朝贺，让秦王称西帝。说话的人，差不多都在体贴国王的意旨，和信陵公子反对。就是赞成公子意见的也压根儿不敢说话。那辩论恐怕是没有好结果的，已经闹了好几个月了。

魏太妃　赵国近来求救得很急啦。

---

①　须贾、段干崇，均魏国大夫。

如　姬　可不是吗，每隔一两天就有人派来，真是急如星火呢。

魏太妃　邯郸被围[1]已经一年半有多了。前次你女弟平原君夫人有信给我，说了些她们在围城中的生活。没有东西吃，有时吃死人肉，没有柴烧，有时烧骸骨。你女弟们都参加了行伍工作，白日黑晚要轮流守城，有空便替士卒缝补衣裳。她说：她们的士气很壮。但是无论怎样壮，总是有限度的，怕是支持不了好久了。

如　姬　真是够耽心的事，秦国又是那样十分残暴的国家。

魏太妃　（摇头叹息）真是骇人听闻呢。一下子就要几十万人几十万人的杀，四年前长平一战[2]秦国把投降了的赵国的士卒一下子就活埋了四十五万人。这真不知道是什么人心呢！

如　姬　真是残忍。那一次的战役赵国人活埋了那么多，秦国人也战死了一大半。我听说秦国人那一次凡十五岁以上的男子都出来打仗来了。秦国的国王还亲自到河内[3]一带去征过兵的。

魏太妃　究竟为的是什么！被杀的是人，杀人的也是人。被杀的人有父母妻子，杀人的也有父母妻子。为什么总不推心置腹的想一下呢？

---

① 邯郸，战国时赵都，故址在今河北省邯郸市西南。赵孝成王九年（前二五七年），秦昭襄王进兵围邯郸。

② 事见《史记·秦本纪》。

③ 指今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包括今河北南端与山西东南部分地区。

如　姬　根本是没有把人当成人。假使世间上有那么一天，人把人当成人的时候，那就好了。

魏太妃　我实在担心得很。邯郸假使是陷落了的话，不知道又有好几十万人，连妇女老弱，都要遭屠戮了。

如　姬　那是难免的。正因为这样，所以赵国的人也就决心死守邯郸，决不投降呢。

魏太妃　三十年来，我们这大梁也有两次差不多就遭了那样的灾难。两次都是割地求和①，算把灾难免掉了。看来求和或许怕也是一个方法吧？

如　姬　不过秦国那样的国家是不会满足的。割地求和即使能免掉一时的痛苦，但等你喘息未定，他又来了。我看秦国的脚步，非把关东诸侯吞灭，是不会满足的啦！

魏太妃　无忌也常常在这样说。近来的这几十年我们魏国算还好，虽然和秦国有过一两次接触，但都不很厉害。关东各国也都不敢侵犯我们，我们算比较过了些太平日子。

如　姬　这是全靠无忌公子的力量呢。

魏太妃　不见得吧。

如　姬　凡是明白道理的人，都在这样说。无忌公子礼贤下士，天下的贤士差不多都集中到我们魏国来了。大家都

---

① 据《史记·秦本纪》载，一次是秦昭襄王二十四年（前二八三年），“秦取魏安城，至大梁，燕赵救之，秦军去”；又一次是秦昭襄王三十二年（前二七五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鸢，斩首四万，鸢走，魏入三县请和”。

在说：方今天下四公子，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① 我们魏国的信陵君，要以信陵君为第一人呢。

魏太妃　（呈喜悦色）我也时常听见别人这样夸讲，不过在我做母亲的人看来，无忌怎么会有那样的大本领？他不是还象一个小孩子么？

如　姬　这是太妃的谦虚的美德呢。有太妃这样的精神，所以才能够有平原君夫人和信陵公子这样的人物。

魏太妃　啊，你也奉承起来了。

如　姬　不，一般人都是这样说的。你没有听见我们大梁人有是口碑载道吗？——“要作母，当作信陵母；要娶妻，当娶平原妻；要得子，当得魏公子”。

魏太妃　别人的话多半是褒奖奉承的。无忌那孩子，认真说，我倒有点怪他呢。

如　姬　怎的？

魏太妃　他怎么总得不到他哥哥的欢心呢？

如　姬　（微微叹息）这理由我知道得最清楚，正因为信陵公子太好了，便愈见讨不到国王的欢心！

魏太妃　为什么？

---

① 孟尝君，即田文，战国时齐贵族，袭父田婴之爵位，封于薛（今山东滕县东南），称薛公。　　平原君，即赵胜（？—前251），战国赵武灵王之子，赵惠王之弟，最初封于平原（今山东德县南）。　　春申君，即黄歇（？—前238），战国时楚贵族。顷襄王时任左徒，考烈王时任令尹。初封淮北地十二县，后改封于吴（今江苏苏州）。

如　姬　国王是害怕他呢。太妃，你不知道。国王曾经告诉过我。有一次信陵公子和他两个人在下棋，有人来禀报，赵国来侵略我们来了，北方的边境上传出了烽火了。国王便丢下棋子，准备召集大臣们来商量对付的办法。信陵公子阻止着他说：不要那么吃惊，赵王只是在边境附近打猎。国王虽然听从了他，但其实心里总是放不下。不一会又有人从北方来禀报，赵王在打猎。这样便使得国王大吃一惊。他问公子："你怎得有先见之明？"公子说："我有一位食客能够探得赵王的阴事，赵王有什么举动，他就预先通知我。"但是从此以后，国王就害怕公子了。他不仅一次地这样对我说："无忌那家伙，他的本领比我强，又会收揽人心，不仅魏国的人多喜欢他，连关东六国的人也多喜欢他。"我看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这几年来也就不大听公子的话，不让他管事了。

魏太妃　兄弟之间闹成这样，实在也不大好。据我看来，还是做弟弟的要不得。做弟弟的没有尽到弟道，所以连自己的哥哥都不相信他了。

如　姬　实在也难，古今来在父子之间都往往有不融洽的事情，更何况是弟兄。儿子尽了孝道不一定能够得到父亲的欢心，弟弟尽了弟道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兄长的欢心。太妃，我不敢瞒你，象国王那样的人，实在连我都不高兴他。

魏太妃　（颇为惊异）啊，你这是要不得的。国王不是很喜欢你的吗？

如　姬　我也知道他喜欢我，但他喜欢我不是把我当成一个人，而是把我当成一件东西。他喜欢我，也就跟他喜欢马儿、狗儿，喜欢吃黄河的鲤鱼那样。他喜欢我，不过因为我年青，相貌还不算丑陋罢了。如果我年纪大了，相貌变丑了，我就不相信他还会喜欢我的。他以前不是喜欢过别的年青美貌的人吗？结果那些人不是一个二个都被他丢得来就跟破草鞋一样了吗？真的，我不过是他的一双垫脚的草鞋，在目前还没有十分破烂罢了。虽然他天天在叫我是小宝贝，小马儿，又是什么心肝，什么骨髓，认真说，我实在是有点恶心。

魏太妃　他不是很听你的话吗？

如　姬　关于日常生活上的无足轻重的话罢了。一说到稍微重要一点的事情上来，他立刻就要说：没有你们女人的事；“牝鸡司晨，维家之索。①”我真是不高兴他呢！

魏太妃　你对他说过什么事情受了申斥吗？

如　姬　譬如我前一向听见说平原君夫人们在行伍中工作，我就向他说：我们魏国也可以仿效。请把我和宫中的女官们也放到行伍中去工作，这样可以鼓励士气，抵御外来的祸患。他说：“这没有你们女人的事，我们魏国还没有到亡国的地步！”

魏太妃　（微笑）他那样说过吗？女人要当兵可也真是稀奇喽。

如　姬　又譬如关于救赵的事吧。我也向他说过：应该赶快

---

① 语出《书·周书·牧誓》：“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

叫晋鄙去救邯郸，不要按兵不动。① 赵国和我们是兄弟之邦，赵国亡了，秦国一定要来吞灭我们。我们不要忘记了“唇亡齿寒”的教训。他立刻又骂我：“你们女人懂得什么！你在同无忌一个鼻孔出气，你去做他的太太好了，他现在正没有太太咧！”他就是这样。但等你一不理他，他却又小妹妹小乖乖的来逗你来了。他简直在把我当成玩具，我真不高兴他！

魏太妃　（安慰她）哦，我是第一次才听见你说这样的话。不过我看，你还是应该把这种心思抛开，不要让它盘根在你的心底，那于你的将来是会不幸的。我年青的时候也起过这样的念头，但我把它抛开了。我想：这怕和年龄，和地位，是有关系的。我也和你一样，和国王的年龄相差得太远，又在妃嫔之列，在前总是被人轻视的。不过，不要紧，我们自己求其问心无愧好了。况且我们的天职是在生儿育女，这是件苦事情，也是件极其幸福的事情咧。有时候我们妇女的希望，差不多就完全寄放在自己的儿女们身上。成了名器的人，我们把他们无可如何。但把自己的儿女好生教养，为凤为鸡，为龙为蛇，我们是可以作主的。有了好儿女，自己的地位也就增高了起来。“子以母贵，母以子贵”②，这话你怕是听见说过的吧。

---

① 晋鄙，战国时魏将。魏安釐王二十年（前二五七年），秦伐赵，兵围邯郸。晋鄙受命率兵十万救赵；因魏王畏秦，令晋鄙按兵不动，名为救赵，实持两端以观望。

② 语见《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

如　姬　爹爹在世的时候，也曾经这样告诉过我。不过我是不敢和你相比的咧，太妃，你是天地间最好的母亲，你也是我们妇女中的模范。

魏太妃　你不必那样客气吧。

如　姬　不，我实在没有客气。我自己也很知道我自己，我实在是忍耐心不强，而且又不够勇敢。我诚实告诉你吧，太妃，我是时常想自杀的。

魏太妃　啊，这种念头是要不得的。

如　姬　但我又没有胆量去死。我时常又在这样想：连他的儿女我也绝对不要。他那样的人决不会有好的儿女。……

魏太妃　啊，如姬，你这种想法是千万要不得。

如　姬　我有时候甚至想——刺杀他。

魏太妃　（急忙掩着如姬之口。急向四下回顾，突然想起）阿朱！

朱　女　（在幔内应声）有。

朱女揭幔而出。

朱　女　有什么吩咐吗？

魏太妃　你在里面做什么？

朱　女　我在整理衣橱啦。

魏太妃　我们在这儿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吗？

朱　女　我没有听见。

魏太妃　你来，我对你说。

朱　女　是。（下阶走至魏太妃前。）

魏太妃　你爹爹朱亥，送你来是要我教管你的。你要好生学些规矩。凡是我家里的话，都不准向外边乱说。

朱　女　太妃，我实在没有听见什么，就有什么话我也是决不乱说的。我除太妃家和我爹爹家之外，也从不乱走人户的啦。

魏太妃　好，总之你谨慎言语好了。东西整顿好了吗？

朱　女　整顿好了。

魏太妃　那你就到外边去，同侯姐姐一道照应着外边的事。

朱　女　是。（由园门下。）

魏太妃　如姬，我要老实不客气的向你说几句话。平常你是把我当成嫡亲的君姑一样在看待，因此我也是把你当成了嫡亲的媳妇，不，简直是亲生的女儿一样。

如　姬　我是很感激的。

魏太妃　因此我要直率地说你几句：你应该还要谨慎，要加意的谨慎才好。你要知道，父母纵使是不好，子道不可不讲；丈夫纵使是不好，妇道不可不守啦。

如　姬　多谢你的教训。

魏太妃　真的，你要听从我的话才好。为了你自己的幸福，为了你将来的儿女，都非加意谨慎不可。要有好的母亲，才有好的子女；要有好的子女，才有好的国家啦。

如　姬　是，我遵从你的教训。

魏太妃　我看你心境很抑郁，我陪你投投壶吧。

如　姬　只要太妃高兴，我愿意奉陪。

二人由前阶上屋，如姬先入室内将投壶器具取出，布于前廊，侯、朱二女前曾游戏之处。魏太妃自小壁橱中取出坐褥二枚，敷于左右。

此时侯女引其父侯嬴由园门入场。侯嬴年七十，亦名侯生，乃大梁夷门监者①，虽属小吏，但气概凛然，人瘦削而长，因有肺疾，时作微咳。

侯　女　太妃，我爹爹来看你来了。

魏太妃与如姬同注视侯嬴。

侯　嬴　（在门次站立拱手）敬请太妃和君夫人午安。

魏太妃　侯先生，你真是稀客，请上来坐。

如姬急忙收拾壶算，置于一侧。

魏太妃　（向如姬）你等阿侯来收拾好了。（侯女趋至阶前，上屋收拾。）

侯　嬴　太妃，君夫人，请你们不要收拾，我只说得一两句话，便要走的。

魏太妃　既来了，就请多坐一会儿。夷门本来很近，但你总不容易来呢。

侯　嬴　有职务在身，不敢多来打搅。

壶算已收拾，侯嬴已步至阶前，魏太妃与如姬退入室内，并肃侯嬴上屋。侯嬴不肯。侯女将廊上坐褥移至室中，由内橱再取出一坐褥照品字形敷定，退至左廊上跪侍。

魏太妃　侯先生，你请上房里来坐。

侯　嬴　不敢当，侯嬴乃监门小吏，不敢向太妃谢座。

魏太妃　侯先生，你不必客气啦，我的儿子是把你当成师长一样尊敬着的。你请上来坐，我们慢慢地谈啦。

侯　嬴　不，不敢当，我就在这儿谢座好了。（就座于前阶口廊

① 夷门，战国时魏都大梁之东门。监者，看守城门之人。

缘上靠右。）

魏太妃　（急以一坐褥予之）那就简慢你啦。

侯　嬴　（再起身鞠躬）不敢当，多谢。（就座。）

魏太妃与如姬亦就座于室之前部，与廊接近。魏太妃在右，近于侯嬴，如姬在左，近于侯女。

魏太妃　侯先生，你好不容易到我们这里来，你有什么见教？

侯　嬴　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本来用不着来麻烦太妃的。一来呢公子上朝去了，二来呢想向太妃请安。我听女儿说：君夫人也在这儿，我也想来向君夫人请安。（欠身。）

魏太妃
如　姬　（同时答礼）不敢当，多谢你。

侯　嬴　我来麻烦太妃的，是想要我女儿回到舍下去住两三天：因为明后天是她母亲的忌辰，我想要她回去替她母亲扫扫墓。

魏太妃　那是应该的。

如　姬　啊，我也想起来了。我记得（回向侯女）侯妹妹，你说过你母亲的墓就在我父亲的墓近旁的啦。

侯　女　是的，君夫人。

侯　嬴　太翁过世不知不觉的也就三年多了。太翁的那一手琴，真真是天下无双的绝技。没想出竟死在一位青年琴师的手里。

魏太妃　听说那青年还是太翁的一位弟子啦。

侯　嬴　可不是吗！谁都没有想出。君夫人为这事伤心了三年，这个凶手也找了三年，竟始终没有发觉。倒亏得信陵

公子精明，终竟替君夫人把这不共戴天之仇报了。

如　姬　是的，我是时常记着的。我不知道要怎样才可以报答公子的大恩。我想公子假如有需要我的时候，我就为他死，都是心甘情愿的。

魏太妃　啊，如姬夫人，你又说到死上来了！这是不祥的念头，你千万不要这样想。其实无忌也没有尽到什么力，是全靠唐雎先生的功劳啦。

侯　嬴　是的，唐雎先生的本领真也不小，不过也要靠公子的精明。没有公子，恐怕还是侦查不出来的。那青年琴师本来是一位酒徒，后来却是见了酒就害怕，见了酒就脸色碧青，全身发战。他自己说是得了酒病，大家也都没有疑心他。多亏公子精明，却没有被他瞒过。公子想到太翁是被药酒毒死了的，又想到古时候逢蒙射死后羿的故事①，也就是弟子想争第一杀害了自己的老师。他便疑心那青年琴师一定是做了那件亏心事，使他在精神上受了很大的刺激，他才突然变成了那样的。得到这个线索，公子才让唐雎先生给他看相，唐雎先生施下法术，便教那凶手把一切的真情都吐露出来了。

魏太妃　唐雎先生今年怕快九十了吧？

侯　嬴　已经九十多了，可是精神满好，比我还要健康得多啦。前几年他不是还出使过一次秦国吗？

魏太妃　他那法术是怎样施行的？侯先生，你看见过吗？

---

① 《孟子·离娄(下)》："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

侯　嬴　他决不肯轻易施行，我也只看见他一两次。他向那青年琴师施法术的时候，我是在场的。起先他教那青年坐定，他要替他看相，教他把眼睛闭了。他便抚摩他的头，摩到他的两只手，这样从头到手的摩了三次，不一会那琴师便睡熟了的一样，昏昏迷迷的失了知觉。他便把太翁的事情来问他，他便一伍一拾地把怎样起心，怎样下毒，和太翁死时是怎样的情形都和盘说出了。

如　姬　（以袖掩泪）我父亲真是可怜，孤寂了一辈子最后还遭了那样的毒手。侯先生，你们哪一天去上师母的坟？我愿意和你们一同去。我父亲的坟，今年秋季也还没有去上过。

侯　嬴　我们明后天去，清早去，中午便可以回来。

如　姬　好，我一定一同去。……

朱女飞奔由园门入场。

朱　女　太妃太妃，平原君夫人回来了！

余人均惊喜。

魏太妃　你疯癫识倒的又在扯谎吧？

朱　女　不，真的。是女扮男装的啦，还有好几位女兵呢。国王和公子也一同回来了，刚才在门外下了车，我赶快跑来报信的。

魏太妃　那么我们出去迎接他们吧。

侯　嬴　（敬礼告辞）老生就先走了。

魏太妃　侯先生你不必走，你可以留在这儿啦。

侯　嬴　不，不敢放肆。如果太妃允许的话，我的女儿就教她

明天回来好了。

魏太妃　好，我就教她明天回你府上，今天可以让她见见平原君夫人啦。

侯　嬴　多谢，骚扰了。（由园门下。）

朱女由左阶上房廊。

魏太妃　（命朱、侯二女）你们赶快把这些帘子都卷起来，把座位布置好。

朱女、侯女应命布置。

魏太妃　如姬，我们一道去迎接你女弟吧。

如　姬　很好的，真是没有想到啦。

魏太妃与如姬二人由前阶下房，开始向园门走去。

魏太妃　我活到了六十岁，女兵的样子倒还没有看见过。

如　姬　不知道是怎样的英武呢！

魏太妃、如姬下阶，行未数步，平原君夫人着戎装急骤由园门入场。魏王与信陵君随后。后有赵国女兵四名，魏国宫女四名。平原君夫人与赵国女兵均狼狈不堪，服装污垢，面目憔悴，以久经围城生活，并长途跋涉之故。魏国宫女则华丽异常，彼此成一鲜明对照。

魏王年五十左右，中等身体，多须髯，性暴躁。

信陵君年近四十，颀长、庄严、端丽。平原君夫人年四十以往，性情与信陵君相近，见母即奔至其前，跪地，拥抱其膝。

平原君夫人　啊，母亲！（声带哭泣。）

魏太妃　（亦泫然）女儿，你起来，不要这样伤感。

如姬从旁相劝，将平原君夫人扶起。

平原君夫人　（又向如姬敬礼）实在没有想出还能够见面。

魏太妃　我看，你赶快上我房里去把服装换了吧，你这一身都是尘土啦。

如姬与魏太妃扶平原君夫人上阶，平原君夫人在魏昭王像前默默叩礼毕，与魏太妃及如姬入幔内。侯、朱二女亦随之入。

魏　王　真的，这样的服装简直是亡国的现象。（指顾魏国宫女及赵国女兵）你们也把她们引下去，通同把装束换了，实在招摇，刺目得很！

宫女们应命，将女兵由原道领下。

魏　王　（在园中徘徊，时时鼓动鼻翼，嗅吸桂花香气）这里的桂花倒很不错，今年特别开得好。（任意自一株树上攀折一枝来，嗅吸一会，将枝梗寸断，将花叶揉碎，投掷满地。）

信陵君　（始终默默，在母姐们入内室后，退坐于左侧之房阶上，时而抚摩头部，时而操手入怀，表示有所思索之态。如此者有间，起立，步至魏王侧近）阿哥，你主意究竟打定了没有？

魏　王　（如吐出一般地）我的主意早就打定了。

信陵君　一点也不能推移吗？

魏　王　没有办法。

信陵君　阿姊刚才已经告诉过你，她来是特为求援而来的。闹到阿姊都亲自出马来求救，邯郸，是危在旦夕，也就可想见了。

魏　王　那是当然的喽，恐怕都已经陷落了啦，我相信回头就会有后报来的。

信陵君　倒还不至于有那样的快，据我们的估计，至少还有三

两个月可以死守的。

魏　王　哼，还有三两个月，可惜太阳不会走得那么慢。秦国早就派了郑安平① 助战，又增加了大批人马，你难道不知道吗？最近听说武安君白起又被起用了，又在陆续增兵呢。

信陵君　白起我看是决不会起用的。他和应侯范雎②，关系闹得很坏。另一方面白起本人也的确是害了疯病。杀人杀得太多了。伊阙一役③ 斩首二十四万。长平一役活埋四十五万。他根本就是一个杀人狂。近来听说他日日见神见鬼，自己都在说是遭了神鬼的谴责。

魏　王　（微微苦笑）哼，老弟，我也希望他是那样，不过，你不是常常在说："不要把希望当成事实"？

信陵君　我并没有把希望当成事实。我是根据种种确实消息来向你陈述的。如果白起再起，我们尤其应当赶紧去救援邯郸。邯郸陷落了，赵国就算灭亡了。那时候如虎如狼的秦国是决不会知道满足的。

魏　王　（不高兴）你总爱拿这些话来威胁我。你的意思是说：

---

① 郑安平，战国时魏人，曾助范雎逃魏投秦。秦昭王四十一年（前二六六年），得秦相范雎荐举为将军。秦将白起被杀后，奉命率军击赵，后为赵所围急，以兵二万降赵。

② 范雎，字叔，战国时魏人。魏昭王时为魏中大夫。曾随须贾使齐，为须贾所诬。魏相魏齐欲问罪，后经郑安平协助，化名张禄入秦。秦昭王四十一年为相，封于应（今河南宝丰西南），号应侯。

③ 秦昭王十四年（前二九三年），秦将白起破韩、魏兵于伊阙（今河南洛阳市南）。

“秦国又会来打我们了”，是不是？秦国那样喜欢打仗，为什么不会去打别的国家？

信陵君　我也并不是想威胁你。因为是国家的大事，心所谓危，不敢不语。秦国如果把赵国灭了，当然它又会去打别的国家。但最容易打的，不是我们魏国，就是韩国。秦国向来是远交近攻的，照地理上讲来，他不会越过我们去攻打齐国和楚国，也不会悬军深入，去北伐燕国。韩国早已经是名存实亡的。赵国如果灭亡了，我看，我们魏国是一定要遭受大患的。

魏　王　哼，你总爱做起你那样一个悲天悯人的样子。就好象只有你才在爱国，别人就不爱国。其实我又何尝不知道我们魏国的危险呢？正因为知道是危险，所以我才不敢盲目冒险啦。

信陵君　救赵并不能算是冒险。

魏　王　不能算是冒险？哼，你想，在长平，赵国用了四十五万人都没有把秦国抵挡得着，晋鄙的十来万人会把秦国怎样？我们又不好把全国的兵力都拿出去替赵国打仗。那样一来，不要说秦国要来侵犯我们，就连齐国和楚国都要来打我们的主意了。

信陵君　那是不会的。

魏　王　你不忙，你不忙，你让我把话说完。所以我才叫晋鄙按兵不动，不要去惹怒秦国，我还派辛垣衍到赵国去了，劝赵国请秦称帝，以救目前的危急。你们老是说求和就是耻辱，但“害之中取小”的道理你们就不知道吗？割掉一个

指头能够救得一只手膊，割掉一只手膊能够救得全身，不同样是有利益的事吗？我们的大梁近年来就被秦国包围过两次，但都是用求和的办法来解了围。这是你知道的啦。你们总是不顾实际的唱高调，现今的你们几位大公子，什么平原君、春申君、孟尝君，都爱把国家的存亡来作为你们沽名钓誉的工具。你们何尝爱国？不过爱你们自己的名声罢了！你们要爱你们的名声，我却不能不爱我们的祖国！

信陵君　阿哥，你的话很有道理。我们的确是有不好的地方，我很感谢你。但说到和秦国讲和上来，我们往年是可以和秦国和得，赵国现在却是和不得，而且也和不了。往年我们大梁虽然被围，但我们的兵力并没有损失。秦国事实上是孤军深入。它围了大梁，我们却是围了它。我们那时即使失掉大梁也并不会亡国，而秦军倒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所以我当时也并不赞成讲和，待我们一向秦国讲和，秦国也就接受了。那是当然的。讲和于他有利，他为什么不接受？现在的赵国却又不同。长平一役把主力丧尽了，邯郸被围了一年多，现在讲和，那就等于投降啦。秦国自然也会和你讲和，但讲了和，他也不会退兵，赵国就算是灭亡了。所以我说这是和不得，而且也和不了。

魏　王　哼，和不了恐怕也只好和，有什么办法？自己的主力打光了，要望别人拿主力去替他拚命，赵国倒很聪明，平原君也很聪明，可我却没有那样的愚蠢！——我劝你替

我们魏国设想，也聪明一点吧！

信陵君　我本来是不够聪明的。不过据我的看法，现在去救援赵国，正是我们魏国的百年大计。秦国固然在长平消灭了赵国的主力，但他自己的元气也受了大大的损害，十五岁以上的子弟都赶出来当兵打仗，耕田种地全靠着妇女老弱。秦国的兵力也疲敝了，以几十万的大兵围困邯郸一座孤城，围了一年半都还没有方法攻下。这可见得秦兵的疲敝。邯郸如无救援，一定会陷落，但不是秦兵把它攻下，而是兵尽粮绝，自己不能守。我们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去救援邯郸，可以用不多的兵力去克服秦国的大兵。因为我们的是生力军啦。我们同赵国合力，如果把秦兵打败了，不仅是可以解除邯郸之危，还可以解除秦人对于我们的威胁，对于中原的威胁……

魏　王　哼。你又来了！又是你那一套把希望当成事实。秦国围攻邯郸分明采取的是坐困的战术。它不愿多出牺牲，而要你赵国人自己饿死。你不要只看见它没有动便以为是衰弱了；崖石也是没有动的，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一堆棉花啦，聪明的大公子……

此时魏太妃、如姬、平原君夫人揭幔而出。平原君夫人已改着整饬之女装。朱、侯二女随后，同在室中布置坐褥，正中一座，左右各二，布置停当仍退入幔内。

魏太妃　（肃如姬坐右手上席，平原君夫人坐右手下席。见二人就座。再肃国王坐正席）王兄，请你上来坐坐。

魏　王　不，太妃，我那边的事情很忙，我就在这走廊边上坐

坐好了。(说罢坐于前阶之廊缘。)

魏太妃　那样坐，不好讲话，还是请上来坐吧。

魏　王　不，就在这儿的好。这儿一样可以讲话。

魏太妃　(见其不可勉强，急取一坐褥奉之)那样也就简便些。(自己就座于左侧之下席，回顾信陵君)无忌，你就坐在这边阶缘好了。(指示左缘。)

信陵君　是。(坐于左缘。)

平原君夫人　(见诸人坐定后)我现在从新向兄长和母亲，兄嫂，弟弟敬礼。(以手着席叩头，余人均还礼。)

魏太妃　你来的时候，邯郸的情形怎么样了？

平原君夫人　危险得很。有时候断了粮，小孩子死得很多。老鼠猫狗早吃干净了，草根树皮也快吃干净了。人死了，自己留下遗言，请把肉割下来吃。没有柴烧，只好把死人死马的骨头劈来当柴。不过近几月来，秦兵也疲劳了。我们常常派遣小队的敢死队出去，打劫他们的粮食，同时又烧掉他们的粮食，每每收得成功。因此目前在食粮上倒不愁没有接济了。

魏　王　(插入)你们还有多少兵器？

平原君夫人　兵器很不够，一天一天地减少。公家和私人所有的铜器，都融化了来做成兵器，还是不够，便每每用石头和竹木来代替了。所有的妇女们都参加了行伍的工作——

魏　王　那抵什么用？

平原君夫人　不过也还好，我们至少可以缝补些衣裳，烧烧火

啦。大家一条心，死守着我们的都城。我们受过长平的惨痛教训，即使你投降了，敌人也要把你斩尽杀绝。所以我们都宁肯战死，不愿意再被敌人屠杀。

魏　王　（反语）那就很好了，你们实在英勇得很。

平原君夫人　我们所缺乏的就是人和武器。假使我们有充分的武器和人手，我们老早就可以把敌人赶出国境的。因此我们在围城里面的人，天天都在望各国的救兵来，真真是望援如望岁呢。几个月前，听说阿哥已经派了十万大兵，叫晋鄙将军统率着来救援我们，我们真是高兴得发狂似的。但后来却是老等也不到。晋鄙将军驻扎在荡阴①，只是按兵不动。这使我们非常的失望。我们派遣了好些使者来催请救兵，但总是没有着落。这一次国王和平原君便派遣我亲自回来求救来了。

魏　王　你已经回来了，那是再好也没有的。你已经脱了险。那就更没有派兵的必要了。

平原君夫人　阿哥，我多谢你，但你不好这样说。我不是为了逃难才跑回来的。我一个人不要紧，赵国的人民很重要。救赵国同时也就是救魏国，赵国亡了，魏国也是很危险的。

魏　王　这个道理我也知道。不过要救赵国也是一样的危险。你想，你们以四十五万的大兵，在长平一战就消灭得干干净净，我们的晋鄙带去的十万人，够什么呢？

---

① 战国时魏国北境邻近赵国的邑名，今河南省汤阴县。

平原君夫人　长平的一战并不是秦国厉害，而是我们的大将赵括[1]太蠢。投降也是错误了的，假使不投降而决一死战，也决不至于全军覆没的。

魏　王　事情过了之后来看，当然是很清楚的喽。假使再说得远一点的话，你们根本就不应该贪图便宜，要把秦国人所垂涎的上党[2]从韩国手中贪图过去啦。上党，上党，是使你们上了当。你们那位平原君也太聪明了，专会从老虎口里抢肉吃。火烧到头上来了，你们又想别的人来做替死鬼，你们真是太聪明了。我知道得很清楚，秦国并不弱，兵尽矢穷，你们早迟是要完蛋的，他用不着再花费气力来搞你们。是别人不肯打，别要以为是敌人不能打。其实平原君们假使是早听我的话，也不会困苦到现在的地步的。我才不久又派遣辛垣衍到那边去了，你来的时候见着他没有？

平原君夫人　见到的，平原君亲自从楚国请了救兵回来，他就到了。

魏　王　楚国会派兵来救你们吗？

平原君夫人　费了很大的唇舌，楚国是答应了。他们派遣春申君率领四万人来救我们，从齐国假道，不久大概会到的。

---

① 赵括（？—前260），战国时赵国马服君赵奢之子。空谈兵法不善用兵。赵中秦反间计，以赵括代老将廉颇统军，长平一役被秦将白起所败，四十五万兵士被杀，赵括亦被射死。

② 战国时韩地（在今山西东南长治一带）。秦败韩后，与本土割断，归赵。

魏　王　(苦笑)哼哼，这就是楚国的花头，也就是春申君的花头了。你想四万人抵得什么?而且从楚国的寿春[1]赶到你们的邯郸，一千多里，军行迂缓，要一个多月才可以走到。等他们走到时，你们的邯郸早已经没有了。楚国乐得给你们一个空头人情。如果它还想吃点路旁草的话，说不定还会出其不意地在我们身上打主意。我们倒还要提防提防才行呢。

信陵君　(插口)阿哥，你说的这些话，我不敢赞同。

魏　王　不赞同又怎么样?你能够保证楚国不打我们?

信陵君　打不打是一回事，我们自己的国境上不是有我们的防卫吗?现在要紧的是赶快督促晋鄙的兵，火速去援救赵国。楚国都已经发了救兵了，那更是绝好的机会。我们同楚国会师邯郸城下，一定可以把秦兵打退。秦楚是世仇，春申君是明大义的人，我们目前正以合纵相号召，他决不会用诈略来侵袭我们。

魏　王　我真不懂，不知道你到底是哪一国的人。我既做了魏国的国王，我不能不负责。管它秦国也好，楚国也好，在我看来都是一丘之貉。秦国也要防，楚国也要防。

信陵君　不过事情总该有缓有急。

魏　王　在我看来，一个人倒应该要能屈能伸。在你们看来总是除打而外就没有办法，但我们大梁在前也遭过兵临城下的惨祸，我们有良好的先例在那儿。我们虽然向秦国

---

[1] 楚国最后的都城，在今安徽省寿县。

屈服过两次，但这十几年来秦国也没有加兵于我们了。这不是很好的办法吗？所以我派辛垣衍去，劝赵王和平原君们再聪明一点，快效法效法我们的先例。

平原君夫人　辛垣衍将军已经到了我们那边，他劝我们让秦国称帝。他说：秦国从前称过西帝，不久作了罢。假使我们让它再称帝，它一定是喜欢的。它喜欢，就会让邯郸解围。赵国解救了目前的痛苦，慢慢再来徐图弥补，也还可以来得及。他是这样劝告赵王和平原君的。

魏　王　大家的意思怎么样？

平原君夫人　大家都不赞成。

魏　王　哼。不赞成——总要闹到亡国灭种才撑开眼睛？

平原君夫人　赵王倒没有什么，一般老百姓很反对。有一位齐国的客卿，鲁仲连①，他也反对得很厉害。他说：与其看着赵国去请秦国称帝，他宁肯蹈东海而死。

魏　王　哼，老百姓懂得什么！那些空头说客根本就是坏事的家伙！国家大事要让那些家伙来讲话，根本就是亡国的现象！

平原君夫人　不过就连我们女子们也觉得秦国是靠不住。我们有过长平的惨痛教训啦，你投降了，它还是把你坑了。万一我们向秦国求和，他依然把我们邯郸城屠了，把赵国灭了，你怎么办呢？

魏　王　你不求和，难道他就不能屠你，不能灭你？现在在你

---

① 鲁仲连，战国时齐之高士，常游各国排难解纷。

们面前分明是两条路，你不求和呢一定是灭亡，求和呢或许还有万一的希望。就看你们走哪一条路！

如　姬　（插入）照道理讲来，恐怕求和一定是灭亡，不求和倒还有万一的希望吧？

魏　王　（发怒）胡说！没有你们女人说话的份！“牝鸡司晨，维家之索！”（起立）我现在一句话说尽头，赵王既不听我的劝告，我便再没有第二句话好讲。我是一兵一卒都不派去救援的！如姬，你来，跟我一道走！

平原君夫人　阿哥，你请息怒。请你看在我做妹子的名下，再听我说几句。

魏　王　我并没有封住你的嘴。

平原君夫人　秦国的兵力实在是疲敝了。平原君向楚国去求救，他带领了少数的人冲破了重围出去，又冲破了重围回来。我此次来向你求救，也只带了几名女兵，冲出了重围来，也还要打算冲进重围回去呢。

魏　王　哼，你们真够英勇！几匹蚂蚁子，钻出墙来，钻进墙去，便以为那墙是不行了。是吗？你假如也再聪明得一点，你就听我的话。你既经回来了，那就是如天之福。不要再想冲进什么重围回去。你就留在我们这儿好了，你和你那几名女妖怪我是养得起的。

平原君夫人　阿哥，多谢你，但可惜我已经是赵国的人了。

魏　王　（初闻生出一惊，但突然大笑起来）啊哈哈哈，……那更好！更好！你要替你赵国打算，我却要替我魏国打算啦。你准备什么时候再冲进重围回去？

信陵君　（起立）阿哥！

魏　王　大概你也是赵国的人了吧？

信陵君　（步至魏王前）阿哥，我要请你许可我一件事。

魏　王　只要不是请求我出兵！

信陵君　我请求你许可我，我要率领我自己的食客，就在明天，把阿姊送回邯郸。

魏　王　（苦笑）唔，这何须乎要我许可！你那些食客都是一以当千的，三千人便可以抵当得三百万雄兵，一定是可以荡平天下的。

信陵君　没有那样大的野心。不过意气却不服输。反正我留在魏国，是无补于国局的。

魏太妃　（急申斥之）无忌你怎说这样话！

魏　王　你的意思是说魏国一定要亡在我手里了？我才不服输呢。你要把你自己拿去牺牲，我可不能把祖宗代代的江山社稷拿去牺牲！听随你们的尊便！（厉声呼出）如姬你快！跟我一道走！

如　姬　（向魏太妃及平原君夫人敬礼）我回头有机会再来拜望。

魏太妃
平原君夫人　（同时）不敢当。

如姬、魏太妃、平原君夫人均离座起立，先后下阶。

信陵君　（向魏王告罪）阿哥，请你别要生气，我们各求心之所安。小弟已决定明天一定走。我本来也是想了好久的，而且也准备了好久，姊姊这一来，促进了我的决心。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要恳求阿哥。

魏王愤恨地，望之无言。

信陵君　我走了之后，母亲的事要望阿哥照拂。

魏　王　（叫出）我几时虐待过你母亲！

信陵君　那我多谢你。（向魏王敬礼。）

魏　王　（并未回礼。急挟如姬）好，我的小马儿，走，快走！（匆匆向园门走去。）

如姬频频回顾。魏太妃与平原君夫人送之。

信陵君始终屹立，拱手，目送魏王。

——幕　下

第　二　幕

第　一　景

魏国大梁城东门外，左手一带城墙，前方有城门一道，上篆书“夷门”二字。门之左侧有神祠一，祠额横书“道神之祠”四字。祠之大小，可容一人坐卧，有幔垂闭，内部不可见。右侧有桥，与城门斜对。大梁市民男女老少若干人在祠前，供张祖道，准备为信陵君饯行。祠前设小案，供花果甚多，置酒三爵。有各色旗旛招展，上书“克服秦军”，“解救邯郸”等字样。人众均席地而坐，其中有执鼓及他种乐器者，姿态不一，或探望城内，或相互耳语。又有年老之男女数人，表示甚有经历，无所顾忌，谈笑自若。

叟　甲　你数清楚没有？究竟过去了多少辆车子？

叟　乙　有百多辆啦。

姬　甲　怕三百辆有多哟。

姬　乙　真奇怪，为什么公卿大夫没有人来饯行呢？

叟　乙　你还不晓得吗？信陵公子这一次去，听说国王不高兴呢。国王一不高兴，做官的谁还敢来饯行？

姬　甲　为什么要不高兴？

叟　甲　那我不大明白。

叟　乙　我告诉你，国王是害怕。他怕去惹动秦国。

姬　乙　秦国的将军们真也可怕，都是一些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一杀就是几十万。

姬　甲　我们的信陵君却不怕他们。

姬　乙　幸亏有了信陵君，这十几年来我们都没有遭兵患了。(由一小包裹中取出馒头一个，送与姬甲)请吃一个馒头吧。

姬　甲　不，我一点也不饿，多谢你。

姬　乙　我饿得很厉害。早饭没吃就来等，现在太阳都老早偏西了。(拿着馒头嚼食。)

叟　甲　我看，最有趣的是平原君夫人所带来的那些女兵啦。

叟　乙　是那坐着最后一乘车子过去的吗？

叟　甲　就是那一乘了。

叟　乙　平原君夫人我没有看清楚，是不是在那车上？

姬　乙　是在那车上啦，我看得很清楚。她也是穿的军装，还向着我们点了点头呢。

姬　甲　那些女兵我起初以为好英勇，看来真好笑人，一个个面黄肌瘦，肮脏得就和叫花婆一样。

叟　甲　很难怪的喽。她们在邯郸城里饿了一年多，又走了这么远的路程来。昨天才来，今天又走啦。

姬　乙　我很希望看看我们的如姬夫人也穿上军装，那一定是很好看的。

叟　甲　哼，你在妄想！你还不知道我们的国王就是最讨厌女人们出锋头的！

姬　乙　你才胡说！我们女人们就出不得锋头了吗？

姬　甲　对喽，只要有锋就有头，我们的锥子剪子，总有一天都要出点锋头给你们看！（以两手捋下眼皮，伸舌作怪相）哼！

叟　乙　喂，监门爷爷来了，不要闹了，不要闹了！

侯　嬴　（向众人）各位邻里，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群　众　都准备好了。

侯　嬴　（检视酒）酒是斟好了的。（又回向众人）你们要唱歌，还要奏乐，都准备好了吗？

群　众　都准备好了。

侯　嬴　你们今天什么人来献酒？

群　众　我们就推举你啦，监门爷爷，就推举你！

侯　嬴　好，那么我立刻就去请公子出来，他在我那里等候，只留着朱亥陪伴着他。他听说你们要替他饯行，连车子都不肯坐，老早打发着上前路去了。我就去请他出来上路，你们肃静些吧。

群　众　晓得了。

侯嬴入城。群众均整饬仪容，屏息静候。有间，一伟大男子出城，年在四十左右。此即大梁屠者朱亥，横眉大眼，满嘴络腮胡，左颊上有一大刀瘢，右膊袒出，手执四十斤大铁椎。

群　众　哦，大个子朱亥！

朱　亥　（发出宏大的声音）信陵公子出城。

群众起立，鼓乐齐鸣。

信陵君戎装佩剑，由城门出，侯嬴随后。信陵君拱手向人群静立，移时鼓乐停奏。

侯　嬴　（前进至神祠前先向信陵君敬礼）今天大梁市民为公子饯

行，祈求公子的路福，请公子勿嫌简陋。

信陵君　（答礼）多谢大梁的父老兄弟，诸姑姊妹，无忌将有远行，承蒙祖饯，愧不敢当。

侯嬴转向神祠，拱手为礼；群众均侧向神祠垂拱俯首。朱亥、信陵君亦拱手致敬。

侯　嬴　（口诵祝词）共工之子，黄帝①之孙，赫赫道神，保卫行人。（毕，举爵一）有酒一尊，用以奉进，敬祈公子，沿路安宁。（奠酒于地，置爵，再举其二）有酒二尊，用以奉进，敬祈公子，马到功成。（奠酒如前，复举第三爵）有酒三尊，用以奉进，敬祈公子，凯旋都门。（奠酒如前）礼毕，祖饯者向公子敬礼。（转向信陵君拱手。）

余人均转向致敬，信陵君答礼。礼毕，齐唱《祖饯之歌》。

群　众　（合唱，执乐器者以鼓乐伴奏）

信陵君，信陵君，
侠义的人，侠义的人，
你是我们魏国的干城②，
你是我们魏国的干城。
你爱我们老百姓。
老百姓呀，啊，老百姓，
我们深受了，我们深受了，
深受了啊你的大恩。

---

① 即轩辕。我国古代传说中之帝王，中华民族之始祖。《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

② 干城，指捍卫国家之重臣。《诗·周南·免罝》："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我们有了你，我们有了你，
十几年哪不见刀兵。
如今呀，呵，如今，
你要远行，你要远行。
要去打救那
赵国的老百姓，
——老百姓呀，呵，老百姓，
我们是难舍呀难分，
我们是难舍呀难分，
要想把你挽留呵，但又不能，
　　我们呀他们，
　　他们呀我们，
都是一样的老百姓，
——老百姓呀，啊，老百姓，
都是一样的沾你的恩，
沾你的恩呀，呵，沾你的恩。
他们望你去，望你去，
解除那邯郸的围困。
我们望你去，望你去，
荡平那虎狼的暴秦。
赵国呵，自会得到安宁，
魏国呵，也会得到安宁，
中国呵，都会得到安宁。
安宁，安宁，安宁，

安宁就是你哟，

　　就是你哟，

　　就是你哟，

哦哦，信陵君，

哦哦，信陵君，

哦哦，信一陵一君！（唱毕，群众热烈欲狂。）

信陵君　（潸潸欲泪。拱手向众人告别）各位父老兄弟，诸姑姊妹，无忌深深感谢你们。你们是把我看得太珍重了。我此去无论是成功失败，我的生命是准备奉献给你们的。请各位保重。

侯嬴及群众　（一齐拱手）请公子保重。

信陵君步上桥头，朱亥随之，步至桥下，反身复向人群拱手。侯嬴与群众亦对立拱手。

舞台转暗。

第二景

舞台渐渐转明，景与前同，祠前已无陈设。

夜，月光皎洁。寂无一人，时闻犬吠声。城内有击柝声，二下。

信陵君与朱亥均着黑衣与深缘之帽，帽缘下垂，将颜面半掩。由桥头出场，潜行至祠前。

信陵君　你进城去，把侯嬴先生请来，我在这道神祠后面等你。你们出城的时候，可以咳嗽为号。

朱　亥　好，请你放心。（潜行入城。）

信陵君迟回良久，再转入祠后。

舞台沉默有间。

朱亥与侯嬴及侯女由城门出场。朱亥作咳嗽声，信陵君由祠后转出，将帽取下。

侯　嬴　（向朱亥）你向桥那头去，如有过路的人，以咳嗽为号。（回向其女）你进城门洞里面去，如有人出城，也以咳嗽为号。

二人点头，分向所指定之地点走去。侯嬴步至信陵君之前。

信陵君　（拱手）侯嬴先生，你怕出乎意外吧？

侯　嬴　（拱手）不，我是早料到你会转来的，其实我倒等了你半天了。

信陵君　侯妹妹怎么也来了呢？

侯　嬴　我昨天在太妃面前替她请了假，准备明天去跟她母亲上坟。

信陵君　原来是这样的。（迟疑一忽）侯嬴先生，我在这儿向你告别之后，就在前面的夷门村里停顿了下来。

侯　嬴　我早就打听到了。

信陵君　我本来早就想转来的，怕在路上被人发觉，惹起误会，所以我等到天黑才转来。除朱亥和我姐姐之外，我没有告诉别人。我转来的意思，侯嬴先生，你怕多少可以揣测到吧？

侯　嬴　我是早就料到的。但至少有一部分和我有关。

信陵君　唉，全部都和你有关。

侯　嬴　我知道，你对于我的态度是不满意的。

此时朱亥在右翼发出咳嗽声，信陵君急转入祠后，侯嬴倚祠壁作望月状。

一位五十岁左右之农妇背一孩子，蒙着头面，由桥头出场。

农　妇　（行至侯嬴前）监门爷爷，你在赏月吗？

侯　嬴　是，你怎么这晚还进城呢？

农　妇　孩子生了病，发烧，烧得很厉害。

侯　嬴　哦，那要当心才好啦。

农　妇　唐雎先生不知道还在不在城里？

侯　嬴　唐雎先生今天跟着信陵公子走了，你要另找大夫才行啦。另外还有熟人吗？

农　妇　还有一两位呢，多谢你。（路过，匆匆走入城门。）

信陵君复由祠后转出。

侯　嬴　我知道你一定很不满意。

信陵君　也不是什么不满意，不过有些不大了解。

侯　嬴　是的啦，我很明白。你平时那样看重我，但你这一次走，我却是非常冷淡。一般人都不大了解。在你走了之后，连我的女儿都在责备我呢。

信陵君　（微笑）侯妹妹怎样责备你？

侯　嬴　她怪我，为什么不跟你一道去？那孩子倒也明白道理，她把你当初来访问我的情形说了一遍。她说："公子为你大宴宾客，自己驾着车子来迎接你，你满不客气地就坐上他的车，而且还让他在城里兜圈子，去访问朱亥大叔。公子待你是极尽了礼貌，十分尊敬你，把你看待得就和师长一样。为什么在公子这次去舍身赴难的时候，你

却不跟着一道去?"我答应她:"我是这夷门监者,有责任在身,丢不下啦。"她就说:"跟着公子去的有职守的人多得很,为什么别人丢得下,你就丢不下?"我又答应她:"我年纪已经老了,七十岁的老骨头,跟着去也不中用了。"她又说:"人家唐雎先生九十多岁也跟着去了呢,说老比你更老。"她这样就问得我没有方法回答。她始终和我闹别扭,一下子又说我贪生怕死,一下子又说她想去当女兵。我这一整半天都没有和她闹得清楚。

信陵君　(微笑)我们同去的人里面,也有好些人在埋怨你呢。朱亥就是顶埋怨你的一个。他也是在我面前咕噜了好半天,刚才我要他陪我来,他都不肯来。还是我说,我要来当面对质,问他一个青红皂白,他才答应跟我一道来了。

侯　嬴　那正是朱亥的调子。

信陵君　当然,我对于你也同样不了解。我不了解你是为什么你不给我一点意见?今天中午,在这儿听了父老们的《祖饯歌》,使我自己发生了很大的反省。父老们期待于我的太殷切了。我仅仅带着三千食客,要去和几十万的秦兵死拚。有好些人在埋怨着说,这是以卵投石。我自己牺牲了倒不足惜,但我的三千食客有好些是魏国的精华,也是中国的精华,看着都要一同牺牲了。这岂不是莫大的损失?因此,我就想到你不跟着我们去,一定还有别的什么用意。但你却不曾向我吐露过一言半句,这就是我所不了解的地方。我所以终竟跑来请教来了。

侯　嬴　你来得很好,你不来我还打算在半夜里去找你的。

此时侯女在城门内发出咳嗽声。

信陵君复转入祠后。

一乞丐一手执竹竿，一手执连板，由城门走出，向天空作一长长的欠伸。

乞　丐　唉，瞌睡来了，到道神祠去睡觉去。（向神祠走去。）

侯　嬴　（喝止之）止步，今晚上不准你在这儿睡。

乞　丐　（搔首）唉唉，碰了一个大钉子。到桥底下去睡吧。（走向桥头。）

朱　亥　（仅闻其声）不准你到这儿。

乞　丐　唉唉，见鬼大吉，又碰到一个大钉子。（转身）今晚上是怎么的，嗯？（手摇连板，信口唱出）

走到城门口，

姑娘咳我的嗽。

东也睡不成，

西也睡不就。

唉走，唉走，唉走，走走。

我要向月亮光光赌个咒，

世道这样艰难呀，

我小花子儿就饿死，

也不想再讨口来再——讨——口！

（走到侯嬴前）喂，监门爷爷，我天天晚上都在这儿睡，怎么你今晚独于要干涉我？

侯　嬴　今晚上有事，不能让你在这儿睡！

乞　丐　我明白了，你在这儿有埋伏吧？是不是？

侯　嬴　你走，没有多的话同你讲。

乞　丐　要是是的话，我倒可以帮帮你的忙啦。

侯　嬴　你再不走我就要把你当成强盗来捉拿啦。

乞　丐　吓吓吓。（又将板连摇着唱出）

　　监门爷爷好威风，

　　要把小花子儿捉去建大功。

　　信陵公子知道了，

　　一定把你不放松来，不放松。

　　吓吓，你凶，你凶，你凶，凶，凶。

监门爷爷，对不住，对不住。我到城里去睡觉去了。（曳着竹竿，跑进城门。）

信陵君复由祠后转出。

信陵君　这个花子倒满有趣。

侯　嬴　我看，这儿有点不大好说话，好不，请你到我家里去？

信陵君　不必吧。进城去遇见熟人，反而不好。就在这儿讲话，我觉得很有风味。月光这样的明朗，地方这样的清静。

侯　嬴　好，这样的机会也很难得。象在这样的月光下面和你谈话，以后恐怕是不会有的了。实在说，连谈话的机会恐怕都是不会再有的。

信陵君　侯嬴先生，是啦，我这一去是誓不生还。

侯　嬴　不，公子，你是要生还的。你也非生还不可。我们魏国需要你，魏国的老百姓们需要你，你非得回来不可。

信陵君　我并不是忘记了祖国，也并不是忘记了祖国的老百

姓，不过在目前的形势之下怎么能有生还的希望？

侯　嬴　有的，有的。你这一去一定会成功，一定会把秦兵打退，……

信陵君　侯嬴先生，你是有意讽刺吗？

侯　嬴　不，我说的是真心话。只是你还没有把办法找到。

信陵君　你有什么好的办法？我恳切地向你请教。（拱手。）

侯　嬴　（答礼）好说。办法是有的，没有，还成话吗？你招纳了天下的贤士，为的是什么？（稍停）但是，事情到了，却想不出一个办法来，一股脑儿要去送死，岂不落得天下人笑话？你刚才说还有人在埋怨：你们现在的情形，是以卵投石。我看这倒说得一点也不错。

信陵君　（再拱手敬礼）侯嬴先生，请容恕我，我来请教得太迟。

侯　嬴　（答礼）不，并不太迟，也可以说时候刚好。

信陵君　究竟是怎样的办法？

侯　嬴　很简单，只要把晋鄙的兵带去就行了。

信陵君　（发笑）侯生先生，你真在开玩笑了。能够带去，还有什么话说。（沉抑）唉，为了请求国王动员晋鄙的兵，我同许多朋友不知道费了多少唇舌。我们是譬喻万端，终竟没有把国王说动。一直闹到昨天，我姐姐回来搬兵求救，我们兄弟姐妹之间，竟几乎争到了反目的地步。我没有办法，才赌气走了目前这个绝路。你现在才叫我把晋鄙的兵带去，哎，侯生先生，我觉得你素来是不肯开玩笑的人。

侯　嬴　公子，你别误会。我要你把晋鄙的兵带去，是因为有

办法带去，我才这样对你说，并不是信口开河。

信陵君　（拱手）侯生先生，再请你原谅，究竟是怎样的办法？

侯　嬴　公子，我请问你，晋鄙的兵要怎样才可以动员？

信陵君　只要把兵符拿去，传达国王的命令就可以动员。

侯　嬴　兵符放在什么地方，你应该是知道？

信陵君　前些年辰一切的兵符我都掌握过，后来由国王收回去了，是放在他自己的寝室里面的。

侯　嬴　好不好去给他拿来？

信陵君　哼哼，你要叫我去做小偷？

侯　嬴　为了顾全大局，做做小偷，也是应该的。

信陵君　（反语）侯生先生，多谢你的妙计。可惜我没有那种本领，在目前也没有那种的可能。

侯　嬴　请你容许我再唠叨一会吧。我要请你想想，是不是有别的人可以替你做这件事？

信陵君　可以代替我的人？

侯　嬴　是啦。

信陵君　除非是如姬夫人和我的母亲，没有人能够进出国王的寝室的。

侯　嬴　太妃是不是可以代劳？

信陵君　那比我自己去还要困难。我母亲的性情是丝毫也不能苟且的。凡是稍微带些暧昧的行为，你要她去做，还不如叫她去死。

侯　嬴　太妃的性格，是的，就是这样。我看她是宁肯看见自己的儿女慷慨牺牲，不愿看见自己的儿女逡巡苟活。

信陵君　我母亲就是那样的一种人。她平常是很温和，但如果你一触动了她的正义感，却比冰霜还要凛冽。

侯　嬴　如姬夫人怎么样呢？

信陵君　（踌躇）这，我不能把握。国王很严烈，也很猜忌。我为了避嫌疑，平常连谈话的机会都很少。

侯　嬴　昨天我到太妃那里去为女儿请假，恰好如姬夫人也在那儿。我听她说了好些话，我觉得她不是一位寻常的女子。我们提到你替她父亲报仇的事，如姬夫人曾经这样说过：她不知道要怎样才能够报答你，如果你有什么事情需要她，她就为你死，都心甘情愿。

信陵君　她说过那样的话？

侯　嬴　是在太妃面前说的，我女儿都听见。

信陵君　（仍踌躇）不过，有什么方法和她见面呢？

侯　嬴　本来我以为明天就有很好的机会；明天我的女儿要去上她母亲的坟，如姬夫人的太翁也埋葬在那儿附近，你是知道的，就离这东门不远。昨天如姬夫人听见我向太妃说起的时候，她也决定要去上坟。……

信陵君　那么？我明天……

侯　嬴　但是，事不宜迟，此刻你来了，我觉得今晚就可以想办法见面。你今晚当面恳求她，她明天就能够把东西带来，不是很好吗。

信陵君　怎么通知她呢？

侯　嬴　好在我的女儿回来了。我想就叫我女儿到宫里去，假托太妃有事情要和如姬夫人商量，便把她引到这儿来。

你当面向她恳求，我看是会万无一失的。

信陵君　（踌躇了一会）这想法倒很周到，姑且试试看吧。可我不知道她肯不肯来。

侯　嬴　事不宜迟，我们就试试看吧。我要去吩咐他们。

信陵君　好的。

侯嬴先进城门去，停了一会之后又转出，走向桥头。

侯　嬴　朋友，你过来。

朱亥走出桥来。

侯　嬴　此刻进城的人是不会多的，你到城门洞那边去守候着，装个叫花子模样坐在地上埋着头就好了。我的女儿有点事情离开了。万一有人来，还是以咳嗽为号。我留在这儿掩护着公子。

朱亥点头，潜行入城门洞里。信陵君、侯嬴在祠前徘徊。

不一会朱亥发出咳嗽声，信陵君闪入祠后。

酒醉者二人，系以屠狗为业，互相挽扶着，偏偏倒倒的由城门出场。每人肩头荷一肉架，一头挂有残肉，一头挂一酒壶，其形如卣，但系土制，有绳以为提梁。

醉者一　（出门即作呕吐）……你，你不要藐视我。你说，你说，你说我就做不成豪杰咾吗？我们同行的那位，那位大个子朱亥都出了世咾。……哼，这如今的世道，什么……什么都在大翻身。

醉者二　对啦，杀狗的不一定老是杀狗。狗是好东西呢。（作叫卖声）还有买狗肉的吗？狗肉！黑狗肉两个刀币一斤，黄狗肉三个刀币两斤，白狗肉一个刀币一斤。还有

买狗肉的不，狗肉！

醉者一　（见侯嬴突然笑出）嘻嘻嘻嘻……道神爷爷显了神！（欲跪地祷告）道神爷爷，道神爷爷，保佑我在路上不要遇见落水鬼！呕呕呕……（又作呕吐。）

醉者二　（一面拖着同伴，一面仍作叫卖）还有买狗肉不，狗肉！狗尾巴上有黑毛啦，你们瞧，货真价实，老少不欺。（用力拖着同伴）哦，这条狗好重咯，拖都拖不动咯！喂，咋咋咋，快走，快走，不要抖，不要抖。（拖着同伴偏偏倒倒地上桥，过桥之后仍闻叫卖声）还有买狗肉的不，狗肉！黑狗肉两个刀币一斤，黄狗肉三个刀币两斤，白狗肉一个刀币一斤。……

醉者一、二下。

侯嬴仍在祠前徘徊。

侯　嬴　公子，你还是出来闲谈吧，在那儿气闷得很啦。（倚祠壁而立。）

信陵君由祠后转出，将帽缘深覆着，在祠前略作徘徊。

信陵君　（徘徊着自语自言地）唉，我此刻倒很想再见一见我的母亲啦。她一定很寂寞，很悲哀的。我们决定了要走，她没有阻止我们。昨天晚上和今天临行的时候，她还鼓励了我们。她是很想送我们的，她没有送。她是顾虑着国王，怕国王和我们的裂痕更加深了。唉，母亲的一生一世是完全为我们姐弟两人，没想出到了晚年来还要忍受最大的痛苦。

侯　嬴　公子，我倒还想贡献一点意见。

信陵君　请你指教。

侯　赢　我想兵符是不成问题的，准定可以拿到手。

信陵君　只是在拿到了手之后还会有问题。

侯　赢　我也在这样想，你把兵符拿到荡阴去，和晋鄙合了符，但晋鄙如果不立即移交兵权，他还要向国王请示，那事情就有点难办了。

信陵君　是的，晋鄙是一员倔强的老将，他是我父亲最倚重的一个人。他现在忠于国王，也很知道国王不信任我。我突然去接收他的兵权，他是会怀疑的。（稍停）更何况“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①啦。所以在兵符得到了手之后，还须得有第二步的办法。

侯　赢　我看，你最后就让朱亥手里那个四十斤的大铁椎说话好了。

信陵君沉闷了一会，不觉流泪，以袖拂拭。

侯　赢　（诧异）公子，你怎么伤心起来了？

信陵君　我想到，我是不得不走到这第二步。这消息，母亲早迟是会知道的，一定会更增加她的痛苦。杀一无辜的人，我母亲是痛恨的，何况杀的还是晋鄙老将呢！

侯　赢　“大义灭亲”，有时候也是无可如何的事。好在我们行的也并不是“不义”。

信陵君　（毅然转念）不过，我也顾不得那么许多了。我现在的精神倒轻松了，眼前涌出了无限的希望。只要我有了打败秦军的把握，我一定可以解救赵国，解救中原人民的倒

---

① 语出《孙子·九变》：“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君命有所不受。”

悬。有了这样的希望，晋鄙将军就牺牲了，那也决不是白白的牺牲。

侯　嬴　不过将来的后果我也早已预想到了，我自己决不躲避责任。因此我不愿意跟着公子一道去，而要留在这儿。

信陵君　是的，去倒成了活路，留反而是危险的了。侯嬴先生，你何不跟着一道去？

侯　嬴　多谢你。但我是衰老了，人一衰老了，只是多作消耗，不会再有什么贡献的。我更想到晋鄙老将军要因我而死，我却不能不负这一番的责任。

信陵君　侯嬴先生，你是打算……

侯　嬴　我只要确切地知道了晋鄙将军去世的消息，我就断然以一死来向魏国谢罪。

信陵君　（颇为吃惊）这岂不是我害了你？

侯　嬴　你怎么说出了这样的话！生死本是一条线上的东西。生是奋斗，死是休息。生是活跃，死是睡眠。我也是多少有点躲懒，才选了最安逸的路走。你怎么说是害了我呢？早一点去休息，这是年老人的特权。我倒要向你告罪的。（类似自语）恐怕还有年青的人也难免啦！

信陵君　你是说的如姬夫人吗？

侯　嬴　（仍似自语）将来追究起来的时候，总是难免的。不过，凡是一个有见识的人，能够辨别得出生死的分寸。有的时候，死是永生。有的时候，生不如死。究竟那样该喜欢，那样该害怕，那样该庆贺，那样该诅咒，一个有见识的人

是能够辨别清楚的。

信陵君沉默。

侯　嬴　公子，我看你有些抑郁，你还是走动一下的好；我到桥那边去替你看守，有人来了，我通知你。

信陵君　（拱手）多谢你。

侯嬴向桥上走去，隐没。

信陵君在城门前徘徊，时而望月，时而搔首，总不免有沉思之态。

有间，朱亥自城门洞内忽然咳嗽一声。

信陵君急忙奔隐于祠后。舞台右侧又远远有吹笙之声，由远而近。

一女子，身着黑衣，以黑纱蒙头盖面，仓皇自城中走出，揭开面纱，乃是如姬，四下张望一回，因不见信陵君，颇有失望神气，又将面纱罩上。正欲转身，侯女继其后跑出。

侯　女　（喘息）君夫人，你走得太快，我跟不上呢。

如　姬　你说他在这儿等我，怎么不见人呢？

侯　女　那是朱亥大叔咳嗽咳坏了。

如　姬　什么？

侯　女　城门那边踞着一个人，就是朱亥大叔啦。

如　姬　我并不是问他。

侯　女　是啦，是他咳错了嗽，让公子躲藏起来了。我去请他出来。（奔至祠后。）

信陵君随侯女由祠后转出，脱帽在手。如姬见之，亦揭去面纱，徙倚而前。

侯　女　（向桥头走去）我去告诉爹爹和朱亥大叔。（去后复转来，向城门洞走入。）

信陵君　（拱手致敬）我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样的地方，请君夫人出来，是很失礼的。不过实在是出于不得已。

如　姬　我们不要客套吧，你现在有什么事情需要我？

信陵君　因为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请君夫人帮忙。

如　姬　只要能够帮助你，就是需要我的生命，我也是不爱惜的。

信陵君　差不多是要用到君夫人的生命。

如　姬　那我很愉快，请你赶快告诉我吧。

信陵君　我现在所需要的是调动晋鄙的兵符，有了这兵符，我可以把晋鄙的十万大兵拿过手来，前去援救赵国，救了赵国。象我现在这样带领三千食客去，只是去送死。

如　姬　啊，这是件很容易的事，在前我们却没有想到。兵符，我知道，都是藏在国王的寝室里的，我很容易把它拿来。但我不知道调动晋鄙兵符是哪一种？

信陵君　那是伏虎形的虎符。背上有十一个错金书，叫作："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晋鄙。"左右都是一样，左边的一半，是在晋鄙手里，存在国王手里的是右边的一半。

如　姬　那很容易。我看见过在他的铠甲匣里。这东西是很要紧的，我不能托人转达，今晚我也没有方法再来。我怎么送给你呢？（略一沉思）好，这样吧。我明天要去替父亲上坟，我看就只好明天了，明天在父亲的坟上交给你，你能不能来？

信陵君　那样正好，我一定来。

右侧吹笙之声愈近。忽闻侯嬴与朱亥同时咳嗽一声。

信陵君　两边都有人来了，我非躲不可。君夫人请你保重！

如　姬　你还有什么话吩咐？

信陵君　没有什么。请你保重！

如　姬　那么，我回去了。我们明天再见。

信陵君　再见。（转入祠后。）

如姬将纱面罩上，向城门走去，在城门口与一蓝布蒙面之少女相遇，擦身而过。右边一青年由桥头出场，两手捧笙而吹，见女子即停止吹奏。女子将面复揭开，乃是朱亥之女。二人奔至神祠前，即相偎傍。

青　年　我没有想出你今晚来的这样早！

朱　女　今晚上凑巧，老主人睡得很早，我的一位女伴也不在啦。

青　年　那么，今晚上可以多玩一会儿了。

朱　女　不行，老主人的睡眠很浅，怕她一醒来不见我，那以后就没有方法出来了。

青　年　好的，要听你唱一遍《夷门桥》，我给你吹，你好唱。（吹笙。）

朱　女　（应笙而唱）

来到夷门桥，

来到夷门桥，

心爱的人儿见面了，

心爱的人儿见面了。

月儿高又高，
月儿皎又皎，
为什么鸡儿总要叫？
为什么鸡儿总要叫？

离别夷门桥，
离别夷门桥，
心爱的人儿分手了，
心爱的人儿分手了。

心儿要不焦，
心儿要不躁，
除非是坟里去睡觉，
除非是坟里去睡觉。

朱女唱毕，二人在祠前拥抱，行将接吻。

朱亥自城门走出。

朱　亥　（大喝一声）你们在这儿胡闹些什么？

二人大惊，朱女急蒙面飞奔入城，青年亦飞奔过桥，与出现于桥头之侯嬴迎头相碰，踉跄而去。信陵君亦同时由祠后转出，三人相对苦笑。

——幕　下

第 三 幕

如姬父之墓地，墓在左侧一带高地上，有白杨垂罩。有回栏，仅现后方与右侧靠后之一部分。有碑向右，上有古文铭记：正中一行为“皇考师昭之墓”六大字，其左下有“女如姬稽首”五小字。墓前一片广场，有少数天然石可供坐息。背墓靠右为一带城郭，即魏都大梁城之远景。其左，半分以上均为一片天宇。

中午时分，时闻鸡声。

幕开，信陵君着农人服装，以蓝巾蒙头，立坟台右后隅，倚锄向大梁城远望。另一人乃朱亥，亦着农人服装，背坐于广场天然石之一上，腰带上挂一镰刀，右旁一大竹篓，满盛杂草。

朱　亥　（不耐烦地起立，伸了一个懒腰之后，徘徊起来，自言自语）唉！等得真够焦人了。从天不见亮就来等起，等到公鸡都在叫中午了。（见信陵君不加理会，走至坟台下，隔栏与之语）信陵公子，我看你们总是迂阔得很，一定要什么虎符、马符，马马虎虎的。反正要我的铁椎说话，我们火速赶到荡阴去，把那老头儿捶扁就完事，要那什么虎符、马符来干嘛？

信陵君仍不加理会。

朱　亥　我在向你说话啦，公子，你听见没有？

信陵君　你那么大的声音怕大梁城里都听见了。

朱　亥　我实在等得不耐烦咾。昨天说走就走，只走了几里路就停下来。等，一等就是半天一夜。今天清早天不见亮又来等，又快等了半天。

信陵君　你耐心些啦。

朱　亥　耐心？还要怎么耐心！你们不是说：邯郸是危在旦夕吗？但为什么不星夜兼程赶路？你们说：要望我手里的四十斤大铁椎把晋鄙捶死，那么我们赶着去把他捶死就完事，为什么又在等什么劳什子虎符马符，马马虎虎呢？我真不知道你们的心是什么做成的！

信陵君　你着急有什么用呢？有道理，我们才在这儿等。如果没有道理，谁肯在这儿等呢？

朱　亥　我就是不懂得你们那一套鬼道理咾。侯嬴那老头儿什么都要讲道理，讲来讲去，只是卖弄一点鬼聪明。他爱挖苦我，说我朱亥是“双料大肥猪”，哼，我看他倒是一条“陈年老精猴”。他这一次分明是贪生怕死，却偏偏要编出一套诡计来，要你等什么虎符马符，马马虎虎的。他在演猴戏，却把我拿来当着狗，当着马。

信陵君　不要那么着急吧，我不止向你说过一次，你总不理会。

朱　亥　叫我怎么理会法？既说要靠我的铁椎说话，为什么又要等那骗人的鸟玩艺儿？——那玩艺儿连晋鄙都骗不了，还骗得了谁？

信陵君　（把锄头提起，向朱亥走来）哎，我告诉你吧！你的铁椎

是对付一个人说话的，虎符是对付全体十万人说话的。

朱　亥　捶死一个人，就要得到十万人，怎么不是对付十万人说话？

信陵君　捶死了一个人，十万人不一定服从你，要看是怎样捶法。如果有了虎符，晋鄙要迟疑，我们捶死他，就说他违抗王命。十万人是不会说话的。如果没有虎符，你便要捶死晋鄙，那就是你违抗王命。十万人是要说话的啦。

朱　亥　吓吓，吓吓，吓？（仿佛恍然大悟。）

信陵君　你一个大铁椎捶得尽十万人吗？就通被你捶光了，又拿什么去打仗？你想想看罢。

朱　亥　（哑口无言，只是用两手搔首）吓吓，吓吓，我把事情看得太简单，就和捶死一条狗子那么样啦。

信陵君　就是这捶死狗子的生活把你弄坏了，把你弄得很粗暴。一个人应该有些好生之德，就是捶死一条狗，也不应该看得太容易，更何况是一位有功于国的人！晋鄙将军是在我父亲的一代就有功于我们魏国的老将，兵士们都服从他。我们所希望的，最好是不要让他牺牲，要捶死他，实在是万不得已的。

朱　亥　好咾，我懂到咾。（以两手掩着面孔在广场上盘旋，接着又握着拳头打自己的臀部）我究竟只是一条猪，一条双料大肥猪，什么都不懂。你该打，该打！（接连自行击打。）

信陵君　（微笑）朱大，你这人很天真，很有趣。其实我也是老早等得着急了，而且我还很担心呢。

朱　亥　吓，有什么担心的事？

信陵君　我担心如姬夫人没有弄成功，被国王发觉了，那可受不了啦。

朱　亥　（急于生出同情的反应，以掌拍大腿）对啦，国王一定处死她。（慌张地）怎么办？这怎么办？

信陵君　请你到那边路上去看看吧。要是再没有人来，率性请你进城去找找侯生。

朱　亥　好，好，我就去，我就去。（急急忙忙向右后隅跑去。）

信陵君　（呼止之）不要忙，你请先到侯夫人坟上去看看，怕他们先到了那儿。

朱　亥　好。（又急急忙忙转向左后隅跑去，下。）

信陵君一人复步上石阶，倚锄而立，向城方怅望。

有间，朱亥由原道折返。

朱　亥　糟糕，那边也没有人。一定是出了岔子，我要立刻跑去看看侯生。（向右后隅跑去。）

信陵君　（略加考虑，复制止之）你转来吧。假使是出了岔子，你回到城去也是枉然。我看你还是回夷门村去，通知我的姐姐，要她不要担心。请你告诉她，说我再等一会儿也就回来。我在这儿再等一会，无论有没有人来，我都要赶着回夷门村去的。

朱　亥　那样也好。（指广场上之背篓）这背篓呢？

信陵君　就放在这儿。

朱　亥　好，我走了。（向左前方下。）

信陵君将锄倚于栏次，在墓台上徘徊。有间。

侯嬴荷一竹帚，仓皇由右后隅飞跑入场。

信陵君　(惊喜)呵，侯生先生，你这时候才来，我等了你整半天了！

侯　嬴　出了岔子啦，公子！

信陵君　怎么？被发觉了吗？

侯　嬴　没有那么严重，国王和如姬夫人一道来了。

信陵君　已经到了吗？

侯　嬴　我同女儿在东门外等如姬夫人，尽等也不见来。一直到刚才，我才看见国王和如姬夫人同路走出东门，还有几名卫士跟随着。因此我便先跑来通知你。他们总还有一会儿才得到。

信陵君　我怎么办？

侯　嬴　回避一下的好吧！

信陵君　我倒想索性再和国王见一次面。

侯　嬴　你换了这样的装束，他首先就会疑心你。

信陵君　我的衣服是藏在那个背篓里面的，我立刻可以改变过来。待我改了装之后，我要到这儿来和国王见面，我要再向他劝告一次。

侯　嬴　那样也是一个办法，总要不失掉接受虎符的机会。不然又会拖延时日的。

信陵君　(将背篓背上)那坟台上有一把锄头，请你把它掩藏起来。(向左后下。)

侯嬴上坟台将锄头拾起，藏于左侧幕后。以竹帚打扫坟台，扫毕，便下阶打扫广场。

如姬与魏王由右后隅入场，卫士二人随后，均荷长矛。其一人

手提竹篮，另一人携桂花一大枝。

侯嬴见魏王出场，急将竹帚放置墓栏后僻静处，上前鞠躬迎接。

侯　嬴　小吏夷门监者侯嬴恭迎大王与君夫人。

魏　王　哦，侯嬴，你没有跟着无忌一道去吗？

侯　嬴　小吏有职务在身，不敢放弃职守。

魏　王　听说那位九十多岁的唐雎老头子也跟着去了啦。

侯　嬴　是，小吏也听到这样的风声。不过据小吏所听到的消息，无忌公子们并没有走。他们只是在这儿附近的夷门村上逗留。

魏　王　（笑出）啊哈哈哈……他们还没有走吗？足见得那一群大豪杰也不过只是一批狐群狗党而已。啊哈哈哈……

侯　嬴　是，那些人除掉摇唇鼓舌之外，实在也没有多么大的本领。

魏　王　哼，可怜无忌那个傻瓜，盛气凌人。他在我面前不知道夸过多少次海口。说他们是要怎样怎样的视死如归，又要怎样怎样的赴汤蹈火，说得一个天花乱坠。哼，到头还不是一群贪生怕死的浑蛋！

侯　嬴　贪生怕死本来是人之常情。他们和平常人也并没有两样。

魏　王　对啦，侯嬴，我看你这人倒还明白道理。你做夷门监者已经多少年了？

侯　嬴　已经四十年了。

魏　王　怎样老是不升官啦？

侯　嬴　微臣的才具就只有这么一点，再大的职分，我不能胜任。

魏　王　不，我看你这人很有本领。我回头是一定要重用你的。那位唐雎老头儿，你和他很熟吧？

侯　嬴　是，他是我的一位老朋友。

魏　王　听说他有一项本领，能够钩魂摄魄。你一个人心里有什么阴谋，他把法术一施到你身上，就可以叫你自己吐露出来。他是不是有这样的本领？

侯　嬴　是，他是有这项本领的。把如姬夫人的太翁毒死了的那位凶手，就是他使用他的法术破获了的啦。

魏　王　这个人我也很想重用他，你看他是不是会跟着无忌跑掉？

侯　嬴　只要大王能够重用他，我看他不会跑。

魏　王　我从前没有想到，有这么一个人，实在大有用处。譬如我宫里面的一些妃嫔，我朝廷上的一些大臣，他们的真心实意我一点也不知道。有了这么一个人，我可以教他对每一个人都施用一次法术，把他们的心意考验出来。那我就可以更加放心了。

在魏王与侯生对话中，如姬由卫士甲接受了桂花，先行捧去，分插在其父墓前两畔。

此刻正由坟台走下，又由卫士乙手中接受竹篮，携往坟台，方上阶。

魏　王　如姬，就是你的心，也正是我所想考验的。

如　姬　（止步回顾）你何不就叫他来考验我呢？就在我父亲

的坟墓面前，让他来把我的心迹考验给你看。

魏　王　那很好，侯嬴，你就到夷门村去，赶快把唐雎叫来。（又向侍立于身后之卫士）你们跟着一道去，如果那老头儿不肯来，就把他抓来。

卫士甲乙　（直立应命）是。（侧身候侯嬴。）

侯　嬴　（向魏王及如姬行垂拱礼）小臣便暂时告罪了。

魏　王　你快去，快来。

侯　嬴　是。

侯嬴正欲向左前方下场时，信陵君已更易便装，上场。迎头相遇。

侯　嬴　啊，公子无忌到了。（伫俟一侧，稍停而下。）

卫士甲、乙随其后下。

信陵君　（趋至国王及如姬前拱手致敬）王兄和君夫人午安。

如姬答礼，魏王不甚理会。

魏　王　你来干什么的？

信陵君　我在这侧近散步，在路上听见过路的人说，国王和王妃都来扫墓来了。所以我特来候安。

魏　王　你怎么还没有去赴汤蹈火呢？不是说你昨天动身吗？

信陵君　我确是昨天中午动身的，但兴高采烈的走到夷门村，我便踌躇起来了。同去的人也多在埋怨，都说拿三千人去和秦国的几十万大兵作对，真真是以肉投饿虎。我看到这样的情形，实在也是不能不踌躇了。

魏　王　哼，你那些食客先生们，不都是天下的大贤人、大豪

杰吗？

信陵君　（微微地叹息）哎，岁寒然后知松柏，没有经过患难，一个人的真面目实在也不容易知道。

魏　王　吓吓，仅仅隔了一天晚上，你好象增加了很多阅历啦。

信陵君　可不是吗！从前听说伍子胥过昭关，一夜头发白，我还不大相信，现在是亲自身当其境了。阿哥，小弟昨夜晚实在苦了一夜，我的头发恐怕也有些翻白了的吧？

如姬伫立台阶，听信陵君陈述，至此颇觉失望，独自提篮至墓前，取出果品陈列。

魏　王　（继续着）你打算怎么样？

信陵君　我实在有点踌躇，要请阿哥指示我。

魏　王　假使你一定要我给你什么指示的话，我劝你最好安分一点。

信陵君　（鞠躬）是，应该要怎样才算安分？

魏　王　怎样？不说，你想来也是知道的。第一，你不要事事和我作对。古人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① 魏国既有我做国君，你便要少在老百姓当中去出些主意，不要专门向愚蠢的人们讨好！

信陵君　是，其次呢？

魏　王　其次吗？你那一破篮子的什么食客，应该解散了。你伙结着那一批无业的游民，专门干些说长道短、挑拨离间

① 语出《礼·曾子问》："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

的勾当。我老早就看不顺眼，老早就想给你解散的。不过看在老人的份上，我没有过分地使你难堪。我也知道你那一批材料，并成不了什么气候。天大的本领，只是夸夸海口。满嘴的礼义廉耻，一肚皮的鸡鸣狗盗。你经过了这一次小教训，也应该睁开你的眼睛了！

如姬对二人言论，不作理会，独自跪于墓前默祷。

信陵君　（拱手）阿哥，多谢你的指示。希望你看在弟兄骨肉的情份上，把我的过错一概容恕。

魏　王　我对你并没有什么，自信我这个做兄长的也是够了份的。

信陵君　多谢你。我以后要照着你的指示去做。但请你看在弟兄骨肉的情份上，还允许我一件事。

魏　王　一件什么事？

信陵君　我希望你把晋鄙手下的兵，至少分一部分给我。

魏　王　唔，什么？你在说什么？

信陵君　（自语般地）唉，有得一万人或者两万人都好。如果我有得一万人的精兵，我一定可以把秦兵打败。

魏　王　你在说什么梦话？你！

信陵君　是的，的确是梦话，是在说着我幻想中的一个美丽的梦。我想，要打败秦国，也并不是什么难事。秦国只是一个好战喜功的国家，不讲信义，不顾廉耻，专一的贪得好利；只要有利益的地方，就是亲戚兄弟都不相照顾。秦国的兵诚然会打仗，但他们为什么能够打仗？我是明白的。他们是全靠有重赏的利诱，有严刑的威逼。他们只是一

些被威逼利诱而成的鸷鸟猛兽的集团，但这些鸷鸟猛兽不是不可以克服的。

如姬此时已默祷毕，起立，倚栏倾听。

魏　王　（感觉不愉快，但故意纵容，有如猫之戏鼠）唔，你的梦满有趣，我希望你把它做圆。

信陵君　真的，并不是不能克服的。但要看我们拿什么东西去克服它。这东西也是俯拾即是的。秦国驱遣着鸷禽猛兽来屠戮中原各国的人民，我们就应该团集起中原的民众去扫荡那些禽兽。（顿）要怎样才可以使得人民团结呢？这也简单，就是要在乎把人当成人。我们人和人的关系如果能够象兄弟骨肉一样，互相亲爱，互相敬重，互相怜惜，互相扶持，使我们一个万乘之国就如象一个大的家庭，没有阴谋，没有诡计，没有自私自利，没有自暴自弃，大家开诚布公，通力合作，有一分力量尽一分，有十分力量尽十分，出力求其多，取用求其少，把有用的东西积蓄起来谋大家的利益，这样是可以把人民团结得比铁还要坚固的。（又停）要说这些办法困难吗？又何尝困难呢？一个好的家庭都是办到了的。一个家庭里面，夫妻长幼，兄弟父子之间，哪有什么计较？你把我当成人，我把你当成人，相互的把人当成人，这就是克服秦兵的秘诀，也就是治国平天下的秘诀。

魏　王　唔，你的话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治国平天下，照你的办法看来，也好象平常得很，简直就给翻一个手掌一样啦。（作手势。）

信陵君　是的，真真是易如反掌。不过现在的列国，谁也不肯把这易如反掌的事来做一做。秦国还有严刑重赏来驱迫它的人民成为虎狼，而齐、楚、燕、赵诸国，却一律的是有功不赏，有罪不罚，相倾以诈，相视以贼，田单见疑于齐①，乐毅被逐于燕②，廉颇受谗于赵③，屈原沉渊于楚，不重贤士，不爱人民，只是以横征暴敛来把人民当成牛马。你想，你把一些牛马去，怎样能够抵挡虎狼呢？所以虎狼的秦国也就所向无敌了。

魏　王　我们魏国当然也是使你看不上眼的喽，我平常也太把你委屈了，是不是？

信陵君　我是丝毫委屈也没有受过。而且我们魏国我是觉得具有无穷的希望。我们魏国是中原的心脏，中原的中原。殷朝的故都④是在我们的境内，我们是中原文物开化得最早的地方。五岳的中岳嵩山⑤也在我们的境内，我们所处的，真真的"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地位呀。只要我们能够把人当成人，只要我们能够把老百姓看成

---

① 田单，战国时齐将。前二八四年，齐为燕所破，单用计大败燕军，恢复国土，迎立齐襄王，为相，封安平君。后襄王疑田单谋其位，欲杀之，幸有人调护得免于难。

② 乐毅，战国时燕将。燕昭王二十八年（前二八四年），率赵、楚、韩、魏、燕五国之兵伐齐，下七十余城，因功封于昌国（今山东淄博东南），号昌国君。燕昭王死，惠王立，中齐反间计，疑乐毅。毅奔赵。

③ 廉颇，战国时赵之名将，屡立战功，封信平君。赵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乐乘代廉颇，颇怒而奔魏之大梁。

④ 指殷朝先都亳（今安徽亳县），后都朝歌（今河南淇县）。

⑤ 在今河南登封县北。

自己的兄弟手足一样，只要我们能够把一国看成我们自己的一家，那真真是可以“朝秦楚而抚四夷”①了。

魏　王　哦，你这个梦真是美丽而宏大。但在“朝秦楚而抚四夷”的时候，我看还须得有一样要紧的节目。

信陵君　是什么呢？

魏　王　便是须得你来做皇帝啦！

信陵君默然。

魏　王　不然的话你的梦还算是没有做圆！（现出本相）哼，我告诉你，你还是少做些梦的好！把老百姓当成兄弟骨肉，说得真好听！我倒希望兄弟骨肉把我当成老百姓啦！老百姓是最讲究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现在的一些英雄豪杰，都是以幼凌长，以下犯上，男不象男，女不象女。你们在干些什么鬼，你怕我不知道？

信陵君与如姬闻此，同时表示惊异。

魏　王　我告诉你，我刚才的话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你少在老百姓面前做些挑拨离间的工作！你少捣些鬼！而且你那批流氓痞棍，从今天起就给我解散！我命令你解散！你要不解散，我就要派兵来剿灭你们，把你们杀得一干二净！

信陵君　阿哥，你何必这样盛怒呢？解散是不成问题的，兄弟这一次把他们带到赵国去，不是比解散还要更加干脆吗？

---

① 语出《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谓齐宣王："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

魏　王　那你们为什么还不走？你们为什么还在我大梁城外流连？

信陵君　因为是去父母之邦，不免有点依恋。

魏　王　哼，依恋！父母之邦！你依恋的是什么，你怕我不知道！

信陵君　阿哥，请你看在弟兄的情份上，我实在不好有过分的要求，我所依恋的是想要点兵。你好不好把晋鄙的兵暂时分一万人给我？

魏　王　（不加理会）哼！

信陵君　就有得六七千人也好啦！

魏　王　（大叫）六七千人？办不到，一个人花花也不能给你！

信陵君　阿哥，你怎这样绝情呢？

魏　王　哼，我的人通是牛马啦，拿去抵不着虎狼吃。你不想爱你的食客，我却想爱我的牛马。这是我的尽头话。你要不把你的食客们解散，就限你在今天下午开起走！不准再在我大梁城外逗留！

信陵君　我是绝对服从你的命令，我今天下午一定动身，我现在就可以去传达你的命令。（拱手欲下。）

魏　王　（制止之）不，你不必着急，还要请你再留一步。

信陵君　还有什么命令？

魏　王　我刚才叫侯嬴去叫那位唐雎老头子去了。我要叫他在你面前演点法术给你看。

信陵君　你要叫他演点什么法术呢？

魏　王　你是使用过的啦，就是他的钩魂摄魄术。

信陵君　是，在替君夫人的太翁报仇的时候使用过。

魏　王　你就为了有过这一件事，你收揽了一个女人的心，我是很明白的。

信陵君　阿哥，你怎么这样说？

魏　王　你在这儿徘徊观望，依依不舍的，究竟为的是什么，你怕我不知道！

信陵君与如姬惊愕，无言。

魏　王　你们背着我在干些什么鬼，你怕我不知道！

信陵君与如姬愈惊愕，但无言。

魏　王　你们那胸怀里，怀的是什么鬼胎，你怕我不知道！

信陵君与如姬愈益惊愕，但仍无言。

魏　王　我知道，我一切都明白，我看得很清楚。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傻瓜啦！你们有胆量，便把你们的胸襟袒开出来，袒开出来见见天日！！

信陵君与如姬面面相觑，无言可答。

魏　王　（苦笑）哼，你们害怕得那么厉害，把你们的亏心事说穿了吧，唔？你们有胆量就坦白地招认啦！敢不敢？

信陵君与如姬依旧。

魏　王　哼，你们都是一些鸡鸣狗盗之徒！要想你们坦白地招认，那怕比叫禽兽说话还要困难。（又故意亲密地）但我要效法你啦，公子无忌，你从前利用唐雎使一个心虚的罪人把自己的心坎吐露了，我今天却要如法泡制。

如姬态度平复，但信陵君仍感惶恐。

魏　王　无忌，我简切了当的告诉你吧。你是爱如姬的，是

不是？……你说不出话来了吧。……但你要爱她，老实说，我倒满不在乎，我倒反而高兴。而且如果爱她的人愈见多，那我愈见高兴。她实在是值得人爱啦。她是我自己的东西。我自己的东西，人家要说好，我当然高兴。我自己的马儿，人家要说是千里马，要说是骅骝骐骥，我怎得不高兴？我自己的玉石，人家要说是连城璧①，要说是结绿和璞②，我怎得不高兴？问题就在这马儿和玉石的态度上啦。就象玉石那样，它只是逗人爱，并不晓得爱人，那可没有问题。因为我只要它可爱，并不问它爱不爱我。但要如象马儿，它是晓得爱人的，它就不爱我，都不要紧，但假如它要爱别人，那我可就不能够高兴。你懂得我的意思了吗？

如姬愈平淡自若，信陵君仍踌躇无言。

魏　王　我看你不必难过。我今天也并不想考验你。你的想头是无须乎考验的，我知道得很清楚。我想考验的就是如姬。我们刚才已经约好了，如姬说：她是经得起考验，她要在她父亲的坟墓面前把她的心考验给我看。我看，你看看也是很有趣的。我相信你也一定是高兴看的。我要考验她的心，究竟是不是爱你；究竟在她的内心坎里，是不是想做你的夫人。你说，这不是很好玩的吗？吓吓？

---

①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惠文王时，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闻之，使人遗赵王书，愿以十五城请易璧。"后称和氏璧为连城璧。

② 结绿、和璞皆为美玉。《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周有砥砨，宋有结绿，梁有县藜，楚有和璞，此四宝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为天下名器。"

如　姬　（由坟台步下，平淡地）考验，我是经得起的，但在考验之前，我们先要规定明白。

魏　王　由你啦，你要提出什么规定？

如　姬　你说过：我不爱你也不要紧的啦？

魏　王　不要紧，丝毫也不要紧。而且也无需乎考验，你不晓得爱我，我是老早就明白的。

如　姬　你说你要考验我究竟爱不爱信陵公子，但这爱是有种种意义的，有朋友的爱，有师弟的爱，有骨肉的爱，有其它的爱，应该要限定于那一种爱？

魏　王　我已经说明白了，要看你在你的内心坎里面，是不是想做他的夫人。

如　姬　那要算是情爱了。

魏　王　不管名称是什么，总之就是你想要他做你的丈夫的那种爱。

如　姬　假使我对于公子并没有那种爱情的时候呢？

魏　王　那就一切都没有问题。

如　姬　有的时候呢？

魏　王　有的时候呵？哼！我跨下的马儿假如有爱别人的时候呵，我要把它剁成泥，烧成灰，向大风中吹播。而且我还要把它所爱的，也剁成泥，烧成灰，向大风中吹播。

如　姬　（笑出）哈哈哈，你那样吹播了，马灰和人灰不是四处都合成了一体吗？

魏　王　哼，只要你们高兴那样地合成一体，就让你们四处去拼合吧。反正也没有好久的时刻了。（很焦躁地在广场中以

急骤的步武来回踯躅）侯嬴去了这一半天，怎么还不见转来呀！（忽然怒叱）你们是木头做的吗？走一个人去看看啦！

信陵君　那么，让我去好吧。（向左前方走去，行至坟台附近。）

魏　王　（制止之）不行，你不能走！你走了还成事！（向如姬）如姬，你去！你赶快去！

如　姬　我去了是不会转来的。

魏　王　谅你也不敢！

如　姬　你能那样相信，那我就去吧。（向左前方下。）

魏王仍以急骤步武在场中盘旋。

信陵君移至坟台阶段，坐下，以两手撑其头，俯视作沉思之态。二人均无言。

有间，魏太妃被朱女与侯女扶着由左后隅入场。

魏　王　哦，太妃，你也来了。

魏太妃　我来看你们来了。

信陵君闻之，急遽抬头，见魏太妃，母子均同时惊诧。信陵君急起立。魏太妃将步武加速，行至场中立定，朱女、侯女侍于其后。魏王立于其右侧。

魏太妃　哦，无忌，你怎么也在这儿？你怎么还没有走？

信陵君　我们还没有走，因为还有点事情没有准备好。我们昨天晚上就在夷门村上停了下来。刚才我到这儿来散步，适逢阿哥们也到这儿来上坟来了。

魏太妃　你姐姐也还没有走吗？

信陵君　都没有走。

魏太妃　那你们昨晚上为什么不回家？

信陵君　我是因为邻里已经饯过行，不便再回去。姐姐是怕和母亲再别离一次，又要使母亲伤心一次。

魏太妃　你们到底还有什么事没有准备好？

信陵君　倒没有什么好了不起的事，不过走得太匆忙了，有好些朋友还有点小事情要交代。

魏　王　（插入）哼，说得好干脆！你有什么事在等，我最清楚。

魏太妃　（向魏王）如姬到什么地方去了？

魏　王　我叫她往夷门村去催唐雎去了。

魏太妃　我刚才带着阿朱到侯生夫人的坟上去来，遇着了侯女儿，她说大王和王妃都来上坟来了。又说她的父亲也在这边，怎么侯生也不见呢？

魏　王　我也派他去请唐雎去了。

魏太妃　无忌等的什么你最清楚，他到底等的是什么？

魏　王　他等的吗？他等的是再和--个女人见面！

魏太妃　你说的是谁？

魏　王　我的妃子如姬啦！

魏太妃　（沉闷了一忽，向信陵君）你不会那么狂妄吧！

信陵君俯首无言。

魏　王　哼，太妃，你该清楚了啦，现今的人不比从前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成了家常茶饭，更何况还是兄弟叔嫂！刚才我在这儿说了他们好半天，已经说得他仓皇失措、哑口无言了。你想，他素来是那样负气的人，昨天说走就走，但又停顿了下来，停顿了一天一夜，偷偷摸摸地躲藏着连自己的母亲都不见面，偏偏又到这儿来盘旋。他不是分

明晓得如姬要到这儿来，企图来和她幽会一下的吗？昨天晚上我醉了，如姬也出来过，她说是到太妃那里去，太妃早睡了。……

魏太妃　是的，昨天晚上我睡得很早，没打二更，我便睡了。

魏　王　我疑心也是无忌在作怪啦。

魏太妃　无忌，你是不是在干着这些暧昧的事？

信陵君欲语，复隐忍。

魏　王　（急急制止着）太妃，你不必问他。你这样问他，他也断然不会有真话对你说的。他的心窍我是给他看穿了，其实用不着要他说。我想要知道的不是他，倒是如姬。刚才我们在这儿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无忌要爱如姬，我不想追究。如姬不爱我，我也很知道。但我要知道的，是如姬究竟爱不爱他。

此时如姬与侯嬴、唐雎由左后隅出场。卫士甲、乙随后。唐雎年已九十余，白髯白发，人甚矮小，手执杖，但精神甚健旺。

魏太妃　你们的事情，我真有点不大明白。

魏　王　（瞥见唐雎等）好了，现在也把唐雎找来了。我就要考验如姬的心，考验她究竟爱不爱无忌。

如　姬　（进前，先向魏太妃敬礼）太妃，你几时出来的？（侍立魏太妃之右侧。）

魏太妃　我刚才才到。在家里有些气闷，我带着阿朱去上侯生夫人的坟。在坟上遇见侯女儿，她说大王和你都在这边，我也就到这边来看看你们了。没有想出又看见无忌。你们发生过什么口角吗？

如　姬　没有，是大王一向的脾气又发了。他总是爱猜疑。

魏　王　哼，猜疑！回头你自己吐露出来了的时候，就明白了。

如　姬　你总要猜疑，我也百口莫辩。反正唐雎先生是请来了，我在半路上碰见了他们，你要考验我，就请他考验好了。

魏　王　好，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考验了。趁着太妃也在这儿，正是各方面都有对证。（招唐雎）唐雎，你过来。

唐　雎　（进前，向魏太妃及魏王敬礼）太妃和大王午安。（退立于信陵君之次。）

魏　王　唐雎，我知道你懂得钩魂摄魄术。一个人心里有什么秘密，你一施用法术，就可以叫他自己吐露出来。我现在就要请你对如姬施用一下这个法术。

唐　雎　是，我刚才已经听见侯生和如姬夫人讲过。

魏　王　那就请你开始施法。

唐　雎　是。（向如姬）请君夫人坐在那坟台的最高一段的阶段上去。

如姬如嘱就座，余人均向望之。

唐　雎　请把眼睛闭拢，两手放在膝头上，全身不要用力。

如姬如嘱行之。唐雎升阶，将杖倚于栏次，以两手抚摩如姬之头，并顺次抚摩其肩及两手，如此者二遍，如姬渐次呈出睡眠状态。

唐　雎　（向魏王）大王，你打算问些什么？我可以替你传达。

魏　王　你先问她：究竟爱不爱我？

唐　睢　你对于国王是不是有真诚的爱？

如　姬　（声音须稍含糊而迂缓）不，我不爱他，我丝毫也不爱他。他没有把我当成人，他只把我当成了他的马儿，当成了他的玩具，我实在一点也不爱他。

唐　睢　还要问些什么呢？

魏　王　你问她：昨天晚上打二更的时候，究竟到什么地方去来？

信陵君闻此问，目视侯嬴，但侯嬴泰然。

唐　睢　昨晚二更时分，你到过什么地方？

如　姬　（声音稍含糊而迂缓）我到太妃那里去，太妃已经睡了。我便没有惊扰她。除此以外，我没有到过什么地方。

唐　睢　再问什么呢？

魏　王　无忌向她求过什么没有？

唐　睢　公子无忌是不是向你求过什么？

如　姬　公子无忌吗？他是连话都不同我讲的人，他不曾向我求过什么，不过我知道，他是可怜我的。他是把人当成人的人，他可怜我没有受到人的待遇。他也可怜一切的人都没有受到人的待遇。

魏　王　她向无忌求过什么没有？

唐　睢　你是不是向公子无忌求过什么呢？

如　姬　我吗？求过的，我求过他一次。

魏　王　（急迫地）求的什么？

唐　睢　你求的什么啦？

如　姬　求他替我父亲报仇。我父亲被人毒害了，国王以下

为我找寻仇人，找了三年都没有找到。后来我向无忌公子哭，请他费心，他便帮我把仇人找出来杀了。我是很感激他的，他是我的恩人。

魏　王　无忌没有夫人，如果要娶她的时候，她高不高兴？

唐　雎　象公子无忌那样的人，你喜欢不喜欢做他的内助呢？

如　姬　我没有那样的资格，他也不会要我的。他是不愿意有家室的人，魏国便是他的家，四海便是他的家啦。

魏　王　她很关心无忌吗？

唐　雎　你是不是很关心信陵公子？

如　姬　我很关心他，因为我敬仰他。我怕他得不到好死，因为有人要陷害他。陷害他的人就在他的眼面前。他怕他篡他的位，要想把他谋死。……

魏　王　（着急）不要让她胡说八道！

唐　雎　你在胡说八道吗？

如　姬　我没有胡说八道。想陷害他的人今天清早已经派人到荡阴去通知晋鄙，要他在公子路过的时候，把他暗杀，把那三千食客，斩尽杀绝。

魏　王　（愈着急）赶快把法术解了，简直是胡说八道！！

唐雎将两手抚摩如姬之头，顺次由肩及其手，如此者三遍。

唐　雎　（命令如姬）把眼睛睁开，可以醒来了。

如　姬　（两眼微启，以两手揉之，如睡初觉，欲欠伸而极力制止之）已经考验完了吗？我说过些什么话？我自己一点也不知道。

魏　王　哼，简直是邪术殃民，妖言惑众！（命令卫士甲、乙）你们

把这个老头子给我抓起来，不准他到别处去兴妖作怪！

唐　雎　大王，是你要我来施法术的，怎么把我捉着了？

魏　王　赶快把他抓起走。

唐雎扶杖将下阶，为卫士甲、乙所挟制。

此刻朱亥已易装，与平原君夫人及女兵二人由左前方入场。

平原君夫人见魏太妃，即趋至其前。

平原君夫人　妈，你出来了吗？

魏太妃尚未回答。

魏　王　（瞥见平原君夫人等）呵！亡国现象的妖怪们又来了，我受不了！（挥如姬）走！我们快走！

余人均瞠然。

如　姬　（无言，起立自墓前将竹篮取得，复步下台阶，行至魏太妃及平原君夫人前敬礼）我们就先走一步了。

魏太妃　请便。

魏　王　（向信陵君）无忌，你要听清楚，我再给你说一遍。你得把你的食客给我解散。你要不解散，今天就得全体离开大梁。不然我要剿灭你们。（命令卫士及如姬）走！

卫士挟唐雎前行，魏王及如姬随之，由右后隅下。

平原君夫人　（向信陵君）无忌，是怎么一回事？

信陵君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魏太妃　无忌，你们的感情实在闹得太坏了。你为什么还要逗留？即使如姬夫人刚才所说的话是真的，我看晋鄙是不会那样做的。他虽然是一员武将，但他平时是不肯乱杀人的。你们无论如何是应该走了。娘的事情也用不着

你们担心。

信陵君　是的，我无论如何在今天下午一定走，请母亲放心。

魏太妃　那很好。（向师昭墓遥拜一揖，回向平原君夫人）我要到夷门村去替你们送行，到那边去再和你谈谈。

平原君夫人　那会把妈太劳顿了吧。

魏太妃　不，我不看见你们走，我不放心。

侯　嬴　朱亥，就请你领路，把太妃们先引到夷门村去，我同公子在这儿再商量一点小事情，立刻就来。

朱　亥　是，我会引路。

平原君夫人　（向师昭墓一揖）那么我扶着妈走。（扶持魏太妃。）

朱亥前行，领魏太妃及余人向左前方下。

信陵君　今天可真把我弄糊涂了，我提心吊胆的在这儿呆了好半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啦？唐雎老先生的法术不灵了吗？

侯　嬴　（发笑）公子，你真有些糊涂。唐雎先生并没有认真施他的法术，他只是做了做样子罢了。

信陵君　（恍悟）哦，难怪得。真真是使我提心吊胆了好一会。不过，从昨天晚上起，一直到现在，也枉费了不少的心机。结果什么也没有得到手，反而把唐雎先生失掉了。

侯　嬴　公子，你请放心，唐雎先生是不会遇害的。你还没有换装转来之前，国王在这儿向我说过，他是要重用他的。他要仰仗他的法术来考验人呢。

信陵君　只是如姬夫人始终没有机会说到那件事情上来啦。

侯　嬴　她刚才在路上递了一个小包给我，要我转送给你。

(自怀中取出小包授之。)

信陵君　(受之,喜出意外)啊,她是拿来了。(急忙展视,取出半面虎符)啊,她真个把虎符拿来了!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恩惠呀!我无忌和三千食客的生命就全靠你得到解救,邯郸全城居民的生命就全靠你得到解救,赵国全国人的生命也就全靠你得到解救,说不定将来我们全中原人的生命也要全靠你得到解救的啦!如姬夫人,你聪明、勇敢、慈惠的夫人呀,我感激你。(拱手向右后隅空漠中遥拜。)

朱女突由左前隅墓栏后探头望出。

朱　女　信陵公子,太妃要我来催你,要你早一点过那边去。

信陵君、侯嬴为之愕然。

——幕　下

第 四 幕

与第一幕同，在五日之后，适当中秋节。室中画帘尽卷。壁龛中魏昭王像前一矮长案，上陈果品三盂，酒三爵。果品为石榴、红枣、佛手。案上两侧有二壶，插有桂花、白芒、桔梗诸事。室内及廊上悬有灯彩。园中树上亦多悬小灯，灯火均已着光。

幕开，魏太妃坐于室中正面，靠琴柱偏左。如姬坐于左侧，面向右，其前有低案，上陈七弦琴。

左手回廊上二宫女跪侍。

魏太妃　（向左侧幔内）阿朱，你们怎么还不赶快出来？宫里的跳月会快要开始了，君夫人等了你们好一会啦！

朱　女　（在幔内）就出来了。衣裳就要穿好了。

如　姬　不要着急，反正今晚宫里是要闹得很夜深的。

魏太妃　恐怕要闹个通夜吧？

如　姬　说不定啦，去年还闹了三个通夜呢。

魏太妃　一年四季偶尔有个节气，热闹一下，倒也很好。

如　姬　不过闹得太过分了，也亏精神的。

魏太妃　凡事都是一样，过分和不够都要不得。幸好一年的节气也还不算多，偶尔闹一两个通夜，在年青人不算一回

事。如果节气太多了，那可就不成事了。

如　姬　今年还有十万大兵在外，过节的兴趣自然又会减少些。

魏太妃　想到邯郸的情形，还要更加使人扫兴呢。算起日期来，无忌他们怕已经到了邯郸城下了。他们去了五天啦。

如　姬　时间也过得真快，太妃，你这里有没有消息回来？

魏太妃　还没有。认真说，我也不想有什么消息。反正是凶多吉少。三千人要去对抗几十万大兵，有什么好的消息能回来呢？

如　姬　一定会有。公子的食客们都是一以当千的啦。

魏太妃　一以当千？如果是做文章，出主意，或许可以说得过去。但是象打仗这样的事，一个人要抵得过十个人，恐怕也就难了。

如　姬　可是周武王不是以三千人打下天下吗？书上说："纣有亿兆臣为亿兆心，周有臣三千为一心。"① 公子无忌的三千食客也是一心一德的，我看一定可以得打退秦兵。

魏太妃　（含笑）我多谢你的安慰。但我不敢作过分的希望。

侯女扮张果老②，由右幔出场，其姿态与装束，一如《张果老歌》中所叙列者。须戴面具，唯初出场时，面具未戴，与风帽一顶同执于右手。左手执梭。

朱女扮牵牛③随其后，童子像貌，身披簑衣，右手执柳枝，左手

---

① 语出《书·周书·泰誓(上)》："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② 张果老，传说中八仙之一。

③ 牵牛，星宿名，亦称牛宿，俗称牛郎星，隔银河与织女星相对。

执鼓。有黄牛头部系于身前，尾部系于身后，表示为骑牛之状。

如　姬　（笑出）啊，你们今晚一定会大受欢迎的。

魏太妃　她们这两天什么事都没有做，就专门想这些玩意儿。

侯　女　我和朱妹妹两个，打算跳“牛郎织女”，他跳牛郎，我跳织女，服装来不及换，我就尽这张果老的装束跳织女了。回头我再跳“张果老”。

魏太妃　快些跳吧，君夫人等了你们好半天。

如　姬　你们在这儿跳一遍看看，我给你们弹琴。跳过后，再进宫去。

朱　女　那我们就开始。

侯　女　好的，我们就开始跳吧。（将风帽与张果老面具一并置于龛内短案旁。）

如姬开始弹琴。

侯、朱二女相向立，侯女在左，朱女在右。开始跳舞，并同唱《牛郎织女之歌》。

侯　女　（唱）天河涓涓水在流，
隔河织女望牵牛。
可怜身无双飞翼，
可怜水上无行舟。

朱　女　（唱）可怜水上无行舟，
牛郎还有一条牛。
骑着牛儿过河去，
奉劝姑娘莫再愁。

侯　女　（唱）织女何能不再愁？

骑牛过河好担忧。

天河水深牛背滑，

牛郎你又不会游！

朱　女　（唱）牛郎我本不会游，

河中淹死也甘休。

省得隔河长相望，

本是冤家不对头。

侯　女　（唱）织女我已不再愁，

牛郎你请不再忧。

你如淹死我也休，

抱梭投入河中流。

朱　女　（唱）牛郎我已不再忧，

织女你请不再愁。

我如淹死你也休，

牛儿从此得自由。

朱　女
侯　女　（合唱）牛郎和织女，

永远不分手。

化作天河水，

流到天尽头。

唱毕，余人均鼓掌。

如　姬　有趣，有趣。这歌辞和从前的不同，是你们自己编的吗？

朱　女　是侯姐姐按着老调子编的，她聪明就象一个小猴子。

侯　女　阿朱，你才象一条小白猪。

朱　女　你又忘了，我是你的情郎哥儿牛郎呢。

魏太妃　不要老是胡诌了，时间不待，让侯姐姐再跳“张果老”吧。

朱　女　好。“张果老”起码要跳三遍。（退至室中右前隅跪侍。）

侯女将梭放下，继将张果老面具戴上，加上风帽，改作驼背形。

如姬又开始弹琴。

侯　女　（随唱随作姿态）

张果老，
逗人笑，
眉长长过眼，
背驼高过脑。
目眇耳又聋，
胡须嘴下翘。
红风帽儿黄耳绊，
身上穿件红棉袄。

红棉袄，
短又小，
身长不过膝，
袖长长过爪。
一对鸭儿鞋，

一双黄腿套。

弓起背儿走起来，

就象一个猴儿跳。

侯女再唱再跳，朱女及二宫女亦同声和之。在歌舞中一男仆由园门急骤而入，行至阶前，向魏太妃敬礼，歌舞为之终止。

男　仆　启禀太妃，外面来了一群士兵，是从荡阴回来的，他们要见太妃。

魏太妃　（半忧半喜）呵，荡阴有人回来了。你去，请他们推选两三个人到我这儿来，我要亲自和他们谈话。其余的人你们好生款待。

男　仆　是，遵命。（敬礼，由原道下。）

魏太妃　（向如姬）认真说，荡阴的消息我不想听，但又不能不听。进宫去的时刻会耽搁了的。

如　姬　迟早不要紧，荡阴的消息是最要紧的。（回顾宫女）我们来把这些收拾到那边去。（起立，走向右前隅。）

宫女甲乙　（同时）是。（起身入室，将琴与案及坐褥等移置至右前隅。仍回原处跪侍。）

朱　女　这样太不好看，我要去换装。（入右幔。）

侯　女　我也去。（同入右幔。）

魏太妃起立，整饰衣貌，向前廊走去。

宫女二人由左阶下庭，转至前阶下侍立。

阿朱、阿侯易常服由右幔出，跪侍于室与廊之际。

男仆再入场，后跟兵士三人，一老兵，一壮兵，一少兵。

男　仆　启禀太妃，士兵们推选了三位进来请安。

老　兵
壮　兵　（同时屈一膝向魏太妃）向太妃请安。
少　兵

魏太妃　（答礼）不敢当。（指示如姬）这位是我们的君夫人。

老　兵
壮　兵　（同时屈一膝向如姬）向君夫人请安。
少　兵

如　姬　（答礼）多谢你们。

魏太妃　你们都是从荡阴回来的吗？

老　兵　是的，我们一共回来了两万人。有五千人回到了大梁。其余的一万五千人都分途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了。我们能够赶回大梁来过中秋节，实在要感谢信陵公子的恩德。

魏太妃　你们怎么会回来的？

壮　兵　信陵公子把我们放回来了。

魏太妃　他怎么能够放你们回来？

少　兵　他做了我们的领帅。他真是宽宏大度，能够体贴我们当兵的人。他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要我们回来。

老　兵　凡是父子同在当兵的，做父亲的回来。我的儿子是在当兵的。

壮　兵　弟兄同在当兵的，做兄长的回来。我的兄弟是在当兵的。

少　兵　是独儿子的就不必当兵。我的爹妈只养了我这一个儿子，要全靠我孝敬。

魏太妃　他怎么会当你们的领帅？晋鄙将军呢？

少　兵　被一位大汉子，一铁槌把他捶死了。

魏太妃　（吃惊）捶死了！是谁？

壮　兵　是信陵公子带去的一位大汉子。

老　兵　就是夷门大街上的那位屠户朱亥啦。

魏太妃　（愈见吃惊）怎么？朱亥会把晋鄙将军捶死？

老　兵　那老将军不听命令啦。国王派遣信陵公子去代替他，有虎符拿去和他合了符，但是他不肯相信，一定还要派人回来请示。信陵公子因为救赵国的事迫切，等不得他那样迂缓。朱亥在他旁边，袖管里藏着一个大铁槌，把袖管一挥，便正正打中在那老将军的头上，脑浆子都给他打出来了。

魏太妃　（愈益惊疑而至于失望）啊！为什么闹出了这样大的乱子？

如　姬　国王那边你们已经去报告过吗？

老　兵　另外有一批人到那边去了。

壮　兵　辛垣衍将军也从赵国回来啦。

少　兵　听说他要替晋鄙将军报仇呢。

如　姬　你们能够回来，是很高兴的吧？

少　兵　是的。不过我们也很愿意去打仗。

壮　兵　是信陵公子不许我们去。

老　兵　他说军令是应该服从的，所以我们就只得回来了。信陵公子也告诉过我们，回来之后也有应该做的事。要多种粮食，多造武器，送到前方。

壮　兵　我看，这一次我们一定会打胜仗，因为大家都齐心，

都想拚命啦。

少　兵　等不两天从邯郸一定会有捷报回来的。

如　姬　好，多谢你们。（向男仆）你可以把他们带出去，重重的犒赏他们。

男　仆　是。（促动兵士三人）你们同我一道出去。（下。）

老　兵
壮　兵　（向如姬与魏太妃敬礼）多谢君夫人，多谢太妃。（随男仆
少　兵

由原道下。）

魏太妃失望之极，几至不能支持，朱、侯二女起立扶持之，扶入室内，坐于原位。魏太妃将头斜倚于柱上。

如　姬　（命宫女二人）你们先回宫里去，太妃此刻不大舒服，我回头便回来。

宫女甲乙　（同时）是。（由园门下。）

如姬回至魏太妃前。

如　姬　（十分婉婉地）太妃，你很不舒服吗？

魏太妃　（勉强撑持）倒没有什么。我没有料到无忌会残忍到这样的地步。（渐渐伤心起来，忽地转身，在魏昭王像前伏地而泣诉）呵，我的先王，你的灵鉴不昧，请你谴责我！我辜负了你临终的嘱托，竟养下了这样一个残忍的儿子，我有什么面目来见你呀！（哭泣甚哀。）

如　姬　（从旁劝慰）太妃，请你不要这样伤心。我看公子是出于不得已的。他为了急于要救赵国，急于要救赵国的老百姓，才迫不得已做出了这样的事。赵国如果没有，我们

魏国也就难保，他也是急于要救我们魏国的。

魏太妃　君夫人，你知道，那晋鄙老将军是他父亲最信赖的一个人。他是我们魏国的干城。把这样一位好人，用阴谋来打死了，他还能够救得了什么魏国呀！你想，无忌他怎么会有得兵符到手？那不是假造了王符吗？兵符是假的，所以晋鄙老将军才不相信他。他真忍心，竟把那样一位老功臣打死。这不是罪上加罪吗？这无忌还算得是人吗？（起立，向空漠戟指）啊！无忌，我真没有想到，你竟这样的阴险，这样的残忍呀！你把你母亲的心伤了！（自捶其胸。）

侯、朱二女急挽其手而扶持之。

如　姬　（伏地向魏太妃敬礼）太妃，请你容恕我，我要向你请罪。

魏太妃　（答礼）不，倒是我应该向你请罪。

如　姬　不，太妃，一切都是我的不是。公子无忌的兵符是真的。他要杀死晋鄙，是因为晋鄙不服从，合了符，还要多生枝节，这是罪有应得。公子无忌的兵符是千真万确的啦！

魏太妃　千真万确的？怎么能到得他的手里？

如　姬　是我偷出来给他的。

魏太妃　（吃惊）啊，君夫人，是你那样做的？

如　姬　是，是我偷出来给他的。我感觉得公子无忌太危险，仅仅带领了三千人要去和几十万的秦兵对敌，那实在是太危险了。因此我才从国王的寝室里，把那半边虎符偷

了出来。那是放在他的铠甲匣里面的。就在上坟的那一天，我托侯生先生交给了公子。

魏太妃　（由悲愤转为忧虑）国王一清理起来，岂不是很危险的吗？

如　姬　是的，我很知道。但我要报答公子的恩，他为我报了杀父之仇，这项大恩我非报答不可。我为了要报他的恩，也为了要救他，什么危险我都是置诸度外的。

魏太妃　（愈见镇静）那你太危险了。国王的寝室，除你而外，很少人能够进去。这虎符的遗失一经发觉了，他立地就可以知道是谁拿出去的。

如　姬　是，我知道。我想，他现在一定在清查了。我现在要回到宫里去，向他自首。（起身欲行。）

魏太妃　自首？不，君夫人！（急挽之）你不可以去。你去，他会杀你！

如　姬　太妃，我不怕他杀。我现在很高兴，觉得做了一件很满意的事，就是死也是值得的。

魏太妃　不，君夫人，死是很容易的事，可你不能死。你应该做的事情还很多。你不是时常在说，要我们大家都能够把人当成人吗？你要大家都把人当成人，首先就不要自己糟蹋了自己！（顿）更何况你现在是我们大家的恩人啊！

如　姬　太妃，你怎么这样说？

魏太妃　是的，你是我的恩人，是我们大家的恩人。你把无忌救了，把无忌的三千食客救了。无忌如果能够把秦兵打

退，把邯郸解围，那都要算是你的恩德。你是把邯郸的人救了，把赵国的人救了，并且把天下的人都救了。

如　姬　要是那样，那是公子无忌的功劳。

魏太妃　不，如果没有你，连无忌自己都不能够保呢。你想，你怎么能够死得？

如　姬　太妃，我自己就不去自首，国王也会要来的。我已经无路可走。

魏太妃　不，你还可以逃走。

如　姬　逃走？

魏太妃　是，你还可以逃走。

如　姬　我逃到哪儿去呢？

魏太妃　你可以逃到邯郸去。无忌有大兵在手，他一定能够保护你。等过了些日子，把秦兵打退了，国王是会转怒为喜的。到了那时候，你们又可以回来。这不是很好的事吗？

如　姬　（沉吟了一会）但我觉得还是去自首的好。

魏太妃　你要那样，是要我同你一道死了。

如　姬　太妃，你怎么也说出死的话来？

魏太妃　你想，如果你要自首，那我还有什么心肠活在世上？

如　姬　好吧，我就遵从你的意旨，但我不愿意到赵国去。

魏太妃　只要不去自首，不到赵国去也好。你在什么地方暂时躲避一下，把目前这股风浪躲过了，便可以平安无事了。我现在也安了心，我也和你一样，相信无忌一定会打

胜仗。他是会带兵的人，能够和士卒同甘苦。他遣散了那些老弱孤独的人们回来，实在是很好的办法。他现在有精兵八万。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打败那已经疲敝了的秦兵。等到打了胜仗的消息回来，国王一定会转怒为喜，一定会宽恕他的。晋鄙老将军虽然无辜被害，到了那时候在九泉之下也是能够瞑目的吧？现在事不宜迟，如姬，我看你就立刻动身。说不定，国王会赶到这儿来清查，你赶快走吧。

如　姬　走到哪儿去呢？

魏太妃　我看，你先到侯生先生那儿去吧，我叫阿侯陪你去。回头再请侯生先生替你想个办法。事不宜迟，你们应该快走。（向侯女）阿侯，你赶快陪君夫人到你父亲家里去，你们从后门走。以后便一直陪着君夫人，不要回来了。

侯　女　是，我知道。

如　姬　（含泪屈膝拥抱太妃）太妃，那么我就走了。

魏太妃　（亦含泪，急挽如姬）好，你放心去吧，一点也不要踌躇。

如　姬　是，我遵从你的意旨。

如姬徐徐由前阶下，侯女随之。魏太妃及朱女送之至园门。临别，魏太妃与如姬复作沉默之拥抱。如姬及侯女下。

魏太妃　（在庭中伫立仰望）啊，月亮都已经上来了。（忽然想起）呵，我想起来了，我还须得送一样东西给如姬夫人的。阿朱，你赶快上我的内房里去，从我的枕头下面，把那把匕首拿来！

朱　女　是。（飞速跑去，入右幔一会复转身而出，手中捧一匕首）太

妃，就是这一把吗？

魏太妃　（受之，拔出鞘来，一瞥之后，复纳入鞘内）是，你赶快去追赶如姬夫人，把这送给她。（授匕首）就说是我送给她做护身用的。你赶快去！

朱　女　是。（飞奔出园门下。）

魏太妃　（仍在庭中伫立仰望）啊，这月亮多好呵！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好的月亮！（徐徐步上前阶，向右前隅琴案走去，坐在坐褥上，对月弹琴。）

有间，朱女复飞奔入场，立前阶下，魏太妃为之停奏。

魏太妃　赶上了吗？

朱　女　赶上了，把东西交了。如姬夫人还说：谢谢太妃，这对于她很有用处。

魏太妃　那就很好。（将琴与案推顺在一边，移座至廊缘）阿朱，你看，今晚上的月色多好呵。天是那样的深，那样的碧青，月是那样的圆，那样的皎洁。一个人能够象这样的清白，是多么的好呵！

朱　女　那月亮里面说是有兔子呢，不是有些影子吗？

魏太妃　是的，是说有一只白兔在里面，在那儿捣药。古时候有一位会射箭的人名叫后羿，他从西王母[①]那儿得到了一种长生不老的药。他的一位丫嬛名叫嫦娥，给他偷来吃了，便跑进月宫里去变成了兔子。她天天晚上都在那儿捣药。一个人要什么长生不老呢？那不是一件苦事吗？

---

① 我国古代神话中的人物，亦称金母、王母或西母。

阿朱，譬如天天晚上要叫你去捣药，捣一个通夜，怕你也不高兴的吧？

朱　女　那我才不高兴呢，晚上睡不好觉，我宁肯死。

魏太妃　阿朱，你是听见的，你的父亲把晋鄙捶死了。国王要追究起来，恐怕你也难免的啦。到了那时候，你打算怎样？

朱　女　（稍稍考虑了一下）就看国王把我怎样。他要杀我，就杀我；要不杀，我就活下去。

魏太妃　如果要杀你的时候，你害不害怕？

朱　女　我是一点也不害怕。他只杀得我一次，杀不到我两次。

魏太妃　那很好，我看你平常不大稳重，不那么沉着。人不沉着，就如象水上的浮萍，空中的败叶，是只好随风逐浪的。我对你说话的时候，恐怕也不多了，你好生记着我的话吧。

朱　女　我一定记着的，太妃，我一定记着。（略停）此刻侯姐姐也走了。今晚上宫里面的跳月，恐怕也跳不成了。（再停）太妃，要是跳得成的话，我倒想代替侯姐姐跳"张果老"啦。

魏太妃　你代替她也好，要是能够跳得成的话。不过我恐怕是不能看见你跳了。

朱　女　太妃，你是想睡觉了吗？

魏太妃　是的，我的年纪已经老了，我实在有些疲倦了。不过我还有点舍不得今天晚上的月亮。（仍仰头望月。）

朱　女　太妃，你就好象要把月亮吞下去的一样啦。

魏太妃　（含笑）你说得好。我实在想把那月亮吞下去，想把那清白的东西吞下去，要使我自己成为月亮那样。

男仆第三次入场，呈仓皇之状。

男　仆　（喘息不定）太妃，不得了，大祸临头了！

魏太妃　什么事？你那样大惊小怪！

男　仆　国王派了兵来把我们包围住了。国王自己也赶来了，赶到太妃这儿来了。怎么办呢？

魏太妃　我早就料到他会来的。

朱　女　（着急）太妃，那么我们赶快逃吧。

魏太妃　不，逃是不中用的，逃也逃不掉了。

魏王便装佩剑入场，趋至魏太妃前，四卫士随其后，散立于园内。

魏　王　如姬是到这儿来了的，她到哪里去了？

魏太妃　（镇静地）她刚才回宫里去了。

魏　王　什么，她回宫里去了？怎么没有见人？她同无忌两个人闹的鬼事，我是断断乎不能容恕的！

魏太妃　（冷静）是什么事？

魏　王　哼！无忌那个家伙！他公然把晋鄙打死了。任意遣散了我的兵队，还拐带了八万人跑到赵国去了。真是无法无天的妖孽！

魏太妃　是的，刚才听见从荡阴回来的士兵们这样说过，无忌实在是太过分了。

魏　王　哼，我真没有想出，竟连我的虎符都会被人偷了去！

魏太妃　你在找寻虎符吗？

魏　王　我在找寻如姬。我知道一定是那妖精偷了的，一定是她。我要把她拿来碎尸万段！

魏太妃　那你是把她错怪了。

魏　王　错怪了？唬，除她而外，还会有谁？虎符是藏在我自己的房里的，藏的地方也只有她才知道。

魏太妃　你把她错怪了，你藏虎符的地方，我就知道。

魏　王　（惊诧）什么？你知道？

魏太妃　是呵，我知道。你不是藏在铠甲匣里面的吗？

魏　王　（愈惊诧）唉？你是怎么知道的？

魏太妃　（镇静地）我告诉你：我不仅知道，而且是我取了出来，拿给无忌的。

魏　王　（大惊）你在说什么？

魏太妃　（更平静地）我说，是我从你的房里把晋鄙兵符取了出来，拿给了无忌的！

魏王怒不可遏，按剑将身体摇摆，想要发作，但又隐忍。

魏太妃　（愈益平静地）无忌走的那天晚上，打二更的时候，我到过你的房里。我是想要哀求你，多少派点兵给无忌，免得他去白白送死。但你是喝醉了，如姬也不在家。后来听说她是到了我这儿来，我这儿的人回答她说，我睡了，她也就走了。我就在那天晚上，偶然从你那铠甲匣里面，发现了那半边虎符。我便把它拿了来。在第二天，在师昭的坟墓上交给了无忌，这完全是我做的事，如姬是丝毫也不知道的。

魏王愈难遏抑，按剑，以急骤的步武在庭中盘旋，但仍无言，只

是鼻中唬唬作响。

魏太妃　（自语地）这虎符，是魏国的兵符。当你父亲在世时，我也掌管过。以前你也交给无忌掌管过。我认为，我也有权取出那虎符来调兵遣将。不过，无忌也做得太过分了。我只希望他把晋鄙手下的兵调去救赵，并没有料到他会捶死晋鄙。那样一位能征惯战的老将，那样一位赤心耿耿的忠臣被人捶死，他实在做得太过分了。

魏　王　（脱佩剑在手，夺路上阶，未脱其履，直大踏步至室中魏昭王像前伏地）父亲，你的精灵在冥冥之中应该是听见了的。太妃所做的事，是怎样干犯了国法的尊严，并怎样危害了国家的命脉，你在冥冥之中应该知道得很清楚。做儿子的没有权能来惩治庶母，但我为了维护国法的尊严，为了保持国家的命脉，我要把我这把宝剑，暂时借给她，我要请求她自己方便。（捧剑连叩四头而起，行至魏太妃前。屈膝捧剑授之）请太妃自己方便！（起身立于室中左侧。）

魏太妃　（受剑）多谢你。（起身向魏昭王像前，伏地，默祷一会，起立回向朱女）阿朱，你跟定我来。待我把剑用毕之后，你好把剑奉还国王。

朱女默默上阶，十分畏缩，随魏太妃入右侧内幔。俄而幔内有人倒地声，月亮为乌云遮蔽，只余场上灯光。

朱　女　（自幔中出，捧剑步至魏王前，跪献）启禀大王，太妃已经自裁了。

魏　王　（受剑，愤愤地拔剑出半鞘，复纳入之）唬，你们把这个丫头也给我抓下去！

朱　女　（骇倒）大王，大王，请你饶恕我！我是没有过犯的。

魏　王　唬，你是朱亥的女儿，我要骈诛他的九族！你们来，抓下去，大辟！（以手比示。）

二卫士一由前阶上，一由左阶上。

朱　女　（连连叩头）大王，大王，请你饶恕我的活命呀，我有很要紧的事情告诉你。请你饶恕我的活命！

魏　王　有什么要紧的事，你说，你说，你赶快地说！

二卫士在廊上止步之后，复后退数步，一脚踏于廊缘，一脚踏于阶上。

朱　女　我知道，我知道得很清楚，把虎符偷了出来的是如姬夫人，不是太妃。

魏　王　你胡说！你怎么会知道？

朱　女　是如姬夫人刚才自己在这儿告诉太妃的。她说，她要搭救无忌公子，所以才偷出了虎符。她说，她搭救了无忌公子，心里很高兴，就死也心甘情愿了。她本来要回宫里去自首，是太妃阻挡了她，要她逃到赵国去，逃到信陵公子那里去。太妃说，信陵公子会保护她。因此她才逃走了。

魏王愈听愈愤恨，咬牙切齿，按剑在手，频频将头左顾右盼，将身子摇动。朱女见其所陈述发生效力，逐渐感觉有脱险希望，口齿愈加灵便起来。

魏　王　她是怎么逃走的？你赶快告诉我，你说，你说！

朱　女　太妃叫她先逃到侯生先生那里去，要他想个办法。

魏　王　侯生？是那夷门监者侯嬴吗？

朱　女　就是他。

魏　王　唬，那个猴子精！他也串在一道蒙蔽我！（向卫士）你们赶快走两个人去，把如姬同侯嬴一道抓来，抓到这里来对质！

卫士甲乙　是。（将下。）

魏王转身向外，向前廊走去，站于前廊缘之卫士急退下庭园，屹立于右侧。

魏　王　你们转来！（立于廊缘。）

卫士甲、乙复转身伫立。

魏　王　我交侯嬴看管着的，那个唐雎老头儿，也一道抓来。（指着廊下觳觫成一团的男仆）顺便把这狗奴才抓出去，砍了。传达我的命令，把这叛徒家里的人斩尽杀绝，把这叛徒的住宅一火而焚！但要注意，不准烧了这间屋子！这间房子，是先王临终的时候宾天的地方，先王的遗像还挂在这儿。万万不可让火势波及。还有，要人去通知须贾，太妃的尸首派人来以礼安葬。下去！

卫士甲乙　是，知道了。（由园门下。）

魏　王　（指左廊缘之卫士丙）你，不准站在那儿！

卫士丙惶恐，急退下阶屹立。

魏　王　（指挥朱女）你也滚下去，把你所知道的一切告诉我！

朱女起立，由左阶下绕至前阶。

魏　王　你说，把你所知道的一切，都向我说，说了我就饶你的命！

朱　女　我知道的事情太多，一下子说不完。

魏　王　赶这最近几天的事说，不准你说一句假话。回头我要让如姬和侯嬴来同你对质。如果有了半句假话，我要把你零割碎剐！

朱　女　我是一点假话也不说的，我造不来假。

魏　王　你说，你赶快说！

朱　女　我记得在平原君夫人回来的那一天，如姬夫人和侯生先生都到这儿来过。如姬夫人所说过的话最多。她说：你没有把她当成人，她最恨你，她有时候想要暗害你。

魏　王　唔，她说过这样的话？

朱　女　是，说过，一点也没有假。我那时候在内房里为太妃收拾衣箱，如姬夫人说了那句话的时候，太妃还把我叫了出来，叮嘱了两次，问我听见她们的话没有，又叫我不准把这家里的话向外说。这些都是事实。

魏　王　唔，你再说下去。

朱　女　那天如姬夫人又还说过：魏国这十几年来不见刀兵，是全靠信陵公子的力量。她又说：你害怕信陵公子，你嫉妒信陵公子的才能，所以这几年来你不信任信陵公子。你怕他篡你的王位。

魏　王　她说过这样的话，唔？

朱　女　一点也没有假。她还说到你有一次同信陵公子两个人在宫里下棋，外面有人来报：赵国的国王带领大兵来攻打我们来了。……

魏　王　不要扯得那么远！你拣最近的说！

朱　女　是。她还说过：象你这样的人绝对不会有好的种子，要替你生儿育女，她都是不高兴的。

魏　王　（突然发怒）唬，你不准再说！我受不了，受不了！（急骤下阶，象槛内猛兽一样，在园中盘旋，有间，复伫立，自语）夷门离这儿很近，那两个家伙去了这一半天还不见回来！（又向朱女）你哑了吗？怎么不再讲！

朱　女　请允许我再讲吧。我记得信陵公子走的那一天，是五天前的晚上，太妃因为气闷，睡得很早。我在打二更的时候，到夷门外去望月。一出城门就碰着一位女人，身上穿着黑衣，脸上蒙着黑纱，匆匆忙忙地便走进城来了。我看得很清楚，那就是如姬夫人。停一会，我的父亲，他明明是跟着信陵公子动了身的，不想出突然由城门洞里出来唬喝了一声，我便跑回来了。我看那天晚上，如姬夫人是在夷门外和信陵公子幽会过的。

魏　王　（开始盘旋）好，你再讲！（各自盘旋。）

朱　女　第二天，在那坟山上，我也亲眼看见，侯生先生拿了一小包东西给信陵公子。他说是如姬夫人托他转交的。信陵公子接过手去，打开来一看，——我也看见那是不到三寸长的半边铜老虎儿。他高兴得不得了，在那儿叫，在那儿打拱作揖。他叫着："如姬夫人呀，我感激你，你把我救了，你把邯郸救了，你把中原救了！"我是奉着太妃的命令去请他们的。他们一看见我就大吃一惊，我那时还不晓得那半边小铜老虎是做什么用的。那就是虎符吗？……

魏　王　（不应，仍在盘旋。有间）你怎么又不讲了？

朱　女　要再讲那就只有刚才如姬夫人在这儿讲过的那些话。虎符是她偷来的，是她偷来搭救信陵公子的。她说她很高兴，救了信陵公子要算是做了一件顶满意的事。她是不怕死的，她心甘情愿为信陵公子死。

此时舞台左翼已冒出火光，卫士甲、乙匆匆上。

卫士甲　启禀大王，命令都传达到了。我们是分头去做的，我去传达命令，（指卫士乙）他到夷门去拿人。

魏　王　你传达了些什么命令，说一遍给我听！

卫士甲　第一道命令，信陵君家里人斩尽杀绝。现在已经在外边搜杀了。

魏　王　第二呢？

卫士甲　第二道命令：信陵君的住宅，一火而焚，现在已经在四处放火了。

魏　王　还有！

卫士甲　第三道命令：太妃的尸体以礼安葬，遗宅不准火势波及。回头须贾大夫就要派人来处理了。

魏　王　唔，差不多。（回头向卫士乙）你逮的人怎样？

卫士乙　我开始跑到夷门去，到了监门的家里，看见侯嬴已经自刎了，只剩下一把宝剑和一架尸首横在那里。

魏　王　唐雎老头子呢？

卫士乙　跳进井里淹死了。

魏　王　淹死了？还有！

卫士乙　如姬夫人却不见人。

魏　王　她跑到哪儿去了？

卫士乙　没有人知道。

魏　王　鬼东西！你们在干什么的？

卫士乙　我跑到宫里去问过，宫里也没有人。

魏　王　没有人怎么不找？

卫士乙　我报告了大夫须贾。要急于回来禀报，所以我就同他（指卫士甲）一道回来了。

魏　王　哼，让她跑掉了还成话！你们再去传出我的命令，要加紧去找，就是把东海的水抽干，都要把她找回来。

卫士甲乙　（同时）是。（将下。）

魏　王　等着。（指朱女，故意亲切地）你们把这位姑娘给我扶出去！

朱　女　（呈喜色，屈膝）大王，我感谢你的宏恩。

魏　王　（厉声，比手势）斩首示众！

朱　女　（惊愕）啊呀呀！我的爹呀！你害了我呵！爹呀！……

卫士甲、乙拥朱女而下。

——幕　下

第五幕

第一景

如姬父之墓，与第三幕同。满月一轮现于天空，光辉如昼。右后隅大梁城远景之上冒出火光。（此为火烧信陵君邸之表示，火光须渐次减弱，至中场将近时熄灭。）

如姬、侯女与唐雎由右后隅入场。如姬头上蒙一黑纱，手挽侯女。侯女已改换贫家装束，头上亦结一蓝巾，两手各执一竹梆，背负行囊，时时掩泣。唐雎右手持杖，左手执一白色相士招帜，其上两面画有人面图，面上朱色星点棋布，一面男像，一面女像。

如　姬　妹妹，你别再哭了。你还要振作精神，提出勇气来才好。

侯　女　君夫人……

如　姬　你也别要再这样称呼我，你就叫我姐姐吧。

侯　女　我总不明白，爹爹为什么一定要死。

如　姬　真的，我也不大明白。太妃本来是要我们来向他请教，要他教我怎么逃走的。没想出他反而先死了。

唐　雎　我本来也劝过他，和他一道往邯郸去。不过他说，他身体不好，经不起长途的跋涉。他又说：他曾经向信陵公

子说过，只要一听到晋鄙将军被捶死的消息，他就要以一死来谢魏国。现在晋鄙将军是被捶死了，所以他不得不死。

如　姬　他怕没有料到我们会来找他的吧？

唐　雎　是，他和我都没有料到。我们以为太妃和如姬夫人，还有侯女儿和朱女儿都是难免的。

三人已行至墓阶前，回头望大梁远景。

如　姬　火燃得那么厉害。

侯　女　（复掩泣）太妃和朱妹妹不知道怎么样了。

如　姬　还有什么疑问呢？一定是死了。（亦凄然欲泣。）

唐　雎　不，我看魏太妃是不会死的。

侯　女　国王不是说要斩尽杀绝吗？

唐　雎　是，国王是一定要斩尽杀绝的，可他也斩不尽，杀不绝。

侯　女　太妃会逃出来吗？

唐　雎　不，她也不会逃。

侯　女　那么，她怎么会不死？

唐　雎　她是不会死的，永远不会死的。你的父亲也没有死，你不要以为他是死了。

侯　女　（有所悟）哦，是。我要和我父亲一样，我不想到邯郸去了。

唐　雎　那却没意思。你还小，应该做的事还很多。老实说我是看见你们来了，才放下了走的决心。我要把你们送到邯郸去。不是你们来了，我这架老骨头也都想趁早休

息的。

如　姬　唐雎先生，多谢你。不过，我和侯妹妹的情况又不同。侯妹妹非走不可，我的情况就还值得考虑。

侯　女　君夫人，假使你不去，那我也不去。

如　姬　侯妹妹你不能那样说。我们的情况不同。你去有去的道理，我不去也有不去的道理。不过我还是在考虑，还得深深地考虑。

唐　雎　是的，去有去的道理，不去也有不去的道理，多多考虑一下也好。侯女儿，我陪你到你母亲的坟上去辞行，就让君夫人在这边静静地考虑吧。是的，我还得向我的老友辞行啦。（说毕，将招帜与杖倚于墓栏，向墓深深垂拱致敬）师昭老友，我今晚就要离开大梁，我的这一付老骨头只好永远埋葬在异乡了。我特地来向你辞行。请你在冥冥之中帮助我，让我把君夫人和侯女儿引到安全的地方去。（祝毕，俯首沉默有间。）

如姬与侯女亦同时向墓垂拱俯首沉默。

唐　雎　好了，侯女儿，我们就走到那边去。

侯　女　（仍掩泣）君夫人，就请你在这儿等我，我去去就来。

如　姬　（亦颇伤感）好，你们请去吧。我不陪你们了，我想在这儿一个人再深深地考虑一下。

唐　雎　好，回头再见。（执杖和招帜在手。）

如　姬　唐雎先生，你那招帜就放在这儿不方便些吗？

唐　雎　不，我多谢你。我们转来的时候，我要叫侯女儿敲着梆子转来，也好使你知道是我们来了，免得吃惊。

如　姬　唐先生，你考虑得真是周到。

唐　睢　好，那我们就走吧。（先行，向左后隅走去。）

侯　女　君夫人，你一定要等我，我回头就来。

如　姬　你请放心。

侯女依依难舍地随唐睢下。

如　姬　（目送移时，回头徐徐向墓道走去，上阶，见墓台上布满落叶，日前所供之桂花，亦已凋谢，顺手先将桂枝拔去，弃于栏后。无心之间却于栏后发现前日侯嬴所遗之竹帚，遂隔栏取上，在墓前打扫。扫毕，放还原处，行至墓前跪拜。拜毕，向墓诉说）爹爹，一切事情，你应该都是知道的，我用不着向你诉说，但我还是想向你诉说。因为我有好些话，除对你而外，是没有方法说出的呀。

我一生一世有一个最大的悲哀，那就是我没有看见过我自己的母亲。我不知道，是我自己的母亲早死，还是有了别的原故，爹爹，你从来也不曾向我说过。

不过，我也并没有感受过没有母亲的痛苦。爹爹，你是一个人把严父慈母的责任都尽了的。你抚养我，你教育我，全靠你的一手一足把我培植成了一个人。我是怎样感激你，怎样才可以报答你呢？

但我丝毫也没有尽到孝道，你便被奸人谋害了。拖延了三年，我都没有把奸人找出，没有早一天报复这不共戴天之仇，我又是怎样的不孝呵！

幸亏那信陵君，他却替我寻出了那个奸人，替我把这杀父的冤仇报了。这恩，是多么的大，多么的深呀。

爹爹，如果你不是一个好人，别人杀了你，我也不会怎样的伤心。因为我的心是被你教育成为了知道善恶的心，你是一位好人，而谋害你的又是出于经过你熏陶的弟子，这样不义的人能够生在世间，逃脱法网，世间上还会有公道存在吗？

信陵君，他就是维持公道和正义的人。我接触了他的光辉才增加了我做人的勇气。爹爹，你是知道的，我敬仰他。他是幸福的人，他有很好的母亲。他的母亲，魏太妃，那又是怎样贤明的一位母亲呀。她爱我，她爱我如同她的女儿一样。我可不知道，她现在的情形是怎样了。爹爹，你应该是知道的，你怎么不告诉我，不肯答应我一声呢？

爹爹，你是知道的。太妃要我逃走，要我逃到邯郸去找信陵公子。她说：他一定能够保护我。我也实在是想去呀，我是怎样的渴想着再能够见他一面呀！他那磊磊落落的宽厚的态度，的确是做人的一个模范。我也知道，他一定能够保护我，能够体谅我，但我能够去吗？能够到他那儿去吗？我知道，那是不能够的。怎么也不能够。

他是太阳，万一我要走近了他的身边，我就会焦死。我会要遮掩了他的光。我只好是一颗小小的星星，躲在阴暗的夜里，远远的把他望着。

我如果到了他那儿，我知道，别人会以为我们是为了儿女的私情才做出了那种种的举动。他那舍生取义的精神，他那悲天悯人的志趣，他那神机妙算的智谋，他那赴

汤蹈火的勇气，那是多么美好的，多么有光辉的呀！但我一去便要给他蒙上了污秽。

我去，他是能够体谅我，他一定能够体谅我。但是别人能够体谅吗？天下后世的人能够体谅吗？要使天下后世的人不要对于他有丝毫的误会，这是我对于他应该尽的责任。

不，我知道我是不能去的。我绝对不能去。我要留在这儿，永远留在这儿。我也并不怕死。死有什么？一个人生在世上再没有什么别的乐趣和希望的时候，死不是最甜蜜的吗？

爹爹，你知道，我是早就没有什么乐趣的人。宫廷的生活在我看来只是牢狱，我不想生儿育女，我也决不愿意为那暴戾的人留下罪孽的种子。我还有什么任务留在这世上呢？

是的，我知道，死便是我的任务！我得把这项任务完成，来报答你，来报答他，我们父女的恩人。我要完成这项任务，我一定要完成这项任务。我不要假手于人，我不要那暴戾的人在这项任务上来帮助我。

侯生先生就是绝好的榜样啦。爹爹，你的老友，侯生先生他是自杀了。他本来是可以逃走的。唐雎先生都决定逃走了。唐雎先生假装着跳井死了，此刻要带着侯妹妹，侯先生的女儿，一同逃往邯郸去。但是，侯生先生他却不肯逃走。他要向天下后世的人表示：信陵君的朋友就是这样的人，有担当，有勇气，有智谋，有良心，而且不

怕死。是的，我也是信陵君的一位朋友啦！我是一定要完成这项任务的，一定要凭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项任务。……

在表白中后隅有梆子声。侯女、唐雎由左后隅再入场。侯女手敲竹梆前行。唐雎随后右手执杖，左手持相士招帜。

侯　女　（行至台阶前）如姬夫人……

如　姬　（起立）啊，妹妹，你还是这样叫我，我恳求你，请你喊我姐姐吧。

侯　女　好，姐姐，我已经向我母亲告了别。

如　姬　（走下坟台）那很好。（向唐雎）唐雎先生，你转来了。

唐　雎　是，我们转来了。你的主意打定了吗？

如　姬　打定了。

唐　雎　你怎样？是不是跟着我们一道去？

如　姬　不，唐雎先生，我决定留在这儿。我要永远留在这儿。

侯　女　姐姐，你为什么？你留在这儿是很危险的！国王一定要杀你啦！

如　姬　不要紧的，我不怕他。

侯　女　他一定要杀你的，你跟着我们一道到邯郸去吧！千万请求你啦，姐姐！（挽着如姬。）

如　姬　不，妹妹，你不要替我担心。我是不怕他的。你好好同唐雎先生一道去，趁着天还没有亮，你们赶快动身。迟了，就走不掉了。

唐　雎　是的，迟了是不好走的。

侯　女　不，我一定要姐姐同我们一道去。太妃吩咐过我，要我永远跟着你。

如　姬　只要你不忘记我，那就算是永远跟着我了。妹妹，你赶快同唐雎先生一道走，不要迟疑。

侯　女　你到底打算怎样呢？

如　姬　你不要问我。我也有我顶好的办法，你请安心去吧。

唐　雎　是，去有去的办法，留也有留的办法，都是很好的。

侯　女　那么，我也要留在这儿。

如　姬　那可不好，你是不能留在这儿的。你应该去跟着信陵公子，尽你应尽的任务。你平常不是说过，你愿意当女兵吗？你愿意同男子一样做些有意义的事吗？那边有女兵好当，也有很多有意义的事让你去做。

侯　女　你又为什么不去呢？

如　姬　我有我不去的道理啦。

侯　女　是什么道理？

如　姬　妹妹，你此刻不要问，你将来就会知道的。你快快同唐雎先生一道动身，迟了是危险的。你很危险，连唐雎先生也要被你耽误。

侯　女　啊，我怎么办呢？

唐　雎　（向侯女）孙女儿——我以后就这样叫你了，你要听你姐姐的话，也要听我的话。我看，你是应该去，你姐姐是应该留。去有去的道理，留也有留的道理，不过现在不是讲道理的时候了。

如　姬　是，是应该赶快动身。妹妹，你不要再迟疑。你到了

邯郸，见了信陵公子的时候，说我祝福他。还要请他不要耽心，我留在这儿不会受委屈的。

侯　女　太妃不知道怎么样了？

如　姬　太妃，我相信也是不会受委屈的。反正我们这儿离邯郸不远，等你们到了那边的时候，我们的消息也就会传到了。请你放心去吧，不要迟疑。

侯　女　（欲泣的神气）那么，姐姐，我就听你的话！（一纳头跪地，拥抱如姬之膝以示告别。）

如　姬　（扶之起立）我祝你一路平安。

侯女无言起立，仍依依难舍。

唐　雎　（向如姬）那么，如姬夫人，我也祝你一路平安。

侯　女　（带喜色向唐雎）姐姐也要到什么地方去吗？

唐　雎　是的，你姐姐也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和我们的路道不同，不过我们是要会面的。我很知道，我们实在是向着一个方向在走。

侯　女　那我很高兴，我希望我们能够在邯郸会面。

如　姬　是，我也很希望。

唐　雎　好了，我们可以走了。如姬夫人，再见。（拱手揖别。）

如　姬　（亦揖别）再见。

侯　女　姐姐，那我就走了。

如　姬　祝你一路平安。

侯女复敲竹梆，导唐雎由右前方下。侯女频频回顾如姬，犹有依依不舍之态。如此者有间。

如　姬　（自语）是的，我也要走了。走到那很远很远的地方

去。但我却有点放心不下，我不知道太妃是怎样了。唉，我是怎样的希望，能够飞回城去，和她再见一面呀！（向大梁城回望）哦，城头上的火光也熄掉了。我们出城的时候，听见人说，那暴戾的人要把信陵公子的家人斩尽杀绝，要把信陵公子的住宅一火而焚，太妃此刻怕已经都化成了灰了。我为什么怕他，要逃到这儿来呢？我为什么不让他把我剁成泥，烧成灰，向天空中吹播呢？我为什么不留着同太妃一道遭难呢？啊，我依然是一个怯弱的人呀！

是的，我想回去，我要回去再看太妃一眼。即使她是已经烧死了，我要看见了她的灰，我也才瞑目。我要回去，我非回去不可。（回顾父墓）爹爹，你是知道的，太妃把我当成女儿一样看待，我不知道她的生死存亡，我实在是死也不能瞑目。你让我暂时回去一下，再到你跟前来吧。（将行，却又停步。）

不，我不能回去。我还得完成我最后做人的任务，我不能够让那暴戾的人来帮助我。太妃，她已经给了我一件很可宝贵的东西。（从怀中取出匕首来）这会帮助我自己的解放！任你暴戾的人怎样束缚我，限制我，虐待我，把我当成你的马儿，当成你的玩具，但在这最后的一瞬间你却不能把我拘束了。

（对匕首）啊，你灵妙的匕首！你是我的解放者。人把你制造出来，创造了死；人把你制造出来，也创造了生。你，死的创造者！太妃把你给了我，我是很感激她，也是很感激你的。此刻由你所创造出来的死，便是有意义的

生。我知道，如果我把你用在那暴戾者的身上，那是把生路给予了多数的人；如果我把你用在我自己的身上，那是把生路给予了我自己。我是要活下去的，永远自由自在地活下去。我不能够死在那暴戾者的手里，我不能够奴颜婢膝地永远死陷在那暴戾者的手里。

(复昂头向大梁回望)哦，你，你暴戾者呀！你不肯把人当成人，你把一切的人都当成了你的马儿，你的工具。你把死的威胁来恐吓一切的人，你要使一切的人都变成没人性的你的奴隶牛马，你的摆设玩器，我现在要把人的尊严指示给你了。你所制造出来的死是不足以威胁人的呀！死倒成为了我们的朋友，成为了我们的创造品的时候，你的威权也就一切都完结了。暴戾者呀！你要知道，人是能够自行创造死的，这是人的尊严，这也是我的尊严。我此刻要把这种尊严指示给你啦！

(忽生警觉)啊，有人在喊叫，有人的脚步声，怕是追我来了。但我在这最后的一瞬间，却还想见见人的面孔，听听人的声音。人，始终是可爱的。(以急骤的步武登上坟台，了望)啊，来了，来了，左右两面都有人来了。有的打着灯笼，有的打着火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不少的人啦。他们的确是来追我的。我要向他们喊出。(大声喊出)你们是谁？你们在找寻什么？

群　众　(内声)我们在找寻如姬夫人啦！！

如　姬　(将匕首藏入怀中)我就是，我就是如姬夫人，我在这儿呀！！

群　众　（内声）哦，有人喽，有人喽！如姬夫人找着喽，找着喽！

舞台前部左右两侧同时有群众登场，左为女人群，有第二幕之媪甲、媪乙在其中；右为男人群，叟甲、叟乙在其中。

如　姬　你们是奉了命令来找寻我的吗？

媪　甲　我们是自己来的。

叟　甲　国王已经下了命令，在全城搜查你啦！

叟　乙　往邯郸去的路上也派了人去追！

媪　乙　国王很生气，要想伤害你。

如　姬　我是知道的。我知道他要找我，他现在把我恨入骨髓。不过，我也不怕他了，他现在也把我无可奈何了。

媪　乙　我们很关心你。

媪　甲　我们很想把你藏起来。

叟　甲　你平常是很关心我们老百姓的啦。

叟　乙　就和信陵公子一样，你是最关心我们的。

媪　甲　我们都是受了你的恩。

媪　乙　我们怎么样都想把你藏起来。

叟　乙　就是弄得家丧人亡，妻离子散……

叟　甲　我们都不怕。

如　姬　多谢你们。我自己也是晓得躲藏的，要藏在他怎么也找不回去的地方。你们知不知道太妃的消息？

叟　甲　太妃吗？已经赐剑自裁喽。

如　姬　（惊愕）什么？你说什么？

叟　乙　国王已经拿宝剑给她，让她自杀了。

如姬切齿无言。

姬　甲　太妃才叫好呢。国王说你偷了虎符，太妃却是说：虎符是她偷的，和你没有关系。

如　姬　（出自意外，十分凄绝地）太妃是那样说的？

姬　乙　可不是！可是那位大个子朱亥的女儿就太不好了。她等太妃死了，却一口咬定是你，把你说过的或许没有说过的话通同向国王表白了一遍。因此国王气上加气，命人四处找你，还说就把东海的水抽干，都要把你找到呢。

如　姬　（于十分凄绝中向大梁城远景凝目，一会之后，忽然呈出笑容）哦，太妃从那儿来了！（向大梁城指出。）

城头现出魏太妃的幻影。人众均向所指方向凝视之。

如　姬　太妃，我能够再见你，我是多么高兴呵！请你等我，我一定要到你那儿来的。（抽出匕首，于群众凝视中，刺胸倒地。幻影消失。）

群众闻倒地声，均回顾，见如姬情景，姬甲与姬乙抢上坟台，扶起之。如姬已奄奄待毙。

姬　甲　（惊叫）啊，不得了，如姬夫人自杀了。

姬　乙　你们还有方法搭救吗？还有方法搭救吗？

群众均惊愕动摇，不知所措。叟甲与叟乙奔至台阶，但未即上。

叟　甲　刀伤在什么地方？

姬　乙　刺穿了胸膛啦！

叟　乙　那还有什么救呢！

如　姬　（在姬甲、乙扶持中）我很高兴。你们看，（指向和大梁城

相反的一面)信陵君也从那边来了。

空中现出信陵君的幻影，人众向所指方向凝视。

如　姬　啊，公子无忌……我祝你为人民保重……永远地……保重……(气绝。)

幻影消失，群众均俯首示哀。舞台转暗。

第　二　景

舞台转明。月已隐没，天空现出晨曦。

台之正中已垒起一座高坟，其上满布香花。

群众俯首环坟而立，中有执乐器者，复有于竹篮中满贮香花挂于肘上者。

沉默有间，群众中一执鼓者，适立于坟前，忽击鼓三下，于是乐器齐鸣，歌声合唱，提花篮者以手掷花于坟上，环墓而行。

晨光渐渐强烈，终于大放光明。

群　众　(合唱)信陵公子，
如姬夫人，
耿烈呀太阳，
皎洁呀太阴。

铁锤一击，
匕首三寸，
舍生而取义，
杀身以成仁。

生者不死，
死者永生，
该做就快做，
把人当成人。

千秋并耀，
万古流芬，
大公呵无私，
仁至呀义尽。

——在歌声返复中幕下

1942年2月2日起稿，至11日写毕于重庆。

1956年7月30日改定于北戴河海岸。

附 录

写作缘起

事情也太凑巧：正月二日我开始写《屈原》，于十一日完成；二月二日我又开始写《虎符》，又于十一日完成。同是五幕的史剧，时代也相差不远。

《虎符》是把信陵君救赵盗窃虎符的故事拿来做题材的。这故事本身相当有趣，见司马迁的《信陵君列传》，为读者参考的便利，我把它摘录在下边：

> 魏公子无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异母弟也。……封公子为信陵君……。
>
> 魏安釐王二十年（公元前二五七年），秦昭王已破赵长平军，又进兵围邯郸。公子姊为赵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数遗魏王及公子书，请救于魏。魏王使将军晋鄙将十万众救赵。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赵，旦暮且下，而诸侯敢救者，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魏王恐，使人止晋鄙，留军壁邺，名为救赵，实持两端以观望。
>
> 平原君使者冠盖相属于魏。……公子患之，数请魏王，及宾客辩士说王万端。魏王畏秦，终不听公子。
>
> 公子自度终不能得之于王，计不独生而令赵亡，乃请宾客约车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四二年十月重庆群益出版社出版的《虎符》，题为《〈虎符〉缘起》，收入《沫若文集》时，改今名。

骑百余乘，欲以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行过夷门，见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军状，辞决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从。"

公子行数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备矣，天下莫不闻。今吾且死，而侯生曾无一言半辞送我，我岂有所失哉？"复引车还，问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还也。"曰："公子喜士，名闻天下，今有难，无他端而欲赴秦军。譬若以肉投馁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复返也。"

公子再拜，因问。侯生乃屏人间语曰："嬴闻晋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窃之。嬴闻如姬父为人所杀，如姬资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报其父仇，莫能得。如姬为公子泣。公子使客斩其仇头，敬进如姬，如姬之欲为公子死，无所辞，顾未有路耳。公子诚一开口请如姬，如姬必许诺，则得虎符，夺晋鄙军，北救赵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

公子从其计，请如姬。如姬果盗晋鄙兵符与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将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国家。公子即合符，而晋鄙不授公子兵而复请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与俱。此人力士。晋鄙听，大善；不听，可使击之。"于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晋鄙嚄唶宿将，往恐不听，必当杀之，是以泣耳。岂畏死哉？"

于是公子请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亲数存之，所以不报谢者，以为小礼无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与公子俱。公子过谢侯生。侯生曰："臣宜从，老不能。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向自刎，以送公子。"

公子遂行，至邺，矫魏王令代晋鄙。晋鄙合符，疑之，举手视公子曰："今吾拥十万之众，屯于境上，国之重任。今单车来代之，何

如哉?”欲无听,朱亥袖四十斤铁椎,椎杀晋鄙。

公子遂将晋鄙军,勒兵,下令军中曰:“父子俱在军中,父归。兄弟俱在军中,兄归。独子无兄弟,归养。”得选兵八万人,进兵击秦军。秦军解去,遂救邯郸,存赵。

以上便是故事的梗概,司马迁也是用了力量在写,但不用说还是很简单。不过就在这简单的叙述中,司马迁替我们留传了一位值得赞美的女性——如姬。凡是稍有历史常识的人,提到信陵君,没有不知道如姬的。

我想把故事写成剧本,差不多是二十年前的事,但因为如姬的事迹太简略,没有本领赋与以血肉生命,因而也就不敢动手。现在我又提起兴会竟公然把它写出来了,这不用说是目前的戏剧运动的活跃促进了我,但事实上也是我书案上摆着的一个虎符,不声不响的在催促我。

虎符这种东西,没有点古器物学识的人是不能想象的。那不是后来的所谓安胎灵符之类在纸上画的一个老虎,而是一种伏虎形的青铜器,不大,只有二三寸来往长。战国及秦汉就靠着这种东西调兵遣将。照例是对剖为二,剖面有齿嵌合,腹部中空。背上有文,有的是把文字也对剖为二,有的分书在两边,大抵是错金书。所谓错金书者是说把字刻成之后,另外灌以别种金属,再打磨平滑,文与质异色,异常的鲜明。留存于世的,以半边为多,因为是分开使用,一半在朝内,一半在朝外,自然很难得有两半都留存了下来的。两半都留存了下来的也有,我去年九十月的时候便得到一个。

我所得的虎符,是由一位轿夫手里花了十块钱买来的。据说是由轰炸后的废墟中掏检出来的东西,以前不知道是甚么人的搜藏品。长约三寸,背上有十个错金书分写两边,一边五个,全文是“右须军衙(?)干道车×第五”。军下的一个字不知是闾还是衙,车下一个字连笔划都弄不清。字体是汉隶。假如是真的,大约是汉初的东西。因为没有书

籍，我还没有工夫来考证。但假的可能性较大，因为两边完整地配合着，实在也是少有的事。不过不问它是真是假，我是很喜欢它的。它很重实，而且也古气盎然，我把它当成文具在使用。

但是就是这个铜老虎事实上做了我这篇《虎符》的催生符。我在这样想，将来这《虎符》要搬上舞台上演的时候，它的半边是还须得去串演一番脚色的。古书上的所谓"合符"就是拿一半边去和另一半边相合。普通是左半边在朝外，右半边在朝内。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信陵君和如姬所偷的虎符只是右边的半边，左边的是在晋鄙手里。

为了要写《虎符》，我把《史记》和《战国策》（我手中现在可据的只有这两种书）翻来覆去地考查了好几天。首先是要定信陵兵救赵的时期，我在剧中把它规定成为了八月中旬，这是有相当根据的，但要声明并不一定确实。在这儿，我把《史记·秦本纪》和《白起传》的两项资料写在下边：

> 四十七年（秦昭王），武安君（白起）击大破赵于长平，四十余万尽杀之。四十八年……正月兵罢。其十月五大夫陵攻赵邯郸。四十九年正月益发卒佐陵，陵战不善，免。王龁代将。……五十年十月武安君白起有罪，为士伍，迁阴密。……十二月武安君白起有罪死。龁攻邯郸不拔，去，还奔汾军。……（《秦本纪》）
>
> （四十八年）正月皆罢兵。其九月秦复发兵使五大夫陵攻赵邯郸。……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郸少利，秦益发兵佐陵，陵兵亡五校。——八九月围邯郸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将兵数十万攻秦军，秦军多死亡。——免武安君为士伍，迁之阴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诸侯攻秦军，急，秦军数却。……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白起传》）

这第二项末尾的"十一月"应该是十二月的错误，《史记》的文字凡是叙述都每每错误，即如救赵一事，在《春申君传》和《廉颇传》，连年代

都不合，这里主要是根据秦国的资料和年表。“八九月围邯郸不能拔，”接着就是楚魏的救兵攻秦，那么信陵君在八月中下旬出兵是可能的。为舞台效果计，我把它定在了中秋前后，这不用说是我发挥了创作上的自由。

其次是人物。关于信陵君、侯嬴、朱亥、如姬、魏安釐王的资料是根据《信陵君列传》。《魏世家》里面有一长篇信陵君谏魏王联秦攻韩的书，充分地发挥了他的反秦合纵的主张，在本剧中曾多少有些利用。这篇文章，在《战国策》是作为朱己说魏王，朱己与无忌是一音之转，朱也可能是无的笔误，司马迁作为无忌大约是可靠的。

如姬的事情实在太简略。她的父亲不知道是谁，杀她父亲的人也不知道是谁。我为方便计，把她父亲定名为师昭，这是并没有根据的。只是因为在剧中要让如姬弹弹琴，那最好是把她作为琴师的女。又因为《庄子·齐物论》篇里面有“昭文鼓琴……而其子又以文之纶终，终身无成”的话，与晋的师旷①和魏的惠施并列，因此我认为大约昭文也是魏人（楚国本有昭姓，但楚人亦可北迁于魏），故此杜撰地安了一个师昭。

关于如姬父之死也很有问题。为什么同在魏国，自国王以下找了三年都没有找到的仇人，信陵君一下子便把他找着了？这使人很难得索解。我在这儿实在也费了不少的思索。结果是使用催眠术，把唐雎老人拉了出来。唐雎老人九十余岁，曾为魏国出使过秦国，《战国策》作唐且。这唐且又是跟着信陵君到了赵国的食客，在邯郸解围之后曾劝信陵君谦抑，勿受赵王的赏赐。在《史记》也有这一段文章，但只作为“客”，没有指名为唐雎，大约司马迁以为他年纪太老了，不会再跟着跑的原故吧。又《蔡泽列传》里面有一位会看相的唐举。注家以为即《荀子·非相篇》

① 师旷，字子野，春秋时晋国乐师。

的“梁有唐苣”，照年代说来是相同的，而同是魏人，因此我断定唐雎、唐且、唐举、唐苣，只是一个人，雎且举苣是一音之转。能够看相，又有那么大的年纪，大约是有点道行的人。因此我就让他懂了点催眠术，而且把他搬上了舞台。

如姬在窃符以后的事情是怎样，《史记》没有说到。我在本剧中把她写成了一个悲剧的结束，这是不会有什么牵强的。侯赢在定计的时候已经就说明了：“如姬欲为公子死，无所辞”，而她所犯的情形，实在是该受死罪的。如姬是死了，断无可疑，只是不知她是怎样死法。

如姬这个人物我最感同情。她的父亲被人杀了，她蓄着报仇的志向三年，终于不惜向信陵君哭泣，请求援助，足见得她是笃于天伦的人。她分明知道魏安釐王嫉妒他的异母弟“宽厚爱人”的信陵君，而她偏偏要甘冒死罪，为他盗窃虎符，这怕是不能由纯粹的报恩感德来说明的。我相信他们应该还有一种思想上的共鸣，便是她也赞成信陵君的合纵抗秦的主张。本剧是把她写成了那样的人物。她又是魏王最幸爱的宠姬，她一定年青貌美。这样的人对于人人所敬爱的信陵君，不会说没有情愫。但在故事里却丝毫嗅不出这样的气息，足见得他们很能以礼自闲，我在剧中也就写成了这样。而且不惜加油加酱，在魏王的对于信陵君的嫉妒里面，加添了一层醋意。这也是想当然的事。就单为增加戏剧的成分上，我想也应该是可以得到允许的。

魏安釐王是不是如象我剧中所写的那样的暴君，古书上本没有充分的记载，不过实在是值得讨厌的人，似乎是很自私自利而又没有多大本领的家伙。这种性格的人一有了权势，是很有可能发挥他的暴虐性的。他对于信陵君嫉妒，怕他篡夺王位，有书可凭。在信陵君救赵以后，不怕就打了胜仗，而他对于他这位异母弟的处分一定也相当苛刻。我们看到信陵君留在赵国，一直过了十年的亡命生活都不肯回去，也就可以知道。而在十年之后，魏国受秦国的压迫日急一日，魏王被逼得没

法，才派人去请信陵君回国的时候，信陵君都还在“恐其怒之，乃诫门下有敢为魏王使通者死”。害怕得那样厉害，戒备得那样决绝，不正说明着史书上还遗漏了一段很大的痛史吗？信陵君回国之后，二次受谗，竟不得不以醇酒妇女以自戕贼，这也与其说是由于信陵君的悲观、失望而至于消极，倒宁可说是由于魏王的猜忌、残忍，而使他不得不韬光隐晦的。我根据这些推测，便把魏王写成了一个暴戾者，而生出了剧中所有的各种场面。我相信这些并不会是怎样地诬蔑了这位国王。

在当时和信陵君的政治主张立在反对地位的，在魏国一定大有人在。主张联秦的有段干崇（见《魏世家》及《战国策》）与辛垣衍（《鲁仲连传》与《战国策》），这是书上有根据的。我把须贾也写成了这样的人，却是想当然的事。不过这几位人，我都没有让他们上舞台。

在书上没有根据的人，我造出了好几位，便是信陵君的母亲魏太妃和侯生的女与朱亥的女。

信陵君的母亲我写得相当用力，我是想把她写成为当时的一个贤母。而在感情与理智方面与信陵君、如姬等却多少有些时代的距离。象信陵君那样的人应该是有一位好的母亲的。我要造出这样一位母亲的动机，是由于看了奥斯托洛夫斯基的《大雷雨》①之后，感觉着写那样横暴的母亲，不甚适合于我们东方人的口味。有一次周恩来先生在我家里谈到这件事，他说我们东方人是赞美母亲的，何不从历史中选一位贤母来写成剧本？我受了这个怂恿，也曾经考虑了一下，便率性无中生有地造出了信陵君之母。但要写母爱，在儿女小的时候容易表现，如推干就湿、画荻和丸之类，②都是儿女小时的事；儿女大了，时代生出了悬隔，

---

① 奥斯托洛夫斯基（А.Н.Островский，1823—1886），俄国剧作家，《大雷雨》是其代表作。剧中母亲卡巴诺娃对待儿子与媳妇极为专横粗暴。

② 推干就湿、画荻和丸，均为我国古代精心抚育幼儿的故事。事见《后汉书·杨震传》、《宋史·欧阳修传》、《新唐书·柳仲郢传》。

思想情绪都有了距离，便颇难写好。因此在中国历史上的贤母，在儿女成人之后的嘉言懿行，也很少见。我这位信陵君的母亲，在对如姬的态度上，是费了心思写的，但那严格地说来，已不属于母爱的范畴了。

侯生女我把她写成向善走的后一代，朱亥女我把她写成向恶走的后一代。我只是以家庭教育的有无为标准。侯生是有思想教育的人，应该有一个相当有教养的女。朱亥是一位屠户，他的女儿为宰杀的环境所濡染，有可能是不会好的。本来这两位女子，在我开首写出时，只是想把她们用来点缀点缀场面的两个侍女，但由于戏剧发展的必然性，一个人被拉上了场之后，总要让他有些发展，有些交代，便自然地在写作过程中把她们写成那样去了。虽然仍旧不免是点缀品，但是是相当发挥了效用的点缀品，不是徒然虚设的。

我把信陵君的姐姐平原君夫人拉出了场而且还带女兵，这在一般读者恐怕会出乎意外。特别是关于女兵，会以为我是反历史主义者，完全把现代的事实搬进古代去了。不忙，朋友，关于女兵，却是有根据的。《平原君传》里面有传舍吏子李谈（《史记》作同，因避父讳而改）的插话。李谈说平原君："邯郸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谓急矣。……今君诚能令夫人以下编于士卒之间，分功而作，家之所有尽散以飨士，士方其危苦之时易德耳。"平原君便听从了他。又《战国策·中山策》内载白起语："平原君之属，皆令妾妻补缝于行伍之间，臣人一心，上下同力。"据此可知赵国当时确是有女兵的。因为有女兵，我便想到平原君夫人也有亲自回魏国求救的可能。平原君自己都曾向楚国去求援，也有充分的可能派他的夫人回娘家来求救。平原君夫人和信陵君大概是同母，书上虽然没有明文，但由《史记》屡称"公子姊"而不言魏王姊或妹，可以推出。

剧中说到秦国的白起得了神经病，是根据他死时说的几句话下的近是的诊断。《白起传》上叙到他被秦王赐剑自裁的时候有过这样的几

句话：

武安君引剑将自刎，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杀。

据这些话看来，他死的时候，的确是有些疑神疑鬼、受着良心上的苛责的。虽然兵不厌诈，但我揣想这人怕的确有嗜杀的变态心理——即所谓嗜杀狂。他不愿意参加邯郸之战而得病，不管那病是真是假，恐怕都和他的精神状态有关。

以下我还想节录二月二日至十一日的日记来，以表示本剧在写作中的经过。

二月二日

午前开始写信陵君。觉得有了破题，以下便好写下去了。侍女之一人打算把她写成侯生之女。侍女甲、乙（即侯女与朱女，起初本作甲、乙，未定名），信陵君之母、如姬、平原君夫人。某某等来，写作被打断。

二月三日

写信陵君得十页左右。人物眉目渐由浑沌中突出。决将信陵君之母写为贤母，如姬为时代之先驱者。配以侯嬴女与朱亥女。侯女同情于善，朱女濡染于恶，厥后朱女出卖如姬。但将安釐王写成暴君，须将如姬、侯女、朱女全杀。如此写去，恐欲写信陵君却当写成为上下两部也。捶晋鄙，无须出场。

二月四日

午前写信陵君。十一时须往化龙桥演讲，写作中辍。

二月五日

整日写信陵君，第一幕完，共得三十六页。昨夜在枕上将全剧结构构想成熟，共分六幕。第一幕写信陵君之家。第二幕夷门外

饯别，第三幕如姬父墓前求窃兵符。第四幕如姬授虎符——此幕当设于何处，尚待考虑。第五幕魏王焚信陵君之邸，朱亥女叛变，仍被戮。第六幕，如姬在父墓前自裁，须出现信陵君之幻影，由小而大。群众出场后闭幕。

二月六日

写第二幕完成，原拟于第三幕方写到乞窃兵符，不意即于第二幕中得到解决。于第三幕由如姬授信陵君兵符，如此则五幕即可竣事，无须写六幕也。午后头感发炎，不能执笔，往体心堂街散步，在城垣上小坐，望江景。……夜将二幕写成。此幕比第一幕写得有趣。……《夷门桥歌》系午饭后偶然想到。

二月七日

第三幕初以为很可容易写出，但却大费气力。因思使如姬将虎符交出，毫无阻碍，未免过于平淡。欲多生波折，遂招致意外困难。午前将二幕校读一遍。

二月八日

写第三幕颇费思索。要如姬如何交出虎符一点，煞费苦心，终于取了一个间接的办法，由侯生转达。魏王出场之波折，却得良好之效果。一使魏王性格更加突出，二使信陵君之主张得到表现。唐雎老人之效果亦颇好。

二月九日

第三幕中将平原君夫人拉出场后，却无甚话说，颇觉多此一举。但其母既知其未行，亦非见面不可。拟改为其姊已先行，信陵及朱亥独留。（此案均未采用，因有唐雎等关系，不便改。）今日写第四幕为使情节复杂，亦颇费绸缪。决写成中秋日，因之遂联想到庆节的歌舞，遂将旧作《广寒宫》中之《张果老歌》及《牛郎织女歌》插入。《牛郎织女歌》改作了一遍，较旧作更为满意些。想尽力写成

先乐后哀，以增加悲感。此幕写太妃较成功，欲使之代如姬承罪。唯写到如姬欲自首处，遂生滞碍。不知道要怎样才可以使如姬退场，而发展为第五幕之墓前自杀。——此处须斟酌，拟勿令如姬先退场，此点明晨再加考虑……夜三时顷醒来，在枕上突然得到解决。由信陵君母劝如姬逃，由侯女作伴。拜月弹琴中，魏王来。母自承虎符为其所盗，王赐之死。朱女畏死吐实。王令人往捕侯生与如姬，捕者返，报知侯生已自刎而如姬逃，仅将侯女捕来。魏王最后杀朱女而带侯女入宫。如姬则于第五幕，在其父墓前自裁。

二月十日

在傍晚将第四幕完成，决定名为《虎符》，副题为《信陵君与如姬》。全剧结尾一歌，于火盆之畔，用脚自敲拍子而成，实一主题歌也。

二月十一日

昨夜醒来三时左右，得一新鲜观念，使侯女生存，由唐雎领之赴邯郸，唐雎亦得到交代。得"该做就快做，把人当成人"两句，将结尾歌词略加修改。……午后四时顷将全剧完成。继续写缘起，得十三页，已十一时过矣。俟明晨摘录日记，补成之。

1942年2月12日脱稿于重庆

《虎符》后话

《虎符缘起》发表之后，接到一位朋友的信。他告诉我：关于信陵君与如姬窃虎符的事，《东周列国志》①里面也有叙述，和我所写的情节不同。我就立即找了一部《东周列国志》来查考了一下。在那第一百回里面，的确是有"信陵君窃符救赵"一个分目，叙述的情节的确有些不同。

《东周列国志》作者所根据的资料，主要还是《史记》。但他也很费了一番苦心，加添了好些情节，虚构了几位人物。在窃符这场公案上，他虚构了一位"内侍颜恩"。信陵君在接受了侯嬴的献计之后，"独身回车至家，使所善内侍颜恩，以窃符之事私乞于如姬。"如姬乘"是夜魏王饮酒酣卧，即盗虎符授颜恩，转致信陵君之手。"作者想出了这个间接授受的办法，这苦心我是能够体会的。因为如果用直接的办法，由信陵君当面请求，由如姬当面交出，场面既然难于构想，而在男女之间私相授受，不免也要犯些嫌疑。在我构成我的一套意念时，这些困难是感受过的。但我依然是采取了直接请求的办法，因为这样机密的事，出于间接是相当危险的。我的苦心，是在想出方法来把那可以有的嫌疑避开。

事情发觉以及发觉后的经过，所写的也完全不同。"魏王于卧室中失了兵符，过了三日之后，方才知觉，心中好不惊奇。盘问如姬，只推不知，乃遍搜宫内，全无下落。却叫颜恩将宫娥内侍，凡直内寝者逐一拷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四二年十月重庆群益出版社出版的《虎符》。

① 明余邵鱼撰《列国志传》，明末冯梦龙改订为《新列国志》，清蔡元放删改为《东周列国志》，全书二十四卷一〇八回。

打。颜恩心中了了，只得假意推问，又乱了一日。魏王忽然想着公子无忌屡次苦劝我敕晋鄙进兵，他手下宾客鸡鸣狗盗者甚多，必然是他所为。使人召信陵君，回报四五日前已与宾客千余，车百乘出城，传闻救赵去矣。魏王大怒，使将军卫庆率军三千，星夜往追信陵君。”这些都是出于想象，卫庆也是虚构的人物。但在这想象中有令人感觉着不近情理的地方，信陵君那样声势浩大的走了四五天，魏王都还不知道，是不可能的。信陵君走了，并不足以证明就是盗窃了兵符，魏王还犯不着就那样的大怒往追。

接下去是“比及卫庆追至邺下，信陵君已杀晋鄙将其军矣。卫庆料信陵君救赵之志已决，便欲辞去。信陵君曰：‘君已至此，看我破秦之后，可还报吾王也。’卫庆只得先打密报，回复魏王，遂留军中。”

“魏王接到卫庆密报，言‘公子无忌，果窃兵符击杀晋鄙，代领其众前行救赵，并留臣于军中。不遣归国。’魏王怒甚，便欲收信陵君家属，又欲尽诛其宾客之在国者。如姬乃跪而请曰：‘此非公子之罪，乃贱妾之罪，妾当万死。’魏王咆哮大怒，问曰：‘窃符者乃汝乎？’如姬曰：‘妾父为人所杀，大王为一国之王，不能为妾报仇，而公子能报之。妾感公子深恩，恨无地自效。今见公子以念姊之故，日夜哀泣，贱妾不忍，故擅窃虎符，使发晋鄙之军以成其志。妾思同室相斗者披发缨冠而往救之，赵与魏犹同室也，大王忘昔日之义，而公子赴同室之急，倘幸而却秦全赵，大王威名扬于远近，义声腾于四海，妾虽碎尸万段，亦何所恨乎？若收信陵君家属，诛其宾客，信陵兵败，甘服其罪，倘其得胜，将何以处之？’”

这把如姬也写得相当可爱，但把信陵君又未免写得可怜一点。仅仅因为“念姊之故”，便“日夜哀泣”，似乎这位信陵君倒象一位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了。虽然可以说这是如姬的托词，在魏王面前，故意要把信陵君说得那么可怜，但信陵君究竟是什么材料，魏王是知道的，而且还是

害怕他的，他是不是"以念姊之故日夜哀泣"，魏王也应该清楚，用不着如姬来撒谎。这些地方也有点不近情理。

"魏王沉吟半晌，怒气稍定，问曰：'汝虽窃符，必有传送之人。'如姬曰：'递送者，颜恩也。'魏王命左右缚颜恩至，问曰：'汝何敢送兵符于信陵君？'曰：'奴婢不曾晓得什么兵符。'如姬目视颜恩曰：'昔日我着你送花盒与信陵夫人，这盒内就是兵符了。'颜恩会意，乃大哭曰：'夫人吩咐，奴婢焉敢有违？那时只说送花盒去，盒子重重封固，奴婢岂知就里？今日屈死奴婢也。'如姬亦泣曰：'妾有罪自当，勿累他人。'魏王喝教将颜恩放绑，下于狱中，如姬贬入冷宫。一面使人探听信陵君胜负消息，再行定夺。"

这儿也在着力的写如姬，但也有些不近情理。如姬既能"有罪自当，勿累他人"，为什么偏要供出颜恩，而又来卖弄点小聪明出脱她？虽然出脱了颜恩，但又套上了位"信陵夫人"。这位信陵夫人接受兵符，知而不报，也是不能没有罪的。对于信陵夫人的追究，该书中却一点也没有说到，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漏洞。

关于"信陵夫人"的有无，我在创作剧本时也曾经考虑过，《史记》上并没有提到这位夫人。但以信陵君的年龄来讲，他是应该有夫人的时候。我曾经考虑到作为她是死了或是生了病。又因为要想写信陵君的母亲是一位良母，如把信陵夫人也写成贤妻的时候，恐怕犯复，也曾更进一步地考虑到把她写成妒妇，但这样都未免多生枝节。最后我索性抹杀了她的存在，把信陵君写成为一个无家室的独身主义者。这多少是有点根据而且是有点用意的。根据是书上本没有信陵夫人，其次是信陵君大概没有后。《信陵君传》的落尾处有这样的记载：

> 高祖始微少时，数闻公子贤。及即天子位，每过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从击黥布还，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岁以四时奉祠公子。

汉高祖①是崇拜信陵君的，信陵君假使有后，他照理会加以封赠，而所置的"守冢五家"也不是信陵君的子孙，看那赞语所说的"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祠不绝也"的民字，也就明白点出了。信陵君没有后，可以作为他本没有室家的一个旁证。再其次是，有可能时，我还想写信陵君的后事，以一位独身主义者而醇酒妇人，是会更增加效果的。

《列国志》的作者仅仅点出了"信陵夫人"，而丝毫也没有写到她。照情理上说来，既有了信陵夫人，颜恩的存在是可以不要的。信陵夫人尽可以作为中介，向如姬乞符，并由如姬受符。信陵君和如姬虽然要避嫌疑，而信陵夫人和如姬是妯娌关系，无须避嫌疑的。作者在构思上固然费了苦心，但觉未甚圆熟。作者把魏王写得相当宽大，在"如姬贬入冷宫"以后，因为信陵君打了胜仗，群臣称贺，魏王大喜，又把如姬从冷宫中召了出来，并赦免了颜恩。十年以后，秦国攻魏甚急，又是如姬劝魏王派人去邯郸把信陵君召回，所派的人即是颜恩。这些构想都是莫须有的。信陵君二次受谗，本是魏王削夺了他的兵权，却写成为"托病不朝"，结果"伤于酒色，得疾而亡"，而"宾客自到从死者百余人"。但如姬的下落是怎样，却再没有提到了。

把朱亥也写得过分的好。救赵之后，劝信陵君极力谦抑，不要受赵王的重赏的，本是唐雎，改为了朱亥。在回魏以后，秦王要召信陵君入秦，加以杀害，又是朱亥代替了他去。秦王晓得他是勇士要封他的官职，朱亥不肯，便被投在虎圈里。朱亥两只眼睛大睁开来，把眼角都睁破了，迸出了血来，骇退了老虎。（这是从汉武帝时李禹的故事脱胎来的。）秦国又把他拘留在驿舍，不让他吃饮食，朱亥便"以头触屋柱，柱折而头不破，于是以手自探其喉，绝咽而死"。夸张得相当可观。

以上所述，差不多全是出于虚构，和我所虚构出的一套却是完全不

---

① 即刘邦（前247—前195），字季，沛（今江苏沛县）人。秦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汉王朝建立者，庙号高祖。

同。（如姬窃虎符时魏王喝酒醉了一点是偶合的）。熟读《东周列国志》的朋友，或许会怪我参考得没有周到，而以为《东周列国志》是有根据的。《列国志》作者的苦心，我能够体会，但我深自庆幸在写剧本之前没有拿来参考过。如果我参考过，他所虚构的那一套便会成为先入见，会束缚我的独立思考。我的是另外一套，不敢说比《列国志》那一套就怎么好，然而总是我自己费了心思所想出的一套。要说坏，是目无前人，要说好，或许是不落前人的窠臼吧。为了要声明这一点意思，我写出这篇后话。

1942年2月28日于重庆

校 后 记（群益版）

此次改版，我把本剧重新校阅了一遍，添改了一些字句。第五幕实在是蛇足，应该删掉。前几年在重庆上演的时候，我请导演删，导演不肯。后来在广州上演，我又请删，似乎是删了的。以后本剧如有上演的时候，希望毫勿爱惜。

1948年3月24日于香港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四九年八月上海群益出版社印行的第四版《虎符》。

校后记之二

这一次改版，我又把全剧校阅了一遍，删去了好些冗赘的话。第五幕我也加了一些修改。在第一景的末尾，我终于让信陵君的幻影出现了一次（写作期中本有此意），使如姬最后说了几句话。经过这样的修改，我觉得第五幕依然可以保留。

这个剧本，在日本有译文，也曾经演出过。日译者须田祯一①氏也不同意删去第五幕，演出时也是保留了的。

删去的确也有些困难。删去，会使全剧成为一个没有尾巴的蜻蜓了。因此，我还是让这个大头蜻蜓带着尾巴去飞。

1956年7月30日于北戴河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沫若文集》第三卷。

① 须田祯一（1901—1973），日本人。曾任《朝日新闻》记者、《北海道新闻》评论员。一生译著丰富，曾译《郭沫若诗集》（四十七首）、《郭沫若史剧全集》。

为《虎符》的演出题几句

我要感谢司马迁，是他把信陵君和如姬的优美故事，为我们留传下来了。

请大家翻读司马迁的《信陵君列传》吧，那真是好文章。传末写出汉高祖得了天下之后“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岁以四时奉祠公子”，足见信陵君受人爱戴之深。汉高祖在初只是一个下层群众，后来成为革命领袖之一，他之追念信陵君是有革命的历史意义的。

我在这样的认识上，更特别喜欢信陵君和如姬。信陵君曾经有关于《兵法》的著作，可惜失传了。战国末年的大思想家荀子也很称赞信陵君①，足见信陵君也受当年的知识分子的爱戴。

信陵君的母亲魏太妃是我虚构的，但也不是毫无根据。根据何在呢？就是信陵君。因为，我相信，信陵君应该有这样一位母亲。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

〔本剧注释者：唐德　康林〕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七年《戏剧报》第三期。一九五七年《沫若文集》第三卷未收，现补入。

① 《荀子·臣道》：“信陵君之于魏可谓拂矣。”“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国之大利谓之拂。”

目录